打一种
爱情叫兄弟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1)
- 第2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2)
- 第3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3)
- 第4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4)
- 第5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1)
- 第6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2)
- 第7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3)
- 第8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1)
- 第9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2)
- 第10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3)
- 第11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1)
- 第12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2)
- 第13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3)
- 第14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1)
- 第15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2)
- 第16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3)
- 第17节：第六章o终于等到他回来(1)
- 第18节：第六章o终于等到他回来(2)
- 第19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1)
- 第20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2)
- 第21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3)
- 第22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4)
- 第23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5)
- 第24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1)
- 第25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2)
- 第26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3)
- 第27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4)
- 第28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1)
- 第29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2)
- 第30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3)

- 第31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4)
- 第32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1)
- 第33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2)
- 第34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3)
- 第35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1)
- 第36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2)
- 第37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3)
- 第38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1)
- 第39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2)
- 第40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3)
- 第41节：第十三章o参加了左手生日(1)
- 第42节：第十三章o参加了左手生日(2)
- 第43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1)
- 第44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2)
- 第45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3)
- 第46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1)
- 第47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2)
- 第48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3)
- 第49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4)
- 第50节：第十六章o那晚在停电以后(1)
- 第51节：第十六章o那晚在停电以后(2)
- 第52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1)
- 第53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2)
- 第54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3)
- 第55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1)
- 第56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2)
- 第57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3)
- 第58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1)
- 第59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2)
- 第60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3)
- 第61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1)
- 第62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2)
- 第63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3)
- 第64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1)
- 第65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2)
- 第66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3)

- 第67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1)
- 第68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2)
- 第69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3)
- 第70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4)
- 第71节：第二十三章o如此糟糕的行径(1)
- 第72节：第二十三章o如此糟糕的行径(2)
- 第73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1)
- 第74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2)
- 第75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3)
- 第76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1)
- 第77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2)
- 第78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3)
- 第79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1)
- 第80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2)
- 第81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3)
- 第82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1)
- 第83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2)
- 第84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3)
- 第85节：第二十八章o疲劳之后的醉意(1)
- 第86节：第二十八章o疲劳之后的醉意(2)
- 第87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1)
- 第88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2)
- 第89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3)
- 第90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1)
- 第91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2)
- 第92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3)
- 第93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1)
- 第94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2)
- 第95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3)
- 第96节：第三十二章o极其龌龊的浑蛋(1)
- 第97节：第三十二章o极其龌龊的浑蛋(2)

第1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1)

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

喝酒不知道喝到了几点，反正阿瑟喝得已经有些迷糊了，说话的时候都不利落了，佐佐木抱着酒瓶子看着我笑：十十八，我跟你说，小淫对你真是没得说，你就跟小淫好吧，你也喜欢他不是？我现在跟你说，要是小淫以后，以后要是敢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第一个，第一个不答应，真的……

我咬着嘴唇想笑，但是喝酒喝得嘴唇有些麻木了，咬着的时候都有些没有感觉了，阿瑟开始朝我嘿嘿笑：哎，哎，看看，十八脸红了，老佐，十八真的脸红了，十八，你干吗不好意思啊？真是喜欢就喜欢呗，装得这么害羞不像你啊，你平时多爽快啊？

我推了阿瑟一下：瞎说什么啊你？

佐佐木叹了口气：我，我啊，算是看明白了，男人，男人真是难啊，喜欢一个人，用真心，不值钱，不用真心别人理睬你都不理睬，还是要有钱要有背景，像阿瑟这种的，对啊，阿瑟，当初你说她为什么没有看上你啊？你不是北京的吗？又有钱人又长得帅，看上你不更好？

阿瑟吊儿郎当地笑了一下：看上我？看上我，也要我能看上她啊？看上我也好，你让她等好了，我三十五岁之前不想结婚，结婚多没有意思啊？为家庭所累，你们看看元风，整天除了楠楠就没有别的想法了，咳，最没有出息的就是小淫，本来说好了跟我一起三十五岁之前不结婚的，切，臭小子现在不理睬我了，竟然说三十而立，哎，十八，他竟然跟我说三十岁之前就要结婚？他早晚会后悔，人不风流枉少年，有他后悔的那天，跟元风似的，为家事所累……

我哼了一声：我觉得人家元风挺好的，阿瑟，你少乱说，你自己喜欢散漫，别人未必，你看不上的东西说不定在别人眼里就是幸福，元风和楠楠多好啊……

小麦支撑不住地拖了两个椅子拼在一起，很不屑地看着我们：不管你们了，我要睡觉，哎，记得走的时候叫醒我，听见没有？

我笑着点头，阿瑟招呼了一下佐佐木，往我身边凑了一下，不正经地笑：哎，十八，你现在还喜欢元风吗？是不是一看见元风还是眼睛发直啊？老佐，跟你说，十八有阵子见到元风跟着魔似的，嘿嘿，急得小淫好几次都想跟元风较劲儿……

我尴尬地瞪了阿瑟一眼：哎，你别瞎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老是说没有谱儿的事儿？佐佐木你别听阿瑟乱说。

佐佐木勉强笑了一下：十八，这些小淫都跟我说过了，说是元风长得特别像你之前认识的一个男生，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一顿说不出是什么性质的饭，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中间餐厅的服务人员进来好几次了，阿瑟黑着脸看着服务人员：哎，怕我们不付账是怎么了？不放心是吧，好啊，现在我拿钱给你放你那儿押着，完事儿后我再去服务台结账好不好？你们中间别进来进去的，我们会很烦！

服务人员很尴尬地解释：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晚上有不少客人要订包间，所以您是不是能提早结账？

阿瑟接着冷着脸：不能，我们花钱消费，不比别人少，你没有权利让我们走，但是我却有权利让你出去，你信不信？

服务人员尴尬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慢慢用，打扰了。

阿瑟哼了一声：什么态度？服务行业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不太像话了吧。

到晚上九点半的时候，我身上带着的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阿瑟眯着眼睛看着我笑：哎，十八，看来小淫现在啊，以你为中心了，幸福吧，我敢打赌，绝对是跟你报告他的行踪。

我有点儿尴尬地看了阿瑟一眼，从口袋里面拿出呼机，上面有留言：十八，我到家了，我给你宿舍打电话了，你不在，是不是和阿瑟

在一起？少喝点儿酒，有事儿找阿瑟或者佐佐木都可以。

呼机绿色的荧屏好看地闪着，我的手有点儿发抖，很简单的几行字，我反复按了好几次，老是觉得没有看完似的。佐佐木叹了口气，歪着脑袋看着我：十八，你和小淫一定要好，知道吗？你们一定要好，因为你俩都好，所以一定要在一起好……

我把呼机收起来，阿瑟把他的手机递给我，开始坏笑：十八，你给小淫打个电话，我保证你会惊到他……

我推开阿瑟的手机：行了，不用了，没两天他就回来了。

佐佐木推开前面的酒瓶子，很虚弱地趴在桌子上，开始胡言乱语。小麦无动于衷地掏着耳朵，我想起一句话：少年不识愁滋味。所以不管是感情，还是对将来，或许小麦这个年纪想得都很少，想得很少自然也就没有过多的烦恼，因为没有过多的烦恼，所以看着别人的烦恼都会觉得很可笑。

阿瑟和我架着佐佐木，小麦跟在后面，一起朝学校走。佐佐木的脚步有些踉跄，还朝前面指手画脚：阿瑟，阿瑟，我告诉你说，女人，女人都他妈的不是人，都阴着呢，你越是对她好，她就越是不领情，不领情！知道吗？你，你和小淫是正确的，不，不能宠着女人，不能……

第2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2)

阿瑟架着佐佐木的一侧朝我咧着嘴笑：哎，十八，看看，这就是失恋的男人，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版本，没有人失恋之后还说对方好的，你怎么看？老佐女朋友是不是真的见利忘义？哎，你说实话，你们女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很难满足吗？

我架着佐佐木的另一只胳膊，摇头：咳，我哪儿知道，别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更不知道了，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先吃饱饭，然后顺利把大学读完，然后呢，能在存折里面那点儿钱用光之前找到工作，再然后的事情，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至于师姐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佐佐木这个人真的不错，对师姐也真的够好，别的事情真的想不到。

阿瑟接着笑：也是，就算问，也不能找你这种不擅长甩男人的女人问，不过十八，你想得真的挺简单，小淫那么发疯地喜欢你，那小子之前可是从来不管不顾的，看来真是有道理，可能是男人都喜欢简单真实的女人，老佐是真的不错，其实啊，他女朋友只是看到了现在，怎么知道老佐将来就不会比一个北京的人强呢？说不定比她现在这个北京的男朋友更好，所以说啊运气都是留给勇于等待的人的，十八，我说这话像不像哲学家，是真理吧？

我瞪了阿瑟一眼：切，这话早就有人说了，你哲学家个头啊？

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佐佐木突然推开我和阿瑟，往旁边跑了两步，开始吐了起来，小麦凑热闹似的靠在我身边：哎，十八，你说喝酒是为了什么？喝完酒就是为了吐？

我和阿瑟没有答理小麦，佐佐木站起身，朝我们摆摆手：没事儿，走吧。

我开始朝学校大门里面走，但还是有些不放心佐佐木，我背对着学校大门，看着佐佐木用面巾纸抹着嘴。我刚想说话，感觉身后撞到了什么人似的，我回头转身，看见身后走出两个人，两个男生，其中

一个男生我记起来了，是前些天抱着一个吉他盒子在学校大门口和我撞到一起的那个男生，身上穿的牛仔裤还是挂着一堆金属链子的那种，那个男生身后还跟着一个长得挺胖的男生，长得胖的那个男生个子也不高，戴着一个青蛙眼睛似的眼镜，看着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那种，就是很想立即给那张胖脸一拳的感觉。

前面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我：又是你，你长不长眼睛啊你，前些天撞到我的吉他，今天又背朝人走路，你正常不正常啊？

我刚想说对不起，那个胖男生竟然插话了：哎，你小子眼睛瞎吗？还不赶快道歉，你知不知道你撞到别人了？欠揍是吗？快道歉！听见没有？耳朵聋吗？

我的火气像是酒精被点起来了似的，本来我还想过道歉来着，但那个胖男生的话让我火大了起来。我恶狠狠地看着那个胖男生：哎，你谁呀，关你屁事儿啊，你算哪根葱？死胖子……

那个胖男生站在我撞到的那个男生后面说：哎，你看，臭小子骂我是死胖子耶，你咽得下这口气吗？我跟你说，他骂我明显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你都不会觉得丢人吗？

阿瑟朝我喊：十八，怎么回事儿？

我本来想对阿瑟解释，听到那个胖子这么挑唆那个我撞到的男生，我的火气腾腾地往上升，这种人明显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类型，最欠扁的那种，一般人都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类似那个胖子的那种人是最欠扁的。估计我也是喝酒再加上自己火气大了，所以我忘了自己是女生的事实，我竟然挥着拳头就朝那个胖子打了过去：死胖子，就你废话多，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成哑巴……

我的拳头还没有落下，就被人抓住了，是那个我撞到的男生，那个男生的手臂力气好大，我的手腕被握得快要散架了，我咬着牙往外挣脱，但是没有成功，我有点儿气急败坏，用另一只拳头打向那个男生。可惜，我的拳头还没有打到那个男生的身上，我的脸颊上就重重

挨上了一拳，这一拳之后，我就很真切地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男人的拳头真的不是吃素的，男人和女人的体力差别始终是巨大的。

我捂着被打疼的脸颊往后退了好几步，阿瑟和佐佐木冲了上来，阿瑟拽着我：十八，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儿？

我感觉脸颊火辣辣地疼，嘴角咸咸的，用手摸了一下，天，竟然出血了，嘴角在拳头的重力下，和坚硬的牙齿撞到一起，破了。那个打我的男生恶狠狠地看着我：看你还敢不敢再狂妄了？敢朝我动手？

阿瑟从我身后站到前面，推了那个男生一下：哎，你干吗打人？了不起吗？你给我过来！

那个男生后面的胖子又开始叫嚣：了不起，就了不起了怎么了？打你怎么了？不服气是吧，不服气接着来啊？看谁怕谁？

第3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3)

佐佐木火大地把我推到旁边，奔着那个胖子就冲了过去，阿瑟和那个男生也扭打在一起，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有点儿不知所措，小麦朝和阿瑟扭打在一起的那个男生冲了过去：阿瑟，阿瑟，我来帮你了。

然后，我就看见小麦被弹了回来，捂着肚子，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看着我：十八，十八，他踢我肚子……

这时，大门口的两个值班的保安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保安开始喊：住手！住手！听见没有？再打我报警了……

我最先看见佐佐木把那个胖子推开，那个胖子哭丧着脸倒在地上，看那表情，是被佐佐木揍得不轻，表情龇牙咧嘴的，气喘吁吁的保安分开阿瑟和那个男生，阿瑟气哼哼地瞪着那个男生：哎，你小子真不是男人，还动手打女生？你很得意吗？你看看你把十八打的那个样子，她没几天就要竞选了，你怎么让她上台……

那个男生一愣，结结实实地挨了阿瑟又打过去的拳头，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我：哎，我怎么知道她是女的，我看得出来吗？

那个倒在地上的胖子也惊讶地看着我，不停地揉着胳膊。两个保安没好气地看着我们：你们说怎么办？是不是把你们交到学校的保卫处？啊，大晚上的，在学校门口聚众打架？你们可真够本事的，走吧，都叫什么名字？哪个年级的，什么专业？

我有点儿傻眼，这个事儿要是真到了学校的保卫处，是不是会被学校记过啊？或者通报？将来会不会还要把这些东西放到档案里面？这可怎么办？我忍着脸颊和嘴角火辣辣的疼痛，朝保安笑：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们是闹着玩儿的，真的，不是真的打架，都是朋友之间闹着玩儿的……

保安疑惑地看着我：闹着玩儿？闹着玩儿我怎么看你们跟往死里打似的？有这么闹着玩儿的吗？

我瞪了那个胖子一眼，心想都是这小子挑唆的，等以后再收拾他。阿瑟也开始笑，很突然地搂住那个打我的男生的肩膀：是闹着玩儿的啊，真的，我们平时都可要好了，就是闹着玩儿的，是不是?

打我的那个男生刚想说什么，阿瑟的腿碰了他一下，那个男生尴尬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小麦拍拍屁股站起来，阿瑟搂着那个男生开始往学校里面走，回头看着我和佐佐木：十八，走吧，过一会儿宿舍该锁门了，走了……

我和小麦、佐佐木慢慢腾腾地跟在后面，经过那个胖子身边的时候我咬着嘴唇凶巴巴地瞪了那个家伙一眼，没有说话，那个胖子看了佐佐木一眼，浑身还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两个保安互相看了一下：你们真是神经病，大半夜的，打架很好玩吗？下次要是再敢的话，管你们是闹着玩儿的还是真的，统统给我去保卫处，听见没有?

等两个保安走远了，阿瑟一把推开搂着的那个男生，气哼哼地说：我靠，谁他妈的和你是认识的，你给我滚远点儿，不行，马上给十八道歉，你有打女生的习惯吗?

那个男生皱着眉头看着阿瑟：哎，你以为我怕你吗？就算去保卫处我也不怕你，我怎么知道她是女生？她脸上有标签吗？再说，是她先朝我挥舞拳头的……

我顾不上地转头看着阿瑟：哎，你看看啊，你看看我的脸，有没有很糟糕啊？马上就要竞选了，是不是变形得厉害了?

阿瑟叹了口气，看着我：十八，你啊，真是，你现在的样子怎么跟胖头鱼似的，先不要说竞选了，我都害怕小淫看见你现在这副样子说不定会不要你了……

我有点儿委屈地用手胡乱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转头恨恨地瞪着打我的那个男生，看着他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儿就掉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被男生打，简直不像话。那个男生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佐佐木和阿瑟往后边看了一下，然后一起朝那个男生慢慢走过去，那个胖子心虚地往后退着，脚下的步子有些乱。打我

的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反应地看了阿瑟和佐佐木一眼，朝我走过来，我愤怒地看着他：哎，你是不是还想打架啊？看我好欺负是不是？

那个男生尴尬地摸摸脑袋：哎，我只是，其实我真不知道你是女生，对，对不起，你，要不要到校医室看看？嘴角破得好像挺大的……

阿瑟用力给了那个男生一拳，那个男生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但是没有答理阿瑟，只是盯着我，我哼了一声：不用你管，你管好那个死胖子就好了，就知道挑唆别人，有什么本事啊？我不就是撞了你一下吗？非得要这么解决吗？阿瑟，我们走吧。

阿瑟好像还很不甘心，我怕保安再过来，拽着阿瑟和佐佐木往学校里面走，阿瑟挣脱我：十八，哪有这么简单完事儿的，不能这么窝囊，知道吗？我不欺负人，但是人也不能欺负我们，知道吗？小淫要知道你被人打成这样，我的脸还往什么地方搁？

第4节：第一章o我竟然会挨揍了(4)

我摇头：阿瑟，算了，佐佐木都喝成这样了，难不成你真想让佐佐木借酒发泄？真的打出什么事儿，值得吗？我不想惹这么多事儿来，过两天就竞选了，因为这点儿事儿被学校保卫处揪住，要是一查，我还是要准备竞选的人，元风就无法下台了，难道你希望学校知道元风推荐的我是一个挑起事端的人吗？

提到元风，果然有效，阿瑟咬了咬牙，朝那个打我的男生哼了一声：算你小子走运，不过这事儿还没有完，你给我听好了，等竞选之后再跟你算账……

那个男生在胖子耳边说了什么，死胖子开始撒腿往校外跑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佐佐木嘲笑地看着那个男生：怕了？是去找救兵还是去找保安了？

我拽了佐佐木一下：走了，小麦，快点儿。

阿瑟和佐佐木不情不愿地和我一起往宿舍楼走去，小麦跟在后面。走过男生宿舍楼没多会儿，我听见后边有人喊，我站住，奇怪地往后看，看见刚才那个打我的男生朝我跑过来，手里好像还拿着一个什么东西，阿瑟皱着眉头：哎，你小子没有完了？是不是还想找揍啊？

那个男生在我面前站住，喘着粗气看着我：这个，这个给你，冰一下脸，或许会有点儿用，今天，真是对不起……

我看清楚那个男生递给我的东西，是一瓶冰镇的矿泉水，我犹豫着，阿瑟一把抢过来：算你小子还有点儿良心，十八，拿着，我都忘了你的脸颊还肿着呢，哎，小子，别以为你这样这件事儿就算完了，没门儿，那个胖子呢？你回去告诉他，以后见到他一次我就打他一次……

我接过阿瑟重新递过来的冰镇矿泉水，然后小声告诉阿瑟这件事儿别告诉小淫了，免得又起事端，我瞪了那个打我的男生一眼，快步

上楼。在上楼梯的时候，把冰镇矿泉水贴到已经有些肿起来的脸颊上，还别说，真是有些凉快，火辣辣的感觉立马就有些收敛了，我叹了口气，今天真是倒霉，竟然平白挨揍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不怎么好的事情，不知道脸会不会真的变形？

我推开宿舍门的时候，一愣，因为我看见了许小坏和小诺并排坐在床上，正在窃窃私语，我的床上坐着一个人，是师姐，佐佐木的女友。我一边在脸颊上转着冰镇矿泉水瓶子，一边朝师姐点了下头，许小坏朝我妩媚地笑：十八，你朋友等你很久了，你跑去哪儿了……唉，你脸怎么了？流血了……

我朝许小坏摆摆手：没事儿，不小心撞到墙上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师姐朝我欠欠身，有点儿为难地看着我：十八，能不能，能不能跟你聊聊？

说实话，在那个情况下看见师姐，我心里实在不舒服，一是因为佐佐木，二是因为我刚才跟别人打架了，所以我皱着眉头看着师姐，很想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只是迟钝地看了一眼师姐，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师姐有些局促地看着我：十八，不会占用你多长时间的，就一会儿，行吗？我们，我们去走廊说，说完我就走，好不好？

许小坏和小诺包括小丘，都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转了个方向，先出了宿舍，往走廊尽头走去。师姐跟在我的后面，但是低着头，好像在想着什么，有点儿一筹莫展的样子。

到了走廊尽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放下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盯着师姐的眼睛：唉，你到底想说什么？要是想说对不起，那你去对佐佐木说，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是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佐佐木不能满足你，那你从一开始就不要选择他啊？你直接就找别人好不好？干吗绕这么多的弯儿，你都不嫌费事吗？你有没有想过

佐佐木啊，你知不知道投放出去的感情根本就收不回来？你知道佐佐木有多喜欢你吗？他今天当着我们面儿哭了，你都知道个六啊……

进水房的女生有人朝我和师姐投来奇怪的眼光，我喘了口粗气，把眼神转向别处。

第5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1)

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

师姐咬着嘴唇看着我，泪水顺着她好看的眼睛流了下来，我有些发慌，师姐苦笑着摇头：十八，我也难过，我也很难过，我也付出了真的感情，你以为我就真的不难过吗？你以为我难过的程度会比他小吗？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师姐用手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和我一起靠在窗户边上，看着窗户外面黑漆漆的，师姐开始叹气：十八，可能你的年龄并不比我小，我也为难啊，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没有时间了，我需要钱，真的需要。

我小心地看着师姐：可是，可是佐佐木也很好啊，毕业之后你们可以找工作，钱总是会赚到的，你怎么就知道佐佐木赚不来很多钱？

师姐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十八，我等不了他，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等他，何况他也不一定会成功，我弟弟已经高二了，妹妹高一，我妈妈已经病了十年，家里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支撑，真的，我爸爸老了，已经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我只好顶上去接着支撑，对我而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嫁给一个北京的有些钱的男生，那样我会省去很多奔波，或许会缓解一下，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十八，你要是有好办法，那你教教我？

我没有反应地看着师姐：这个，这个我教不了你。

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瓶子已经不再有开始的那种冰凉温度，被我的脸颊温热了。师姐转了个身，背靠着窗户：忘了是什么小说还是电视剧里面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说女人自己要追求的幸福，始终是排在所有东西之后的，十八，你听过这句话没有？

我摇头：没有，可能是我看的电视剧不多吧。

师姐嗤笑了一下：我是觉得老天对我还不薄的地方就是让我长得还不错，这应该是一个资本了？所以我不想浪费这个潜质，我也没得

选择，之前老人会经常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不定我现在做出的选择就是一个错误的，说不定佐佐木真的会很有出息，可惜我看到的只能是眼前，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是会胡乱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是什么吧，你替我跟佐佐木说对不起吧，还有就是这两年，这两年我跟他一起，过得挺快乐的，谢谢他照顾我。

我疑惑地看着师姐：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师姐看了我一眼：跟他说什么？说对不起？没有必要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再说越是解释一种真相，反而会让他觉得我是在瞧不起他的无能为力，十八，你帮我把这个手链转交给佐佐木，这是前些天他送给我的，我不想要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接过师姐递过来的手链，觉得师姐的话说得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儿温度，我开始嗤笑：你真心狠。

师姐的眼睛盯着我，看得我有些毛骨悚然，然后师姐开始笑：十八，女人，知道吗？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通常心肠都狠，决绝得很，你可以嘲笑我，不过有一点你也别忘了，之前你和小淫吵架闹僵的时候，你也一样够狠心，你不记得了？我和佐佐木也看见过小淫在你背后流泪的时候，你回过头吗？嗯？想说什么解释的话？是想说你跟我不一样是吗？十八，你虽然年纪和我不差多少，但是你的经历绝对不会比我多，心狠的形式可能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一样。

我张着嘴，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师姐看了我一眼，没有再给我说话的机会，转身走了，我感觉自己被抢白了一通，把手里的冰镇矿泉水瓶子捏得咔咔响，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就是……哼。我转身看着窗户外面，不再看师姐的背影，我气呼呼地扭开手里的矿泉水，喝了几口，冰镇矿泉水已经不再冰凉，温热的口感实在不好。我长长地呼了口气，口袋里面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掏出呼机，上面有小淫的留言：十八，现在是睡觉时间了，你在干什么？回到家里，妹妹很听话，反倒是我不大习惯，竟然开始失眠了，是不是很可笑？你习惯吗?

我发呆地看着手里的呼机，我习惯吗？我会有不习惯的地方？是不是小淫想说他不在身边，我也会开始不习惯？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学会说话拐弯了？这小子。我刚把呼机放回口袋，感觉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回头，看见许小坏和小诺，还有小丘，都在诡异地笑，笑得我有些不大自然：唉，你们笑什么啊？

许小坏奸诈地笑：哎，十八，听小诺说，小淫好像把他的呼机交给你了？二十四小时报备他的行踪？你还真是幸福，对啊，你脸撞到什么地方了，怎么肿得这么厉害……

我没有说话，小诺疑惑地看着我：十八，刚才找你的那个女生是不是今天在楼下找你的那个男生的女朋友啊？之前，我在综合楼上自习的时候看见过他们俩，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接着喝了一口矿泉水：分了，两年多的交往，玩完了，想想看，感情真是不值钱，有什么用啊？

许小坏挨着我肩膀嗤笑：哎，谁跟你说的谈一次恋爱就结婚了？小丘，易名说没说毕业之后娶你回家，你准备嫁给易名了吗？

小丘脸红地看着许小坏：你瞎说什么啊？我们才多大，再说，再说……

小丘?有说下去，许小坏扁着嘴看着我：明白了吧，年轻时候的爱情是向不再年轻时候的爱情的过渡，没有谁有那么一次恋爱就能搞定了婚姻，两年多算什么？不过七八百天的日子……

我瞅了许小坏一眼：哎，凭什么不行啊？我就是觉得恋爱就是以真诚为基础，是尊重婚姻的前提，干吗谈那么多次恋爱？想让自己免疫吗？怎么就不能谈一次就结婚？

第6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2)

小诺白了我一眼：十八，这话呢，你也就跟我们说说，千万别去跟小淫说，不然小淫会被你吓跑的，就他那个花花公子……也不是了，就他那种性格，一旦知道你一个牛角尖钻到底儿，就是为了婚姻才谈恋爱，说不定人家会有压力提前跑掉的。

小丘小声地补充：是啊，我跟易名从来都不说这个方面的事情，说这个不大好吧?

我皱着眉头：为什么就不能说？你不说，易名怎么知道？还有啊，恋爱是玩吗？噢，合着你们的理论就是初恋啊，或者最初几次的恋爱就百分之百不能当回事儿了？故意把伤害或者阴影留给自己或者对方了?

许小坏开始点头：对，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换个说法，这叫婚姻之前的情感阵痛，我可以跟你打赌，毕业就分手是大部分大学生毕业之前要处理的程序，小丘明天要是跟易名提提家庭或者婚姻之类的话题，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不出两个星期，易名和小丘的关系就缘散情尽了，小丘，你敢不敢跟易名说去?

小丘嘟着嘴，尴尬地笑了几下，没有说话。许小坏用肩膀撞了我一下：十八，所以说啊，你要学会现实地看待世界，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都要绕好几个弯，就更不要说是感情这种事情了，你可能综合排序啊、写文章啊比我强得多，但是呢？对于情感的经验，我的水平应该相当于你是英语没有过级，我已经英语专业八级了……

我嗤笑：哎，你谈过多少恋爱啊你？很有经验吗?

许小坏开始扒拉手指头：也不多，从初中开始吧，应该有十几二十几次了，这个绝对不是吹牛，按照我的自身条件，想不谈恋爱都不行，总有男生追啊……

小诺哼了一声：是，你是厉害，男生都跟苍蝇似的在你身边绕啊绕的。

我忍不住一笑，嘴角肿起的地方被抻得疼了一下，许小坏不依不饶地看着我：十八，你的脸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可能撞到墙上撞得这么厉害？你以为我和小诺都是白痴吗？

我龇牙咧嘴地用手摸了一下嘴角：靠，今天真是倒霉，该死的胖子，明天非要查查他是哪个专业的，就是死胖子惹的祸，虽然动手揍我的那个男生出手倒是重了点儿，但是该死的胖子更欠揍，我今天实在不宜出门……

小诺白痴地看着我：十、十八，你，你挨揍了？你多彪悍啊，还有人敢揍你？

其实，这件事儿，估计坏就坏在我表面长得貌似彪悍的假象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肿起来的脸颊已经消下去了，但是肉体的疼痛感依然存在，嘴角破的地方也停止流血了，已经结疤了。我对着镜子看的时候，小诺迷迷糊糊地朝我打着哈欠：十八，要不你去学校校医室问问，你这个算工伤不？

素素扑哧一笑：小诺，要是十八这个算工伤的话，那我求求你，快点儿打我一顿吧！我也混个工伤什么的，说不定学校还会有什么特殊照顾呢！

许小坏坐在床边笑着梳头发，我掀开小诺的毛巾被：哎，你给我起来，一会儿就要上课了，快点儿。

这天就上午有两堂课，但是大家早晨都不大愿意起床。我拖着小诺晃晃荡荡地到了综合楼四层的教室，夭夭和许小坏还没有来，小丘去找易名了，小诺打着哈欠趴在书桌上：十八，你男人什么时候回来？走了快两天了吧？对啊，上次跟你说让你帮忙找许浩颜的事儿你放在心上了没有？都说恋爱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说不定我就是许浩颜最后最后那个啊？

我顺手拍了小诺的脑袋一下：可恶的丫头，你想什么了你？许浩颜已经有女朋友了，你非要凑热闹吗？不适合你的。

小诺恶毒地看着我：哎，十八，是不是你看上许浩颜了？啊，就这么点儿事儿，很不好帮忙吗？你怎么知道他就不能改变了？我长得很丑吗？还是长得过于营养不良？你这么肯定许浩颜看不上我？你这么说我很受伤的……

我无奈地点头：好，好，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帮你，行了吧，但是之后发生任何事情，你千万不要说我现在没有提醒你，是你自己要往坑里跳，不是我把你推到坑里的，你记清楚了。

我正气哼哼地瞪着小诺说话，看见易名从教室前门进来，笑吟吟地朝我招招手：十八，十八，你出来一下，有人找你。

小诺朝我努努嘴：知道了，我坚强得很……

我起身朝教室外面走，心里开始疑惑，不知道是谁找我。在踏出教室门口的一瞬间，我看见了易名阳光灿烂的笑容，易名朝旁边指指：十八，他们找你……

我顺着易名指的方向，吓了一跳，原来就是昨天那个打我的男生，他身边站着那个该死的胖子。我冷不丁身体一抖，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落单儿了，所以这两个家伙找我准备报复了？天啊，这可怎么办，现在阿瑟还有佐佐木都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啊？我快要疯了。我转身就往教室里面跑，易名在我身后喊：十八，十八，你干什么，哎，你等等……

第7节：第二章o事情有些麻烦了(3)

跑回教室，我四下看了一下，最后我看见教室的后面，靠着墙边放着一把扫把，我迅速跑过去，小诺吃惊地看着我：十八，你疯了，你干什么……

我拎着扫把就冲出了教室，朝那两个人奔去，心想这次我拼了，就算再挨揍一次也不能让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真是颜面扫地，人活不就是一口气吗。那个昨天打我的男生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他身后那个该死的胖子哆嗦了一下，往后退了一步，易名快速拦住我：哎，哎，十八，你误会了，他们是来找你道歉的，不是来打架的，你冷静一下，昨天晚上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们是我朋友，大家都认识的……

易名顺手拿开我手里的扫把，我气呼呼地看着他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和他们不认识，用不着这么费事儿，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虚伪，哼。

易名抿抿嘴唇，笑了一下：十八，别这样，昨天的事儿真的是误会，那个胖的，看见了吗？他和平K还是高中同学呢，真的，我不骗你，不信你可以去问平K，都说是误会了，他们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所以特意找你道歉的。

我皱着眉头，心里这个郁闷，真是疯了，平K这小子跟谁同学不好？该死的胖子，我揍他一千次都不解恨。易名笑着碰了一下那个打我的男生，看着我：十八，别气了，都是认识的，即使不认识也是互相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别伤了和气，嗯？这个是平K的高中同学方小刀，这个是左手无名指，我们早就认识了，关系还不错，他们都是企业管理专业的，来，你们认识一下……

那个叫左手无名指的男生窘迫地看了我一眼：昨天，真是，真是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女生，都是一场误会，今天要是，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我请你们吃饭，算是赔罪，赔罪吧……

我冷冷地盯着他：哎，按照你这么说就是要是我男生的话，那你就打对了？还有那个死，那个胖子，是不是更欠揍？嗯？我要问问平K，看看到底是谁对？

方小刀艰难地咽着口水，没有吭声。易名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笑：十八，生气归生气，再说了，阿瑟不是也替你出气了吗？我和左手无名指的关系跟亲兄弟似的，你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平K也不好使了？来，握个手，都别气了，不然小淫回来还得重新再打一次架，你不会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吧。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方小刀颤颤巍巍地朝我先伸出手：那个，那个美女，对不起了，这事儿怪我们，你想怎么着都成，我认罚。

我本来没有打算理睬方小刀，但方小刀说了美女，我差点儿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我始终觉得美女这个词儿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估计也是男生为了缓解矛盾随口说出个让人听着顺耳的词语而已。左手无名指也朝我伸出右手，点了下头：是怪我们，你要是觉得不解气，那你就打我一顿，我保证不还手，易名可以作证。

易名开始朝我笑：十八，要打吗？要是觉得这个场合不方便，这个先记账，等你什么时候想算账都可以，我担保他绝对不能还手，直到你出完气为止，这样行了吧？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吃软不吃硬，别人一客气我就受不了了，我不大情愿地看了一眼方小刀和左手无名指：算了，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不过说实话，那时我并不想说这个话，我想说，算了，我才不跟你们一般见识，这事儿没完，我又不是吃素的，但是考虑易名在面前，这些话我实在说不出口，真是没有出息。

等方小刀和左手无名指下楼走远了，易名才转头看着我：十八，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的事儿实在有点儿对不住你，左无名指也跟我说了，本来不想插手，但是我们都是挺不错的朋友，不忍心看着大家都尴尬。

我看着左手无名指的背影，不屑地对易名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浑身上下叮叮当当的全是金属链儿，牛仔裤上不是窟窿就是补丁，哪点正常了，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们很谈得来吗？

易名笑：十八，那是审美观的差异，你觉得不好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我觉得左手无名指挺好的，他人好，还有就是我们一样喜欢音乐，喜欢旅游，喜欢踢球，所以很合得来啊，怎么，你随便看看别人穿的衣服就知道别人好坏了？你上辈子是算命的还是跑江湖的？要不，帮我也算算，看看我穿着这身衣服代表什么样的人品或者性格，嗯？

我嗤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易名往我身边靠了一步，用肩膀撞了我一下，笑：好了十八，看人呢，不要光是看外表或者穿衣打扮，这些说明不了什么的，其实……

不知道为什么，易名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了，别开看着我的眼神，往教室走，扔给我一句话：那个十八，快要上课了，进去吧，对了，中午约一下阿瑟和平K，左无名指和方小刀要请你们一起吃个饭，算是赔不是，到时候我在你宿舍楼下面等你。

我转头看着易名的背影，有点儿木然，我有些不明白，之前明明很清晰的身影、明明很熟悉的笑容、明明很悸动的声音，为什么这时却变得那么的陌生和遥远？我有点儿发愣。易名拎着扫把在进入教室的时候回头：十八，你怎么了？不上课了？

我哦了一声，开始朝教室走：没事儿，上课啊！对了，小丘呢，早晨不是去找你了吗？这会儿怎么没有看见？中午小丘也一起吃饭吗？

易名看了一下手表，笑：小丘今天有同学过来，所以去火车站接她同学了，估计这会儿应该到火车站了，中午小丘估计是陪她同学了，来不了，再说了，小丘来不合适，一堆男人吃饭，女生跟着凑什么热闹？

我不满地看着易名：什么一堆男生啊？我是男生吗？

易名尴尬地看了我一眼：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

第8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1)

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

上课上到中间的时候，口袋里面的呼机响了，我看见许小坏诡异地回头看我，夭夭也朝我指指点点。我有点儿手忙脚乱，小诺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笑：十八，你男人又给你留言了？留什么了？让我看看，看看嘛，不要这么小气，大家都那么熟，是不是?

我拿出呼机，站在黑板前面讲课的老师已经很不满意地回头四处找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谁的呼机响，这是上课，上课，不懂吗？有没有公德心啊?

我羞愧难当地按住呼机按钮，呼了一口气，也没敢看呼机上面的留言。讲课的老师回身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我这才偷偷摸摸地拿出呼机，开始翻看上面的信息留言，是小淫发来的，小淫说：十八，我今天晚上的火车，明天上午九点到北京火车站，你让阿瑟和佐佐木来接我，在火车站门口接我就可以了，不用进站台了。

我心里腾地悸动了一下，这小子终于回来了。这几天还真是不好过，看见小淫吧，有时候会烦，不看见好像又有点儿，有点儿别扭，我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小诺嘿嘿笑：十八，怎么了？你男人跟你说什么了，你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中风了还是面部偏瘫了?

我用手掐了小诺一下：你给我闭嘴你。

上午上完课，我跑去找阿瑟，说小淫明天上午九点就到火车站了，让阿瑟和佐佐木去接他。阿瑟朝天花板翻了翻眼睛，迟钝地看着我：哎，十八，干吗要我和老佐去接他？我们跟他很熟吗？所以啊，让我去接他，想都不要想，没有可能的事儿，老佐你去吗?

我眼巴巴地看着佐佐木：哎，你可是跟小淫差不多穿一条裤子的，你不会不去接小淫吧？小淫留言给我了，你们谁都不去接他，是不是想逼着我撞墙？佐佐木，你一定要去接他。

佐佐木嘟着嘴，狐疑地看着阿瑟：还真是，阿瑟真是没有说错，我跟小淫很熟吗？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来着，干吗兴师动众地跑去火车站接他？不行，千万不能把他惯出这个毛病，不然以后一回来，我们岂不是每次都要接啊？我也不去，再说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来着，这些天忙得实在是分不开腿了。

小麦腾地跳过来：十八，我跟你一伙儿，这帮家伙实在没有良心……

小麦的话还没有说完，阿瑟就给了小麦一拳：臭小子，你跟小淫很熟吗？我们都跟小淫不熟，显着你了？你跟十八一伙儿？你算哪根葱，反应还真是痴呆……

阿瑟拽着小麦的耳朵把小麦拖到了身边，小麦龇牙咧嘴地反抗：哎，哎，放手，掉了，耳朵要掉了，我，我不跟十八一伙儿，行了吧？

阿瑟这才松了手，我皱着眉头看着阿瑟：你疯了？你们这帮家伙，关键时候一个都用不上，还说是好兄弟呢？你们不去拉倒，我自己一个人去，哼……

佐佐木拍拍手，笑：哎，这就对了，所以说啊，我们跟小淫根本就不熟啊，还是你十八去最好了，是不是？你早说你想去就好了呗，干吗非要反复地问？

我有点儿给人套上圈套的感觉，阿瑟吊儿郎当地笑：十八，你说小淫要是真的看见你去接他，会不会幸福得晕倒了？我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头脑呢，要反应灵敏一些，记得及时拨打120，知道吗？

我皱着眉头看着阿瑟：可是，可是，小淫并没有要我去接他啊，我要是去了，是不是有点……

佐佐木也嘿嘿地笑：十八，这种事情还用说吗？小淫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之前也不会这么费劲儿绕着弯子，可惜，自从跟你十八混了之后，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了，真不像他之前的作风。

我有点儿懊恼：被你们害死了，那家伙要是看见我谁知道会怎么样？对了，上午易名找过我，说是昨晚打架的那两个男生要请我们吃饭……

阿瑟冷笑了一下：我还没有发疯，易名？易名跟着掺和什么？他面子很大吗？

第9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2)

我摇头：易名面子倒是不大，问题是你要不要给平K面子呢？昨晚那个该死的胖子是平K的高中同学，我也是早上才知道的，不然我还真是想和他拼命呢？要不我们干脆连平K一起胖揍一顿算了，谁让他有这样的同学了。

佐佐木睁大了眼睛：平K的高中同学？是不是真的，那个死胖子是平K的高中同学，我靠……

阿瑟也惊讶：没有听平K提起过啊？也是，说不定平K还以有这种同学后悔不已呢，平K中午去吗？我倒要好好问问平K这事儿怎么平，好啊，看死胖子怎么说，还有那个小子，凭什么那么横？把十八打得都没有办法好好见人了，我们十八本来长得就挺难为情的，这下倒好，彻底见不得人了，真可怜。对了十八，你明天上午去接小淫，要是小淫说你脸长得歪了怎么办？他不会真的不要你了吧……

我拿手边的东西扔了一下阿瑟：哎，你怎么说话啊？我有那么糟糕吗？

佐佐木抿着嘴笑：没有，阿瑟开玩笑呢，不过那个小子确实欠揍也是事实啊！他还打了小麦呢！小麦的肚子现在还有点儿疼呢。

小麦咬牙切齿地朝我做了个手势：对，十八，我们要，狠狠地宰他们一顿，宰到他们不敢用手摸钱包。

佐佐木推了小麦一下：哎，你就这么点儿出息？活该你挨揍。

阿瑟扁扁嘴：哎，也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也不合适，连打个架打得也都不痛快，你看啊，不是这个人认识那个人就是那个人认识这个人，大家关系还都差不多，把话说出来了，也不能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不是，就算不把易名放在眼里，总不能让大雄看着好像我们太怎么了易名似的。那个死胖子虽然欠揍，但好像还不能不顾及平K的想法，难不成真的让平K感觉我们玩了命地揍他高中同学？

我有点儿心有余悸地摸着嘴角还留有淤痕的地方：我以前倒是很羡慕男生能打架了，现在看看也不好玩，虽然我自己感觉自己长得比较彪悍，自我感觉良好，但好像真的打起架来的时候有些不顶事……

佐佐木呵呵笑：十八，这好办啊，等小淫回来让他替你出气呗，小淫那个块头打架不成问题的，真的。

我慌忙摆手：别，千万别，合着今天中午都吃和解的饭了，小淫明天一回来又要打架，这成什么了？这不是让易名和平K里外不是人了吗？

阿瑟皱着眉头盯着我：哎，十八，明人不做暗事，你是不是对易名还有什么想法？我可知道你原先喜欢过他的……

我着急地瞪了阿瑟一眼：哎，你别瞎说，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原先是原先，现在是现在，易名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对了，这次的事儿谁也不准乱说，听见没有，小淫回来后谁也不准乱说，就到此为止了吧。

中午，我带着阿瑟和佐佐木、小麦一起到女生楼下，因为易名早上说要在楼下等我。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我怕我看见那个胖子会恶向胆边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到了女生楼下的时候，易名还没有到，不过中午的阳光已经挺热的了，阿瑟咧着嘴不满地看着：哎，给别人赔礼道歉还这么不积极，这年头时兴迟到吗？

我用手挡着阳光的照射回头往后面看，过了那么一会儿看见易名小跑着朝这个方向过来，易名朝我摆摆手。我是逆着光看向易名的，所以看得不太清楚，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易名的轮廓还有他鼻子上的眼镜。说实话，自从喜欢上小淫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久这么仔细地注视易名，自从易名喜欢上方茵茵、小丘之后，我再也没有认真地看过易名。易名快到我面前的时候放慢了跑的速度，我用手挡着直射我眼中的阳光，易名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是抿了抿嘴唇，笑了一下，我有点儿发呆，感觉背后有人推了我一下，回头，看见阿瑟吊儿郎当的样子：看什么你？走啊？

我有点儿尴尬地放下挡着眼睛的手，嗯了一声，易名翘了翘嘴角，客气地看着阿瑟：阿瑟，昨天的事儿实在对不住，是误会，左手已经全都告诉我了，这事儿确实是方小刀和左手的责任，你，你们就别再计较了成不？刚才我去找平K了，平K已经去餐厅找方小刀了，我们这会儿一起过去吧。

阿瑟憋着气吐了下舌头：还能怎么着？大家都有共同认识的人，只能算了吧，可惜啊，可惜十八被打成胖头鱼的样子了，搁谁身上不心疼啊？易名你看看十八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就是害怕她的智力会受影响……

我撞了阿瑟的肩膀一下，易名也有些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十八，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小麦突然跳过来，用手使劲儿按着我脸部有淤青的地方嚷着：能不疼吗？十八，是不是很疼？疼着呢，你看十八的表情就知道了……

第10节：第三章o他说他要回来了(3)

我差点儿喊出声音，气急败坏地打开小麦的手：哎，你有病没病啊？

易名没有说话，只是笑了一下。

当易名领着我们来到学校旁边的一个餐厅的时候，我看见平K在门口转来转去的，看见我，平K紧张地朝我走过来：十八，你的脸没有什么事儿吧？怎么样了？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平K：没事是没事，就是心里的气儿顺不过来，要是你挨揍了你能舒服到哪儿，本来呢我还可以养精蓄锐，找个机会再报仇，现在能怎么办？那个胖子还是你同学，那个满身都是金属链子的瘦子又是易名的朋友，我是报仇无门了，活该挨揍。

平K尴尬地看着我：十八，真是不好意思，误会了，让方小刀请你吃饭，那家伙是有点儿没事儿找事儿了，只要不宰了他，十八你说你想怎么罚他都成，我替你做主，怎么样？

其实，大凡有什么过节的时候朋友在中间以调和为目的说出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为了过过嘴瘾，让对方在心里泄泄火儿而已，不管是委屈的一方还是不委屈的一方，基本上都不能撕破脸皮，不然真是连朋友都没得做。即使平K把这样的话扔出来了，我还是不能豁出命去折腾方小刀，虽然我很讨厌那个胖子。我不情不愿地看着平K：还能怎么样啊？

进了餐厅里面，平K领着我们进了一个包间。一推开门，我就看见方小刀很是局促地坐在最靠角落的椅子上，那个叫左手无名指的家伙不停地拿手捏着桌子上的茶杯，看见我看他，有点儿紧张地朝我点了下头，我刚想说几句不好听的话，易名快速走到左手无名指的身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忍住没有说话。方小刀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搓着手，不安地看着我，然后又瞄了一眼平K，平K拍了我的肩膀一下：

十八，你不用摆着这么严肃的一张脸吧，你看你把人家都吓成什么样子了？笑一下嘛。

我瞪了平K一眼，阿瑟打着哈哈：得了，谁挨了揍还能笑得出来？要不我揍你一顿你也给我们笑个？

阿瑟拽着我和小麦坐下，佐佐木也挨着阿瑟的另一侧坐下。左手无名指看了一眼阿瑟，有些不自然，没话找话地顺手递过菜单：你们……你们点菜，随便点，我这个人不会说话……

阿瑟嗤笑了一声，盯着左手无名指看了一会儿：是吗？看来啊，一般善于动手解决问题的人都不大会讲话是不是？看来我们也应该多多学习这招……

平K皱着眉头看了阿瑟一眼：阿瑟，你不要这样了。

阿瑟无聊地把菜单扔给我：好，不说就不说，给，十八，点菜，你可要好好地点菜，好好地补补，说不定啊，那个什么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话就是从你这儿论出来的，不要客气，好好点菜哈。

我看了一眼平K，把火气憋下去，顺手把菜单扔给易名：我没有什么吃饭的兴趣，你们点吧。

易名笑着接过菜单：好，没有问题，我来点，左手，今天你钱包带够钱没有？

左手无名指瞄了我一眼朝易名点头：没事儿，你随便点吧，那个阿瑟、佐佐木，你们你们不要这样，这件事儿真是不好意思，你们多多原谅……

看来那个家伙真是不怎么会说话，说到后来的时候竟然脸都有点儿发红，而且还有些结巴，表情实在不好形容。我开始同情这个家伙，虽说打架上面占了上风，但这会儿的表现绝对是窝囊透顶了，我眼角瞄向阿瑟，阿瑟的嘴角也开始憋着想笑的劲儿，小麦直不愣登地看着左手无名指的表情，然后很奇怪地看着我：十八，他怎么了？

佐佐木摆了下手：哎，算了，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算了吧，大家都算互相认识一场了，就算是不打不相识好了，再说十八也不是

那种啰唆的人，你们这样一折腾，好像十八多么小心眼似的，这事儿就这样了，要是十八还是心里过不去，那个左手什么指的，你把账记下了，哪天十八想发飙了你让十八揍一顿就行了，我们这些男人就不插手了，这样行了吧，以后大家也都算是朋友了，再也别为这点皮毛的事儿较劲儿了，来啊，点菜喝酒，你们啊，平时都说我不爽快，现在看啊，我比你们爽快多了去了……

佐佐木这么一说，易名和平K也跟着哈哈起来，包间里面的气氛也就缓和了。我也不是夸自己，其实我确实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本来想在餐桌前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吓死那个胖子方小刀和左手无名指，但是没有成功，也不能总这么僵着不说话不是？而且我还很不想让小淫知道这件事儿，不然又得混战一通，就更复杂了。所以我也就这么跟着哼哼唧唧过去了，佐佐木这么一说我装作无所谓地看了一眼左手无名指，用右手拳头轻微晃了一下，左手无名指发呆地看了一眼我的拳头，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似的。

易名这次是真的没有客气，点的菜都是价格不菲的，我心里有点儿没底儿，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会花多少钱，扭头看阿瑟，阿瑟叼着烟没有反应地看着手里的打火机，也是，阿瑟那么有钱什么饭局没有见过，这些也不算是什么。其实我也无须担心，反正最后有人埋单就行了，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11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1)

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

其实这顿饭没有人吃得舒服，说是和解的饭局，但是我们是带着很不忿的心情去的，至于左手无名指和方小刀是不是怀着真正内疚的心情请我们吃饭，我不是孙悟空当然不能神机妙算。但是平K和方小刀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个倒是事实，因为平K始终很想让我们谅解方小刀的无知粗暴带来的误会，而一桌上的男生向来都是很好说话的人，果然喝酒不到三圈就连一直说话带刺儿的阿瑟也开始跟平K打着哈哈，小麦呢好像也忘了肚子挨打的事儿，喝着可口可乐笑得也跟一只坏猫似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反倒显出我这个貌似男人的女生挺小气的，因为我怎么看方小刀和那个左手无名指都特别不顺眼，老是觉得早晨那个大扫把没有打到他们身上真是可惜，再就是我心里惦记着小淫明天上午九点左右的火车，想着见到那个小子之后自己会是什么表情或者说那个小子会是什么表情。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开始有些乱，有点儿类似亢奋的感觉，加上今天到明天上午见到小淫之前，我已经整整两天多没有见到那个家伙了，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会乱糟糟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生吃茄子皮之后过敏的反应一样。

可能是我太过走神了，易名喊了我好几声我都没有听见，还是阿瑟用脚踢了我一下，我才茫然地看着易名，易名笑吟吟地看着我：十八，想什么想得这么出神？左手想向你赔罪，你说吧，你想让左手喝几杯？

我看见左手无名指严肃地端着酒杯看着我，好像他手里端着的不是啤酒杯而是手雷或者炸药什么的，我有点儿忍不住想笑。我还没有说话，阿瑟开始嘿嘿：至少也要六杯啤酒吧，取个吉利数字，十八过两天竞选了，就六杯吧。

左手无名指点点头：好，我就连着喝六杯，十八竞选那天我让我们系里多去一些人给她捧场。

左手无名指开始咕咚咕咚地喝酒，阿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哼哼哈哈地对着易名笑：哎，我告诉你十八刚才为什么走神？小淫明天上午就回来，十八想着怎么去接他的事儿，到底是女生，心里就是存不住事儿，看看，看看，脸红了不是，肯定是被说中了……

易名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瞪了阿瑟一眼，阿瑟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易名笑着拍拍左手无名指的肩膀：你们先聊，我去下洗手间。

易名站起来的同时，喝了六大杯啤酒的左手无名指有点儿晕头转向也跟着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我刚好，刚好也想去。

阿瑟朝佐佐木嘿嘿笑：六杯就满了？肚子真小。

大家都开始哼哼哈哈地笑着，左手无名指出房间的时候尴尬地朝我们笑了一下，带上房间门。我也有些不自在，小麦举着可乐朝我笑：十八，我们接着干。

方小刀那张胖胖的脸极不自然地看了我一下，我竟然也很想去洗手间了，就站起身，阿瑟坏笑地看着我：十八，不会吧，你肚量也那么小？你可是没有怎么喝酒来着？

我狠狠地给了阿瑟一拳，阿瑟躲了一下，佐佐木拿餐巾纸扔了阿瑟一下：你别胡闹，小心小淫揍你。

餐厅的洗手间是男女洗手间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洗手台，男女公用这个洗手池，上面放着洗手用的香皂，那时还不是很流行洗手露。我方便之后刚想推开女洗手间的门就听见外面有人说话，我并不确定声音是谁的，但是我听到了我的名字，我这才想起有可能是易名和左手无名指。

陌生声音说：易名，你喜欢那个十八？

易名：你别瞎说，十八喜欢小淫的。

陌生声音说：那刚才阿瑟说起小淫的时候，你怎么那么不自然？也对，你喜欢小丘吗，对了，小淫？是不是原先××的男朋友？不大可能啊？怎么看小淫也不像喜欢十八那样的人啊，小淫长得也够有优势

了吧，他哪只眼睛出问题了？哎，易名，你不会觉得小淫有什么问题吗？那个十八，其实，其实真的看不出什么地方跟女生有关的哈……

易名扑哧一笑：小声点儿，你刚把她得罪了，你不会想让十八知道你背后这么说她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十八不大像个女生，只是觉得她很有个性而已，这个事情很难说吧，说不定你要是跟十八处时间长了也会喜欢她也说不准……

陌生的声音：切，得了，你可别这样想我，我眼睛可没有什么问题，我又不是同性恋。话又说回来了，小淫也未必真的喜欢十八什么，说不定就是好奇啊！你想啊小淫什么样的女生没有谈过，我听说那小子之前总是带女生出去过夜，开放得很，说不定十八这种类型小淫没有见过而已，所以就和十八在一起了呗！这样看倒是替十八担心了，对了易名，你和方茵茵，嘿嘿，有没有在外面过夜过？有没有？你要是说谎就不是男人。

第12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2)

易名模糊不清的声音，还有洗手的水流声音，还有陌生声音发出的求饶：好了，怕了你了，我不会跟小丘说这个的……

之前我好几次都想冲出去破口大骂，敢说我不像女人？我做回泼妇给你们看看！但是等到他们说到小淫，说到小淫哪只眼睛出了问题，说到小淫开放得很经常带女生过夜，说到小淫可能是因为好奇才会喜欢我，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了做泼妇的气势，我听见易名的声音：哎，左手，你不要乱说话，小淫对十八跟对别的女生不一样，我刚开始也不相信，到后来也都看到了？确实不一样的。

我正在发呆的时候，女洗手间的门被推开了，有个女人走了进来，我看见易名和左手无名指正拿着餐巾纸擦着手上的水，然后六只眼睛对到一块儿，我恶狠狠地盯着左手无名指，易名还在笑着的眼神也尴尬到不行。我哼了一声走出女洗手间的门，把洗手的水龙头开得大大的，洗手的时候，水花溅得到处都是，我从墙上的镜子里面看见左手无名指呆若木鸡的表情还有易名不停地咬着嘴唇，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洗完手之后我转身，易名挡在我前面，我反感地皱着眉头：让开。

我踏出一步的时候，易名突然拽住我的胳膊：那个十八，刚才，我们是开玩笑的，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恶意，左手就是觉得你不大像女生而已，你别多想好不好?

我甩开易名的手，哼了一声，看着易名：哎，易名，我从来没有发现你也会这么虚伪，何必呢？瞧我不起也没有这么表面热情吧，我是不怎么样，我早就知道你觉得我不怎么样，直接说啊！男人也虚伪是不是?

易名突然直接拦在我前面，盯着我：十八，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左手可能是刚认识你，所以说的话有些地方不对，他也不了解什么事儿，但是我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不然这样的事儿越是放着就误会越大……

我反感地看了一眼易名：用不着，你放心，我不会记着左手无名指的仇就是了，权当我们不认识，这事儿算完，你们也不用整这么多的形式主义，我是不男不女了，这是事实，也用不着别人瞧得起还是瞧不起了，你大可放心……

易名着急地看着我：十八，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推开易名，往包间走，我听见背后易名好像推了一下左手无名指：你看你，说那么多话干什么？十八，十八，你听我说……

我气哼哼地推开包间的门，门撞到旁边的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把房间里面的人吓了一跳，阿瑟吃惊看着我：十八，你，你怎么了？去趟洗手间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小心跑到男洗手间了？

方小刀战战兢兢地看着我，我哼了一声：虚伪。

易名着急地在我后面快速跟了进来：十八，你听我解释，这真的是误会，你既然都听见了，我说什么了你也听见了，对不对？

平K疑惑地看着易名：你们，你们又怎么了？

易名尴尬地用手拍着脑袋：这个，这个是误会，刚才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和左手，就是，就是洗手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左手说十八不大像个女的来着，还有就是……

平K松了口气：十八，你是不怎么样像女的来着，就这个事儿？你气性好像也太大了点儿，我们大家都觉得你不像女的来着……

我狠狠地瞪了易名一眼，易名咬了一下嘴唇：还有就是，就是左手说了，说了……

阿瑟拍拍易名的肩膀：好了，好了，不就是说十八不像女的吗？我们都说过来着，不算什么，十八，你也别太较劲儿了你，好了好

了，干吗非要整得鸡飞狗跳的，易名你就不要说话吞吞吐吐的了，十八，不要这么一副冷面孔，想吓死谁啊？

我忍了好久，终于没有把话甩出来，因为我不可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刚才他们说了，小淫哪只眼睛不好使看上我了？小淫很有优势，谈过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女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所以对我只是好奇而已。

这话我说不出口，如果说了等于当众骂自己一样，易名没有说估计也是说不出口。我忍着怒气，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随便嚼了几口眼前的菜，没有说话。左手无名指小心翼翼地坐回方小刀的身边，方小刀给了他一个询问的眼神，左手无名指皱着眉头摇头，不说话。

饭吃到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借口下午有事儿，起身告辞，阿瑟和佐佐木都说下午没有什么事儿，想好好聊聊，就我一个人走了，小麦乐不颠儿地朝我摆手：十八，好好休息，明天接小淫，别忘了。

我气呼呼地走出餐厅，外面的阳光还真是够晒人的，我用手挡住刺眼的太阳光线，叹了口气，往女生宿舍走。刚刚拐过餐厅背面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喊我名字，我转身，看见左手无名指气喘吁吁地朝我跑过来，我的火儿腾地就上来了。左手无名指小心地看着我：十八，对不起，刚才的事儿真是……

第13节：第四章o无聊的无明怒火(3)

我哼了一声：你干吗要说对不起？我很奇怪，我们是朋友吗？还有啊，小淫是不是看上我，关你什么事儿？用不着你看好不看好的，我最讨厌别人背后说闲话。

左手无名指尴尬地看着我：我无心说的，小淫是哪样的人，你去问问学校里面的别人，你看我有没有说错？我那个乐队主唱的朋友叫索多多，他女朋友就是为了小淫和他分手的，最后还不是分了？我说错了吗？是，我说你不好是不对，我说小淫哪只眼睛不好看上你这也不对，我只是觉得你们不是一个范围上的人，我说的都是实话而已，我就是没有觉得你像女生啊……

我愤愤地推了左手无名指一下：你给我闭嘴！

左手无名指没站稳似的晃了几下，也很生气地看着我：哎，十八，你怎么……

我嗤笑：以后别让我看见你，看着你身上挂着铁链我就反感。

左手无名指也哼了一声：你神经，你要不是个女的，我非要揍你不可，懒得理你，好话说尽还是这副德行，哼！

我说了句用不着，朝女生宿舍走了。

回到宿舍，只有红梅和素素在，我在喝了一大杯水之后问小诺和许小坏去哪儿了，素素说是去逛商场了。我有点儿百无聊赖，平时我和红梅还有素素话就少，这会儿想说什么，都无从说起，倒是红梅一个劲儿地笑，有点儿不怀好意地笑。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看了红梅一眼：哎，你老是这么笑什么意思啊？我变漂亮了？

红梅嘿嘿地笑着坐到我身边：十八，反正这儿也没有外人，你就认了吧，别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大家都不小了不是？

我疑惑地看着红梅：我做什么了我就认了？

素素扑哧一笑，随便拿着一本杂志挡着脸不说话。红梅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十八，你和小淫那个了没有？你自己看啊，你俩一什么就

不回学校，这不明摆着的？干吗这么正经，也没有别人说你什么……

我吃惊地看着红梅：哎，你瞎说什么你？你怎么能说这种事情？原先寒假我也没有回学校，也是跟阿瑟、小麦、小淫一个房子混合着住来着，什么叫我不回学校啊！

红梅狡黠地笑着：那时候不一样啊，那时候他不是还没有喜欢你吗？哎，我还就不相信了，你俩就能那么清白？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你就别解释了，这种事情都是越是解释就越是黑。哎，不过说实话，小淫应该经验很丰富了，所以我跟素素说你绝对不会犯我那同学的错误，搞得计算错误导致怀孕，不过你们还是要注意，计算这个东西还是要十分注意……

我的火儿腾地又上来了，我站起身：哎，红梅，你再这么说我跟你翻脸了，听见没有？

红梅吓了一跳：十八，你干什么这么大的火儿，我不是关心你吗？

我嗤笑：有你这么关心人的吗？你是很想知道谁和谁过夜了的事情本身还是很想知道那个体验？嗯，你那么好奇，你自己找个喜欢过夜的男朋友就好了啊？

红梅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素素慌忙把红梅拉开：十八，开玩笑的。

红梅哼：假正经……

我腾地跳过去，用手指着红梅：你说什么？你有本事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说啊？

红梅不满地看着我：有胆子做了，还，还怕别人说吗？

我刚要动手，被素素死命拖开，素素抱着我的腰：十八，你冷静点儿，女生之间不就是一个玩笑吗？你别当真了。

红梅不屑地看着我，我掰开素素抱着我的腰的手臂，嗤笑：哎，红梅，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和你来横的，你说什么？有胆子做了还怕别人说？我真是奇怪了，你对这个套路怎么这么熟悉啊？我都不懂算

这个日子算那个日子的，你真是门儿清，哦，知道了，我太知道了，那就是你是这个方面的行家了，你都这么熟了，你干吗还问别人？你多正经啊你?

红梅腾地站起身，可惜，她刚才坐的地方太往床铺里面了，所以她一站起来，砰地一下撞到了上铺的床板，我恨恨地看着红梅：看见没有，这就是报应，让你再随便说别人，老天都要惩罚你。

红梅撞得可能真的很疼，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脑袋不吭声，我终于出了口气，素素开始蹲下身问红梅怎么样了，我摔开宿舍的门，红梅在我身后嚷着：我要换宿舍，我要换宿舍，我不要再在这儿住着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火气怎么那么大，回头我就朝红梅的方向喊：快换宿舍吧你！

第14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1)

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

我出了宿舍，在外面逛了一圈，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不知道小诺和许小坏两个鬼丫头跑哪儿去了，去找一飞，只有嘟嘟一个人在宿舍，说一飞跟男朋友出去了。我哼哼唧唧地看着嘟嘟：都说交朋友不能交那种拖家带口的，这话还真不是盖的，关键时候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哼。

嘟嘟朝我晃着言情小说美丽的封面：十八，你怎么了？怎么这么大的火气？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我一点儿都不拖家带口。

我一屁股坐在嘟嘟床上，把中午吃饭去洗手间时无意听到易名和左手无名指的对话，还有红梅没事儿说我和小淫如何如何的事儿统统都讲了出来，然后长长地吐了口气。嘟嘟合上言情小说，嘟着嘴看了我一下：十八，那个左手无名指说的话是有些过分，不过话又说回来，小淫给全学校的女生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这个你是知道的，不光是你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大家都长着眼睛呢，谁看不见啊？再说了，你和小淫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俩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宣布啊！再说了，你俩也就这学期开学之后才有了那么一点儿苗头而已，谁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索多多那个女朋友我也知道啊，我们一个专业的，上大学之前就和索多多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俩人好着呢，后来遇到小淫就和索多多分手了，几年的关系就因为小淫瞎了，后来和小淫处了还不到一个月，俩人就掰了，这个是事实啊！虽然说小淫是我的梦中情人吧，但有些事情他就是不对，明知道自己不长情，干吗非要拆散别人？索多多和左手无名指都是一个乐队的人，他当然不会说小淫好话了，这个事情在你没有来大学之前就有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啊，左手无名指说小淫哪只眼睛不好看上你，除了说你有点儿不男不女，我看多数是因为小淫过去做的事儿让他们不痛快。

我皱着眉头看着嘟嘟：那后来呢？那个索多多的女朋友呢？

嘟嘟拿了个枕头垫到背后：后来？哪还有后来？你以为天下男人都是齐秦，会给王祖贤那么多次机会吗？索多多说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是因为感情离开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我们都说那个女生活该，放着好好的男朋友不要，非要跟小淫有一腿，那就让她抱着这一腿的回忆过一辈子吧，哼。

我泄气地靠着嘟嘟的肩膀：嘟嘟，我命怎么这么苦啊？真惨。

嘟嘟嗯了一声：是不咋样，虽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谁知道你俩将来咋样啊？不过小淫谈恋爱最长从来没有超过三个月这个纪录倒是让你给打破了，现在想想，从寒假你俩就不正常，这都五月末了，对小淫来说已经是够长的了，哎，十八，我可要提醒你，下个学期还会有新生，虽然说咱们是工科学校，但是女生也是青萝卜里面挑胡萝卜，没准儿新来的女生会有入小淫的法眼的，要不就是有新的女生看上小淫，只能是祝你好运了，多说了说不定你还真以为我嫉妒你呢！

我没有说话靠着墙，感觉有些累，嘟嘟转着脑袋嘿嘿笑，苏小月推门进来了，看见我一愣：哟，这是谁啊？百年不遇的十八不是？怎么想起我们来了？

嘟嘟快嘴地把我和红梅吵架的事儿说了一遍，但没有说中午吃饭的事儿。苏小月叉腰站在我面前：哎，十八，那也就是你，你们宿舍那个红梅，我要是你，准动手抽她，她确实是吃饱饭撑的那种，关她屁事了？典型的长舌妇，哎，十八，我还就不相信你真能冲破世俗的一切，为了爱情跟小淫献身，我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

苏小月说到后一句，我的脸腾地红了：哎，你瞎说什么你？

苏小月大大咧咧地撇着嘴：这就难怪别人欺负你，你看看你，光是说几句话你也会这样，我也没有说什么啊！嘟嘟，你把你的言情小说卡借给十八，要不让你替十八借几本书，挑里面那个内容多的书借，给十八上上生理课，太文盲点儿了……

嘟嘟眯着眼睛看着苏小月：哎，别这样说十八，你说人家太文盲了，你这样是不是太流氓了？哪有这样扫盲的？逼着一个大好青年看黄色书籍，是要犯罪的。

苏小月和嘟嘟一言一语的，说得我简直无地自容，我觉得自己今天点儿极其背，所以遇人遇事都无法冷静下来，所以应该拜拜神才对。我发呆的时候，口袋里面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无聊地拿出呼机还没有看，苏小月一把抢过去，诡异地看着我笑：我先看看，我替你把把关。

苏小月挤眉弄眼地哼哈着：十八，我就要上火车了，你在忙什么呢？明天上午就会到学校了……

我抢了一下呼机，但是没有抢下来，嘟嘟扁着嘴，不大自然地看着我：真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你俩能凑到一块儿，写言情小说的人都该关门大吉了。

这个下午一直到傍晚，我都无法集中精力好好校稿，总是不停地走神，整个脑子中飘飘忽忽的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阿瑟和佐佐木都没有来找过我，看来我只好明天上午去接小淫了，回到宿舍的时候没有看见红梅和素素，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脸颊就开始呼呼地上火，好像不停地冒着热气似的。

第15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2)

许小坏揶揄我说：哎，十八，知道什么叫思春吗？就像你这样的，二八少女那叫一个怀春，呵呵。

我没好气地看着许小坏，二八少女？我都快要赶上三八少女了。小诺和许小坏一直想在我竞选的时候给我制造一个惊喜，所以她俩总是一个劲儿嘀咕还不让我听见，还在要吃饭的时候背着我偷偷出去，这要是放在平时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现在我有点儿魂不守舍，满脑袋都是小淫，所以也不管许小坏和小诺折腾什么了。

五月末的天长，傍晚了还是很亮，没有一点儿天黑的意思，我也一个人晃晃悠悠出了学校，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在琢磨着明天见到小淫之后说什么，或者什么都不说，三四天没有见面了，竟然真的很有些别扭。我在学校门口还遇到了刚刚回来的一飞，一飞好像挺兴高采烈地跟着她男朋友说着什么，一副很幸福的小女人的样子，一飞看见我也嘿嘿地笑，笑得我可心虚了，一飞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出去买份凉面什么的吃。

学校外面卖山西凉皮凉面的那家一直生意很好，学校很多学生都靠那个打发无聊而且炎热的夏天，我刚刚走到卖凉皮的摊前，就看见和我走对面的两个男的一个劲儿盯着我看，我有点儿发毛，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其中一个男的皱着眉头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对旁边的那个男的说：对，就是他。

这次换我晕了，因为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两个男人，看他们的表情肯定不是善茬儿，而且看我的表情是很想抄家伙揍人的那种，我的心里开始突突跳，下意识往路边退了一下，其中一个男的咬着嘴唇眯着眼睛看着我：哎，小子，不记得了？你记性那么烂吗？上次你在学校歌舞厅的时候不是挺能的吗？靠……

我脑子嗡的一声，天，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在学校舞厅拖着许小坏的那三个男的，估计今天这两个就是

其中两个，我终于明白了，上次在歌舞厅的时候我根本就是迷迷糊糊的，所以根本记不住他们几个也正常，但是人家肯定记住我了，冤家路窄，我真是完了。

我身边没有什么过路人，我距离凉皮摊子大概十几米，距离我们学校大门有几百米，估计就是我喊，也没有什么人能帮上忙，我手里什么可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我感觉一个男人从背后使劲儿推了我一下，我一个踉跄，往前倒了一下，我咬着自己的嘴唇，脑子嗡嗡的。我刚站住，另外一个男的好像用胳膊肘撞了我的后背一下，很疼，我恼怒地转头看着那两个男的：干什么……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的男的一巴掌重重打到我的脑袋上：干什么？你上次不是挺牛的吗？你不是挺爷们儿的吗？

旁边的一个男的恶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痰：哎，别他妈的跟他废话，揍他，出口恶气。

我恐慌地往后退了几步，我知道身后是一家餐厅，可两个恶狠狠的男的围着我，我连跑都没有办法跑出去，那时我心里在想：完了，完了，明天不知道能不能接到小淫了，完了……

我看那两个男的意思好像是想把我推搡到餐厅另一边的墙脚，估计是揍我没商量了，那个餐厅的门厅是格外延伸出来的一个长廊，餐厅另一边的墙脚就没有多少人注意了，我在退着的过程中告诫自己一定要大喊，在靠近餐厅墙边的时候大声喊，估计餐厅里面会有人听到。因为马路上根本没有人，退后的角度已经过了餐厅的门厅长廊，餐厅门厅里面突然出来了五六个男的，我突然大喊了一声：来人啊……

很快，其中一个男的可能猜出了我的意图，迅速用手捂住了我的嘴，我的声音只喊出了一半，但是我敢肯定，从餐厅里面出来的人已经听见了，我看见他们回头了，用手捂住我嘴的那个男的转头没好气地哼：看什么看？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十八，怎么是你？

我的眼角看见了左手，还有易名，易名的脸上带着不可思议还有惊讶，然后还有那个叫方小刀的胖子，还有一个留着长头发的男的，还有两个个子挺高的男的，我看见易名伸手拽着餐厅门口的一个什么架子就快速朝我跑了过来：你们干什么？！

我使劲儿推开那个男的捂住我嘴的手，终于喘了口气，我身边那两个男的可能也没有想到那些人中有认识我的，我看见左手和长头发男生都抄着手慢慢围了过来，左手好像跟方小刀说了句什么，方小刀撒腿就往学校跑。五个对两个，傻子都会算的账，围着我的那两个男的紧张地看着冲过来的易名：误会，误会，我们闹着玩儿的，没事儿……

我好容易把气喘匀了，我自己的声音都变了调了，我委屈地看着易名：他们，他们就是上次在歌舞厅非要拽着许小坏走的那些人，是我不让他们带许小坏走的，我不认识他们……

第16节：第五章o谁也不欠谁的了(3)

那两个男的准备走，左手和后面围上来的三个男的拦住了他们，左手看着最前面的那个男的：想走？十八，他们有没有对你动粗的？

那两个男的开始不说话，易名用手里的木架子推了一下前面的那个男的：问你话呢？

那个男的不说话，我咽了下口水：算了，也没怎么着，回去吧。

一直站在左手身旁的那个长头发男的摇头：不行，让他们走了，以后要是再找你麻烦怎么办，我们也有份儿了，要是再找我们麻烦怎么办？

一个男的低声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这会儿我看见方小刀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后面还跟着我们学校的两个校警，方小刀指着那两个男的对校警说：就是他们，他们闹事儿，欺负咱们学校学生来着。

那会儿我竟然觉得方小刀胖得那么可爱，校警让两个浑蛋男的拿出身份证，问我们有没有动手，其实没有动手，最多就是我受到了惊吓，也没有什么外伤，校警登记了我的学生证还有那两个男的身份证号码，警告了他们一下，让他们走，那两个男的还没有走多远，站在左手旁边的长头发男生喊住他们：哎，你们最好祈祷那个十八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出什么事儿，不然这些都算在你们头上……

我敬佩地看了那个长头发的男生一眼，真是高，这样他们以后就算遇到我们了，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了，我都要吓傻了，什么都想不到。易名扔了手里的木架子，小心地看了一眼：十八，你没事儿吧？怎么跟他们遇上了？

我懊恼地摇头：幸好遇到你们，不然今天这顿胖揍是挨定了，倒霉，我就是想出来买份儿凉面，谁想到会遇到他们，再说我早就忘了他们长什么样子了。

易名拍了拍手，点头：下次注意点儿，一个女生真要是被人揍了，亏大了……

易名好像意识到说错了，因为前两天左手就揍了我，我看见左手别开眼光，有些尴尬，左手指着那个长头发的男生：那个十八，这个是索多多，我们，还有小刀，都是一个专业的。

我朝那个长头发的男生点头，另外两个高个子的男生朝我们点了下头先走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往回走的时候，易名看着左手笑：哎，去帮十八买份儿凉面吧。

左手、索多多和方小刀朝我点头，朝前面走，易名朝我笑：哎，十八，是不是又和左手吵架了？其实他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了，我知道你很爽快，别这么抹不开，都是一个学校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不是?

我别扭地看着易名：能怎么样啊，今天还不是他们帮了大忙，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学校见人了，我还得谢谢他们。

易名笑了笑，没有说话，我摸着刚才被拍疼的脑袋，抬头，看见左手拎着凉面朝我走过来，神情很不自然，我也努力调整了下心情，看着左手：哎，今天，谢谢你们了，真的谢谢你们了。

方小刀咧着嘴笑：谢什么？别再生气就行了。

左手很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没事儿，中午也是我不对。

易名笑嘻嘻地凑过来，伸开双臂，一边搭在左手肩膀上，一边搭在我肩膀上：好了，都说会是好兄弟嘛，行了，以后再也不准为这些破事儿计较，好不好?

我潜意识地往旁边躲了一下，易名的手臂慢慢从我的肩膀上滑落下去，我低着头看着手里的凉面，没有看易名的表情，那时，我想起小淫随意搭在我肩膀上的手臂，有时候，我会闻到小淫身上飘来的淡淡的香水味道。

第17节：第六章o终于等到他回来(1)

第六章o终于等到他回来

回到宿舍，只有我一个人，我心有余悸地吃着凉面，发现手有些发抖，我估计是吓的，我发蒙地想着自己那会儿喊出的话为什么是：来人啊……而不是：救命啊……

难道说一个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要面子要得这么厉害？我嘘了一口气，还好，至少没有在易名那帮男人面前大呼小叫喊救命啊，我使劲儿握了下手指头，希望手指头能抖轻点儿，这会儿，许小坏和小诺一起进来了，后面还跟着小丘，小诺看着：哟，十八在呢，来来来，试试这件衬衫……

然后我看见许小坏笑着把一个盒子递给我：十八，我和小诺配着你喜欢穿的那条牛仔裤帮着配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你竞选的时候穿，我敢保证，你肯定会帅呆了。

小诺拽着我非要我试试衬衫，我迟疑地看着许小坏：这个，多少钱？

我犹豫地问，是因为我知道许小坏平时的消费根本不是我能想象的档次，如果真是高档货，就算我把钱给许小坏我还是会心疼，因为那毕竟不是我愿意买的，我就是那么实际的一个人。许小坏坏笑着不说话，小诺开始脱我身上的衬衫，不正经地哼：哟，那么小啊，我们还担心你穿这件衬衫会不会透出里面内衣的颜色呢，这么看是完全不用担心了……咦？十八，你的手怎么一直发抖，怎么了？

我甩了甩手：没事儿，上楼的时候撞到楼梯扶手上了。

我没有跟许小坏说，我怕她多想。小诺张罗着帮我把白色衬衫穿上，嘟着嘴说：知道你疼钱，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名牌货，就是一个商店的折扣货，也不是许小坏一个腰包，我也有份儿的，别有什么思想负担，不过几十块的东西，足够你显示帅气的了……

我狐疑地摸摸身上的衬衫料子，看着许小坏：真的？

许小坏点头：真的，怎么也不能让你有心理负担不是?

如果不算现在的孩子普遍都是营养过剩，我一米七的身高已经足够在女生队伍中显摆了，那件白色衬衫穿着效果还不错，我在小的穿衣镜中看了眼自己，衬衫的扣子还没有扣完，那种凌乱显露的感觉，第一次让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类似女人的东西，那时我想到了小淫穿着衬衫时候脖子下面第二个扣子不扣的那种风情。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很想见到小淫，让他看我穿白色衬衫的感觉。

晚上，红梅和素素没有回来，小丘已经知道我们吵架的事儿了，说是红梅赌气不回来了，我睡不着地在床上烙饼，中间打开充电灯想校稿，但是没有心思，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听见了小诺的笑声，我听见小诺跟许小坏说：哎，看见没有，某人想男人了都。

我忽地坐起来，小诺翘着脚指头朝我摇晃着，许小坏抱着毛巾被坐到小诺床上招呼我：算了，睡不着起来聊聊天吧。

小丘的床铺和小诺正对着，我也抱着毛巾被坐到小丘床上，小丘半躺着靠着墙，笑嘻嘻地看着我们，许小坏笑着看着小诺：你还别说，一到春天，咱们这个宿舍后面有不少五颜六色的猫在闹着呢？人也会跟着思春吧？不对，应该叫怀春，怎么说都是文化人不是。

我扁着嘴不说话，小诺瞪着我：哎，你想不想他?

我看见许小坏在嘿嘿地笑，我犹豫了好长时间，摸了摸自己的嘴唇，才试探性地问许小坏：那种，是什么感觉?

许小坏憋着笑：那种？是什么感觉，你说接吻?

我慌乱地看着小诺，小诺接着瞪眼：别看我，我又不是行家。

许小坏狡猾地看着闷声不语的小丘：小丘应该知道吧？小丘，易名和你，是不是?

小丘紧咬着嘴唇，用毛巾被盖住半边脸，一声不吭。小诺来了劲儿，指着小丘：哦，哦，肯定是有过了，是不是?

许小坏忍着笑：看来小诺同志和十八是门外汉了，这么说，那是一种很难以说出来的感觉，就像你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在你自

己口中入口即化的那个瞬间……

我想起小淫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的那个巧克力吃到口中的感觉，很温软，这个想象让我有些恍惚，然后我听见小诺哦了一声，说：我明白那个感觉了，就像我最喜欢的那个双汇火腿肠对不对?

小丘最先笑出来，小诺噌地跳下床，从一个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等她爬到床上的时候我们竟然真的看见小诺手里拿着两根双汇的火腿肠，小诺闭着眼睛把嘴唇凑到火腿肠旁边，轻轻地闻了闻，然后一副很陶醉的样子说：好舒服，原来初吻就像双汇火腿肠，那感觉好细腻好温馨……

许小坏捂着笑：哎，姑娘，咱不能这么丢人丢到把初吻献给双汇火腿肠，人家公司不给你折扣的。

其实第二天上午我们是有课的，我一再叮咛小诺帮我抄笔记，然后我逃课去接小淫，小淫说是上午九点半，我大概不到九点就到了北京站，在出站口心烦意乱地来回走着，我在想我见到小淫说什么，是不是需要在见到小淫的时候解释一下是因为阿瑟和佐佐木都不来接他，所以我就来接他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好像这样说也不好?

这半个小时对我而言简直是度日如年，马上要到小淫说的那个出站的时间了，我的心反而开始怦怦跳，我怎么控制好像都不管用，我往出站口旁边的大水泥柱子后面靠了靠，小心地探出头看着出站口人来人往，跟做贼似的。一直到九点四十分了，我也没有看见小淫出站，我郁闷地盯着出站口，连眼睛都不眨地看着，果然，一会儿，我看见穿着一件深色衬衫的小淫跟在一个拎着好几个包裹的男生后面，那个男生好像还跟小淫说着什么，小淫笑着摇头，我看明白了，小淫好像是帮着那个男生拿行李了。

然后，我看见小淫站住了，好像在看着周围的人，我的心跳腾地加快了，我缩回头，背靠着水泥柱子，深呼吸了两大口气，然后我慢慢从水泥柱子后面出来，看着小淫的方向，我的本意是大大方方地朝

小淫招招手，谁知道我还是那种很怕很怕跟做贼似的样子，朝小淫晃了晃手，小淫终于看见我了，然后，我就看见小淫快速朝我跑过来，不过又停住了，然后又回头往回跑，从最开始的地方又拎了一个什么箱子再次朝我的方向跑过来，哦，兴奋得忘记东西了？

第18节：第六章o终于等到他回来(2)

当小淫笑吟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近，我能听见小淫急促的呼吸声，小淫抿着嘴唇看着我笑：十八，你怎么来了?

我慌张地啊了几下：那个，阿瑟，佐佐木说来不了，所以，我就……

我避开小淫那种过于热情的眼神，拎过小淫手边的包：那走吧。

小淫只是不停地笑，不停地看着我笑，也不说走，两个人跟傻子似的站了好一会儿，我也觉得这个气氛实在古怪，然后我拎着包说该回去了，小淫才歪着脑袋伸出胳膊用力揽住我的肩膀笑着说：我就知道你够兄弟义气啊，是不是?

从北京站一直走到地铁里面，小淫都还是那么不停地笑，一边不停地笑一边不时地看我两眼，这种状况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所以搞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也想跟着笑，但觉得那样会让周围等地铁的人看着我们好像两个白痴似的，所以我使劲儿憋着不笑。然后我没话找话装作很正经地看了小淫一眼：那个，你路上是不是很累?

小淫扑哧一笑，胡乱点了点头，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笑什么?

小淫抿了下嘴唇，忍着笑：笑你了，没话找话，干吗那么正经?真是不习惯。

说完小淫还用手拍了下我的脑袋，我也憋不住开始笑了，这样说话的方式是够假正经的，太别扭了，我用手捂着嘴笑了一会儿，等地铁开始行驶的时候才好容易恢复点儿正常，我转头看小淫，发现那家伙正盯着我，我一时也有些发愣，不知道说什么好，愣了好一会儿我才突然想起春节后我和小淫一起逛西单的时候他钱包丢了，后来我们坐地铁的时候，小淫好像跟我说过什么来着，但我没有听清楚，我回

了回神儿，看着小淫：哎，上次我们一起坐地铁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了？我都没有听清楚。

小淫笑吟吟地看着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懊恼地看了小淫一眼：不说？不说就算了！

……

小淫突然靠近我的脸，把我吓了一跳，有些发傻，然后我听见小淫在我耳边说：那次我说的话是，其实我真的喜欢你，十八。

地铁带着轰鸣的声音穿梭在没有灯光的隧道中，车厢里没有几个人，小淫额前的发丝轻轻滑过我的脸颊，小淫的胳膊靠在我座位的后背上，我的心不停地扑通扑通跳着。

第19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1)

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

（A）

回到学校附近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估计阿瑟还没有下课，我执意要回学校宿舍，小淫不乐意地看着我说：哎，我那床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去睡了，床单上的灰尘肯定不少，怎么回去啊，还是去阿瑟房子那儿吧？方便一些。

我没有怎么明白地看着小淫：可是阿瑟那儿你的床铺也是好些天没有睡啊，灰尘还不是一样多？有什么区别吗？

小淫瞪了我一眼，开始大声说：可恶，要是回学校宿舍，你跟着我上男生宿舍多不方便啊！去阿瑟那儿不是清静嘛，再说，我们都好几天没有见了，啊，你这人怎么这样……

小淫懊恼地摇了摇头，把一个背包扔给我：帮我拿着，我一个人拿不了。

这次小淫拎回来的包有三四个，我倒是应该帮着他拿着送上楼，我费劲儿抱着那个背包，跟在小淫后面，看见小淫好像有点儿不乐意，我小心地问：哎，你妹妹的手术怎么样了？还顺利吧？

小淫掏出钥匙开门：还不错，不然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回来？那丫头真是没有出息，打个麻药还吓得哭了，真是丢人。

我把包放下后，小淫看了我一眼：那个，我先到房间里面换套衣服，坐一夜的火车搞得浑身上下都是汗味，你在客厅里面等我一下。

我哦了一声，随便坐到客厅的沙发上，看见小淫把他房间的门轻轻带上了，我无聊地翻着阿瑟买的杂志，翻到中间页的时候，看见某个餐厅推荐一种烤红肠，看着好像很好吃的那种，我竟然想起小诺昨天晚上用双汇火腿肠比喻初吻的事儿来了，那这个烧烤红肠看着比双汇火腿肠诱人多了，我就那么发呆地一直看着杂志上的烤得让人垂涎

欲滴的红肠，想着小诺说的那个感觉，小淫换好衣服都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

我愣神的时候，小淫奇怪地问我：十八，你看什么?

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初吻……

我一说完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天，那个只是烤红肠而已?我尴尬地闭上嘴巴，翻开有烤红肠的那页，我眼角看见小淫用一种疑惑而且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我还没有想好用什么话岔开这个局面，小淫站了起来，竟然坐到我身边的沙发上了，小淫伸手要看我手里的杂志：说什么呢，那么奇怪，给我看看，什么东西这么怪的名字?

小淫疑惑地看着我：这个是烤红肠而已，什么时候换名字了?

我有点儿紧张，开始解释：不是，主要是，昨天我们宿舍的人说这个烤的东西味道很不错，入口即化，就跟初……也不是，就是说那个跟这个烤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更加语无伦次，小淫好像笑了一下，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太尴尬了，小淫好像慢慢地往我身边靠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小淫换了浅色的衬衫，看着很清爽，小淫不停地交叉着手指，也有点儿语无伦次地看着我：十八，其实，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

我不安地用眼角看了一下小淫，心里想着移开跟小淫的距离，但我没有动，只是嗯了一声，小淫侧着脸看了我一下：我这几天在家待得可不习惯了，所以，所以闲着无聊的时候我就给呼机留言，你不会烦了吧?

我摇头：没，没有，我也，也不习惯……

小淫盯着我：不习惯什么?

我有点儿别扭：可能我们在一起混得太久，所以就，就……

我很突然地想站起来，小淫好像拽了我的胳膊一下，我踉跄着又重新跌坐在沙发上，靠小淫靠得更近了，小淫开始含糊地朝我笑：十

八，其实你没有那么讨厌我是不是?

我有点儿发傻，张了张嘴：那个，阿瑟是不是该下课了?

小淫笑着摇头：我们不说阿瑟，这儿就是我和你，说阿瑟干什么?

我发愣的时候，小淫伸出胳膊，揽住了我的肩头，重重地拍了我两下：十八，你能不能相信我?

我糊涂地看着小淫：相信? 相信你什么?

小淫侧着脸笑，露出好看的酒窝：相信我会……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还有阿瑟不怀好意的声音：哎，里面有人吗? 我们可以进来了吗? 十八，我们可以进了吗?

我慌乱地避开小淫笑吟吟的眼睛，应了一声：你们自己开门……

然后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然后我看见小麦手里拿着几个冰淇淋，夸张地朝我和小淫嚷着：当当当当……

阿瑟脑袋上还歪戴着一个类似于登山时候的帽子，佐佐木和大雄跟在后面，我没有看见平K，大雄手里还拿着一个西瓜，看见小淫就嚷：哎，够义气吧，知道你回来天儿热，小麦买了冰淇淋，我这儿是西瓜，家里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

小淫站起身，接过小麦手里的冰淇淋，递给我一个，笑：都差不多了，北京比家里热多了，谢了，老佐，你和阿瑟也不去接我一下，害得十八拎那么大一个包……

阿瑟摔了运动帽子，嬉皮笑?地看着小淫：哎，咱们哥们儿把话说清楚，你心里真是怨着我们不去接你了，还是偷着乐了? 要是你真是这么不满意我们兄弟的作为，好啊，你现在立马打车回北京站，我和老佐马上再演习一遍怎么接你的仪式。我们还能不让十八去接? 十八这两天想你想得就差直接把女生宿舍的承重墙都给拆了……

小淫恼怒地给了阿瑟一拳，我瞪了阿瑟一眼--吃着冰淇淋还敢说话。阿瑟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纸片扔给我：哎，给元风打个电话，他还问你竞选的事儿准备得怎么样了，上午苇子还说这届学生会竞选的

候选人不是有老乡在里面撑腰就是还有点儿什么背景关系的，就你既没有过硬的上届学生会老乡撑腰，也没有什么背景来着。不过我想元风这个事儿心里肯定有数，你也别想太多了，学生会不要你，至少咱们兄弟要你，小淫还要你不是……

我推开说话越来越没有谱儿的阿瑟，转身往厨房走去，想把大雄拿来的西瓜洗洗。洗西瓜的时候我也在想这次竞选的事儿，我一直没有抱过什么希望，我也知道学生会的老师选定的学生都不是背景干净得跟棉花糖一样的人，只是硬被元风架上去了，我也不好说什么，我知道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讶，当然这种惊讶包括了惊喜和哎呀，好的坏的，没有人能完全准确地判断。

我愣神的时候，小淫碰了我一下：想什么呢?

我摇头：在想竞选的时候不要太丢人就好，反正都要往那个台子上站，豁出去了。

小淫找了一个盘子，准备给我盛放西瓜，我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小淫：你刚才想跟我说相信你什么?

小淫抿抿嘴唇，扭头看了一下厨房的门，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你别问是什么，你只要能相信我就好，能不能?

我眯着眼睛看小淫：不会骗我?

小淫笑着摇头：不会。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案板上的西瓜：那好，我就信你，你要是敢骗我，那我就这样！

我拿菜刀咔嚓劈了一下西瓜，小淫憋着笑：那你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我真的有东西要送给你。

我狐疑地看着小淫：是从老家带回来的?

小淫笑着点头：嗯，一直带在身边的。

第20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2)

我慢慢闭上眼睛，还很礼貌地把自己的双手伸到小淫胸前，我捉摸着从山东带回来的东西应该不小吧，慢慢地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弄得我的脸很痒，然后我好像听到小淫的呼吸，怎么会那么近？然后好像有个很柔软的东西，轻轻地碰了我的脸颊一下，我敏感地睁开眼睛，看见小淫慌乱的眼神，我不解地看着小淫：东西呢？

小淫小心地看着我，指了指他自己的嘴唇，然后又指了指我的脸颊，我的脸腾地红了，有点儿不知所措，转身低头，拿着菜刀不停地砍着西瓜皮，我感觉小淫好像用肩膀碰了我一下，我都不敢抬头看，只是听见小淫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是不是？我这样，你会很讨厌我吗，会不会？

我听见阿瑟欠揍的声音说：哎，十八，小淫，你俩是在里面切西瓜还是互相喂西瓜吃呢？快点儿出来。

我转身要走，小淫拿过盘子装着我切的大小不一的西瓜：十八，我来。

小淫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那个，你等会儿出去吧，你的脸太红了。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天。

我扭开水龙头，往脸上抹了点儿自来水，无聊地在案板上剁着西瓜皮，我听见大雄说：十八呢，怎么不一起出来吃西瓜？

小淫说：总得收拾一下西瓜皮什么的吧。

阿瑟说：不对啊，十八什么时候变得知道收拾环境卫生了？那好像一直是你小子的事儿吧。

然后有敲门声，然后好像是平K的声音：十八呢，十八昨天晚上没有事儿吧，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让她摊上了……

小淫惊讶的声音：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

估计是方小刀告诉他了，我深呼吸一下，走出厨房，看见平K：没事儿了，真的没事儿了，幸亏你那同学他们在，还有易名。

阿瑟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十八。

平K着急地岔过话：就是上次啊，上次不是在歌舞厅的时候几个社会上的男的往外拖十八系里的那个女生，十八火了，领着舞厅的那些人把这事儿给搅了，我听小刀说昨天晚上十八就遇到他们其中的两个人来着，后来让小刀和左手还有易名给遇见了，对了十八，之前他们有没有对你动手？你没事儿吧？

阿瑟皱着眉头吐了西瓜子：NND，有这事儿？那几个小子就混学校周围吗？十八，你还能不能认出他们来？我也很久没有打架了。

我摆手：算了，昨天傍晚，开始的时候我是挺害怕的，但他们也没有怎么动手，不过是推了我几下，后来我看见有人出了餐厅就喊了，易名他们有四五个人，所以没有吃亏，而且校警已经警告那两个人了，估计他们不敢再找麻烦了。

小淫关切地看着我：你啊你，以后不要再做那种事情了，要是当时没有人路过那儿怎么办？真是傻瓜，你还以为你真的是男生？

我嘟着嘴没有说话，在心里怪方小刀有点儿多嘴，大雄递给我一块西瓜：小淫，不是没事儿了吗？十八，吃西瓜，败败火。

小淫缓和下语气，温和地看着我：那我们请易名他们吃顿饭吧，感谢一下人家，十八，当时都有谁在场？

我扁着嘴看着小淫：有易名，有左手，就是之前那个你说的是每天混日子的校园乐队成员，还有一个长头发的男生，叫索多多，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生……

我注意到小淫好像和阿瑟互相尴尬地看了一下，阿瑟扔了一块西瓜皮：算了，他不会来的，再说十八不欠他们的，就算两相抵扣了，之前他们也动手……

我咳嗽了一下：阿瑟……

佐佐木拿起另一片西瓜塞给阿瑟，阿瑟慌忙住口，开始吃西瓜。小淫抿着嘴唇不说话，好像在想什么，平K扁着嘴角朝我摇头：索多多当然不会来吃饭了，没办法，新仇旧恨，说不定他要是知道你跟小淫的关系，会帮着那两个男的一起揍你也没有准儿。

（B）

小淫这次从家里带回来不少吃的东西，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劲儿从包里往外拿，佐佐木看着小淫笑：哎，我们同学两年多了，都没有见你从家里往学校带什么吃的，怎么你现在改了？变得这么勤快，竟然还有你妈妈自己腌的红心鸭蛋？真是疯了。

我看着小淫递给我的一个什么吃的发呆，之前，我听过左手和嘟嘟说小淫和索多多之间的事儿，还是因为女人，小淫怎么就那么招人呢？真是有点儿不像话，要是阿瑟他们不在，我至少还能说几句狠话损损小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开不了口。我无聊地用手抚摸着脸，滑过小淫嘴唇碰触过的脸颊，我有些不自然，看见小淫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我晃晃手里那盒吃的：哎，这个真的那么好吃吗？

阿瑟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东西，嬉皮笑脸地看着我笑：来来来，让师兄帮你试验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好吃，都是做长辈的，千万不能坑了十八……

第21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3)

大雄把阿瑟先前甩掉的运动帽子反着扣到阿瑟脑袋上，小麦又一把抢过阿瑟手里的那盒吃的，跑到我身边：哎，见一面分一半的，这可是江湖规矩，我平时对你可是不错的哈。

小淫伸手拿过小麦手里的东西：小麦，你的在这儿，这个是十八的。

阿瑟他们下午没有课，但是我有课，所以吃过中午饭的时候我就说要回学校准备上课了，小淫看了我一眼：十八，我送你回学校，也顺便收拾一下宿舍。

五月份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干燥的热度，下楼后，小淫小心地看着我：哎，生气了？

我嗤笑：我生什么气？有必要吗？

小淫用肩膀碰了我一下：那其实是很早之前的事儿了，我并不知道那个女生是索多多的女朋友，是她主动找我的，所以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揶揄地看着小淫嗤笑：那是，你在学校多红啊？我干吗要生气，天天这么气还不气死了？再说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小淫伸出胳膊揽住我的肩膀，笑：我知道你肯定会生气，但是别不理我就好，嗯？

我发现那时小淫特别喜欢用手臂揽住我的肩膀，有时候我会不习惯这个动作，但有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动作很温馨，也让我感觉很踏实很安心。还有就是，我发现我潜意识中真的没有那么讨厌小淫，后来恋爱专家许小坏同志把我的这个反应解释为一种虚张声势而已。

到了女生楼的时候，小淫叮嘱我记得给元风打电话，说是他晚上再来找我。

回到宿舍，我先给元风打了电话，元风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已经尽力了，元风让我不要多想其他的事情，只要把竞选演讲准备

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他会注意的。我有些感动，跟元风说谢谢，元风在电话里面说他和楠楠结婚还指望我给他们做伴娘呢，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我要是真的做了他们的伴娘楠楠的娘家人会怎么想。

下午是两节微积分的课程，我听得一塌糊涂，回头看小诺，发现那丫头和夭夭许小坏坐在一起，竟然把嚼过的口香糖在手里一抻一抻地玩儿着，看见我回头看她，竟然很无耻地把已经变成黑色的口香糖一抻半米多长，还敢冲我笑。第二小节课的时候，我凑过去，夭夭跟我说数学老师说了，这学期的期末考试，微积分的题型没有上学期那么简单，要大家好好复习，我的头又开始变大了。

许小坏看着我笑：哎，十八，这学期你要是还想拿奖学金，你就要好好拍拍数学老师了，怎么说还有三十分的平时成绩呢！

夭夭坏笑地看着许小坏：你还是别让十八去拍那老头儿了，还是你去拍实际些，要是真的拍成功了，顺便带个家属，我们不都过去了？英雄难过美人关，更何况数学老头还不是英雄，只要美人一出现那绝对是死活不过美人关了……

我好容易才忍着笑，看见前排的易名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小丘在安安静静地抄着笔记，我觉得昨天解围的事儿我怎么都要谢谢易名，这年头不是所有的人听见别人呼救都能出手帮忙的。

下课的时候，我刚想喊易名，看见易名好像跟小丘说了什么，小丘点头然后走了，然后易名转身朝我走过来，我把手里的笔记收拾好，有点儿过于严肃地看着易名：昨天的事儿，谢谢你了，不然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至少今天不会在这儿上课了。

易名摇头笑：没事儿，大家都是朋友，你不生左手的气了吧，他那人就是有时候说话直接，人很不错的。我跟他们说后天竞选的事儿，他们到时候会去捧你的场的，记得加油。

我尴尬地笑：就不要再说生气的事儿了，总之昨天的事儿谢谢你们了。

易名犹豫了一下：小淫回来了吗?

我点头：嗯。

小诺在教室外面喊我的名字，我朝易名摆摆手，往教室外面走去。

傍晚，小旋给我打电话，说是给我买了一张什么平安符，保佑我竞选顺利，我吓了一跳，感觉自己的竞选有点儿吉凶难料似的，我在电话里面对小旋说还不如买恭喜发财的符好点儿，小旋马上说好啊好啊表哥的就是恭喜发财可以换的。晕死，这个小姑娘对我崇拜得有点儿过头，我不过是她的家教老师而已。

晚上小淫来找我，说是大家都去阿瑟那儿吃个饭，有不少他从家里带回来的吃的，小淫特意强调了一下有些东西是他妈妈自己做的，挺好吃的，末了小淫还挠着头发挺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说之前他很少往学校带这些吃的东西的，搞得我感觉自己好像享受了特别高的待遇似的。我摸出身上带着的呼机，塞给小淫：你回来了，这个还给你。

小淫顺势握着我的手，我别扭地往回抽了抽，小淫侧着脸看着我笑：干吗？你很讨厌这样吗?

第22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4)

我皱着眉头：让人看着像两个大男人似的，不好。

小淫忍着笑：你是男人？我知道你不是不就行了。

来到阿瑟的房子，我就听见里面闹哄哄的，开了门看见小麦不停地朝佐佐木敲着阿瑟的饭盒，随着筷子的节奏还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左右摇摆，嘴里还不停地唱着：哦哦哦哦……吼吼吼吼……

佐佐木好像还对着小麦比画着什么，我怎么看小麦的动作都像是印第安人跳那个驱除妖魔的舞蹈，我竟然意外地看见了饼小乐，不过被平K按住双手倒在沙发上，阿瑟正拿着一个枕头死命地打着饼小乐，饼小乐看见我就喊救命，阿瑟扔了枕头，还一脸流氓样地伸手摸了饼小乐的脸一下说：哟，这孩子脸蛋还真是俊（zùn）哈，我们孩子卖艺不卖身，嚷什么嚷?

我扑哧一笑，不知道阿瑟在搞什么，就大雄一个人比较正常在打着游戏，看饭桌上已经叫了不少菜，真的是有不少吃的东西是小淫带回来的。饼小乐好容易爬起来，大家都围到餐桌前，小淫跟我说带回来几个红心的咸鸭蛋，正好每人一个，然后我就看见小麦偷笑着撞了一下佐佐木，阿瑟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小淫说：哦，咸鸭蛋倒是不假，有没有红心就很难说了，是不是小乐?

小淫狐疑地看着阿瑟，把装着咸鸭蛋的盒子拿出来，先递给我一个，我刚接过来手里的咸鸭蛋就变成了两瓣，我吓了一跳，因为里面没有黄，阿瑟正经地看了一眼小淫：这么说吧，为了验证你的红心鸭蛋是不是真的有红心，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些鸭蛋打开了，经过实践证明，你家鸭子下的蛋虽然个头都不小，但都没有黄，当然了，这也不能怨你，鸭子之间的猫腻你也管不了不是……

小淫懊恼地放下手里的盒子：阿瑟，天，你们……

我开始忍不住大笑，小麦朝我伸出舌头，我估计肯定是被这帮家伙把鸭蛋黄都给抠着吃了，剩下的都是鸭蛋白了。我拽住想要发火的

小淫：别，就当你们家鸭子下的蛋没有黄好了……

小淫还挺不乐意：凭什么啊，我们鸭子哪有下蛋没有黄的?

阿瑟吊儿郎当地看着小淫咧着嘴笑：得了吧，要说在女孩中你受欢迎那我相信，要是连母鸭子都跟你商量下什么样的蛋我还真是怀疑你有没有那个魅力……

平K笑得一口菜也没有吃成，掉了一桌子，小淫恨恨地拿着手里的那盒鸭蛋往厨房走：好啊，一会儿你们都得把这些鸭蛋白给我吃光了。

阿瑟看着我笑：哎，看见没有，火了都，呵呵，十八，跟你说个事儿，索多多的事儿估计你也知道了，真的是那个女孩主动找小淫的，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她跟索多多的关系，她和小淫没有怎么处，有次小淫寒假回来带了他妈妈给做的一个挺好吃的咸菜，吃饭的时候那丫头竟然说是什么黑糊糊的破东西就给倒了，所以小淫就跟她分手了，你千万别老是跟着这事儿上火，我们这些人不会骗你的，佐佐木平K大雄都知道。

我咬着勺子不说话，大雄开始朝厨房嚷着：小淫，你家的鸭蛋白呢?

我起身朝厨房走去，想看看小淫弄完了没有，小淫正在低着头拿勺子把鸭蛋白往一个盘子里面抠着，看见我进来有些懊恼：真是，本来说能让你吃上呢，现在都是蛋白了，这帮家伙……

我把抠完的鸭蛋壳丢到垃圾桶里面，笑：行了，这不都是朋友吗?吃了就吃了，我是相信你家鸭子下蛋有黄的，也就是说相信你家鸭子会跟你商量着下什么蛋，这样行了吧?

小淫扑哧一笑，用手摸了摸我的头顶：傻瓜，这你也信?

我一向好养，吃东西也不挑食，而且小淫妈妈给小淫做的菜都不错，有一种酱牛肉就特别好吃，好像还有一种什么菜，我叫不出名字，吃饭的时候，大雄开始跟小淫开玩笑：哎，你妈妈有没有奇怪你这次会往学校带吃的东西，还带这么多?因为你平时都是说麻烦啊什

么根本不带，这次大包小包跟搬家似的，你妈妈有没有想到你要独立门户过日子了?

饼小乐欠揍地哼哼：不对，小淫你应该跟你妈妈说，在学校里帮着她认了一个饭量大的干儿子，这样你妈妈就会让你带更多了不是。

小淫瞪了大雄一眼：吃你们的饭，真是多事儿。

饼小乐接着说：哎，肖扬说他六月份就会回来学校了，收拾一下最后剩下的东西，等着毕业典礼还有毕业证学位证书什么的就真的毕业了，我们就算是离开学校了。

阿瑟点了支烟，沉默了一会儿：也是，谁能不毕业呢? 等他回来一起聚聚吧，多吃几顿饭，离开学校之后这辈子还能见几次谁知道?

晚上在阿瑟那儿没有待多久，我看小淫也是一个劲儿犯困，所以早早就想回宿舍了，张教授的手稿我这几天校得一点儿也不好，既没有什么效率，也没有速度，我有些后怕那个老教授会不会找到我说是看错我了，那样我就真的砸了自己的饭碗了。小淫执意要送我回宿舍，临走的时候，我看见小麦在舔着一块牛骨头，好像很上瘾的样子。

第23节：第七章o他说让我相信他(5)

五月末的夜晚，空气中还浮动着热热的温度，小淫穿了一件蓝色的短袖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双手抄着裤兜走在我的身边，不时温和地看我一下。我一度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甚至是从来不敢想的事就是有这样一个长得那么顺眼的人说他真的喜欢我，我以为我和阿瑟和小淫只有做兄弟的命，在活着的角度，我觉得自己挺像一棵杂草，总是会不停地想着我要如何才能活下去，但是在感情上我把自己包裹得像个密封的容器，不允许别人进入也不允许自己出去，过于自卑过于敏感的自己把自己封闭了太久，总是处于能量守恒的状态，或许在长期的心理失衡状态下我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不是有爱的能力，要是再说得变态一点儿可能爱上了自己也说不准，所以总是不舍得把自己给任何一个别的人。

小淫扭头看我：十八，你在想什么？这么出神。

我嗯了一声，笑：想今晚的饭好吃，还有你家下蛋没有黄的鸭子。

小淫也跟着笑了一下，用肩膀撞了我一下：得了，还记着这个事儿。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看着小淫干笑了两下：其实我是在想，你干吗长得那么招人。

小淫开始争辩：我哪有……

我抬头的时候，看见左手和那个叫索多多的一起走了出来，左手的后背上还背着一个吉他，我愣了一下，还是镇定地朝左手点了一下头，左手扫了小淫一眼，也朝我点点头，索多多挑着嘴角把头转向另一边，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小淫突然转身喊了一句：等一下。

我看见左手转过身看着我们，索多多只是站住了，没有转身也没有说话，左手看向我：有什么事儿吗？十八。

小淫犹豫了一下，说：昨天的事儿，谢谢你们了。

左手看了小淫一眼没有再说话，我看见背对我们站着的索多多咳嗽了一下，然后朝旁边吐了一口痰：我呸！

然后，他们走了，小淫有点儿黯然地站着，我开始跟小淫说风凉话：都说这年头男人之间要是别着，多半是因为争风吃醋了，要说这女人是红颜祸水还真是有一个定的道理，所以啊，恋爱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对方的上三辈下三辈查个干净利索，免得为日后留下什么尾巴……

小淫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十八，你……

我扁扁嘴：幸亏你看上的女人不是那个拳王泰森的女人。

第24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1)

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

（A）

第二天上午，全体参加新一届学生会竞选的学生都到学生会开了一次总体的会议，讲的无非就是竞选的时间还有现场问答的事儿，那些人当中我就认识之前宣传部里面那个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对手的女孩，我躲在角落看那些人好像都比我有实力的感觉，我开始怀疑元风是不是拿我开涮。

会议结束散会后，我在最后面走着，学生会那个老师叫住我：十八同学，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有点儿慌张地站着：那个，老师，我是准备了一些。

学生会老师笑着朝我点头：一定要加油，朱檀把你的能力都跟我们说了，元风对你的评价也很高的，所以你一定要努力，让大家看到你的实力，好不好?

听了那个老师的话，我有点儿像被人打了兴奋剂似的，心情一下子就大好起来，嗯，我一定要加油。下楼的时候，竟然遇到张啸，张啸见到我就说：十八，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你的名字了，你明天就参加竞选了吗?是不是真的?

我点头，张啸笑着点头：太好了，到时候我带着我朋友去礼堂看你竞选，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行的，我们专业的人都说你会很出彩的。

我也朝张啸点头：谢谢，我一定会努力的。

在竞选服装的搭配上，小诺执意要我戴上她给我买的领结，许小坏和夭夭极力反对，说那个东西戴上去会让我看起来更像一个酒店服务生，所以许小坏的建议是我只要穿着白色的衬衫就好，但是衬衫的纽扣要松开两个，这样看起来会让人想象力更加丰富一些。我不明白想象力丰富的含义，夭夭解释说，女人当然是露一点儿锁骨会显得美

丽一点儿，要使看着更帅气的女生除了锁骨之外还有一种中性的美丽，一定不要像穿中山装似的是个扣子都要扣上。而且一定要把衬衫的下摆用宽皮带系到牛仔裤里面，显得更加的利落。

为了验证他们说的想法，许小坏逼着我把竞选那天的服装穿上，然后大家一起帮着我整理这个要放在什么地方，那个放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晕死。夭夭竟然还建议我再戴上一条什么项链之类的东西，许小坏就说什么都不用戴，就是简单利落帅气就好，戴那么多珠光宝气的东西显得跟暴发户似的，跟我也不搭。于是竞选时候穿的衣服搭配算是定下来了。

中午的时候，元风给我打了个电话，安慰我不要紧张，发挥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元风还说他晚上就会回到学校，准备明天的竞选准备工作。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在云端上的感觉，飘飘忽忽的，就像是吃了生茄子皮之后那种心痒的感觉，小旋同学竟然真的把许浩颜求的那个恭喜发财的护身符给我送了过来，这让我实在不敢想象我在激动之余会不会在给小旋补习的时候不再收小旋的家教费用，我通常一激动就愿意那么做。跟小淫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小淫让我深呼吸然后再深呼吸然后再冷静，小淫说虽然说护身符很有纪念意义，但是家教费用是吃饭的家伙，在情义多重天的选择下，民以食为天才最重要。

阿瑟跟小淫说他买了酒，到时候大家一起庆祝，每次吃饭的时候阿瑟都这么说，只要是吃饭，阿瑟总是能找到庆祝的理由，小诺开始跟我拉关系，说要是我真的进了学生会，那么今后要是学校录像厅放电影的时候可不可以以我的名义进去就免了那个票钱？夭夭看着小诺的表情就说：小诺，我呸，你就那么点儿追求？

一直到傍晚，我的心思都没有安静下来，小淫拖着我去学校后面的亭子待了一会儿，那儿谈恋爱的人特别多，左一对儿右一对儿的，不是在窃窃私语就是在耳鬓厮磨，我想抽支烟都没有空间，小淫坐到我旁边的长椅上，看着我笑：哎，你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吐了一口烟：还不都是竞选闹的？慌慌人，真是累。

小淫看着我笑：十八，把手伸出来。

我警惕地看着小淫：又干什么？

小淫接着笑：真的，有东西给你。

我狐疑地看着小淫：不用闭眼睛吧？

小淫笑出声：只要伸手就好了，不过要是你愿意闭上眼睛的话我绝对不介意，我不介意同时送你两样东西的。

我瞪了小淫一眼，把手伸出来，小淫的一只手伸到我手上，松手，然后我手里就多了两块巧克力糖，小淫往我身边靠了靠，朝我脸颊吹了一下：怎么了？不用这么感动吧？

我摇头：我才没有感动，我是在想你家是不是开杂货铺的，要是开的话，下次给东西的话你也扔出两个大家伙，像面包泡面什么的，小里小气的才给两块糖，哼。

我剥巧克力的时候，小淫用肩膀碰碰我：十八，那天我那样你很反感吗？会不会，嗯？

小淫的声音不大，但是我听得很清楚，我有些无措，小淫接着笑：十八，你是不是小时候一直把你自己当成男生了，可是我也没有见你喜欢女生啊！

我咬了一口巧克力，模糊地说：这个糖，还不错。

小淫用手轻轻拍了我的脑袋一下?又岔话。

晚上，去到阿瑟那儿的时候，元风已经到了，元风明显瘦了，阿瑟说一是因为工作，二是因为准备十月份的婚礼，正在忙碌着装修新买的房子，然后阿瑟同情地看着元风说：看见没有，这就是男人，活得多么难啊？

元风没有答理阿瑟，只是跟我详细地说着竞选的事项，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为了记得详细一些，中间还拿笔重点标注了一下，元风跟我说了负责问问题的那些老师的特点，可能都会问到哪些问题，这样不至于太被动了。末了，元风递给我一个盒子，我不大明白地看着元

风，元风笑：这个是楠楠送给你的，你参加竞选，楠楠说你喜欢用宽皮带，所以她买了托我送给你，楠楠最近忙着新房子的装修，工作上也挺忙的，所以今天过不来了，但是明天晚上竞选的时候她一定回来学校。

我不大好意思地打开盒子，是一条黑色的皮带，我有点儿不大会说话地看着元风：这太，太……

小麦凑过来看着我：十八，是不是太不好意思了？

元风笑着摇头：别客气，大家都是好朋友，也帮不上什么忙，哎，小淫，你不会介意吧？

小淫弹了一下烟灰，也朝元风笑：我干吗要介意？

小麦神经质地看着我：哎，十八，到时候我买几个旗子，等你一上台我就在台下领着阿瑟他们喊十八必胜，你觉得怎么样？

我瞪了小麦一眼：不行，那样我会死得更难看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小淫好像喝得最多，阿瑟和大雄一个劲儿灌他，我不知道阿瑟什么意思，小淫还真的有点儿来者不拒，谁跟他喝他就真的喝，平K中间的时候提到过一次师姐，说是看见师姐和某个男生一起出去过，佐佐木有点儿黯然失色，也跟着小淫喝了不少啤酒，倒是没有人灌我啤酒，小麦一个劲儿要跟我十五二十地行酒令，说是我输了喝啤酒，他输了喝可乐，问题是我有那么傻吗？

元风最先走的，说是要回学校整理一下明天用的资料，过了一会儿大雄和平K一起走了，小淫说一会儿和我一起回学校，小麦本来和阿瑟说好不回宿舍了，中间不知道怎么搞得，某个美女给阿瑟打电话说是在市内某个地方迷路了，让阿瑟去接她回家，阿瑟好像还不大想去，在转着脑袋想了接近几分钟之后，看着我：十八，我和你石头剪子布吧，三盘两胜，要是我赢了，我就去接那个丫头，要是你赢了，我就不去接她了，看天意了。

第25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2)

我倒，还有这样的？然后我跟阿瑟石头剪子布，阿瑟真的赢了，这才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拿了件衬衫出门了，关门的时候阿瑟迷瞪着眼睛看着我：你们别等我了，说不定我也会迷路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准儿，小淫喝了不少，不能回去就别回去了，明天我带着他们给你竞选助威，记得要加油。

阿瑟临走的时候用拳头比画了一下，我转头看着小淫，小淫正一边抽着烟一边眯着眼睛看着我笑，我被他看得很不自然，小麦摸着被可乐灌得差不多的肚子不时地看看我再看看小淫，然后打了个嗝：嗝，哎，说你俩呢，是不是嫌我碍眼，大晚上孤男寡女的，还用这样一种眼神互相看着，想害死谁啊，嗝……

我站起身：小淫，你今晚喝得不少了，要不你别回去了，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小麦，帮着把这个桌子收拾一下。

小麦噌地站起来：哎哟，哎哟，不行了，喝得太多，醉了，我要睡觉了……

死小麦竟然头都不回地跑回房间，我没有办法地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到厨房里面，小淫就那么一直坐着抽烟，时不时地看着我笑一下，搞得我心里可没有底儿了，等我收拾完了，小淫才重新点了一支烟，朝我摇头：我真是喝得有点儿多了，你扶我进房间吧。

我狐疑地看着小淫：你喝得不能走了？有那么多？

小淫不乐意地把桌子下面的酒瓶子拿给我看：你自己看啊，真是没有同情心。

我将信将疑地扶着小淫的一只胳膊，往他的房间走，进了房间，小淫说他要脱衬衫，让我出去帮着他把门带上，我背过身准备出去，刚准备拉开门，我听见小淫喊：十八。

我转身，吓了一跳，小淫跟我的距离很近，我往后退了一下，正好后背退到房门板上，小淫吐了一口烟，因为我们距离很近，我能闻

到他口中的酒气，小淫和我一起背靠着房门站着，好像有些紧张似的，看了我好几眼，我脑子也感觉很混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小淫抿了抿嘴唇，转身面对着我：十八，会不会很讨厌我这样?

我魂不守舍地看着小淫：讨厌你，什么?

小淫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停在我的肩膀上，开始笑：人家说男人喝了酒就会胆子大一些，我是想说那天我那样你讨厌吗?

我迷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飞快地看了小淫一眼，小淫的那个眼神在我看来简直太，太奇怪了，我有些接受不了，小淫的脸好像更靠近了我的脸一些，我听见小淫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其实我真的很想，很想亲近你，我说真的……

我不敢说话地往旁边侧了侧脸，这个局面让我有些无所适从，然后我就更加的迷糊，就在那个迷糊得甚至没有什么意识的瞬间，小淫的嘴唇轻轻滑过我侧着的脸颊，我闻到小淫口中的酒气还有烟草味，小淫稍长的发丝也滑过我的脸颊，然后我的心跳就失去了规则。

小淫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过身和我一起背靠着房门，我听见小淫说：十八，你去小麦房间吧，我有点儿晕，可能不能送你回学校了。

我嗯了一声，飞快地出了小淫的房间，深呼吸了几下，轻轻地出了阿瑟的房子，开始撒腿就往楼下跑，我也不知道我的情绪怎么会这么失控，我竟然开始虎虎生风地往学校跑去，而且中间一点儿都没有停，真的像是被人注射了兴奋剂似的，绝对是脚底生风的架势。

（B）

我往学校猛跑的时候，路过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我恍惚间听见好像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迟疑了一下，开始我怀疑是不是小淫追了出来，我站住，气喘吁吁地往后看，我有点儿惊讶，竟然是易名还有左手，左手背着一个吉他，好像还叼着一支烟，我能看见烟头一亮一亮的，我嘘了一口气，等着易名慢慢走近。

易名奇怪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跑这么快？有人追你吗？我还以为不是你呢？

我咽了下口水：没，没有，好久没有运动了，所以想跑着回学校。

左手只是朝我点了下头，没有说话，易名笑了一下：明天晚上就竞选了，是不是会感觉压力很大，小丘说你感觉很紧张似的，你没有那么胆小吧？

其实，我一直很奇怪小丘和易名的关系，好像除了上课除了周六日他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易名好像都是一个人，这和之前易名和方茵茵一直黏在一起的情形形成很大的反差，小丘倒是风雨无阻地记着日记，时不时还会貌似甜蜜地笑或者想什么，但我就是觉得易名很奇怪而已。

易名看了一下手表：才八点半多点儿，我们一起去喝点儿东西吧，左手你有事儿吗？

左手摇摇头：也没有什么事儿，随便。

我在想着要不要拒绝易名，但是想到昨天傍晚易名第一个拎着木架子冲过去的情形我觉得我有必要请易名喝点儿什么，哪怕是一杯可乐也好。开始三个人本来打算去咖啡厅旁边的冷饮店，但是因为天儿热，里面的人都挺多，所以三个人决定去咖啡厅。进去后找了一个靠着角落的地方，很安静，在点单的时候我特意强调了我要请易名他们，易名笑了一下，说：也好，省得你老是会觉得欠着我们什么，我要冰咖啡就好，左手你呢？

第26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3)

左手把吉他放到桌子边说：也来冰咖啡吧。

我自己点了一个很普通的饮料，忘了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那儿最便宜的，等着的时候我奇怪地看着左手：哎，你背着吉他干什么?

左手淡淡地说：去酒吧唱歌了，相当于过去跑江湖的人沿街卖唱那种。

易名笑着推了一下左手：开玩笑，十八，左手唱的歌不错，我今天就是去酒吧听左手和索多多唱歌了，很出彩的，真的。

因为左手一直不怎么说话，有点儿冷场，易名对左手说：哎，你那英语四级抓点儿紧，要是过不去的话，学位证书就泡汤了，你也报名英语补习班了来着，是不是老师讲得不好?

左手摇头：算了，要是真的过不了我就不要学位证书了，反正我念书一直是个废才，能混到毕业就不错了。

易名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左手：不对啊，上次踢球的时候，那个男生，对，欧阳，就是你们宿舍的那个听说他考托福雅思的，让他帮着你补习补习吧，肯定是小case，估计上辅导课你净剩下睡觉了……

服务生送上来冰咖啡和我要的那个最便宜的东西，我喝了一口也跟着提出建议：对啊，每天晚上去自习室复习复习就差不多了。

左手抿了一口咖啡看着我：哦，我上学这么长时间，我就从来没有上过自习，连哪个教学楼里面有自习教室我都不知道。

我的建议倒塌，我看见左手穿着的牛仔裤膝盖上破了好些窟窿，左手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粗粗的链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宽宽的指环，这个穿着打扮跟我想象中的人差着不少零件，我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好。易名笑吟吟地看着我：哎，十八，左手帅吧，国外的那些乐队成员都喜欢这样……

左手无所谓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你们这些好学生根本看不上我们，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都会说我们是垃圾，是造粪机器，所以你用不着用讨好的语气说话，好不好无所谓了，要不是考大学的时候我抄得好，根本不可能……

我有点儿压抑地喝着饮料，听听，都什么世道了？抄得好，我含辛茹苦费劲儿读了那么多年书，还比不上人家轻轻松松就抄了个本科！那时我想说两个词儿，一是他大爷的，一是你大爷的，不过这两个词儿我都没有说出来。

易名打圆场：行了，玩笑开大了。

这个晚上三个人所谓喝点儿东西有点儿形式主义，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话题能聊得相对舒服一些，所以九点半我们就一起起身准备各自回宿舍了，走到咖啡厅门口的时候，正好有一堆人路过，都是一些男生，不停地疯闹着，易名走在最前面，左手背着吉他走在我前面，我正在低头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只是听见路过的那些男生不停地闹着，我刚想抬头看看那帮家伙闹什么，就感觉左手整个人咚地一下整个撞到我身上，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样，所以被撞得一个劲儿往后倒退着，最后我的背部正好退到咖啡厅的厚玻璃门上，左手的脑袋擦过我的脸颊穿过我的肩膀又再次咚的一声撞到了咖啡厅的厚玻璃上，左手的两只手按住了我的肩膀，吉他多出肩膀的位置也砰地撞到咖啡厅的厚玻璃上。

我想都没有想说了句：大爷的，谁？是谁？

我手忙脚乱地推开左手，易名朝我们走过来：你们没事儿吧？

然后我看见一个年纪不大的男生特别紧张地看着我：对，对不起，我们真的没有看见，实在对不起，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的……

易名看看我然后看看左手，左手摸着撞到厚玻璃门上的额头，皱着眉头看着道歉的那个男生：哎，你是眼睛瘸还是嘴巴瞎啊？爬着走路吗？

那个男生估计也是看见左手那个打扮有点儿害怕，所以一个劲儿说着对不起就不敢说什么了，然后那个男生后面的一些人也都跟着说对不起，我吐了一口气：算了吧，也没有伤到哪儿不是？以后注意点儿。

那个男生不停地说着谢谢，然后那帮人走了，左手皱着眉头，摸着撞到的额头看着我：哎，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

我吓了一跳：没什么，我是说他们的。

左手突然笑了一下：不是，我只是突然觉得从一个乖学生嘴里说出那么一句话是不是太搞笑了，你是不是说谁大爷来着？

我有点儿尴尬，易名也笑：别逗十八了，她面子矮，十八，明天晚上我们会过去给你助威，一定要加油，嗯。

我点点头。

回到宿舍，小诺说小淫找了我好几次，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我也奇怪，那小子不是说喝多了头晕睡觉了吗？许小坏疑惑地看着我：你俩又掐架了？怎么追电话追了那么多次？

我摇头：没有啊，我们晚上还一起跟阿瑟他们吃的饭，后来他说他喝多了，所以我就先回来了，真的没有吵架。

第27节：第八章o喝酒后他很黏糊(4)

红梅和素素正在忙着收拾床铺，小丘还一边劝着：都一起住了那么长时间了，别搬了，是不是……

红梅哼：我长这么大都没有人那么欺负我，凭什么啊……

我有点儿火大：哎，谁欺负你了，你把话说清楚，凭什么，你要是跟你男朋友一起出去，别人追着屁股后面问你，你们有没有接吻啊有没有上床啊，都过夜几次啊，你是不是很荣幸地坐到床边说，可不是嘛，我们经常那样啊……

红梅猛地打断我：你瞎说，我们根本没有那样。

小诺接过话头：那不废话吗？你都反感别人那么问你，你干吗那么问别人，这不是没事儿找抽吗你……

红梅哇的一声开始大哭，我烦躁地摆摆手：让她搬走，快搬走，纯纯净净的女生宿舍干吗每天讲成人笑话取乐，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

许小坏拽着我小声说：你别说，她根本不是想搬，哪有大晚上换宿舍的，无非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让大家都开口让她别走了而已，你这些话噎死她了，她能到哪儿去？

这人真是虚伪，我嘘了一口气，搞这么多事儿干什么，我正郁闷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没好气地说：找谁，说话。

小淫的声音传了过来：十丶十八，你怎么了，生气了？

我嗯了一声没有说话，小淫好像有点儿紧张：十八，我晚上喝多了，所以，所以可能做了你不高兴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起来的时候在小麦房间没有找到你，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所以，你是不是因为我晚上那样，就生气了……

我缓和一下语气：不是的，我没有生气。

因为红梅还在那儿哭，我没法直接在电话里面说，只好跟小淫说生气不是因为他，后来小淫才慢慢放下心，在电话那边不停地说着

话，因为宿舍里面很多人在我没有办法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嗯着，小诺和许小坏都怪怪地看着我，小淫说到后来竟然说：十八，现在距离熄灯还有一段时间，我去女生楼下等你好不好，你一定下来啊，我这就过去，十分钟后就到了，你过十分钟就下来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那家伙竟然挂了电话，疯了，都快十点了，竟然要跑过来，我挂上电话，不知道小淫要干什么，小诺眯着眼睛看着我：哎，你刚才怎么一个劲儿嗯着，你男人跟你说什么了？

我没有答理小诺，慢慢出了宿舍，往楼下走，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小淫从远处跑过来，手里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似的，等小淫跑过来我才看清楚是两个冰淇淋，小淫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个冰淇淋，然后拽着我就往学校后面的休息亭子跑去，我不知道小淫要干什么。晚上十点的时候，后面的亭子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小淫拽着我一起坐到亭子里面的一个长椅上，我奇怪地看着小淫：都要熄灯了，你干什么？

小淫看着我突然开始笑：不知道，就是想见你。

我感觉自己麻了一下，小淫接着笑：我说真的啊，你走之后我又起来喝了两瓶啤酒，然后就特别想见你。

小淫身上还是有浓重的酒气，我估计他是真的喝多了，小淫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用不大的声音说：还有就是，我发现，要是跟一个人有了亲近的感觉后，好像很容易上瘾。

我紧张地看了小淫一眼，小淫用肩膀撞了我一下，笑着看我：十八，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小淫就一把抢过我手里吃了一半的冰淇淋，大口吃了起来，我看得一愣一愣的，难道这就是传说的恋爱的黏糊吗？就是说两个人总想腻在一起？我想象着我要是小鸟依人似的靠着小淫的肩膀或者什么的时候，我竟然很有一种被人揍了一样的感觉，我为自己这个想法羞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一点儿都不讨厌小淫身上浓重的酒味还有烟草味道，但是当别的男生这样在

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会讨厌得不得了，这个发现让我自己也有些奇怪。

小淫晚上真的喝多了，因为他不停地说着很多平时不说的话，当吃完冰淇淋的时候，小淫竟然跟我说：十八，我不介意，一点儿都不介意你亲近我，真的。

这话等于一个霹雳，我更加发傻，这在我的想象空间中也是一个挑战，我有点儿不知道小淫说的那个我亲近他是什么含义。

上女生宿舍楼的时候，我想到了嘟嘟，想到了嘟嘟的言情小说，我觉得那个里面肯定会有不少关于这样的介绍，这个念头让我自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硬着头皮跑去嘟嘟的宿舍，嘟嘟和苏小月都在，一飞去水房洗脸了，我觉得挺难以启齿地跟嘟嘟说我想借言情小说看，我顾左右而言他待了好一会儿也开不了口，苏小月鬼鬼祟祟地看着我：哎，十八，你跑来干什么？跟丢了魂儿似的？

我看了看手表，马上就熄灯了，嘟嘟的床上还真的放了两三本言情小说，都是厚厚的那种，在一飞推开宿舍门的一瞬间，我鼓足勇气说：嘟嘟，你那个言情小说能不能借我一本……

然后我听见好几个声音同时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借那个玩意儿干什么？

我在脑子里面转了好几圈之后，说了句：还不是因为明天晚上的竞选，我现在睡不着，看什么都看不进去，我也不能总失眠吧？所以想找个无关紧要的东西看看。

嘟嘟哦了一声：那没有问题，你早说啊，还以为你平白无故借那个东西干什么呢？哎，你看是看，但是别陷进去，里面不少内容是少儿不宜的，你又从来没有看过，免得受影响，半夜起来跑步可没有人给开女生宿舍楼的大门，明晚你竞选，我们肯定会去帮你加油的，好好休息吧，看困了就去休息。

我羞愧难当地接过嘟嘟递给我的一本厚厚的言情小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某天我会通过言情小说来恶补我失落的情感反应的课程。

第28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1)

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

（A）

我有点儿鬼鬼祟祟地回到已经熄灯的宿舍，我怕小诺和许小坏看见我手里拿着本厚厚的言情小说，还特意把那本书放到了我自己的后面，好在她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小诺只是问我一下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脸也不洗甚至连牙也不刷了，把言情小说用毛巾被盖住了，才打开床头的充电灯，小丘说：十八，早点儿睡吧，明天还要参加竞选不是？精力充沛才是关键。

我哦了一声，装模作样地拿了张教授的手稿，用一种淡淡的语气说：没事儿，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正经地校稿，反正晚上也睡不着，我想多校一些稿子。

我都为我自己这个解释感觉到羞耻，幸亏是已经熄了灯，不然我的表情一定不正常，我慢慢把那本言情小说拿出来，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开始慢慢翻起来。其实我对言情小说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因为我知道里面都是类似于童话的故事，所以普通的内容我就不怎么看了，我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男的和女的有一些亲密行为的地方，纸张都比较旧，好像被格外翻了好多遍，有的地方还有小小的折页，这个发现让我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了，看来女生在这方面二五眼的也不少，我想起之前阿瑟说男生都是靠看黄色录像成为男人的话，我开始捉摸这个情感反应的成长算是光明正大的事儿还是不尴不尬的事儿呢？

这个晚上，我真的失眠了，嘟嘟说得没有错，因为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所以一点儿免疫的能力都没有，有时候看着就会脸红心跳的，想起之前小淫靠近我的距离还有那种感觉，我就会更加无法睡觉。中间许小坏起床去了厕所一次，我飞快地用张教授的手稿盖住言情小说，然后仰面躺着，看着上面的床板喘着粗气，许小坏回来之

后，看见我还没有睡，朝我晃了晃手里的烟，示意我跟着她一起出去，我看了下手表，凌晨两点半，我慢慢地爬起来，披着毛巾被，跟着许小坏一起溜出宿舍，一直走到这层宿舍的尽头拐弯处，两个人才胡乱坐到楼梯上，各自点了支烟。

许小坏看着我笑：十八，咱们说实话，竞选这个事儿虽然大家都不看好你，但是你也别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你自己看看，你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的，哪是校稿啊，根本就是在精神不集中的失眠，学生会又不当饭吃也不给你钱，你至于这么较劲儿？放松点儿。

我脸一红，没有说话，我不知道我要是跟许小坏说我不是因为竞选的事儿失眠，而是在恶补言情小说中的亲近行为，不知道许小坏会怎么说我。我吹了一下手里的烟灰，小心地朝宿舍那头看着，我怕看见楼道阿姨，许小坏安慰了我一会儿，两个人回到宿舍，我说我再看一会儿稿子，其实还是看言情小说，一直看到充电灯没有了电，凌晨四点多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会儿，然后，我糊里糊涂做了很多个梦，从看的东西角度出发，那个晚上的梦我姑且可以把它们归结为春梦，因为那些梦是我在二十二岁之前没有梦见过的，这个结论在我醒来之后呆呆总结时，我开始为我自己的人品担忧，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肯定不是君子了，但这个结论马上被我自己否定了，因为我知道的君子都是男人，而我就是个女的，所以不是君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用不着内疚了。

我起床之后把小诺吓了一跳，小诺惊讶地看着我：十八，你眼睛怎么了，怎么成熊猫眼了？你昨晚睡觉了没有？竞选个学生会不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吧！

我这才拿过小诺递过来的镜子看了一下自己，天，我的眼圈真的是乌黑的，而且，眼睛极度的疲劳，里面还有红血丝，看来我昨晚真的有些劳心劳力了。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哈欠然后用手搓着脸，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劳和困倦，就这样我还记着言情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某个女主角很个色地挑逗男主角说：你，给我过来。我曾经也这么设想

说，但是我怎么都想不出我要是摆出一个妩媚的姿势，然后朝小淫伸出手指头温柔地说那么一句--你，给我过来。我想不出自己这么做了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估计小淫肯定想掐死我。

第29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2)

上午两堂企业管理两堂英语，小诺把企业管理叫做睡觉课，许小坏对我说：十八，你也睡觉吧，你现在的样子有点儿惨。

小淫给我送三明治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小淫惊讶地看着我：十八，一晚上不见你你怎么疲劳成这个样子，你晚上闭眼睛了没有。

我咬着三明治，有点儿有气无力：没事儿，有点儿上火。

小淫小心地看着我：是不是元风跟你说了关于学生会竞选的事儿，你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搞得睡眠不好，你别想那么多了，竞选不上去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眯着眼睛看着小淫，老是在想言情小说中女主角朝男主角钩钩手指头说：你，给我过来。我盯着小淫，放慢了语气：哎，你，你过来。

小淫有点儿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有点儿像看微生物：干、干什么?

我把装三明治的袋子往小淫手里一塞：下次不要这种的。

小淫转身走的时候，笑着用手重重拍了下我的肩膀：可恶的家伙。

我嘘了一口气，幸亏不是小说中的那样，不然肯定不是用拍的了。

虽然小诺趴在我身边的书桌上呼呼大睡了两堂课，但我就一直在走神，之前我觉得我向来不是那么胡思乱想的人，这会儿就一直在胡思乱想，我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着一堆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的，我一个劲儿在笔记本上瞎画着。第二节课的时候稍微好些，我开始重新看看自己的竞选演说词，想着那些老师和上届学生会的干部都可能问些什么问题。

大学英语课的时候我走神得更厉害，因为是六个班级同时上的课，而且英语老师还是唐山人，普通话说得不怎么好，老是带着那种

唐山的口音，每个英语字母后面都是一个长长的余音，我歪着脑袋看着英语老师拉着长长的韵儿说着标准的"英格历士"，我看见前排一个瘦小的女孩一个劲儿回头看我，有一次还冲我笑了一下，我稍微清醒了一下，用英语书挡着脸，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小淫拍醒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做梦，小淫就在我旁边坐着，看着我笑，我迷糊地用手抓了小淫的胳膊一下，是真的，我才放下挡着脸的英语书：你怎么来了？

小淫笑：后两节没有课，中午元风说要见你，我查课表知道你们在这儿上课，所以过来找你了，对了，你怎么困成这样？平时你不这么困啊……

我想都不想就随口而出：还不是那个言情小说闹的……

小淫复杂地看着我：你，你看言情小说干什么？你什么时候喜欢看那些东西了？哎，今天晚上可是竞选耶，你昨天晚上看了一夜言情小说？你疯了？我还以为你竞选的压力过大呢！天。

我开始胡乱解释：这不是嘟嘟借了很多本那个小说吗？说是今天到期了，所以大家都帮着看，不然租金就白白给人家了……

小淫抿着嘴明显不相信我说的话，还有十几分钟要下课的时候，小淫趁着英语老师在黑板写东西的时候硬拖着我出了教室，因为是上课时间，我还不敢大声说话，只好任由小淫拖着我出了教学楼。

我开始补充解释：哎，其实是我压力很大啊，所以睡不着觉，就找嘟嘟借了一本言情小说来着……

小淫哭笑不得地看着我：那压力缓解了没有？

我有点儿失望地看着小淫：结果就是更睡不着觉了，所以就这样了……

到了阿瑟的房子，元风正在整理手里的表格，看见我来了，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吧，元风也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这么累啊，昨晚没有睡好？不要担心，竞选没有你想的那么严峻，你放松就好，你不会是一夜没有睡吧？

我汗颜地点点头：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吧。

我看见小淫揶揄我的眼神，元风把一个表格递给我：你看看流程，其实很简单，不要怯场，大大方方的，冷静是最关键的，演说的时候一定记住时间不能超过四分钟的，知道吗?

我接过表格，阿瑟从房间里面出来，问我要不要打个领带什么的，我摇着头说不用，小淫给我拿了一听可乐，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看表格，不时小声嘟念着：你也真行，没事儿看什么言情小说，对你的智商有帮助吗?

我懊恼地看着小淫：哎，你留点儿口德好不好? 阿瑟还说你们男生都是看黄色录像成长的呢!

小淫气呼呼地瞪着我：那能比吗? 那是一回事儿吗? 那两回事儿能比吗?

小淫诡异地猛盯着我：噢，噢，十八，你是不是看言情小说……

我恼羞成怒地打开小淫指着我的手指头：你给我闭嘴。

阿瑟不乐意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哎，你俩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出去买了一个西瓜，这些天实在有些热，在厨房切着西瓜的时候，小淫凑到我身边，好像想跟我说什么似的，我把切好的西瓜往盘子里面装，小淫靠近我：哎，十八，你以后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了，不，不好。

第30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3)

我不大自然地看着小淫：其实，我就是有点儿无聊，所以乱翻。

小淫看了我一眼：以前我看别人翻开过，所以也凑热闹翻翻，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想起里面的那些过于热情的内容，忽然觉得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在谈言情小说的内容实在不是很有创意的话题，我低下头整理着散碎的西瓜，哦了一声，小淫端着西瓜往外走，穿过我身边的时候小声说了句：那些东西，是不用学的……

在餐桌上，元风跟我说一定不要紧张，因为一紧张就容易发生忘词儿或者结巴的情况，那样会影响分数，阿瑟摆手说：不用担心，当初十八给我们专业上课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紧张过，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元风点头：那就好，十八，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我们都在看着你呢，我是绝对不会坑你的，所以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们大家。

我们下午没有课，但是阿瑟他们有课，小淫一定要让我在小麦房间补足睡眠才行，恰恰相反，我好像有些睡不着了，小淫说他上完课之后回来找我，我说回宿舍睡觉也行，小淫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行了，你就在这儿睡吧，宿舍人多，容易分散注意力，还有就是谁知道你回去会不会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你老老实实地在这儿睡，听见没有。

我被人捏到了短处，只好灰溜溜地打算在小麦房间补睡眠，我把闹表定时在三点半，小淫让我放心，说他会回来叫醒我的。我大概在翻来覆去折腾了十几分钟后睡了。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听见闹表定时的声音，是小淫一直拍门的声音把我吵醒的，我醒来的时候听见小淫嚷着：十八，起床，听见没有？你再不起来我就立马拆门了。

我猛地爬起来，看闹表的时间早就过了定时的时间，跑去给开了门，小淫叼着烟皱着眉头：你神经怎么那么粗啊？都拍门叫了你十分钟。

我跑去水房洗脸，然后晃了晃身体，感觉差不多了，看眼睛周围，熊猫眼的痕迹也没有了，算是补足了睡眠，我收拾得差不多，准备回学校换衣服吃饭，准备晚上的竞选，小淫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用手按着我的肩膀：十八，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做好自己就行。

（B）

回到宿舍，小诺许小坏小丘都在，没有看见红梅和素素，小诺说红梅正闹着要换宿舍，我有点儿心情激动地把竞选准备穿的白色衬衫、牛仔裤、皮带、鞋子准备好，许小坏还特意让我喷了点儿她的香水，味道很淡，还不错，小诺帮我把短发用类似发胶的什么水稍微定了一下型，搞得我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时候都有些激动地发抖，可能自己平时不怎么打扮自己的缘故吧。晚饭是小诺在食堂帮着我打的，我吃得很少，也没有什么心思吃，五点半的时候，我穿上了所有的服装，再一次在镜子前面发抖地欣赏了自己的形象，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抖，五月末的天儿按理说不冷，可能是我太激动了。然后小诺许小坏陪着我先去礼堂，六点半准时开始，小丘说去找易名，然后一起去礼堂找我们。

到了礼堂，很多竞选的人都到了，大家在忙着签到，然后是抽签，决定上场的次序，我抽到的位置是第八，这个数字让我兴奋了一下，毕竟是跟钱有关系的数字。我站在准备室的角落里面，发现自己的牙齿还会上下打着战，我努力用手按住自己的嘴巴，尽量让上下牙齿合到一起。还有十五分钟开始的时候，我看见楠楠朝我跑了过来，楠楠很热情地拥抱了我一下，笑着说：十八，你今天好帅啊，阿瑟他们都到了，他们怕你紧张，让我进来告诉你别紧张，没什么，就当台下什么人也没有，好不好？

楠楠的热情安慰让我的紧张缓和了不少，至少我的牙齿不再上下打战了，我点点头，还用力握了握自己的拳头。当礼堂麦克风试音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楠楠告别了我，因为楠楠是文体部的负责人，也要去忙着他们本部门的事儿，我听见主持人清亮的声音，说是请参加竞选的所有人员进入礼堂东侧前排按照抽签的序号入座，然后大家都按照自己手里的序号穿过礼堂前面的小门，到东侧前排就座，在进入礼堂的一瞬间，我就听见很多人开始鼓掌，还有不少人在不停地喊着别人的名字，我没敢抬头，低着头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我感觉自己的掌心都有点儿出汗了。

等负责学生会工作的所有老师都到齐之后，我听见了主持人示意开始的台词，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现在想想，那次学生会的竞选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帅的亮相了，长相问题和穿衣打扮我就不说了，那时我迷恋古典诗词的写作，所以我的竞选稿也是那么串成的，采用了豪放派诗词，把我自己的名字融合到演讲稿子里面，可能我干别的不行，但是要是努力写点儿什么，应该不是我最差的项目，从能力上看可能我需要锻炼，从文采看我那晚确实很出彩，不管是四分钟以内的演说，还是现场临场发挥的回答问题，我都做得很干练漂亮，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所以在形式上我做到了出彩，那时，我根本看不清礼堂的人，但是我能听见他们送给我的掌声，还有很多男生大声喊着好的声音，至少跟送给别人的相比，这就让我更加的激动也让我很虚荣了不少，不过经过后来的学生会实践工作证明，我确实不大适合当领导，但是我比较适合具体地做事儿，我能把一些事儿做得还不错，也能出一些创意，但是领导很多人，确实不是我的长项，后来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学生会老师在具体教我怎么去领导学生会，我的领导能力真的有些不堪一击。

第31节：第九章o言情小说和竞选(4)

当我很完美地把自己生命的第一次竞选发挥到极致之后，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辜负别人对我的期望，我开始多少有点儿自信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直到整个竞选活动结束。

学生会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星期之后看学校的公告栏，我看见小淫阿瑟小麦佐佐木大雄还有平K在礼堂门口等着我，元风和楠楠正在把一些表格交给学校的老师，我正要往外跑去，就看见小丘和易名、许小坏、小诺、夭夭朝我招手，他们在礼堂的另一个出口，我转身朝小诺他们跑过去，小诺拍了我的脑袋一下：不错啊，没有想到你发挥得这么好！

易名朝我笑：真的很不错。

易名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才看见易名身后站着的左手和方小刀，还有索多多，索多多嚼着口香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也不看我，左手倒是很客气地点头：真的很酷。

我刚想说什么，夭夭推了我一下：行了，有时间再扯吧，后面有人等着你呢。

我回头，看见元风和楠楠站在礼堂的过道里面等着我，我朝易名他们挥挥手，朝元风和楠楠跑过去，元风好像很高兴，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不错，十八，很不错，你超乎我的想象了，很精彩，真的。

走出大礼堂，阿瑟第一个朝我伸出手，拍了我一下：哇噻，兄弟，你太出彩了，真是出乎意料，哪儿紧张了？我们都白担心了。

小麦开始朝我嚷着：十八，你以后可要罩着我们，有什么便利的别忘了。

我看见小淫笑吟吟地看着我，阿瑟拍拍手：哎，哎，今晚都去我那儿，除了给十八和楠楠单独留出一个房间之外，我们挤着睡，痛快一下，走了，走啊……

我听见平K喊：小刀。

阿瑟好像有些兴奋过头，忘了他其实好像看不上易名，也跟着喊：易名，一起去我那儿吧！

易名看了一眼左手：我们，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好好庆祝。

在去阿瑟房子的路上，小淫挨着我身边走着，等到阿瑟领着一帮人走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小淫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小声说：十八，你今天，好看。

因为平时小淫只是会说我的马虎或者像个爷们儿什么的，我没有想到他会说我好看，所以我有点儿惊讶，没话找话地看着小淫：好看？你确定你没有看错？

小淫抿着嘴唇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不是，真的好看。

那时，我有些轻飘飘的激动，因为活了那么久还真的没有人说我好看，这不能不让我感觉激动，在阿瑟和元风他们拐进小区的时候，小淫的手悄悄握住了我的手，我低着头，有点儿不敢说话。

到了阿瑟的房子，我才发现大雄和佐佐木真的抬了一箱啤酒，阿瑟正在往外拨电话管一家餐厅叫着什么菜，平K在旁边好像记着数量。因为当时才八点半多点儿，不管哪家餐厅都是营业的，小麦正蹲在地上不停地数着啤酒的数量，嘴里还叼着一个棒棒糖，元风好像正在和楠楠说着什么，我看见楠楠好像还看着我笑了一下。

阿瑟放下电话，朝小淫咧着嘴笑：哎，臭小子，今晚的账单算在你身上，听见没有？

小淫推了阿瑟一下：你要是敢付账，我让你把盘子都给我吃光了。

元风叫了小淫一下，小淫往元风身边靠过去，小麦凑到我身边，跟吃错药似的歪着脑袋看着我笑，不时还用手指我那么一下，我有点儿奇怪，不知道那小子在想什么，然后，我听见楠楠开心地喊我：十八，你今天真是帅呆了，你都不知道台下还有女生不停地说要是你是男的就好了，哇噻，我太兴奋了。

楠楠好像很兴奋地朝我张开双臂，我也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说实话我真的很兴奋，满足在自己出彩的回味中，就在这时，我的背后突然有人猛地推了我一下，我一个踉跄，朝前扑去，就在要抱住楠楠的那个瞬间，我看见元风把楠楠猛地往他自己身边一拽，惊惶中我看见了小淫惊愕地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在无法停止的惯性中，我就非常主动地噗地一下抱住了小淫，因为别人推的缘故，我撞得小淫往后还退了两步，小淫的两个手臂慌张地擎在半空中，我听见了小麦的笑声，我猜推我的人一定是小麦。

慌乱中，我听见阿瑟说：走了走了，这时还看也太没有眼力见儿了，哎，你俩慢慢研究，今天的餐厅不负责送菜，我们要去取才行。

我太紧张了，我听见自己的心好像要狂乱得跳出来了，我竟然能感觉到小淫的心跳，我的嘴唇竟然撞到小淫耳垂下面的地方，我慢慢恢复意识的时候，我感觉小淫好像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小淫的发丝和呼吸敏感着我的脸颊，最无耻的是我竟然没有想到要立即放开小淫，但我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说，这让我太尴尬了。

小淫拍拍我的肩膀，小声说：相信我，都会好的，嗯?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其实我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如果我放开小淫之后我们面对面的话，我觉得打死我都找不到一句话说，但我还是慢慢放开小淫，把头低得很厉害，往旁边的沙发沿靠了靠，只是不停地用手摸着沙发?

第32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1)

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

（A）

在僵持了好几分钟之后，小淫终于说了第一句话，小淫说：阿瑟他们，会不会背着我们在外面吃了？

我飞快地点头：有可能。

然后我看见小淫拿起茶几上的电话，开始拨打阿瑟的手机，一会儿，手机通了，小淫说：哎，你们都去哪儿了？要是不回来吃，我和十八出去吃饭了。

不知道阿瑟在手机里面说了什么，小淫嗯了两声，放下了电话，我深呼吸了两下，转身来到洗手间开始用自来水拍打着燥热的脸颊，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头发也有些湿了，白色衬衫的领口也溅了一些水点儿，我有些发呆地想着，难道这就是一个人恋爱？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会很想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会不会太黏糊了？对于他的靠近或者一些亲近慢慢变得不是那么排斥，还会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不管是浓重的啤酒味道还是烟草的味还是混合着古龙香水的味道；夜里睡觉的时候也会想念他那温和的微笑还有可爱的酒窝……

我对着镜子，摸了摸自己的脸，我怀疑自己有点儿像白痴在做梦，刚才那会儿的神游有点儿让我不安和悸动，之前因为不断收紧自己的感情，即使小淫偶尔说着互相喜欢的话也能硬撑着混过去，现在好像有点儿不行，两个人一点点地靠近之后好像没有了平时那种没有正形儿的相处，都多了一点儿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我深呼吸了一下，慢慢靠近洗手间的房门，我看见小淫低着头叼着烟，在客厅的沙发旁边走来走去，我咳嗽了一下，小淫好像吓了一跳，嘴里的烟也掉到地上了，有点儿尴尬地看了我一眼：你，没事儿吧。

我的两只手显得有些多余，我胡乱摆了一个手势：那个，阿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小淫好像很烦躁地吐了一口气，突然抬头盯着我：十八，你过来。

我不明所以地靠近小淫：怎，怎么了?

小淫抿着嘴唇，双手拍拍我的肩膀，郑重地看着我：我们不要这么尴尬，太难受了，我都不知道跟你怎么讲话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儿，干吗这么谁看谁都不好意思的，嗯?

我刚想说什么，听见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一会儿阿瑟他们进来了，大部分人手里都端着一盘菜，估计是从餐厅拿回来的。我看见楠楠甜蜜地跟元风两个人笑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阿瑟、佐佐木、大雄他们故意使坏的话我就会至少事后补给他们几拳，不然也要瞪他们一眼，但是虽然我知道今晚的主意可能是元风出的，但是我就是无法冲着元风瞪眼或者上去给他几拳。阿瑟把手里的大盘子放到餐桌上，没有个正形儿地看着小淫笑：哎，你俩刚才研究好了没有？是不是研究出什么了……

元风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从后面打了阿瑟的脑袋一下说了句：多事儿。

元风朝我笑：来，十八，今晚我要和你好好喝一次，上回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喝醉了，这次我保证喝慢点儿，我还真是想见识下你的酒量呢。

楠楠也跑到我身边拽着我的胳膊：就是，元风根本就不喝酒，我们家里人都说他不爷们儿，我爸爸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说起这事儿都怪难为情的，哪有男人不喝点儿酒的，我那些同学朋友聚会，元风也是滴酒不沾，太丢人了都。

元风笑嘻嘻的不说话，佐佐木开始解释：楠楠，元风不喝酒是好事儿，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女生因为男朋友不喝酒犯愁的，一旦开了这个头，绝对不好收的。

吃饭的时候，我和小淫挨着坐着，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怀着一种很愿意的心态和小淫挨着坐着，以前不是不停地吵架就是掐架，再就是被人故意安排那么坐着的。阿瑟挨着小淫，小麦挨着我坐着，还不停地冲我嘿嘿笑，小声说：十八，今晚上感谢我吧，我要是不推你一下，你能那么甜蜜地抱住小淫吗？虽然说施恩不图报，要是你愿意给我买点儿可乐我就会更加HAPPY了……

我咬着牙伸手刚要去掐小麦，小淫的手在桌子底下握了我的手一下，我转头看见小淫安静地朝我笑了一下：十八，元风问你喝什么？

我回过神儿：啤酒吧。

楠楠拍着手笑：好啊，我也要。

这个晚上大家都喝了很多酒，元风喝得比上次还多，在酒桌上讲了很多的话，看着元风醉醺醺的样子，我感觉有点儿不像平时完美的元风，平时的元风永远是穿得干干净净，永远是笔直的裤线，永远是干净的眼神，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最大的嗜好就是偶尔打打不赢钱的扑克牌，但是这个晚上元风喝了两三瓶的啤酒，不停地说着一些他认为好笑的事儿，阿瑟叼着烟眯着眼睛看看元风，又看看楠楠：哎，都说酒能乱性，这话我还真信，就说这个元风吧，这会儿怎么变得跟大白活似的？

第33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2)

元风又逼着阿瑟喝了一杯酒，然后开始跟我们说今年十月份他和楠楠结婚的事儿，元风还挥舞着手臂抖了一圈儿，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看清了桌子上到底坐着几个人，元风说：你们，到时候都来，都来，小淫给我当伴郎，十八给楠楠当伴娘，都来。

我朝小麦笑：你见过像我这么惨的伴娘吗?

小麦诚实地看着我：是没有见过。

小淫拽了我的胳膊一把：十八。

我转头，看见小淫趴在桌子上，喝得挺多的：怎么了?

小淫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干吗那么说自己？别那么说你自己，真的。

我感觉自己的心里一热，有点儿说不出话地看着小淫。

最先说要走的人是大雄和平K，说是要回学校，因为阿瑟这儿实在住不下，佐佐木想了一下也说要跟着走，佐佐木看着我：十八，小淫喝得太多了，他就不要回去了，楠楠和元风今晚也在这儿吧，他们的宿舍一直没有收拾，你们接着喝，开心点儿，你今晚真的很出色。

最后房间里面剩下喝得有点儿糊涂的元风，还有小淫，阿瑟喝得也不少，但是阿瑟至少还没有说胡话，只是叼着烟吊儿郎当地看着小麦鼓着腮帮子喝可乐，楠楠好像有些困，靠在元风的肩膀上都像睡着了。阿瑟朝小淫喊：哎，多了吧?

小淫朝阿瑟摆摆手：没有，你们困了先去睡，我，我想和十八再喝会儿，我们很久没有这么喝酒了。

阿瑟点头：行，小麦跟我睡一个房间，元风跟你睡一个房间，楠楠和十八睡一个房间，小麦，帮着把元风扶到小淫房间去。

小麦还有点儿恋恋不舍地看着我：可是，我想跟十八拼酒……

阿瑟用手指头弹了小麦脑袋一下：拼个六啊，你也知道什么是酒?

阿瑟叫醒了楠楠，指了指小麦的房间，然后架着还很想说话的元风进了小淫的房间，我想站起来帮忙，小淫拽住了我的胳膊：十八，你坐着。

楠楠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朝我点头：十八，我先睡了，你们慢慢喝。

（B）

当客厅里面就剩下我和小淫的时候，我还有些不习惯，小淫半边身体趴在桌子，看着我哧哧笑：看了一晚上，看够了人家没有？

我瞥了小淫一眼：你说什么啊？

小淫倒了一杯啤酒，接着笑：以为我没有看见？元风说了一个晚上，你就看了人家一个晚上，是不是很过瘾？

我接过啤酒，喝了一口：没有。

其实晚上我也没少喝，这个让我喝一杯，那个让我喝一杯，哪个都不能拒绝，但我至少没有小淫喝得多，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小淫碰了我一下：过来一下。

我小心地往小淫身边靠了一下，小淫的神情有些迷乱，我想他真的喝得多了，小淫用手按着我的肩膀，温和地笑，用很小的声音问我：十八，你喜欢我吗？

我没有想到他这会儿会这么问，有点儿无措，环顾了一下房间，确定没有别人在，我才慌乱地看了小淫一眼，很匆忙很小声地嗯了一下，小淫开始笑：我没听见，你说什么了？

我用手推了一下小淫：你，你喝多了。

小淫半边身体趴在桌子上，笑吟吟地摇头：我没有，你说什么我真的没有听见，哪有这样回答的？要不就别回答。

在酒精的作用下，我的反应也迟钝，我犹豫了一下，朝小淫的身边又稍微靠近了一下，然后我慢慢靠近小淫的耳边，我想飞快地说一下，然后回房间休息，我刚想说话，小淫好像突然拽了我一下，我的嘴唇很自然地触到小淫有点儿发烫的脸颊上，我吓了一跳，呼吸都开

始不正常了，我差点儿叫出声来，小淫的手臂还很自然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我挣脱小淫的第一件事儿是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唇，我觉得自己的嘴唇热得厉害，小淫从趴着的桌子上起来，温和地看着我：讨厌那样吗?

我慌忙站起身，差点儿碰翻一个酒杯，小淫接住酒杯也跟着我站起来，拽住我，我低着头不敢说话，小淫轻声说：去睡吧，还有，以后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过些天给你补习微积分。

我逃跑似的匆忙进了小麦的房间，怕吵醒楠楠，我靠着门板喘息了好几分钟才慢慢走向床边，楠楠好像已经睡了，我这才慢慢爬上床，小心睡下，但是心跳得厉害，脸热得也厉害，嘴唇有点儿不听自己的使唤似的。我傻呆呆地盯着天花板有点儿睡不着，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想起小淫之前说过的那句话：亲近有时候会上瘾的。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完了，我的人品没有了。

我一直也没有睡着，每次翻身的时候都很小心，我怕吵醒了楠楠，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再次醒了过来，我转头看的时候，楠楠醒了，也正在看着我。我朝楠楠笑：你醒了?

第34节：第十章o相处中慢慢靠近(3)

楠楠伸了个懒腰，也笑：嗯，昨晚没有影响你吧，我看你好像睡眠没补足似的。

我摇头：没有。

在沉默了一会儿，我小心地问楠楠：十月份就结婚了，会不会很兴奋?

楠楠来了兴致：当然会了，我们处的时间够长了，高二的时候开始谈，大学四年，所以我真是很想结婚，呵呵，看来结婚真的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儿，我们家里还有元风家里都催着我们呢，怪不好意思的。

楠楠的小女儿态一览无余，眉宇间净是兴奋还有一种幸福的憧憬。我正想着的时候，楠楠异常兴奋地碰碰我：知道吗十八，我的梦想就是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哈哈，吓到你了吧，元风说很喜欢小孩子的，然后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那种感觉真的很……呵呵。

我也跟着笑，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跟一个没有多久就要结婚的女孩交流，我想那个年龄的我好像欠缺很多经验，楠楠笑着碰碰我：十八，你喜欢小淫吗？是不是很喜欢他?

我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但看见楠楠一直那么好奇地盯着我，我嗯了一声，楠楠把枕头往我旁边靠了靠，笑：那你会不会很想一直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想像我……

我怕楠楠说出我想不到的事情，慌忙打断楠楠：我，我们才刚开始，还是……

楠楠忍着笑：好，不说这个了，看把你紧张的。

这一天是周末，所以谁也没有必要起早，五六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的，我估计是阿瑟，因为阿瑟的生物钟一直都是早晨五点就起床，我和楠楠又睡了一会儿才起床，看时间都是上午九点了。

出了房间，看见阿瑟坐在沙发上翻杂志，看见我和楠楠出来，开始揶揄我们：看看，这是什么世道了都，女人都这么晚起床，男人竟然要在厨房准备东西吃，天，难道我们又返祖了吗？还有十八，昨天晚上你们怎么也不把吃完的桌子收拾一下？天，我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楠楠笑着拉着我去洗手间洗漱，竟然看见小麦正对着镜子，好像用了阿瑟的剃胡子的东西，搞得一脸全是泡沫，我和楠楠正准备退出去，小麦朝我伸出手：十八，把左边第一条毛巾拿给我。

我看见小麦左右手搞得全是泡沫，连脖子上也是，忍着笑，把他说的那条毛巾递给小麦，小麦用毛巾稍微擦了一下脖子和脸颊上的泡沫，朝我接着示意：把香皂盒上面的东西递给我，对，就是那个。

我耐着性子把香皂盒上面的东西递给小麦，小麦用一个杯子接了水，叼着牙刷：牙膏给我，蓝色的佳洁士是我的……

我恼怒地盯着小麦：哎，你干什么？是不是欠揍？

楠楠已经开始笑出声音，小麦还很有脾气地瞪着我：哎，哎，叫你帮个忙而已，你应该更主动一些才行，没有看见我正……

我胡乱抓起一个东西就朝小麦打过去，小麦躲了一下，冲我做了个鬼脸，搞得脸上的泡沫蹭得到处都是。

楠楠捂着嘴在笑，有人拍拍她的肩膀，我回头，看见是小淫，小淫疑惑地看着我：你，干什么呢，快和楠楠洗漱，就等你们吃饭了。

我和楠楠洗漱完毕，大家一起吃了一个不知道是早饭还是午饭的饭，小麦在饭桌上开始胡闹：哎，我发现我也应该快点儿成长，你们看啊，以前我都是自己忙着这个忙着那个，今天早晨我就尝试了一下被别人照顾的感觉，还真是不错，不过选择的对象有点儿不够水准，耐性太差。

阿瑟没好气地拿一本杂志砸了小麦一下：你给我闭嘴，等吃完饭再收拾你，你把我的那个剃须刀给我洗干净了，你长胡子了吗你，你

那也叫胡子，充其量就是汗毛，还有啊，你长了多大的一张脸，有平底锅那么大吗？竟然用了那么多泡沫？

元风没忍住笑，扑哧喷了一口水，楠楠急忙帮着元风捶着后背。

第35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1)

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

（A）

周六上午，给小学生补习的时候，小学生竟然跟我说不想活了，原因是他爸妈一定要他考上北京重点的大学，小学生非常难过地跟我说：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们小孩子活得多么多么的不好啊，不是这个补习就是那个补习，考得成绩好点儿我爸爸妈妈就会任由我选，想要什么都好，要是考得不好，我就会挨揍了，就我这成绩，能读个技术学校就已经是最好的了，还重点大学，还不如直接把我打死算了。

我找不出安慰小学生的理由，只好说：其实你们已经幸运很多了，外地的学生，要是想考北京的学校，要比你们多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的，你要是七十分够了，我们就要一百多分才有可能，你说你算不算走运的?

小学生有点儿不相信这个事实，见我这么说，想了想点头说也是。

周六下午。我给小旋和她的同学补习英语，小旋同学比小旋要认真得多，长得跟洋娃娃似的，小旋对英语是一丁点儿的兴趣都没有，总是不停地打着哈欠，我除了不停地耐心教导小旋多少要认真一点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许浩颜给我倒水的时候跟我解释说这就是他不愿意给小旋补习的原因，我无奈地笑着说拿人钱财尽量替人消灾了，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或者怎么跟许浩颜说小诺喜欢他的事儿，但我有点儿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许浩颜有女朋友，我唯一一点儿的希望就是许浩颜的女朋友说不再回来了，尽管我知道自己这么想有点儿卑鄙无耻。好几次小旋和她同学一起吃零食的时候许浩颜都在我身边看着报纸或者杂志什么的，我酝酿了好几次，每次想开口都没有说出来，我只好跟自己说下次吧，许浩颜好像也看出我想说什么，看了我几眼，但是没有问我。

我是回到学校之后才知道肖扬回来了，在男生宿舍门口看见了饼小乐，饼小乐告诉我的，说肖扬结束了实习，回学校大概再待上一个月，忙实习报告、论文还有答辩，最后就是六月末七月初的毕业典礼，然后就真的离开这个学校了，今后唯一跟这个学校挂边的就是这里毕业的而已。饼小乐跟我说晚上都在阿瑟那儿让我也过去，我上午下午都没有看见小淫，估计也都在那儿了，想到肖扬的毕业我有点儿伤感，永远的校园流水的学生。

回到宿舍，小诺跟我说张教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那儿拿上次我送过去的一些初校稿，因为我不在，所以小诺帮我取了回来，张教授在稿子中间给我留了纸条，说是对中间部分不是很满意，不如开始的时候感觉质量高，希望我从始至终都能认真一点儿，这让我心里有点儿扑腾，我一点儿都不想丢了这个吃饭的碗。

小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在想见到肖扬说什么话比较合适，小淫在电话里跟我说在女生楼下等着我，跟我一起去阿瑟那儿。我下楼的时候看见有人在议论我，我想应该是竞选学生会的后遗症，现在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女生了，不过学生会竞选的名单还没有贴出来，等到竞选之后我反而淡忘了这个事儿。

小淫看见我下楼了，不大自然地挠挠头：肖扬下午回来的，他谁也没有告诉，是自己回来的，现在在阿瑟那儿，阿瑟说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饼小乐和陆风也都在，难得这么聚上一次。

我点头，小淫笑了一下，看着我：会担心尴尬吗？我是说我们之间……

我没有说话，我不会不担心，在往阿瑟那儿走的路上小淫握了握我的手，我抬头，看见小淫温和的表情：别担心了，应该不会，相信我。

自从小淫从老家回来之后，我和小淫之间走近了很多，我会觉得两个人有些黏糊了，小淫总愿意在喝了酒之后逗我，总是会距离我很近而且还说一些让我耳红心跳的话，有时候还会耍赖似的逼着我也说

一些那样的话，其实多数时候我根本说不出口，只是用笑一下或者嗯一声搪塞过去，小淫要是不喝酒好像就不那样，所以每次小淫酒醒之后我都会多多少少有些不习惯，我一直觉得小淫是为了逗我才故意喝那么多酒，还有就是，我好像并不是很讨厌小淫那样的行为，虽然自己有时候不是很能接受。有一次我问小淫为什么喝酒之后和不喝酒的时候相差很多，小淫就坏笑着看着我不肯说话，要不就用手指头弹弹我的脑袋。

到了阿瑟那儿，就差元风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到了，元风说赶不回来了，但是一定会抽时间回来跟肖扬聚。肖扬好像带回了不少东西，摆得桌子上到处都是，看见我和小淫进来，肖扬站起身朝我笑了一下：十八，好久不见了。

我有点儿慌乱地伸出手，和肖扬握了一下手：好久不见，都还顺利吧。

肖扬点头：嗯，跟以往的毕业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还算正常。

肖扬放开握着我的手，好像是犹豫了一下，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你竞选的事儿我都听他们说了，十八，你一定行的，我们都对你有信心的，是不是小淫?

小淫不大自然地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站在我身边。小麦嗖地一下蹦到我身边，朝我伸出手：十八十八，肖扬给?们带西安的小吃了，有羊肉泡馍呢。

我看见小麦手里拿着不少花花绿绿的包装袋子，小麦的脑袋上不知道让谁给扣了一个大的纸盒子，我有点儿想笑，看见肖扬好像有点儿寥落地看了我一眼，我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了。

因为人多，所以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建议去餐厅的包间，陆风和饼小乐吵着要请大家吃饭，说是实习工作的薪水，虽然不多但是能乐和，然后大家就去了平时总在那儿吃饭的一家餐厅。因为是周末，都没有什么事儿，所以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肖扬、小淫、佐佐

木都喝了不少酒，阿瑟没有怎么喝，说是嘴里有溃疡的地方，我发现小麦喝可乐形成一个臭毛病，开始不停地摸着小肚子一个劲儿打着嗝，要是有人跟他说话，他也说一句嗝一句的，表现的状态跟真的喝醉了酒似的，我一个晚上没有怎么喝酒，有点儿奇怪，没有人灌我酒，倒是不停地有人灌小淫酒，小淫迷蒙着眼睛还不停地喝着，中间肖扬用手臂揽住小淫的肩膀说：兄弟，你运气比我好，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否则老天都会怪你。

第36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2)

小淫一边喝酒一边盯着我说：会的，我们都要好好的。

我有点儿难以接受小淫的那种眼神，转头看见阿瑟叼着烟，一副吊儿郎当的痞子样，跷着脚还穿着拖鞋，吐了一口烟看着我笑：怎么了，是不是心脏怦怦跳，切，不过是小女人而已。

我拘谨地站起身，听见佐佐木嘿嘿地笑，我起身去洗手间，出了包间，我深深地喘口气，小淫刚才的眼神实在是，太那个了，我还没有走出几步就听见后面有人喊我，声音像是小淫的，我诧异地回头，真的看见小淫也晃荡地出了包间，有点儿醉醺醺地朝我走过来，我站住：你，你出来干什么?

小淫拽着我的胳膊站住，面色绯红地笑：不干什么啊，喝酒的时候你也不在身边，无聊啊。

又逗我？我忍着笑，用胳膊肘轻轻撞了小淫一下，小淫又摆出那副缠着人的表情：单独待一会儿嘛，今天一天都没有见到你了，刚才我又被人灌了那么多酒，你又不是没有看见……

在包间外面有一个拐着弯儿的小走廊，小走廊是不通的，所以那儿没有什么人，小淫非要我跟他单独待一会儿，两个人背靠着小走廊的墙壁，都不说话，小淫偏着脸看着我，小声说：十八，我这样，这样会喝酒上瘾的。

我碰了小淫一下：别瞎说。

小淫突然转到我前面，低着头用一种很无辜的眼神看着我：我说真的，你不相信?

小淫呼出的浓重的酒气弥漫在我鼻子周围，我有点儿说不出话，发呆地看着小淫，小淫的头距离我很近，小淫开始小声朝我笑：十八，我觉得我要是喝了酒就会胆子大好多，我说真的，不骗你。

小淫挨着我的肩膀，头发垂得很低，小淫的手指轻轻滑过我的脸颊，我听见小淫低声说：十八，会不会讨厌我这样?

我抿着嘴唇眼神朝下看着，感觉心里慌慌的，其实我想说我不讨厌，但有点儿说不出口，我嗯了一声，小淫扑哧笑了一下：是不是不讨厌?

我飞快地点了下头，听见佐佐木的声音：这个小淫，还有十八，跑哪儿去了都，都等着呢……

我慌忙推开小淫，小淫哧哧笑：这个老佐太……

我和小淫拐出小走廊，看见佐佐木往前走的背影，我喊了一下，佐佐木回头，看见我们有点儿惊讶：你们去哪儿了?

小淫抽出一支烟点上：没有，有点儿喝多了，所以出来抽支烟。

佐佐木怀疑地看着我和小淫：真的? 都进去吧，一堆的人都等着你俩呢。

佐佐木看了我一眼：哎，小淫，你今天注意点儿，肖扬在这儿呢，你别太那个了。

小淫嘿嘿笑着拍了佐佐木的肩膀一下：我知道了，放心吧。

（B）

进了包间，看见阿瑟好像正在和肖扬说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阿瑟变得含糊起来，说什么非要罚小淫喝酒，小淫木然地看着阿瑟：我怎么老是要喝酒? 为什么都是让我喝酒?

陆风插话说：因为你走运呗。

肖扬一直转着手里的酒杯，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我一下。整个晚上，小淫被灌得东倒西歪的，我老是感觉好像是阿瑟他们故意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有些不清楚，小麦中间还拿着可乐罐坐到我身边，非要和我喝两下，说是如果我不跟他喝就是不给他面子，搞得我有些哭笑不得的。

吃完饭，已经晚上九点了，佐佐木架着喝得已经没有太多意识的小淫，阿瑟拽了我一下：十八，我和老佐把小淫送回我那儿，他喝得够多了，让肖扬送你回学校吧，肖扬，你送十八回去吧。

小淫的胳膊耷拉在佐佐木的肩膀上，我听见小淫耍赖似的嘟念着：十八。

肖扬笑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醉得一塌糊涂的小淫：放心吧，我不会变魔术，不会把十八给变没了的。

肖扬看了我一眼：十八，我送你回学校吧。

我嗯了一声，看了小淫一眼，跟着肖扬往外走，我终于明白阿瑟他们为什么要灌小淫酒了，他们想让肖扬送我回去，我想肖扬也许会有话对我说。走出餐厅，夏天的感觉始终有着闷热和一种无法说出的不安的热，肖扬中间停了下，点了支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扭头看我：最近，都挺好的?

我点头：嗯，差不多，你的论文答辩准备得怎么样了?

肖扬笑：每届学生都差不多，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想要太好的成绩肯定要付出努力，要是差点儿只要稍微用点儿心思就都会过去，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把要毕业的学生给逼到悬崖边上，多个朋友多条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路过学校操场的时候，肖扬拐了进去，我在后面慢慢跟着，肖扬慢慢地转了个圈，望着天空，好像有点儿叹气：十八，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将近四年的时光，前三年没有感觉怎么好，后来有我觉得快乐的事情了，但是好像又会觉得很无奈，十八，这算不算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种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呢?

第37节：第十一章o肖扬实习回来了(3)

我觉得自己没法回答，我觉得自己不管说什么，都好像是一种多余，肖扬慢慢地坐到我身边的操场护栏上，吸了几口烟，我也距离肖扬一小段距离坐下，肖扬无意识地点点头，突然看着我：十八，你喜欢我吗?

我有点儿吃惊，看了肖扬一眼：肖扬，对不起，我……

肖扬盯着我摇头：那你喜欢小淫吗?

我有点儿支吾：我，我不知道……

肖扬点头笑笑：十八，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我，你那么干脆地就说对不起，我问你是不是喜欢小淫，你却那么地犹豫说你不知道，我很嫉妒小淫，至少你在回答的时候有一种不去辩白的犹豫，想想也是，人和人也真是奇妙，明明是我先喜欢你的，明明我喜欢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喜欢小淫，明明我喜欢你的时候小淫也不喜欢你，可是我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由一种陌生的掐架胡闹变成熟悉的依靠，我竟然就是无法在他之前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是无法挡住你们之间的后来，你们可以有快乐也有痛苦，但是我就只有后者，虽然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欠我什么，至少你没有敷衍我。

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不管说什么，都是一种假，还不如我就安静地听着肖扬说，至少我还有一个听肖扬说这些话的机会。肖扬重新点了支烟，好像在想着什么，有点儿出神，过了一会儿，肖扬扭头看着我笑：十八，其实小淫早就喜欢你了，只是你不知道或者你没有感觉出来，可能就是你们相处的那个寒假，还记得我回来后那个晚上他跟你说那晚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吗?其实在那之前他已经喜欢你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肖扬顿了一下：我听阿瑟说你跟小淫也没少吵架，阿瑟说你很介意小淫的过去，是吗?

我嗯了一声：是，他是挺……

肖扬笑了一下：每个人都有过去，我多少能理解你的那个想法，毕竟小淫自己也知道他的那些过去是挺那个的，你虽然介意但却始终无法彻底放弃，我虽然没有那么多过去，但是你就连放弃的机会也不会给，对不对?

肖扬往我坐着的地方靠了一下：十八，尝试着接受小淫吧，虽然从我的心里我真的没有那么大度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真的不想侮辱了兄弟这个词儿。

我交叉着双手，心里有些感动，我转头看着肖扬：肖扬，谢谢你这么说，真的。

肖扬站了起来：走吧，你该回学校了。或许男人也是自私的吧，最初的时候我还在梦想，将来会不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遇到一个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的人，然后对我说可不可以留下来，我常常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说我会留下来，会留在她的身边，不过可惜了……

肖扬一直把我送到女生宿舍楼下，我转头看肖扬，肖扬笑：好了，我是绝对不会把你送到女生宿舍楼里面的，你看我也没有用。

我也笑了：早点儿休息吧，今天大家都喝了不少的酒。

肖扬点头，我进了女生宿舍楼，穿过走廊的窗户的时候，看见肖扬还站在女生宿舍楼门口，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感觉自己有点儿无能为力，看了下手表，已经快要到十点了，周末是晚上十一点熄灯。

第38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1)

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

（A）

我进到宿舍，小诺和小丘就奇怪地看着我：哎，十八，你去哪儿了？你没有和小淫在一起吗?

我摇头，小诺坏笑地看着我：哎，刚才至少有七八次电话找你了，阿瑟让你给他回个电话，你们搞什么呢?

我也奇怪，我明明就是从阿瑟那儿回来的啊？我怎么知道干吗打那么多电话找我，阿瑟应该知道是肖扬送我回来的啊，我有点儿莫名其妙地拿起电话给阿瑟拨打过去，一会儿我就听见阿瑟极其懊恼的声音，阿瑟说：十八，你还是过来吧，我们都整不了小淫。

电话那边好像有乱七八糟的吵闹声，我开始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阿瑟懊恼地说：得了吧，老佐把小淫背到我这儿，那家伙醒过来就到处找你，我们说肖扬送你回学校了，他说什么也不乐意，正跟我们较劲儿呢，你快点儿过来吧，要不然我真不知道那臭小子会折腾出什么事儿来，闹死了。

我忍着笑：不会吧，他喝多了，过一会儿就行了，我都回宿舍了，这时候再出去折腾什么啊……

我在电话里面听见小淫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兄弟，哪有这样的……

阿瑟放大了声音：别说了，过来吧，我们都别想睡觉了，你要是不过来，我可不敢保证小淫会不会跑到女生楼下找你，至于他怎么嚷嚷说什么我就更不敢保证了。

我无比郁闷地放下电话，转头看着小诺：这家伙怎么能这么折腾呢?

小诺板着脸说：得了，你心里得不住多美呢，有男人黏着你还不好?

然后我收拾了一下，拿了张教授的稿子，又腾腾地下楼，去阿瑟那儿。

到了阿瑟那儿，我还没有开门，就听见小淫的声音，小淫好像跟谁说着十八呢怎么还不来我要去学校找她。阿瑟一个劲儿说就来了，小淫你等会儿行不？你能不能消停会儿？我拿着钥匙开了门，看见阿瑟叼着烟在客厅的沙发上无聊地坐着，好像有点儿懊恼，佐佐木和小麦、陆风在电脑前面玩着游戏，我听见小麦笑得跟坏猫似的，佐佐木一个劲儿说不带这么耍赖的，阿瑟看见我指指小淫的房间：大姐，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过去吧，你去看看那家伙发什么疯呢？真是受不了了，仗着喝了点儿就瞎折腾，等他酒醒了看我不揍他！

然后我听见小麦说了欠揍的话，小麦说：十八，你小心点儿，小淫最近闹猫呢。

佐佐木用手拍了小麦的脑袋一下：闭嘴，你知道个六?

小麦特别不服气地推了佐佐木一下：哎，这不是我说，是阿瑟说的，前段时间我们楼下窗户周围多少只猫在闹腾啊，你又不是没有看见！还敢打我，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吗?

我小心地推开小淫的房门，竟然发现那个家伙衣衫不整，头发乱得跟鸟窝一样，衬衫上好像还撒了啤酒！竟然光着脚叼着烟在床上走来走去的，床上一堆的报纸还有烟灰，我惊讶地看着小淫：哎，你干什么你？怎么搞得乱七八糟的。

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你去哪儿了？干吗要肖扬送你回学校啊，就是送也是我，我送啊，阿瑟还有老佐这两个浑蛋，还是兄弟吗？这么折腾我……

我往小淫床边走了几步，忍着笑：哎，小淫你别在床上走来走去的，你都快要碰上天花板了，你先下来再说话。

小淫伸手拽着我，竟然非要把我也拽到床上站着似的，我慌忙说自己还穿着鞋子，小淫用两张报纸往床上一铺说：这样就行了嘛。

小淫拽着我一起坐到床的栏杆上，我看着自己还穿着的鞋子，觉得有些可笑，看来小淫真是喝多了，小淫从衬衫口袋里面拿出烟，递给我一支，我看他拿打火机的手都有些发抖，就拿过火机帮着他点了下烟，小淫挨着我的肩膀，开始笑：十八，以后我喝酒你都别走，不然我实在太无聊了，我刚才找不到你，都无聊死了。

小淫的衬衫扣子扣得乱七八糟的，露出里面健康的肤色，我别开眼神：你喝多了。

小淫有点儿不服气地瞪着我：我没有，我哪有喝多，就是喝了一点儿，还有，你干吗要让肖扬送你回去？你干吗不让我送你回学校？我不高兴，非常不高兴，你要向我道歉。

我不乐意地看着小淫：你别胡闹，肖扬就是送我回学校而已，我为什么要道歉？要是阿瑟佐佐木送我回去是不是都要跟你道歉？

小淫歪着脑袋靠着我：那不一样，谁让肖扬喜欢你了……

我无可奈何地朝小淫转头：小淫，你别那么不讲理行不行？

小淫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低声说：我就不讲理……

我听见阿瑟的声音，阿瑟揶揄着说：十八，要是有什么事儿，喊一下，我们都在呢。

小淫的房门我进来的时候没有关，还半开着，阿瑟他们都在客厅。

小淫一喝酒耍赖我一点儿招都没有，特别的黏糊，跟平时看着正经的他根本就是两个人，我转过头，开始喊阿瑟：哎，你们过来看看，小淫都成什么样子了，真是受不了。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佐佐木从门外探个脑袋进来，佐佐木笑：十八，你知道受不了了吧，刚才我们谁也整不好他，闹腾得厉害，阿瑟说等他酒醒了再收拾他，嘿嘿，要不要我帮你们把门关上啊？小淫你说，用不用我帮你把门关上？

小淫迷蒙着眼睛看着佐佐木：那谢谢你了……

我听见佐佐木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我腾地站起来，小淫一把拽住我，我懊恼地看着小淫：你该睡觉了，你今晚真的喝多了你。

小淫的眼睛上下打架得厉害，我看出他真的困了，也真是喝多了，小淫握着我的手：十八，肖扬没有说什么吧。

我跳下床，把床上垫着的报纸直接拿下来，小淫竟然光着脚跟着我下来，我摇头：肖扬没说什么，他跟我说你挺好的。

小淫用手揉揉发困的眼睛，没有说话，我摇摇小淫：睡吧，别闹腾了。

小淫坏笑地看着我：那你抱我一下，要不就接着闹腾，大家都别想睡。

小淫说完就拥抱住我，我真是觉得自己对喝酒后的小淫没有一点儿免疫力，被他打败了。过了一会儿小淫才放开我，说是收拾下床准备睡觉，我这才慢慢出了小淫的房间，小麦和陆风正在电脑屏幕前玩游戏，我没有看见阿瑟和佐佐木，我感觉有点儿口渴，准备去厨房找点儿水喝。

第39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2)

（B）

走到厨房门前，我刚要推门，听见阿瑟的声音，阿瑟说：哎，老佐，我找人帮你问了，你女朋友跟的那个男的是一北京的，听说家里条件还不错，不过他们系的人都说他毕业后就直接出国，估计他俩没什么戏，你女朋友也太现实了点儿吧，连底都不摸就随便跟人家，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佐佐木说：由她去吧，我能对她的我都尽力了，谁让我条件不好了，我也不是北京的，女人好像都比男人要现实很多吧，开始有点儿接受不了，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我哥在上海待了挺长时间，所以毕业我也想去上海，现在分了也就分了，说不定要是毕业的时候，大家要分手，我说不定会受她影响，她去哪儿我可能就会跟着去哪儿，现在分了，反而了无牵挂了……

阿瑟嗤笑：我早就说过，女的就不能惯着来，你也学学我啊，你看我什么时候跑去接她们还有送她们回家啊？越是惯着毛病就越多。

佐佐木笑：得了，上次喝酒的时候，不是有个女的说是迷路，然后你去接人家了？

阿瑟不正经地笑：那次？哦，那次是和十八石头剪刀布决定出来的，再说了，那个女的本来就迷路是假，想我是真的，那我干吗不将就一下人家，姑娘家家的直接说多不好意思，男人嘛，总得那么意会一下不是……

然后我听见阿瑟和佐佐木都不正经地笑，我有点儿尴尬，拍拍厨房的门，然后推门进去，看见阿瑟吊儿郎当地笑，阿瑟和佐佐木正靠着厨房的案板吃西瓜，我愣了一秒钟开始解释：我口渴，所以就进来了。

佐佐木递给我一块西瓜，笑：吃块西瓜吧，小淫呢，不闹腾了？

我接过西瓜：嗯，说是要睡觉了。

阿瑟吐了口烟，坏坏地看着我：哎，十八，你刚才是不是听见我们说什么了？

我慌忙摇头：没有，我就是直接来到厨房的……

阿瑟换了个姿势，坏笑：得了吧，按照你的那素质，最文雅的行为就是直接推开厨房的门，按照你的本性你会直接撞开厨房的门，还能这么礼貌地拍门？你是因为知道里面有人所以你才敲门的，再说了，就算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也不用不好意思啊，大家都这么熟，不过是家常话而已，干吗跟做贼似的表情？

我尴尬得不行，佐佐木推了阿瑟一下：行了，你别逗十八了。

阿瑟点了支烟，接着笑：哎，十八，你也太腼腆了，喝酒的时候也看不出你有什么腼腆啊，小淫那家伙之前也用不着喝酒了才能说出那么黏糊的话啊？我现在很怀疑小淫是不是一个男人了，对啊，十八，你觉得小淫还是一个男人吗……

我咬着嘴唇，愤怒地盯着阿瑟，阿瑟摆摆手：得了，不说了，女人是最最得罪不起的，我免战牌高悬了。

佐佐木拿西瓜子弹了阿瑟一下：行了你，别说那么乱七八糟的话。

闹腾了大晚上，一帮人才慢慢地都去睡了，因为我拿着张教授的稿子，所以就在电脑桌前准备校一些稿子，想早点儿完成任务，校稿的时候想起师姐，我不知道阿瑟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真是真的，那么师姐放弃佐佐木是最错误的事情，因为她放弃了对她最好的那个男人同时也是她喜欢过的男人，如果她运气好的话她可能还能遇到，如果运气不好，这辈子都只能像衬衫的纽扣扣错那样，一个扣错，一路上的扣子都在不停地扣错，不过扣子可以重新扣，但是感情的扣子没有谁能再次回头重新扣。

我在张教授的手稿中找到他留给我的意见条，上面写得很诚恳，说是我前部分完成得很不错，他还满意，但是中间部分校得有些凌乱，有些小错误他都能找出来，我看着我校过的稿子中被张教授用红

笔再次修改过的地方，觉得自己挺不专业的，真是不好意思，人家那么信任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还这么不敬业，我看了下时间，准备至少校对十几页。

半夜的时候，小麦起床过一次，上洗手间竟然脑袋上还扣着阿瑟的运动帽，不知道他是在梦游还是阿瑟故意给他扣上的。我又校对了一会儿稿子，听见开门的声音，回头，看见小淫迷蒙着眼睛出来了，衬衫上全是烟灰，我有点儿想笑：哎，你怎么起来了？

小淫揉揉眼睛笑：睡睡就醒了，看见客厅有灯光，所以我就起来了，我猜是你。

小淫坐到我身边，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我的衬衫怎么，怎么这么脏？

我瞪了小淫一眼：你还好意思说，你晚上真的喝多了，闹腾了好长时间，阿瑟本来天天都睡得早，都让你折腾得没法睡了，肖扬都已经把我送回学校了，你非要我过来不可，害我来回折腾，真是可恶。

小淫不乐意地看着我：我，我就算闹腾也是有原因的，你明明知道我喝了酒就愿意和你待着，那你还非要回学校？肖扬要送你回去你就回去？

第40节：第十二章o他酒后太闹腾了(3)

我盯着小淫：为什么你喝酒和不喝酒好像两个人似的，竟然在床上走来走去的，我的鞋子都没有脱，就被你拽到床上坐着了，你不是很爱干净的吗?

小淫有点儿恍然大悟地看着我：哦，我终于明白了，我说怎么一起来看着自己的房间跟你的差不多，肯定是把我房间搞乱了，我实在无法忍受你的这种行为。

我用胳膊撞了小淫一下，小淫开始坏笑：我喝酒和不喝酒有什么不同？我觉得都一样。

我哼：当然不一样了，你不喝酒吧看着特像一个正常人，你要是喝了酒吧就会说很多黏糊的话，闹腾得很，特磨叽……

小淫往我身边靠了一下，小声地笑：可是十八，我就喜欢和你磨叽，我说真的。

我嗤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小淫碰碰我：十八，我们都是正常人，正常的互相喜欢的两个人之间肯定会很有一些黏糊人的事儿，以前你一点儿都不黏我，我都觉得你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太没有面子了都……

我辩解地看着小淫：那你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啊，闹腾得那么厉害，都不让阿瑟他们睡觉了，还有啊，我明明已经回学校了，还非要把我再叫过来，大晚上的跑来跑去像什么?

小淫抿着嘴开始笑，露出好看的酒窝：嗯，下次不这样了，这次谁让阿瑟他们非要灌醉我，然后让肖扬送你回去了？哪有这么当兄弟的，所以我才要闹腾他们的，还有啊，以后我要是喝酒了你就陪着我待一会儿。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嗯了一声，我很奇怪为什么小淫逗我的时候我总是无法硬起心肠拒绝，还是我真的就无法拒绝他，这个问题搞得我很混乱。

第41节：第十三章o参加了左手生日(1)

第十三章o参加了左手生日

（A）

小淫说过两天就准备给我补习微积分，因为马上就要到期末考试了，微积分的课程真的落下了不少，这学期的所有课程中我最愁的还是微积分，小淫不愁数学，他愁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的东西，最多再就是对英语有点儿犯愁，小淫的成绩就出彩在数学和计算机上面，这两门课程他不仅喜欢学，而且成绩也是相当的棒，而别的科目他只能保证过及格线。阿瑟基本都是靠别人搭把手来过去成绩的，阿瑟把这个总结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佐佐木成绩一直还不错，小麦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好像天才儿童的特殊体现就没有再发挥出多少，没有出彩的科目也没有不及格的科目。

小诺跟我说暑假安排的时候说到了想找点儿什么散工做做，不然待着实在太发慌，我答应小诺到时候跟她一起找找，小诺找工作是为了玩儿，我是为了吃饭。最初小诺想到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去打钟点工，但是听许小坏说肯德基麦当劳的钟点工没有那么容易做，要求的条件还挺苛刻，什么北京户口啊等等（其实那时我们头脑都特别的简单，以为北京户口就是北京本地人的户口，其实我们读书时是北京的集体户口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搞得小诺跟我说起这事儿就抱怨，小诺说：哎，这年头啊真是没法让人活了都，就是随便两片貌似馒头近亲的玩意儿中间夹个鸡腿什么的就是正宗，门槛还真高。

许小坏哼哼说：干什么非要打工呢，大学生活就是用来享受青春的，你们好好想想啊，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岁？而且越是往后的二十年就越是不值钱，你们啊，真是不会享受。

我看着许小坏往自己嘴唇上涂着亮亮的唇彩，很好看，人生是没有几个二十年，很多人的二十岁可能都在没有发光的时间中过去了，

许小坏扔给我一个彩色的册子：十八，你看看里面的化妆品，喜欢的话就买一个，我有朋友销售这个，能拿到最大的折扣，我可是从来没有看见你用过化妆品。

小诺斜着眼睛看着许小坏：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说话，你应该问问你那朋友有没有白送的才适合十八，真是怪了，十八用香皂洗脸还这么白！

我翻看着彩色的化妆品册子，没有一点儿兴趣，小丘坐在窗户旁边开始惊叫：看啊，好漂亮的车子。

我和小诺都凑到窗户前面看着，看见女生楼下停了一辆红色的跑车，红色的像火一样的颜色，车子的形状相当的打眼而且漂亮，我看见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从车子里面出来，手里还捧着一大束鲜花，非常有风度地朝红色车子不停地摆手，估计车子里面有人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牌子的车子，许小坏在我们后面凑过去看了一下，笑：嗯，不错，果然找了个有钱的主儿，运气不错。

小诺抬头看着许小坏：哎，别想这么歪了，说不定是人家自己家里的车子呢?

许小坏优雅地往床上一坐：切，这个一看就知道你们外行了，那个女孩漂亮是不错，但是不是一眼看去就是那种高贵家庭出来的孩子呢？肯定不是，如果是自己家的车子，那女孩肯定不会那么客气，因为已经见惯不惯了，用得着那么客气吗？这么说吧，现在开着漂亮车子的女人，尤其是二十岁左右的，除了是天生家里有钱拽得很之外，其余的都是傍的，如果不是家财得天独厚，没有谁在二十岁或者不到二十岁就能创造惊天的财富，男人都不行，女人就更白扯。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款车子的牌子是：保时捷。

小诺搓着手坏笑地看着许小坏：哎，你这么漂亮别浪费了，也和那样的女孩争一争男人，别在咱们的破学校跟那些不成熟的男生较劲儿了，太浪费青春了吧。

许小坏用脚踢了小诺一下，无所谓地笑：哎，你总算说对一句话，不过要看运气了，我要是有那样的机会，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学生会竞选的名单要一个星期才能下来，小诺表现得比我还着急，硬要我逼着元风问结果，说元风跟学生会老师那么熟，肯定能知道底细，我没有问元风，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情元风一定会通知我。各个科目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都各自安排了学期末什么时候停课的通知，开始规定考试范围，六月初的天气已经很让人反感，热得没头没脑的，很让人烦躁，张教授的手稿，我已经校对得剩下五分之一了，天天熬夜天天用充电灯，而且我还天天趴在床上看稿子，这一点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一什么就想到扁平这个词儿，小淫看见我就说我有黑眼圈。

阿瑟最近好像更加的不守本分，不在学校宿舍住，也不在外面的房子住，小麦说他独守空房都好些天了，有时候打个电话问问阿瑟就说他忙着呢，问小麦阿瑟忙什么，小麦很不以为然地扁着嘴不说话，饼小乐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春耕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啊阿瑟怎么还那么努力呢？小淫为这话还逼着饼小乐喝了两瓶啤酒。

在自习室的时候，小淫开始翻我的微积分，准备给我补习，头两次课补习得很失败。因为之前的微积分补习是建立在我和小淫互相不是熟悉的程度上，所以小淫一说狠?我就会害怕，所以会下足工夫去补习。现在我和小淫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补习的时候不是很专心，小淫装出凶狠的样子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要不就是我会因为小淫身上喷了古龙香水而迷茫地分神，然后就是两个人互相讲个笑话什么笑个老半天，所以最初的两次补习课只能宣告失败。只能说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太熟了不大好，这一点在我和朱檀之间也是很有体现，朱檀和我混熟了就不把我当学生，我把她当老师问个什么问题她还会折腾我，说我很假惺惺的。最后小淫威胁我如果不好好补习微积分的话这个学期的奖学金肯定一分钱都捞不到，我这才下定决心好好跟小淫补习微积分。

我是周二中午的时候才知道是左手的生日，那天正好小淫跟佐佐木去中关村买电脑书了，我从自习室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了，我估计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就去学校的快餐厅，路过快餐厅旁边的一家餐厅时，我看见了方小刀和易名，易名也奇怪地看着我：欸？十八，你干什么呢？

（B）

我解释说自己还没有吃饭，所以想去快餐厅，易名笑着说：赶早了不如赶巧了，今天是左手的生日，那帮家伙正在里面闹着呢--一起去吧。

我本来想推脱，因为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就准备一张嘴去吃好像不大好，方小刀竟然非常热情地拽着我：什么准备不准备的，就是一起乐和了，走了，走啊。

易名也笑着推着我：就是，小刀说得对，一起吃个饭哪有那么多讲究，走了。

我是被易名和方小刀推着进了餐厅的包间，里面还有不少人，我最先看到了索多多，那个长头发的男生，穿着黑色的衬衫和牛仔裤，左手好像正在和谁一起喝酒，另外包间里面还有两三个女生，但我都不认识。方小刀开始给我介绍，不过说实话，我就记住了索多多，其余的人我都是点头装作认识了一下，因为竞选的原因，坐着不少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也跟着客套。

左手看见我来了，有点儿意外，拿了一个杯子给我倒了杯啤酒笑：哎，十八，真是没有想到你能来，来，我听易名说你喝酒的量不是一般的量，既然来了，多喝点儿。

我接过左手递给我的酒杯，看见索多多复杂地看着我的眼神，我刚想喝，索多多说了句：等等。

我一愣，索多多从另外两个女生面前转了过来，朝我挑着嘴角笑：十八是吧？喝酒么就要喝个痛快，既然你那么能喝，就多喝点儿，既然是来庆祝左手的生日，那就客随主便了？

我怎么看索多多的笑都像是一种挑衅的笑，但是想到那天在危机的时候他帮过自己，我尽量往好处想，我看见索多多连着起了二瓶啤酒放在我面前，把左手给我倒的那杯啤酒往旁边一扔，我听见酒杯碎裂在地上的声音，索多多看着我：你把这两瓶都喝了，就算你为左手庆祝生日了，也算是朋友了……

左手皱着眉头看着索多多：哎，你过了，这跟她没有关系……

索多多推了左手一下：你少管。

易名笑了一下：我帮十八喝一瓶吧……

第42节：第十三章o参加了左手生日(2)

我拽住易名伸向酒瓶子的手，笑：好，一瓶祝左手生日快乐，另一瓶感谢那天你们帮了我，谢谢。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一瓶啤酒，喝了起来，两瓶啤酒就在别人安静地看着我的表情中被我喝光了，按照那时我的酒量，两瓶啤酒真的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快要喝完的时候方小刀本来是想给我餐巾纸擦擦手，但是他被椅子绊了一下，碰了我一下，剩下的那点儿酒洒在我的衣服上，手上也有一些，我准备去洗手间洗洗手，站起身的时候，我听见左手跟索多多小声说：行了你，较什么劲儿啊你……

在洗手间我洗了手上的啤酒，擦了擦衣服上的啤酒，我在想索多多今天的用意，有点儿不好说。出了洗手间的时候，看见索多多叼着烟在水池子旁边站着，吓了我一跳，我怕他是不是想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揍我一顿，所以我的表情是相当的僵硬，索多多吐了一口烟，嗤笑：用不着这么看我，我也等着用洗手间。

我松了一口气，让开洗手间的门，错身的时候，索多多扭头看我：哎，你比他更像个男人，希望你走运。

我狐疑地往包间里面走，我在想索多多说的那个他，是小淫？回到包间看见左手正在分蛋糕，切得到处都是，易名递给我一块，左手今天看着很精神，蓝色的牛仔裤，但是裤子上有不少窟窿，短衫上的图案是一个大大的骷髅头，牛仔裤上还是一条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链子。我尽量把注意力放到蛋糕上，左手吃了一口蛋糕突然皱了眉头朝旁边呸了一口，吐了一大口的奶油，然后左手用手拍了方小刀一下：哎，什么玩意儿，黏黏糊糊的，天，要你找个口感好点儿的蛋糕了，怎么这么软乎乎的？

左手喝了一口啤酒，把手里的蛋糕往桌子上一扔，洒了一桌子，左手边上的女生用手蘸了一些奶油，趁着左手不注意，抹到左手脸上

了，左手好像挺不高兴的，一把推开了那个女生：哎，你有病啊你，不知道我讨厌黏黏糊糊的东西吗？

那女生好像有些尴尬，讪讪地坐回座位，我这才知道左手的脾气一点儿都不好，易名看着我小声说：十八，左手就是脾气直，人不赖的。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很难和左手做成朋友，因为从生活习惯从各个方面我好像都挺难接受左手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我怎么都无法接受左手牛仔裤上挂着的长长的链子，我真的想不到那个东西有什么用，我问过易名，易名说那是一种装饰品，所以我最初的时候是抱着一种他帮过我的心态在和他相处。

左手的生日聚会结束后，索多多带着那几个女生先走了，说是有点儿别的事儿，方小刀跟我说索多多和那几个女生都是一个系的，那意思是让我别多想，想想好笑，方小刀不说的话我压根儿就没有多想，他一解释我反倒狐疑起来。我看见左手在翻着桌子上的东西，不停地说着烟呢？一大块生日蛋糕被左手啪地扣在了桌子上，然后我看见他从蛋糕盒子底下摸出来一盒烟。

我实在有些忍不住了，我皱着眉头瞪了左手一眼，左手回瞪了我一眼：干什么？

我指指那大半个生日蛋糕：哎，非要这样吗？拿回去分给别人吃不行吗？还有啊，刚才那个女生给你脸上抹了点儿奶油，可是那也没有什么啊，无非就是图个乐和，你干吗非要当众那么说她？至于吗……

其实说到后来我也觉得我实在多事儿，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人浪费不是？左手叼着烟瞪着我，好像很不舒服，我恼火地打断左手：哎，算了，钱是你自己的，你爱怎么浪费都行，吃饭的朋友也是你自己请的，你想怎么说人家也都行，谢谢你请我吃饭，易名，我先走了。

第43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1)

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

（A）

学生会竞选通知下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元风回来找我的，元风神秘兮兮地在自习室找到有点儿为微积分愁得脑袋都要长痤疮的我，我看见元风还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元风最近不是在装修房子就是在忙着工作，听阿瑟说元风和楠楠的房子是八十平方米左右，户型和楼层都不错，房子距离楠楠上班的地方很近。

元风递给我一瓶绿茶饮料，笑：哎，十八，你怎么谢我?

我奇怪地看着元风：谢你？为什么要谢你?

元风把他手里的一个什么东西打开，我赫然地看见上面写着学生会竞选入选名单，然后我在宣传部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我感觉太意外了点儿，虽然说最初我是因为元风才选择竞选的，但是我除了对自己的有点儿出色的临场发挥能力感觉那么点儿骄傲之外，也根本没有对这次竞选抱任何希望，突然在名单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我不能不觉得意外。我先是迟钝地看了元风一眼，然后揉揉眼睛看看通知单上面的名字，然后我就突然很惊喜地差点儿跳了起来，元风慌忙拽着我的胳膊：小声，有人上自习呢。

我这才想起来这是在自习室，元风问我小淫呢，我说小淫阿瑟他们有课。元风点点头，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什么东西递给我：十八，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正好你和小淫去看吧。

我奇怪地看着元风：你可以和楠楠去看啊?

元风笑着解释：本来是想去看的，但是楠楠公司临时有事儿所以我们没法赶场了，正好你和小淫去看，也高兴高兴，我和楠楠抽时间会去看的……

我正想说什么，看见小淫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十八，快去看你……

小淫看见元风有点儿意外，元风冲小淫晃晃手里的名单：嘿嘿，十八早就知道了，我是干什么的?

小淫笑了一下，看着我：你知道了？阿瑟他们都在外面呢，我们刚刚去看了，以为你还没有去看呢。

收拾了东西，跟着元风小淫出了自习室，看见阿瑟和小麦、佐佐木在外面，小麦扁着嘴朝我点头：嗯，孺子可教，可教啊……

我伸手弹了小麦脑袋一下，元风把电影票塞给小淫，阿瑟瞄了一眼：哎，什么电影?

元风笑：不适合你的，是《泰坦尼克》……

佐佐木也开始跟着笑：哇噻，好大的片子，元风你太偏心了。

阿瑟开始吊儿郎当地笑：得了得了，元风你也是，都不会买票，你怎么也得买个超级恐怖的电影啊，这样也好在电影院里大呼小叫一惊一乍的，小淫才能真正充当男人的角色啊，扔个胳膊或者怀抱的给十八靠着啊，搞个文艺片，难道要两个人傻傻的就看电影吗？……

小淫恼怒地打了阿瑟一下，阿瑟坏笑着躲开了：哎，十八，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

元风拍拍小淫的肩膀笑：好了，阿瑟别闹了，晚上的电影，别忘了，浪费了会很可惜的，先走了，十八，别忘了，明天上午九点在学生会办公室开会，到时候我也在。

阿瑟晃到我眼前：哎，以后是不是我们也能跟着借借光啊，去个舞厅或者录像厅的话看在十八的面子上就不要收门票钱了吧?

佐佐木推了阿瑟一下：得了吧你，你就差那俩钱?

阿瑟开始掰持：不是那几块钱的问题，是那种有人罩着的优越感，感觉上会有一种骄傲感吧，就像是我们终于跟学校攀上亲戚了，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

我没有怎么听阿瑟说话，在元风跟我说了竞选通知单之后我开始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因为我突然之间不知道干什么，我会觉得我进了

学生会之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小淫碰碰我：怎么了？十八。

我苦笑着挠头：没事儿，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能力，你说我进了学生会能干点儿什么呢？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了似的。

小淫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傻瓜，没有谁天生就会什么的，元风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不相信他吗？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饭卡再次被锁了，教务处让班长报到，郁闷，为什么每次都要用这个方法？虽然说民以食为天是个永远不变的真理，但是老这么折腾我，我真是感觉自己没有什么脸面了。幸亏小淫跟我在一起，帮我重新刷了卡，不然肯定有人以为是我用了偷来的卡或者是捡来的饭卡了。

小淫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为什么又锁你饭卡？

我吃了一口饭，摇头：不知道，可能还是我们班级那几个没有交纳学费的贫困生的事儿吧，这不又是学期末了？学校要催了，上学期已经这么锁一次了。

小淫点点头：嗯，我们班级也有这样的，没有办法，有的家里供一个孩子读书实在是有很多困难，这年头还是Money实在一些。

我听见身后有人吵闹的声音，扭头看去，看见一个纪检部值班的学生好像正在和一个餐桌上的人吵着什么，我有点儿奇怪，那个纪检部的人我在舞厅见过他执勤。我站起身往后走了两步，终于看清了，原来是纪检部的执勤人员发现有学生往学校餐厅的餐桌上倒饭，学校一直有规定不让浪费，要是真的无法吃完，也要倒在泔水桶中，要是违反了规定学校要罚款的。我看了一眼纪检部学生旁边倒饭的那个人，很搞笑，竟然是左手，正狂妄地看着纪检部的人，一副很不忿的样子：哎，我愿意倒就倒，你管得着吗你？我愿意买多少倒都行，多管闲事，又不是用你的钱买的，哎，你们看什么看……

左手环顾周围看热闹的人时，我对上有点儿凶狠的眼神，那时我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浑蛋。不过我忍住了，用同样凶狠的眼神回敬了左手一下，我点点头瞪着左手冷笑：真是了不起。

我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我知道左手一定听得见，我想我的表情肯定也冷漠到了极点，我转身就走，看见左手的手指在空中。我坐回原来的位置，估计小淫也看见了刚才的事儿，小淫摇头：算了，今天只不过凑巧是他而已，每天倒饭的人多了去了，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舍得，搞笑的是，好像越是有钱的人反而不怎么这样折腾，越是没有钱的人越是想通过倒饭找点儿平衡似的，你看阿瑟和小麦什么时候倒饭了？平K也没有那个臭毛病，我还看见贫困生学人家装大方倒饭呢，你要是遇到了估计要气死了都，不过像左手索多多这类有钱人倒饭的不多了……

第44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2)

我咬着馒头不说话，小淫好像很想逗我笑，盯着我：哎，晚上看电影了，别这么严肃的样子，别人还以为是我惹火你了呢，哎，给点儿面子嘛。

想到晚上的电影，我多少有些兴奋，长这么大真的没有和谁一起单独看过电影，初中时候学校组织过看电影，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等待电影开场的时候能瞄两眼小意坐着的地方，偷偷地看看他，在那么多人中，就算碰上小意的眼神，也不会觉得很狼狈，毕竟大家都在东张西望的。想想有些搞笑，初中时候我的人缘出奇的差，好像没有什么朋友，看电影的时候，好多互相有好感的男生女生都会悄悄跟别人换位置，尽量往一起靠，我运气一向很差，而且就算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往小意身边靠，何况很多女生都想坐在小意身边，谁肯换？所以通常每次看电影最后留在我身边的人都是那种让人看着极其安全的男生和女生，彼此之间都是百分之一千的绝缘体，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大家看电影精神集中得很，因为身边没有谁能超过电影的诱惑力，所以那会儿看完电影写观后感的时候我成绩一向超好，我怀疑我写东西的能力就是那时开始具有的。

想到这儿我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小淫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笑什么？

我开始告诉小淫关于初中看电影的时候，大家偷偷摸摸调换座位，都很想坐到自己心里很喜欢的那个身边，小淫也开始笑：嗯，那时是那样，我们也那样过，有时候老师看得紧，大家都在电影开演的时候，里面的大灯关了，开始摸黑换座位，因为事先都不是很确定谁和谁都坐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还不小心摸到了我们班老师的手呢，被老师狠狠地拧了一下手背，第二天看都青了……

小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没有忍住笑，差点儿把饭喷了出来，呛到，我开始咳嗽，小淫笑着拍我的后背：哎，没事儿吧你，真是，有

什么好笑……

我看见肖扬朝我们走了过来，小淫拘谨地往外稍微移动了一下，小心地看着肖扬：你也才吃饭？

肖扬把餐盘放到桌子上，看着我和小淫笑：十八，恭喜你，元风都跟我说了，小乐说你表现得很棒。

我对肖扬点点头，饼小乐跟我说肖扬最近正在忙着毕业论文，没有几天就答辩了，所以最近一直挺紧张，我很少能看见肖扬了，就是见到肖扬我也尽量表现出正常的感觉，我觉得肖扬现在好像也是能尽量不见我和小淫就不见，所以他很少去阿瑟那儿。

（B）

下午去教务处，教务处长很是头疼地看着我：哎，就你们班级的贫困生最多了，欠的学费也最多，让他们想想办法吧，老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这样会影响毕业证的。

我也犯愁，学校解决的只是贫困生吃饭上的来源而已，但是学费和住宿费学校也是无法给予解决的，其实每次学校教务处催缴的时候我也都如实转达，那些贫困生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我，恨不得我的脸上能掉出金子，他们也都说家里实在是无法拿出那么多钱，再缓缓吧，我只好把他们的回答再转告教务处，教务处照样让我回去催缴，我终于体会到皮球是什么感觉了，就是到了谁的脚底下都会被人家砰地踢出去然后再弹回来。

回去跟小诺说起这个事儿，小诺不以为然地说：哎，十八，我都不想说咱们班级的那些贫困生，一个个大男人，就那么可怜兮兮地伸手等着别人给送那么点儿救命钱，还好意思说家里没有钱？难道自己是吃干饭的吗？在学校里面做义工每小时学校给他们五块钱，外面的家教，每小时少了三四十块还不做，都什么逻辑啊，要说人穷志不短也行，你努力学习，拿个一等奖学金或者什么的，那钱不是钱吗？学习学习不行，就知道可怜兮兮地说我们家没有钱，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还真是给这些人准备的，上次我和许小坏出去吃饭的时候，竟然看

见易名隔壁宿舍的在餐厅请客吃饭，说是庆祝生日？我靠，都穷得跟孙子似的，庆祝哪门子生日啊？那些钱哪来的，还不是骗家里的，哼，活该他们受穷。

许小坏认同地一边往脸上抹着什么东西一边点头：就是，要是我啊，怎么都要出去找事儿做，餐厅刷盘子的，送报纸的，什么不行啊？难道天天厚着脸皮跟人说我家里没有钱就行了吗？对了十八，你在学校的超市里面买点儿零食再去电影院吧，电影院里面的要比外面贵很多，还有不要买太多了，有时候电影院有规定不让带进去。

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自己喜欢的男生一起看电影，我真的有点儿异常兴奋，表现得也很慌乱，去超市里面挑挑拣拣地买了点儿糖果，还有两瓶饮料。小淫好像还特意换了一件新的衬衫，看着特别的清爽和惬意，我看见小淫好像也拎着一个不大的袋子。

第45节：第十四章o我们一起看电影(3)

坐车去电影院的时候，小淫朝我笑：十八，晚上看完电影我请你吃饭吧，补上寒假时候欠的那顿。

想起那次，我也很想笑，竟然会丢了钱包，真是点儿背，看电影票上的时间应该会在晚上八点就结束了，《泰坦尼克》这个电影应该是我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了，不仅是因为我和小淫一起看了，后来我还因为这个电影赚了一笔稿费，那也是我生命最值钱的稿费，这是后话，而且从电影历史上看《泰坦尼克》，不管是投资还是票房收入，还是其中唱歌的席琳·迪昂还是其中的电影场景和演员都可以说是相当有分量的。

电影开演的时候，里面光线特别的暗，小淫好像从袋子里面拿出什么东西，碰了碰我，我感觉到小淫的手里好像拿了什么东西送到我嘴边，我拿手去接，小淫的手轻轻打掉我伸过去的手，接着把手里的什么东西送到我嘴边，我犹豫了一下，慢慢张开了嘴，我咬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感觉到小淫温暖的手指滑过我的嘴唇，我有些悸动，我听见小淫轻轻地笑：可恶的家伙。

然后我的嘴里开始有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小淫好像往他自己嘴里也放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确定嘴里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越吃就越不是味儿，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很怪，我扭头看小淫，他好像吃得还挺地道，我也没好意思问，感觉上像是话梅，但是又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话梅的味道。电影开演后，我和小淫都不说话了，只是安静地看着电影，我把手靠在电影院的椅子扶手上，托着下巴看，中间小淫好像换了几下姿势，我转头，看见小淫好像也很认真地看着电影，然后我就接着看电影。

当看到杰克给他心爱的女人画画的时候我有些不大自然，因为那种裸体的画面毕竟突破了我的欣赏底线，我感觉小淫好像拽了我一下，扭头，看见小淫稍微凑过来的头，我往他身边稍微靠了靠，小淫

挨着我的肩膀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道?

我也很小声地说：没有啊！

小淫有点儿懊恼地低声说：那你，干吗距离我那么远，好像咱俩不是一起看电影的似的，多陌生啊?

我忍着笑，慢慢往小淫的肩膀这边靠了一些距离，闻到小淫身上的古龙香水味道，很清新，我甚至很有一种想要靠上去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让人有些依赖，中间的时候，我递给小淫一瓶饮料，小淫接过饮料之后就没有放开我的手，刚开始我还能适应，后来当看到电影中的激情镜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出汗了，心跳得很快，我习惯性地就要站起来上洗手间，这是我的习惯，要是很多人一起看电影或者电视剧，其中激情如火的场景我都会选择去洗手间或者干点儿别的什么，因为不好意思那么多人一起看那些场景。

小淫拽了我一下，我听见小淫吃吃的笑声，小淫撞了我的肩膀一下小声说：要是不好意思你就闭着眼睛或者低头吧，这时你看谁上洗手间啊，要是你真的站起来，后面会有人骂你的，傻瓜，怎么那么害羞?

我慢慢用眼角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周围的人好像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没有什么人感觉不适应，我低着头待了一会儿才慢慢再接着看电影，小淫的肩膀已经很自然地挨着我的肩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觉很温暖，让我有些舍不得变换姿势，这个姿势一直维持到电影演完散场，当灯光再次亮起来的时候，我因为刺眼还闭了一会儿眼睛，等适应了之后才睁开。小淫拿着袋子把我们喝剩下的饮料装到里面，我发现小淫用一种坏笑的眼神看着我，我有点儿不好意思，慌乱中，我抢过小淫手里的袋子：哎，最先的时候我们吃的是什么?

小淫笑着说：是话梅。

我抓出袋子里面的小袋话梅：话梅? 不会吧，我怎么吃着味道不对?

小淫疑惑地看着我：味道不对？不会吧，不都是这个味道吗？

我把小袋话梅倒在手心里面一颗，对着散场的电影院灯光看，我开始想笑，是话梅不假，但是那个话梅已经坏掉了，明显有发霉的霉点，我估计不是过了保质期很久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袋坏的。我把上面的霉点指给小淫看，小淫有点儿哑然失笑：咳，我还以为女生就吃这个味道的东西呢，这是我从家里回来的时候，妹妹塞给我的，说是早就给我买了，因为我一直没有回家，本来不想带回来，想着你可能会爱吃就带回来了，谁知道是坏的，十八，对不起。

我心里莫名有些感动，笑着摇头：没事儿，反正差不多都是这个味道。

然后我把小淫送入我口中的那颗话梅核吐在手心，有着一股温热的感觉，整个晚上，我都一直含着那颗话梅核，直到电影演完。多少年过后，我还是会怀念那个看电影的晚上，怀念小淫轻轻放入我口中那颗已经变质了的话梅和小淫手指滑过我嘴唇带给我的悸动，怀念那颗含了一晚上的话梅核吐在手心里温热的感觉，怀念那场电影靠着小淫肩膀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还有小淫身上混合了淡淡烟草的古龙香水味儿，还有我出汗的手心，那些都让我很怀念，也让我很依赖。

第46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1)

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

（A）

那个晚上的电影结束后，我竟然还突发奇想，之前因为看过不少爱情电影电视剧，说是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好像都会碰到大雨之类的坏天气，我一直在想我们出去之后会不会碰上大雨，不过可惜，那天晚上天空和北京无数个夏天的夜晚一样，空气中飘动着燥热。电影院的后街，好像有不少大排档，我拖着小淫要去哪儿吃大排档，小淫执意要领我去吃一个什么西餐之类的餐厅，但是我就是喜欢大排档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和惬意，不用在高档餐厅里面装着自己是个淑女，因为我本来也不是。

在大排档里面我们惬意地吃着煮花生还有毛豆，还有一些烤肉串，用廉价的卫生纸擦着吃了煮花生和煮毛豆后湿乎乎的手，用一次性纸杯子喝着冰镇的啤酒，对着混合着椒盐和孜然味道的烤肉串架子，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不停地跟小淫说话，小淫好像也挺兴奋，我从来没有见过小淫笑得那么阳光，两个人一共喝了三瓶冰镇啤酒，带着那么一点儿微熏的味道，看着手表上的时间，然后才离开热闹非凡的大排档。

小淫拽着我的胳膊不停地笑着，我不知道他笑什么，我也不问他笑什么。

那天晚上，回学校的公交车异常的拥挤，后来知道，那个时间是上晚班的人下班回家的高峰，我和小淫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被不停上来的人挤着，我连扶手都抓不到，小淫个子高，牢牢地抓住了一个扶手，笑着说：十八，你抓着我的胳膊。

在后来上来的拥挤的人中，我被挤得靠在小淫的肩膀上，小淫的另一只手臂拽着我的胳膊，我的下巴那么接近小淫的肩膀，我有些迷糊我真的很想靠上去，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在又一个站上来的三个人

的拥挤下，我被挤到小淫的身上，我的下巴很自然地靠在了小淫的肩膀上，我闻到小淫身上的啤酒味道，我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小淫拽着我胳膊的手臂中间松开了好几次然后又重新拽着我的胳膊，小淫的手臂在最后一次松开我的胳膊的时候，从侧面揽住了我的腰，我感觉自己抖了一下，我觉得小淫的手也好像在抖，然后，我听见小淫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你睡一会儿吧，到站我会叫醒你的。

我慢慢闭上眼睛，在一种啤酒的气味中，靠着小淫，那么半睡半醒地适应着公交车的颠簸，我能感觉到小淫的下巴抵着我的额头，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我甚至很希望时间就定格在那个瞬间再也不要移动了，不要往前也不要往后。

那一次的电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约会。

后来听阿瑟说，我和小淫看电影的那个晚上，肖扬拽着阿瑟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肖扬一个劲儿问阿瑟为什么明明是他在没有任何人喜欢我的时候喜欢上我，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他？肖扬说他只能装着不是很嫉恨小淫而已，肖扬说毕业就好了，至少那时不用再装着。

第二天上午，是学生会的人员集体报到，各个部门的新晋人员互相认识，了解自己的分工和部门职能，我们系只有我一个，所以我看着谁都特别的陌生，知道元风来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元风把一些资料给我，然后负责管理学生会的老师开始大体讲学生会的一些流程部门还有相关的事儿，无非就是哪个部门管理什么哪个部门要配合什么之类的，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元风跟我说宣传部原来的那个副部长单独调到广播站了，只是负责管理广播站的事儿，宣传部会再安排一个副部长，学生会老师讲完了让原来各个部门的人开始负责带着大家熟悉各个部门的事务，那个老师还特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是让元风好好带带我熟悉一下宣传部的事儿，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

元风带着我出了学生会办公室后笑着问我：昨天晚上的电影好看吗?

这又让我想起和小淫在一起的种种甜蜜，我有些不自然地笑：挺好看，谢谢你和楠楠的票。

元风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接着笑：十八，小淫挺好的，尽管他是有种种不是的毛病，但是他对你真的挺好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可能以后你们还是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摩擦或者矛盾，但是记住，只要是能挺过去的，就不要往回走，尽量往一起走，感情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儿。

元风顿了一下：我能跟你说的就是这么多，这些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问我，慢慢就会进入工作状态的，这些会让你积累不少的经验，对于你以后走向社会会有一些帮助，我还要赶着回房子，装修得乱七八糟，挺乱的，行了，看见阿瑟告诉他我等毕业典礼的时候回来大家聚聚。

说完元风就着急地走了，我在楼上看着元风走远的身影，有些怅然，这个和我曾经暗恋了那么多年的小意相似得近乎一个人的男生，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曾经给予我特别的帮助，不管是学生会的竞选还是我和小淫的感情问题，元风真的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是不是很幸运？为自己能有这样兄弟一样的朋友?

第47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2)

我正慢慢地看着元风走远，听见身后好像有人喊我名字，我回头，看见左手和方小刀，一前一后朝我走了过来，方小刀笑得眼睛都要眯成一条线了，他真是太胖了，我想起左手在食堂倒饭的事儿，心里很不舒服，我还是决定不要撕破脸皮，最多就是应付式地打个招呼，我一看见左手牛仔裤上的链子我就很反感。

左手嚼着口香糖，还有些不忿地瞪着我：哎，十八，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你昨天干什么用那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招你惹你了？

我压着火气：切，真有意思，我是非常感谢你的，我怎么敢鄙视你？开玩笑吧你？

我转身想走，左手哼了一声：这就是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区别，所以你怎么可能看上我们这类人？你是好学生乖学生，这个我早就知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盯着左手：你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歪？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左手把正在嚼着的口香糖从口中拿了出来，斜着眼睛看着我：没有吗？

然后我看见左手要把口香糖往栏杆扶手上粘，我从元风给我的那一堆资料中撕掉一个没有用的角，递给左手：给，粘到这上面。

左手迟疑了一下，手停住了，我把他捏在手里的口香糖粘到纸片上，然后随手丢到旁边的垃圾箱里面，我正经地看着左手：我没有看不起你，是，我承认我们很多习惯不一样，你别怨我说你，你说你昨天中午在食堂倒饭对不对？你是有钱，也可以不在乎浪费或者不浪费，但是倒饭能表明你什么身份呢？是表明你更有钱，还是你就是想在美丽的女孩面前耍酷，或者还有别的意图？

左手别开眼神看着楼下，不说话，方小刀战战兢兢地看着我，我盯着左手：刚才也是，干吗非要把口香糖粘到栏杆上，垃圾桶就在旁

边啊，是，即使我们这样做了也不能说明我们就如何如何的好，好是无法说出来到底有多好，但是要是不好怎么就是不好，我只是就事论事，你昨天那样做，我就很想问你，你真是了不起。

左手尴尬地看了我一眼，开始解释：其实，其实昨天我没有想那么做，就是那个人非要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不停地说不要倒饭什么，我听着很烦，所以就……

我打断左手：好了，这个事儿我们不用再讨论了，都过去了，我想说的就是我真的没有看不起你，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可能我无法接受你穿着带很多窟窿的牛仔裤还挂着我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链子，但是那属于个人爱好，就像你肯定也看不上我穿成这样，这跟看不起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左手好像点了下头，没有说话，我抱着元风给我的资料，准备下楼，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听见左手叫我，我回头，左手好像有些腼腆地看着我：十八，以后我们会不会是朋友?

左手那个紧张的样子让我很想笑，我点头：可以，不过有一点，你不要再往栏杆或者别的地方乱粘口香糖，行不行?

左手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知道了。

（B）

从这个星期开始已经有科目停课了，朱檀已经明确地告诉我说这个暑假她还有一个小内容的东西需要我帮着整理，我抱着元风给我的资料在自习室里面看了好一会儿，直到小淫下课过来找我，我才把类似天书的微积分书本交给小淫。小淫一边翻微积分书看提纲一边说阿瑟正在为英语发愁，四级已经考了好几次了，就是期末的英语考试也很担忧。我一直不知道阿瑟的英语会那么差，小淫不正经地解释说阿瑟下在女孩身上的精力远远超过英语课的一千倍，所以英语成绩没法好起来，如果反过来比例的话，那么阿瑟的英语应该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准语言。

我趴在课桌上看着小淫麻利地翻着微积分的课本，小淫瞪了我一眼：可恶的家伙，上微积分课你干什么了都，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要是理科的数学你还不得去撞墙?

我有点儿心满意足地趴在课桌上嘿嘿笑，小淫看我笑，把手里的微积分书往旁边一扔，凑到我旁边也跟着笑：哎，十八，你笑什么，是不是觉得有个数学超级棒的男朋友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儿?

其实我笑是因为我喜欢我们这样待着的感觉，真的让我觉得非常满足，我很喜欢看小淫安安静静的样子，还有他干净的手指和他身上的那种味道，但是我不习惯把这些话跟小淫说，我觉得有点儿挺难为情的，小淫用手指头弹了我的脑袋一下：哎，问你话呢！

我装模作样地嗯了一声：就算是吧……

小淫飞快地往自习室的后面看了一下，然后挨着我的肩膀小声说：你说你，都不知道给我点儿奖励什么的，讲微积分很辛苦的，尤其是对着你讲，脑细胞都成批地牺牲呢，嗯？多少鼓励一下……

第48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3)

我推了小淫一下：好啊，我请你吃饭……

小淫坏笑地摇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嘛，请吃饭是肯定的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不是，精神文明的奖励是不是也要，嗯，及时跟上去啊……

小淫笑着不停地用手摸着他的脸颊，我瞪了小淫一眼：你真是疯了。

小淫挨着我接着坏笑：不管，反正你欠我，我随时都可以索取，不然我给你补习的微积分可绝对会掺水分的，看你怎么考试?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讨厌小淫跟我耍赖的那种神情，有时候我会想到为什么那么多女生都会喜欢小淫，可能都是无法或者说不忍心拒绝他的那种干净的眼神，还有温和的笑意，还有那种喜欢黏糊人的磨叽劲儿吧，或者说如果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时候，对方不管做什么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甚至会顺着他的心思，那段快乐的时光，小淫不管怎么跟我闹腾，包括我们之间那点儿可怜的亲近接触，我其实都不讨厌他，至少我不会勃然大怒地要跟他玩命儿，小淫其实没有说错，我的潜意识中真的不讨厌他，除了无法接受的他之前的那些五光十色，所以那时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自己，元风说得没有错，我不能老是往后走，不管前面的路是好是坏，我都需要往前走或者说往前看，始终不停地往后走，我永远无法走出去的是自己。

下午，小淫被阿瑟和佐佐木抓去踢球，其实就是混合踢，哪个专业的都有，也不管踢得好还是不好，都往一起凑热闹，小淫和佐佐木的水平据说都很烂，阿瑟说尤其是小淫踢球的水平简直就是烂到家了，比他的长相差远了，阿瑟说要不是为了凑人数他绝对不会找小淫上场，但是阿瑟踢球的水平就很高，而且阿瑟打篮球的水平也很高，我估计这跟阿瑟在部队学校上学有关，部队学校对于运动好像比一般学校都执著吧。我就抱着书坐在操场的栏杆上，看着阿瑟和小淫他们

踢球，男生好像非常热爱这项运动，总愿意把自己累得汗流浃背的，我看见阿瑟胡乱抓着运动衣往脸上一抹就擦着脸上的汗，夏天的空气温度很高，我觉得阿瑟他们的胳膊肯定会被晒成紫红色。

我起身去操场附近的冷饮店买了几瓶水，我估计他们一会儿肯定会很渴，等我回到操场边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之前那对双胞胎哥俩站在操场的栏杆附近，正在脱衣服，估计他们想去踢球的队伍中凑凑热闹。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就知道其中一个跑进了足球场中，然后我就看见阿瑟好像停了下来，好像跟小淫招了招手，小淫也停了下来，一会儿我看见阿瑟领着小淫和佐佐木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我估计阿瑟可能不愿意和那对双胞胎兄弟一起踢球。

我把买来的冰镇水朝阿瑟他们的方向晃了晃，阿瑟还朝我招了下手，我看见佐佐木推了小淫一下，小淫的发丝都被汗水浸湿了，就在这时，好像距离我身边不是很远的地方一个女生快速朝小淫跑了过去，手里好像还拿着一瓶饮料。然后我看见小淫好像很拘谨地摆手跟那个女生说着什么，那个女生好像很执著地异常热情地非要把手里的饮料给小淫，我别开眼神转向旁边，竟然看见不远处站着的人是索多多，索多多用手摸着下巴看着小淫的方向，我意识到刚才那个女生跑过去的方向正好是索多多站着的那个位置，我有点儿狐疑地转向小淫的方向，我有点儿愣住了，因为我看见阿瑟推了那个女生一下，朝我的方向指了指，好像还跟那个女生说了句什么，然后我看见那个女生停住了脚步，阿瑟把运动衣搭在肩膀上，小淫看向我的眼神好像有些尴尬和不安，佐佐木不停地低着头甩着脸上的汗水。

阿瑟最先接过我递过去的冰镇水，先是喝了一口然后还往头上浇了一些，朝我笑：哇噻，踢球流汗，再喝水，那叫一个舒服。

小淫抿抿嘴唇看了我一眼：十八，刚才……

我递给佐佐木一瓶水之后，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冰镇水递给了小淫，小淫挨我很近，我能明显感觉到小淫散发出来的热度，还有汗水的温度，小淫接过水慢慢地喝了一口，但是眼神一直在我身上。

说实话我很怀疑刚才跑向小淫的那个女孩是不是索多多故意让她那么做的，就算不是，也是她主动招惹小淫我除了能讨厌小淫不干脆之外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怪小淫，但心里不舒服肯定是会有一点儿的。

阿瑟把运动衫往操场栏杆上一搭，挨着栏杆坐下，瞥了小淫一眼：你啊，就是太磨叽，多大个事儿？女生有时候不能惯着，你就直接说你女朋友拿着水在这边等着你不就行了？干吗跟她说那么多废话，还说什么喝不惯饮料，要是人家小姑娘再从身后摸出一瓶水来你怎么说？难道你说你也喝不惯水了？是不是老佐？直接往十八这边一指，是个人都能看懂……

第49节：第十五章o纯纯的美好感觉(4)

佐佐木也坐到栏杆上笑：阿瑟，小淫这不是看见十八在这儿有点儿慌神儿吗？平时他没有那么面瓜的，十八，我们作证，小淫跟那个女生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都不认识她，真的。

阿瑟朝地上吐了一口水：我呸，那俩孙子怎么来了？我看见他们就反感得很，NND。

我知道阿瑟说的是那对双胞胎哥俩，我转头去看，看见小淫小心地看着我的眼神，我的眼角看见小淫的肩膀和手臂都红红的，头发也被汗水打得湿漉漉的，我开始不忍心，缓和了一下可能不大舒服的表情：喝点儿水吧，太热了，你出了不少汗了。

小淫往我身边靠了几下，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那你别生气，刚才……

我摇头，开始狠狠地笑：先记账，以后再跟你算。

小淫笑了一下，露出好看的酒窝，然后喝了几大口矿泉水，我看见那对双胞胎哥俩踢球踢到我们坐着的这个位置，我好奇地看着阿瑟：哎，阿瑟，你说要是很想鄙视他俩怎么办啊，用喊口号吗?

阿瑟嘿嘿地笑：不用，来，我来教你怎么鄙视他们--我跟你说啊，这招是世界上通用的招数，跟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一个级别，你随便到哪个国家看见谁不爽就可以这么鄙视他……

然后阿瑟让我伸出一只手，用两个手指头做出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形，接着，阿瑟又用他的手把我的食指按了下去，我伸出去的手就剩下一根中指的手指头了，然后阿瑟又让我把手指头的方向朝下，开始坏笑：十八，我跟你说，这个姿势已经充分表示你很藐视他们了，通常男人都是这样表示藐视的，女人要是这样表示的话，我估计是个男人基本都没法活了都，哈哈……

其实那时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小淫恼怒地从我背后伸手推了阿瑟一下，可能用的力气大了一些，收回胳膊的时候，

小淫被汗水打湿的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夏天穿着短衫，我能感觉到那种皮肤碰撞到一起的热度，我感觉自己的心里好像有些慌乱，我听见小淫在我耳边朝阿瑟说：哎，你瞎教十八什么啊？十八，快把手放下。

我这才想起刚才光顾着想小淫充满热度的皮肤，自己的手势还没有放下呢，慌忙放下手，我估计那个手势肯定不是代表什么好的意思，佐佐木和阿瑟笑得都要岔气了，小淫忍着笑撞了我一下：十八，你以后别跟阿瑟乱学东西，你都不懂还乱七八糟学什么啊？

第50节：第十六章o那晚在停电以后(1)

第十六章o那晚在停电以后

（A）

张教授的稿子我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我还是想认真校对一下，希望能给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在外面混当然要的是口碑，这个道理我还是懂得的，可能是我过于认真了，张教授的手稿有些地方都让我翻得很模糊了，我敢发誓，对于我自己学习的专业课我都没有这么认真过。不过那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天才，我通常会在上英语课的时候开始背企业管理或者别的什么课要考试的内容，我也可以发誓，我对那些课程也不大喜欢，唯一能激起我努力学习的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可以当做生活费的奖学金。

那天晚上，小淫叫我去阿瑟的房子，他说准备开始帮我补习微积分，类型题还不少呢，这一点让我很有压力感，小淫阿瑟他们专业也进入复习了，阿瑟天天对着英语书发愁，说他自己肯定是后娘养的孩子，所以才这么运气不济。其实我不得不承认小麦的智商，小麦是真的不怎么学习，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翻书，最多就是上课的时候翻书，小麦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漫画书和军事杂志，能剩下的闲暇时间都是用来睡觉的或者出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但是小麦的每次考试成绩都绝对是中上水平，永远不会担心不过或者挂科，一个从来不翻书的人能这么轻松应付考试应该就是天才了。

小淫翻微积分书的时候还摇着头跟我说：十八，这就是家庭优越的弊端，因为不用愁吃饭，所以脑子里面的潜能都给耽误了，也不用深挖掘潜能努力学习将来好养活自己啊，可惜了一个天才……

上学期能够补习微积分成功很大因素在于我和小淫还没有二皮脸到这么熟悉的地步，小淫一恐吓我，我就会害怕不及格，而且要是我不认真的话，小淫是真的拿书打我的脑袋或者很严肃地跟我说不行。现在我和小淫已经熟悉到近乎二皮脸的程度了，所以小淫开始讲着微

积分的时候，我听着听着就会走神，就算走神了小淫也不会真的拿书打我脑袋，而且问题是小淫严肃不起来，我一对上小淫的眼神就会很想躲闪而且还老是想笑，这让微积分的补习效果非常的差，小淫也是非常郁闷地趴到桌子上有点儿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十八，你能不能认真点儿，没剩下几天就考试了。

我深呼吸两下，忍着笑：好吧，我准备开始认真了。

小淫哀叹地拿着微积分书挡住脑袋：啊，简直受不了了，我怎么会找不到上学期给你讲微积分的感觉呢……

小淫的话音还没有落下，房间里面的灯啪地灭了，这吓了我一跳，我腾地站了起来，小淫还以为是我闭的灯呢，推了我一下：十八，别闹了，把灯打开。

我以为是客厅的灯坏了，就摸索着往小麦的房间走过去，按了墙上的灯开关，还是不亮，然后又去了小淫的房间，按了灯的开关，还是不亮，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肯定是停电了。小淫也意识到停电了，可能是从口袋里面摸出了打火机，我听见啪的一声，然后有了一点儿亮光，我慢慢坐回小淫旁边的桌子：哎，怎么会停电呢?

打火机灭了，我估计是烫手，小淫嗯了一声：不知道，不是灯泡的问题，是不是该买电了？好像好长时间没有买了，电脑应该耗电量大吧，糟糕，也不知道阿瑟把电卡放到什么地方了。

我无聊地趴在桌上：哎，我可怜的微积分，明天再补习吧，回学校吧，这儿也没有电，电脑不能用，稿子也不能看，什么都干不了……

我准备站起身的时候，听见小淫有点儿异样的声音，小淫轻轻说：十八，我们就这么待一会儿吧，我真的挺喜欢这么和你待着的。

我坐着没有动，慢慢地眼睛适应了黑暗中的物体，虽然无法看清楚彼此的眼神，但是能看到小淫的姿势，小淫半躺在桌子上，他的手轻轻握了握我放在桌子上的手，我看不清小淫的神情，但我能感觉到小淫手的温热，我的反应开始有些迟钝。那时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也

变得很冲动，我突然就很想跟小淫说点儿什么，我犹豫地看着小淫，小淫一直不说话，只是轻轻握着我的手，趴在桌子，我甚至怀疑小淫是不是睡着了。

我刚想说话，小淫拿起了握着我的手，慢慢地靠近了他自己的脸颊，我的手指头碰触到小淫的脸部轮廓，我听见小淫小声说：十八，你别距离我那么远，我喜欢你靠近我的感觉，真的。

小淫的手慢慢放开了，我的手停留在小淫的脸颊上，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头在发抖，虽然我很慌，但是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手拿开，我小心地把手停留在小淫的脸颊上，不知道是不是我在犯晕，我甚至感觉到了小淫的酒窝，我的大拇指还能感觉到小淫下巴的线条，那种亲密的感觉让我更加混乱，我一点儿都不想把手从小淫的脸颊上移开。

我犹豫了一下，在黑暗中看着小淫小心地说：其实我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

小淫好像笑了：我知道。

小淫顿了一下：十八，我们都相信自己好不好？都相信自己的感觉，你也相信我，嗯？

我嗯了一声，这时，房门好像响了一下，我听到有人?钥匙开门的声音，小淫也从桌子上起来，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我估计不是阿瑟就是小麦，要是小麦还好些，要是阿瑟怎么办，看见我和小淫在不开灯的房间……我有点儿想不下去了，小淫好像也有些紧张似的，拽着我的胳膊，快速溜进他的房间，把门轻轻掩上，然后小淫小声跟我说：十八，反正是停电，要是阿瑟的话一会儿他就走了，到时候我们再回学校……

我点点头，听见客厅有人说话，不只阿瑟，竟然是饼小乐的声音：阿瑟，怎么灯打不开了？我按了好几下了。

阿瑟好像也试了下：对啊，怎么回事儿，小乐，你去小麦房间按下，要是还不亮就是停电了。

我的心怦怦跳着，我害怕饼小乐跑到小淫的房间按灯，我转头看小淫，小淫好像也很紧张似的，然后我竟然听到了肖扬的声音，肖扬说：阿瑟，十八来过了？

阿瑟说：不知道。

肖扬说：这儿有她的微积分课本，都放在桌子上。

我心里一惊，糟了，刚才忘记拿了来着，转头看小淫，小淫示意我别出声，阿瑟说：估计走了吧，可能是刚才来看书了，后来停电了所以回学校了，肖扬，你把打火机关了吧，小心烧了书。

饼小乐好像很无奈地说：果真是停电。

阿瑟说：肖扬，得了，你别喝了，你今晚已经喝了不少了，再喝就该趴下了，够了。

饼小乐的声音：就是，你要是想和十八聊聊天，你给她宿舍打个电话，就是单纯地聊聊天而已，她不会不见你的，你这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表面上装着啥事儿也没有的，老是往自己心里装着事儿，还得故意躲着小淫和十八，给，这本微积分书你拿着，找个借口还给十八，也算见一次。

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不知道是谁点烟，阿瑟哼哼的声音：哎，肖扬，你到底喜欢十八什么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十八这人不啰唆，像个男人。

第51节：第十六章o那晚在停电以后(2)

（B）

然后有捏啤酒罐发出的声音，肖扬好像笑了一下：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她够平凡吧，但我总觉得她有很强的生命力似的，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好像总能找到适合她活着的感觉，虽然很倒霉但我们从来没有听她抱怨过什么，也可以说属于强撑着面子宁肯受罪的那种吧？别人每小时二十元的低价家教根本不会去做，但她就做得那么开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十八穿过一件好牌子的衣服，但她照样活得挺满足的，就比如你吧阿瑟，十八宁肯抄写一毛钱一张的信封她也不愿意向你借钱，那次她替易名挨了那么疼的一下，但连滴眼泪都没有落下……

我背靠着小淫房间的门，慢慢地蹲到地上，小淫用手臂揽住我的肩膀没有说话，肖扬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以前看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时候，看到其中女主角因为情感的不顺都会作出一些别的选择，在十八喜欢易名的那段日子，易名和方茵茵好了，那时我还挺自信，我以为十八会退一步想想我，谁知道我还是没有机会，我是一点点地看着小淫慢慢地喜欢上十八，也是一点点地看着十八慢慢地对小淫有了感觉，所以我真的很烦，烦小淫。

饼小乐的声音：肖扬，你也别郁闷了，这玩意儿谁说得准啊？

阿瑟说：嗯，不过我有些担心十八，因为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什么玩意儿也不懂，不是说小淫不好，也不是我背后说那小子的坏话，就是我当着小淫的面我也这么说过，主要是那小子有时候太磨叽，你们还别说，越是磨叽着啥都不说的男生偏偏还特招女生，我就怕小淫啥事儿一磨叽再那么一耽搁，估计十八就又得跟他折腾，他俩一折腾我们这些人都干着急，尤其是十八，特认死理儿，发脾气的时候比爷们儿还爷们儿。

阿瑟说到小淫磨叽的时候我转头盯着小淫看，小淫用很小的声音辩解：没有，我没有。

我用手使劲儿掐了小淫的胳膊一下，小淫张了张嘴，盯着我压着声音说：你疯了，很疼的……

如果说女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一个本事那肯定是掐人，我朝小淫晃晃手，小淫错误地理解成为我可能还要接着掐他，所以小淫迅速抓住我的两个胳膊，用下巴抵着我的额头超小声音地说：别闹，他们都在外面呢。

我没敢再动，我听见阿瑟说：谁知道呢？不过元风和楠楠倒是功德圆满了，十月份就进圈了，结婚这个东西还真是一个新鲜玩意儿，我那会儿以为老佐也能功德圆满，没有想到被一有点儿臭钱的男人搞得女方玩仙人跳了都，所以说这女人就不能惯着来，越是惯着就越是无法无天。哎，肖扬，要不我帮你介绍个女生怎么样？毕业前也谈那么一回呗，反正毕了业谁还管谁啊？走人等于分手，对不对小乐？

饼小乐嘿嘿笑：得了，阿瑟，你能给肖扬介绍什么样子的？

阿瑟不正经地笑：属于那种超级养眼的，要前面有前面，要后面有后面，绝对不像十八那样前后看着差不多的，不过说实话，要是夜里走路，我还真是分不清十八的前后面，哈哈，这话千万别告诉十八，估计她得跟我玩命儿，这也不怪我，谁叫她营养不良了，过年的时候我妈都以为十八是个男的，我跟我妈说十八是个女生，我妈特不信，还说要抽个时间过来看看呢……

可恶的阿瑟！我有点儿冲动又情不自禁地掐了小淫的胳膊一下，小淫差点儿喊出声，小淫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十八，你疯了，阿瑟说你的，我又没有说你……

小淫说话的时候搞得我的耳朵有些痒痒的，我转头，黑暗中我的嘴唇划过小淫的下巴，小淫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慢慢地我感觉到小淫的心跳，我不大自然地用手来回抹了抹自己的嘴唇，低着头不敢看小淫。我听见阿瑟打了个哈欠：哎，今晚我不走了，你俩在这儿不？在

这儿就到小淫的房间和小麦的房间凑合一下，困了，可恶的英语，这学期的英语书到现在我都还没有翻过呢，上学期指望小麦，谁知道那个臭小子不顶事儿搞得我挂了……

我开始紧张，我特害怕肖扬和饼小乐会真的留下，过了一会儿饼小乐说：不了，我要回职工宿舍，那儿早上有人喊我起床，在这儿根本没法起床，哎工作的就是没法跟上学的比，你们太舒服了，我的大学生活啊，马上要结束了，肖扬，你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

肖扬说：都那样吧，基本能保证过就行，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回学校吧，顺便把十八的微积分还给她，那家伙什么时候都是丢三落四的……

阿瑟跟着补充：对对，就是那样，绝对属于做官丢了印要饭丢了棍的那种，元风还真是敢把宣传部的事儿交给十八，我一向不觉得十八具有领导能力，上次她班级那几个贫困生的事儿我就看出来了，要是我早就把耳光抽在那帮孙子脸上了，还用窝着一肚子火儿？行，那你们回去吧，我直接回房间睡了，小麦这浑蛋，竟然回家了，他回家不要紧，问题是还给我妈打电话，搞得我妈今天还骂我说还没有娶媳妇就忘了娘，这两天抽个时间回家一趟吧……

我听见开房门的声音，肖扬说：阿瑟，我和小乐走了。

然后我听见关房门的声音，然后我听见阿瑟哼着一首什么歌曲，然后我听见一个房间的门砰地关上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慢慢地站起来，小淫也跟着我慢慢站起来，我小声地问小淫：我们怎么走啊？

小淫也小声说：别出声音，偷偷摸到客厅出了房门就好了。

我和小淫，慢慢地出了小淫的房间，蹑手蹑脚地摸到房门口，但是在开房门的时候有点儿犯愁，因为门锁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小淫让我靠后，他从口袋里面摸出钥匙示意我退到一边，我看见小淫用钥匙碰到锁上，快速地打开房门，装作是从门外进来的样子，小淫像模像样地喊了一句：有人吗？怎么停电了？

然后我听见阿瑟的声音：小淫吧？嗯，好像停电了，你怎么才来，我都要睡觉了。

小淫赶紧说：哦，那没事儿了，那我回学校了，你睡吧。

然后我和小淫堂而皇之地走出房门，小淫顺手锁上了门，我们俩飞快地跑下楼，我好容易才忍住笑，不过想想肖扬说过的话，我有些伤感。

第52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1)

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

（A）

在回学校的路上，小淫还很不乐意地伸开手臂给我看：哎，十八，你看看啊，明天肯定会变成淤青的，你怎么下那么黑的手啊你……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着刚才停电后肖扬跟阿瑟说的那些话，其实我一直做不到的就是退而求其次，这可能也是我很多年来一直没有交往什么异性的原因吧，肖扬不是不好，但是我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感觉不出一点儿可以叫做互相喜欢的感觉。就算是刚才，肖扬说了那么多关于我的话，可是我除了感动，除了谢谢他喜欢我，我真的什么都无法表达，选择尝试性地和小淫在一起可能真的要承担一些受到伤害的风险，可是我拒绝不了自己靠近他的那种从心里往外的渴望。

小淫转头看着我：怎么了？想什么？

我摇头：在想肖扬，我觉得挺对不住他。

小淫好像在揉着胳膊，不大高兴地哼着：对不住？你是同情还是爱情啊？哎，我还在你身边呢，想想我再说啊，再说了，阿瑟说我磨叽你就掐我？都不知道心疼，这就算了，可是阿瑟说你前后面一样你干吗还下那么黑的手劲儿掐我？

我也觉得刚才自己用的手劲儿有些大，开始赔笑脸：不过你确实是磨叽点儿了，第二次掐你是我不对，行了吧？

小淫眯着眼睛盯着我一会儿突然扑哧一笑：阿瑟也是，干吗说你前后面都差不多啊，真是受不了，就算是也别那么说啊……

我咬牙切齿地瞪着小淫，小淫嗖地一下从我身边跑开了。

走到学校大门的时候，遇见左手一个人酷酷地背着吉他的盒子，没有反应地看了小淫一眼，朝我点头，我有点儿奇怪地看着左手：这

么晚还有公交车吗？去市内吗？

左手摇头：不是，我和索多多在校外租了个房子，很多乐器学校里面放不下，练习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晚上去那儿，你才回学校？

我点头，小淫没有表情地看着我和左手说话，左手往肩上重新背了背吉他的盒子，走了，小淫凑到我身边，小声说：哎，你跟他混得很熟吗？

小淫的语气好像不怎么乐意，我不满意地看了小淫一眼：熟不熟有什么关系啊，都是认识的朋友，再说人家还帮过我，你现在管的事儿越来越多。

小淫挠挠头发，挑着嘴角笑：不是啊，我就是问问而已，也奇怪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能让你碰上？

小淫一直送我到女生楼下，到了楼下的时候我们才看见肖扬，肖扬坐在女生楼下的花坛水泥台子上，正在不停地抽着烟，手里拿着一本书，我估计是我的那本微积分，肖扬也看见我和小淫，拿烟的手不大自然地朝我挥了两下，可能肖扬也没有想到小淫会和我一起过来。

小淫扭头看了我一下，也朝肖扬摆了摆手，肖扬站了起来，朝我们走过来：十八，你是不是把微积分的书给忘在阿瑟那儿了？正好我过去，刚才让阿姨叫你，你们宿舍人说你还没有回去，所以，我是怕你着急用，所以帮你拿回来了……

我低声跟小淫说：你先回去了。

小淫扭着：不，我和肖扬一起回去。

我用手在小淫背后掐了一下，小淫朝我瞪了一眼：我就不回去……

我看见肖扬走近了，笑着伸手接过书：谢谢了，刚才在阿瑟那儿看书，谁知道停电了，所以走的时候忘了把微积分带回来了，我还忘了这个事儿呢。

肖扬抿抿嘴唇，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有点儿尴尬，小淫迟疑地看着肖扬：毕业论文，应该都准备完了吧？

肖扬点头，视线看向我：差不多了，就剩下答辩还需要时间串一串……

第53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2)

三个人尴尬了好一会儿，我才拿着微积分的书上楼，从走廊的玻璃窗看见肖扬歪着脑袋看着小淫，小淫低着头，两个人没有说话。

元风帮着我把宣传部每年的常规计划活动列出了一个具体的表格，就是什么节日会有什么活动，还有一些不定期的活动等，我进入宣传部的第一项活动就是着手元风和肖扬这届毕业生毕业典礼的宣传活动，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等于还是元风帮着我把要做的各个方面的活动列了出来，而且还把一些要求和文体部广播站配合的活动具体划分了出来，都找具体的哪些人处理什么事儿，那时我想起阿瑟说的那个关于我领导力的问题，现在想想还真是很有问题。

张教授的手稿在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之后已经提前交稿了，交稿的那个晚上，我如坐针毡地等着老教授说是不是还算完成任务，张教授在仔细地看了两个多小时的后续稿子之后说还行，大部分地方都还过得去，这话让我听着无比的舒坦。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校对费什么时候给我，但我开不了口问，在张教授家临走的时候张教授说费用会在7月份给我，我终于放下心来，其实我一早就没有安全感，可能因为穷太久了，所以对于钱我看得很重，直到钱真正放到了自己的手上我才会完全踏实，不然我就会日日夜夜想着那点破事儿，所以那时瘦也有关系，估计是天天都在想钱的问题。

肖扬的论文已经完成了，就剩下6月中旬的答辩，阿瑟在这时出了点儿事儿。阿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从上铺摔了下来，因为男生宿舍向来都是东西乱放，什么凳子桌子洗脸盆什么的都是随便往地上一放就行，听佐佐木说是睡到凌晨三点左右，他们宿舍的人就听见稀里哗啦的几声超级大的声音，然后就听到阿瑟醒过来的超级大叫，等到大家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阿瑟无比难过地横躺在地上，还把一个洗脸盆给撞得飞了出去。其实阿瑟那次从床铺上摔下来是很难受的，本身一米八的身高，加上中间还横了一个桌子和椅子，磕得身体非常难

受，男生夏天的时候多数都是几乎不穿什么衣服睡觉，所以阿瑟的腿和后背，还有下巴的位置都划破了，这让极其重视自己外表的阿瑟几乎疯掉了，直接搬到外面的房子静养，真跟七老八十的人似的，小麦直接把那叫做养老院。

我因为跑宣传部关于期末毕业生的事儿，再加上小淫跟我说阿瑟的伤都是外伤，因为是夏天，医生叮嘱不要穿太多衣服以免贴近受伤的皮肤之后引起感染，说白了就是阿瑟的伤口在结疤之前最好不要穿什么衣服，所以我一个女生还是不怎么方便去探望阿瑟的。最先的时候小淫没有说清楚，我还非要去看阿瑟，小淫着急地跟我说：哎，十八，你怎么那么笨呢？难不成要让阿瑟跟你赤裸相见吗？

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儿，只好给阿瑟打电话问了他的状况，阿瑟有气无力地说是还行一点儿小伤死不了的那种，有小麦、小淫还有平K在照顾着阿瑟，小麦跟我说这次换阿瑟做二大爷了。

（B）

周二去综合楼拿企业管理老师下的考试范围的时候，遇到左手，我不得不承认左手是一个很暴戾的男人，那天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发疯似的和人在综合楼四楼打架，吓了我一跳，仔细看的时候，才发现是左手和苇子打架，苇子的鼻子流了血，眼镜也碎了，正要发疯般冲向左手，易名死死抱住苇子的腰，还一个劲儿朝左手喊：左手，你疯了吗？小刀，快拉左手走，走啊……

左手的衬衫好像也被撕破了，正怒气冲冲地推开拉着他的方小刀，握着拳头朝苇子奔了过去，周围还有一些学生在看热闹，这个场景吓了我一跳，我不知道左手为什么和苇子打架，但是看见左手那个握拳头的狠劲儿，我估计吃亏的是苇子，我看见易名抱着试图挣脱的苇子用背部挡住左手：左手，你走啊，走啊，小刀，你吃干饭的吗？

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由自主就走了过去，方小刀死命拽着左手往后一拉，左手被拽了一个踉跄，正好倒向我的前面，我一伸手就拽住

了左手的手臂，我的手有些发抖，正好易名转过身看见我：十八？你和小刀快带左手走啊，一会儿教务处会出来人的……

我也很想带左手走，怎么说苇子也是我的同乡，大家还是一个系的，左手抬头看见是我拽着他的胳膊，狠狠地挑着嘴角使劲一甩，哼了一声：给我靠边站着，这儿没你的事儿，我今天不废了他我不是个男人……

我被抢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左手甩我胳膊的时候我的指甲划得很疼，我慌忙又去抓左手，抓到左手被撕破的衬衫，发出吱啦的声音，因为左手的用力，衬衫从破口的地方一直破到腰间，左手的一半身体露了出来，旁边围观的人发出"哦"的一阵呼声，左手皱着眉头愣神儿的工夫，易名已经连拖带拽地把苇子弄到了三楼，左手抬头瞪着我，我手里还拽着撕破了的衬衫，左手咬着嘴唇很是愤怒地盯着我，我吓得一个劲儿心跳加快，但是还尽量在嘴上说着：哎，你够了，你是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逞英雄？好啊，拿着板砖我领你去把教务处砸了怎么样，学校里面就你老大是不是……

第54节：第十七章o暴戾之气的左手(3)

左手喘着粗气凶狠地瞪着我：你放手！

我胆战心惊却装着一点儿都不怕左手，我也豁出去了，回瞪着左手：就不放，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揍了算了……

方小刀小心地靠近我，小声地说：十八，你放手了，左手的半拉衬衫还在你手里呢，你想让他一直这么光着半边身体?

我这才慌忙松开左手撕了半边的衬衫，旁边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了，但是教务处也出来人了，开始有老师严肃地走过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旁边散去的人都怕事儿地摇头走开，教务处老师认出我：噢，十八你在这儿，刚才怎么回事儿，我听见外面非常吵，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开始为难，我既不想说谎，可是也不想把苇子和左手都牵进去，所以在说话的时候有点儿躲躲闪闪的，教务处老师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左手近似衣衫褴褛的样子：是不是打架，到底是谁在打架，太过分了，学校是什么？是自由市场吗？哎，你刚才是不是打架了?

我竟然很突然地就对教务处老师说：老师，不是那样的，是我，是我刚才不小心撕破了他的衬衫，所以他，他很恼火，想找我算账……

教务处老师狐疑地看着我：你，你干什么撕他衬衫？你俩打架?

我着急地解释：不是，他，他把我的一个录音机给摔坏了，所以我就让他给赔，但是他不赔说是我自己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他太，太无赖，就抓住他让他给我赔，所以就嚷嚷起来了，不小心撕破了他的衬衫……

教务处老师皱着眉头看着左手：哎，要是你摔坏了，就好好给人家赔，知道吗？学校都快期末考试了，这里是自习楼不是饭堂更不是自由市场，你们这帮学生来学校都是干什么吃的？学习，知道吗?

教务处老师转身走了，我才用手捂着嘴松了一口气，抬头看左手，依然是一副暴戾的神情，眼睛盯着我好一会儿才把被我撕烂的衬衫往身上一搭，一句话都没有说转身走了，方小刀慌忙跟着左手下楼，好像想帮着左手捂着露的后背，左手很生硬地推开方小刀，方小刀差点儿摔倒在楼梯上。我终于嘘了一口气，想想第一次遇到左手的时候左手和我动手，按现在的状况来看，那时左手打向我的拳头应该属于没有吃饭的力道，要是真的像打苇子那个力度，估计我已经面目全非地去见小淫了。

我正想着的时候，看见左手已经走到综合楼的大门口，突然回头望向我，这个动作又吓了我一跳，我竟然有点儿手足无措地很小心地朝左手摆了下手，左手看了我一眼什么表情什么话也没有就走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碰见大雄，问起苇子的事儿，大雄摔着勺子有点儿义愤填膺：什么破事儿啊，就为了个上课时候用的座位，可能那个座位左手坐过，落了什么东西，问苇子，苇子也没好气地说没有，就打了起来，左手那个臭小子是不是找揍啊？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要不是因为易名横在中间挑着，我才不惯着那小子的臭毛病，我非要教会他怎么做人不可，以为自己很能打吗？我也很能打！苇子的眼镜都碎了，易名也是，跟谁是老乡都分不清吗？

我有点儿郁闷地吃着饭，不知道该跟大雄说什么，虽然我不知道左手和苇子到底为什么打架，但是就这种你的朋友被人打了我要帮忙出气或者说我的朋友被人打了你要帮着出气的行为我是不赞同的，因为里里外外都有彼此认识的人，肯定是越搅和越是乱，到最后肯定都会多多少少伤了和气。我找不到话地看着大雄：那个，那个凹凸还好吧？

大雄心不在焉地吃着饭：还好，其实呢也不是逼着你跟凹凸交往，十八，我只是觉得你跟男生的交往实在太有限，稍微多一些范围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吧，我也不是说小淫不好更不是拆台，怎么说我跟小淫阿瑟的交情都比跟你的深，这话也不是薄着你，只是不想

你受伤害而已，男生嘛皮糙肉厚的怎么都行，你们女生一整什么的就会死去活来的太伤筋动骨了……

我感激地看着大雄笑：没事儿，我从小到大都是摔打着过来的。

大雄打断我：那不一样……

我看见肖扬端着餐盒朝我们走了过来，大雄吃完最后一口饭，低声说：十八，你别老是避着肖扬，跟他说说话吧，没有几天就毕业了，我先走了……

大雄站起身，朝肖扬笑：哟，伙计，才过来？我吃完了，你跟十八慢慢吃，先走了。

肖扬坐到我对面，淡淡地看着我：十八，会不会看着我就吃不下饭？

我笑着打断肖扬：哪有你说的那样，怎么才吃饭？

肖扬也笑：忙着整理行李，先要邮寄一批回去，再就是忙着答辩的事儿。

我低头吃饭的时候，听见肖扬有些异样的声音：十八，可能毕业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彼此了，我只是希望你能一直是你自己，不管以后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经历，你都还一直是你自己，始终是我记忆中那个简单的非常容易满足的你……

我慢慢抬头，肖扬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不想去分辨肖扬的眼睛里到底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咬着嘴唇点点头：谢谢你肖扬，我也希望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我都还是我自己。

第55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1)

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

（A）

下午小淫找我给我补习微积分的时候，我没敢把左手的事儿告诉小淫，我怕小淫说我多事儿，听小淫说阿瑟身上划破的地方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是天天穿着内裤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地装大爷，什么事儿都不干，连头疼的英语都不管了。我想象着阿瑟穿着泳裤似的形象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的，就很想笑，我跟小淫说阿瑟的身材看起来肯定很养眼，小淫不乐意地拍了我的脑袋一下：哎，好好补习你的微积分，还养眼，看你微积分考不好还养什么眼?

在补习的过程中，我极力把注意力从小淫的脸上转移到微积分课本上，小淫也极力很想给我讲清楚微积分，就这样小淫还时不时握握我的手，或者拍拍我的脑袋，搞得我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听他讲微积分。中间的时候，我拿书啪地打了小淫的手一下：哎，能不能集中点儿精神给我补习啊?

小淫摸了一下我的脑袋，撇撇嘴角笑：也是，怎么好像很难恢复到去年寒假时候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太熟悉了?

小淫停顿了一下，看着我：可是十八，虽然很难集中精力给你补习，但是我喜欢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

我扁着嘴看着小淫，很想笑，小淫深呼吸了一下，接着翻开微积分的书：好了，现在开始正式补习，不能再分心了。

周末给小学生补习的时候，小学生说他感觉他对学习彻底失去了希望，我问小学生为什么，小学生说他班级一个同学家里特别有钱但是那个同学的爸爸连高中生都不是，所以小学生得出结论说学习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做到什么。这个问题我实在无法跟小学生解释，因为我自己的身边就有很多学习好不等于有成就的例子，我只能安慰小学生说学习是一种修行，或者说是一种过程，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觉

得我自己说得多余，小学生咬着笔一副他道行比我还深的样子深深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所以我决定不跟小学生谈人生和理想，小学生家的那只黑贝狗现在也不冲我呜呜叫了，有时候还表现得跟亲人似的，回去跟小诺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小诺解释说什么叫狗眼看人低就是这个意思。

去给小旋补习英语的时候，许浩颜发了很大的脾气，我进门的时候，看见小旋和她同学都缩在门边，好像很害怕的样子，客厅的地上是摔碎的瓷杯子，许浩颜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好像特别生气。那天我第一次看见许浩颜吸烟，我一直以为许浩颜是不会吸烟的男人，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门边，小旋眼泪都快要含眼圈了，委屈地看着我：十八姐，我表哥，他欺负我……

许浩颜转头盯着小旋，小旋把头一低不敢再说话，我小心地把英语书放在门厅的桌子上，咽了下口水：那个，为什么事儿生气啊，今天，还要不要补习？

许浩颜看了我一眼，吐了一口烟，没有说什么话，转身进他自己的房间了，小旋的同学赶紧跑到我身边：十八姐，她表哥好大的脾气啊，好害怕啊……

小旋拽着我的胳膊：十八姐，我们去我房间补习吧，我不敢在客厅。

然后，我听到许浩颜的房间里面传出摔什么东西的声音，很清脆，不止一声，小旋吓得缩了一下头，她同学还捂住了耳朵，然后拽着我进了小旋自己的房间，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小旋：哎，你表哥怎么了？平时看见他都是笑嘻嘻的，怎么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小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哪儿知道啊，你没有来的时候，我表哥跟华华姐打电话，说是让华华姐暑假回来，好像华华姐说可能不能按时回来吧，说是美国那边有事儿，所以我表哥就发脾气了，刚好那时我拿了他的咖啡杯想冲点儿什么喝，被他看见了，所以他好像脾气

特别大似的，摔了杯子，真是怪癖，他啊，什么都是自己单独用的，不准别人碰他的东西……

我暗暗嘘了一口气，我知道许浩颜有情感洁癖，但是不知道他会那么厉害，竟然不准小旋碰他用的杯子，这点挺让我意外。在给小旋补习的过程中我还在想许浩颜发脾气的事儿，是不是因为那个华华的原因才迁怒于小旋？这堂补习课基本等于挖掘人的隐私课，小旋不停地给我讲述许浩颜的生活怪癖，什么不能跟人公用杯子啊，什么华华姐从美国寄过来的照片中要是有男生一起的合照就会很生气啊等。从小旋口中我知道了许浩颜的女朋友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后来跟着她妈妈在中国读的高中，再后来就是又回到美国读大学，小旋说华华读书的时候有过不少男朋友，性格挺奔放的，所以许浩颜总是为这样的事儿跟华华吵架，而且很愤怒，见不到会想念，见到了又会不停地吵架。我一直以为只有女生才有这种毛病，没有想到男生也有这种毛病，而且还这么厉害，真是不知道那个华华怎么跟许浩颜相处的？我想起小诺喜欢许浩颜的事儿，不知道跟许浩颜说了，会不会有点儿谱儿？

第56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2)

给小旋补习完家教，小旋和她同学说什么也不送我出去，说是害怕她表哥，我一个人蹑手蹑脚地出了小旋的房门正想不发出任何声音地走出去，看见许浩颜坐在客厅的桌子边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抽着烟，表情是那种超级不爽的感觉，客厅的地上还有不少杯子的碎片。我本来是弓着身体的，看见许浩颜坐在客厅我只好站直身体，许浩颜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紧张地朝许浩颜点了下头，脚下加快步子，想快点儿出去，许浩颜把腿边的一个椅子往外一踢：十八，待会儿再走吧，刚才，刚才对不起……

椅子划着客厅地砖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回头看小旋的房间，小旋的同学正探出脑袋往外看着，我迟疑地走过去，小心地坐到椅子上，小旋噌地拽着她同学跑了出来：那个，十八姐，你跟我表哥待一会儿，我们，我们先出去了……

然后我就看那丫头跟兔子似的和她同学往外跑去，估计小旋是很怕许浩颜发脾气的，不然不会这么跟躲瘟神似的。

我小心地把手里的英语书放到桌子上，许浩颜闷着头给他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好像从旁边的盒子里面摸了一个什么东西，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我看清楚是一罐啤酒。许浩颜猛地抬头看着我：哎，十八，你和上次推了我一下的那个男生处得怎么样了？

我知道许浩颜说的是小淫，我把啤酒罐放在手里转着，迟疑地看着许浩颜：还，还行吧，其实也是在努力尝试中……

许浩颜打断我：你不介意了？对他的过去。

我不再说话，其实不是我真的不介意，只要别人不提起，只要我努力不想让自己去介意，我想过只要能有目前的状况我就很满足，至于别的什么我真的不想去想，这跟鸵鸟有些像，只要把脑袋埋在沙土里面就以为真的安全了真的没有什么事儿了，所以当许浩颜再次说起是否介意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情马上突然之间就变得很晦暗。许

浩颜看着我摇头：可是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还是很介意，我不仅介意还很放不下。

我试探性地看着许浩颜：那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美国陪着她读书?

许浩颜有点儿无奈地摇头：不是我不想陪她一起去国外读书，原因是我根本不想让她出国，我从来都不想让她走，我以为她会为了我留下来，但是她没有，我还以为她只要走了我就再也不会去想她，不过可惜，这些我都没有办到，我没有一天不想她也没有一天不恨她……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许浩颜：何必牵掣得这么辛苦，不如就算了……

许浩颜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凶狠地捏着手里的啤酒罐：算了？不能算，我爱了这么久我辛苦了这么久，难道就这样算了？不行！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一定要圆满地结束，我不能白白这么伤痛，既然大家都不好过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许浩颜猛地喝了一口啤酒，我看见黄色的啤酒液体顺着许浩颜的嘴角流了下来，滴答在许浩颜白色的衬衫上，许浩颜放下啤酒罐喘着粗气看着我：十八，每次只要一想到她曾经接触过那么多男人，我就会很想用药水把她泡一辈子，我真的受不了……

许浩颜发狂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许浩颜没有表情地抓起电话说了：喂?

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许浩颜抓狂的表情，许浩颜咬着牙对着电话大吼：你要是暑假不回来以后都不要再见我，听见没有?

（B）

然后许浩颜啪地摔了电话，我有点儿无法接受许浩颜说的话，这就是偏执，爱情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决绝的伤痛感觉所带来的快感要远远超出快乐带来的美好回忆，所以我们通常能记住的都是伤痛和遗憾，美好是用来回忆时光的。我鼓足了勇气看着许浩颜：记得上次我

过生日的时候那个一起吃饭的女生吗，她是我们专业的，她很喜欢你，真的……

许浩颜纤细柔若无骨的手在我眼前舞动，他古怪地看着我笑：那跟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十八，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一根手指头，所以，她跟我没有关系。

许浩颜真的有些醉了，趴在桌子上握着啤酒罐闭着眼睛。我慢慢起身，出了小旋家的门，把门轻轻带上，下了楼才彻底松了一口气，感觉6月份的阳光是那么的刺眼，还有干燥的热度。走出小旋家的小区，看见小淫在不远处低着头蹲着，一只手夹着一支烟，一只手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在地上画着，我加快脚步走到小淫身边，小淫仰着脸看我忽地站了起来：哎，你这家伙干什么去了？是做家教了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啊？

我定定地看着小淫不说话，小淫扔了手里的烟，有些不乐意地看着我：哎，我可是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我笑了一下看着小淫：如果你遇到的女生是许浩颜，我想可能你会更困难，或者说真的连开始都省略了……

第57节：第十八章o他的误会让我恼(3)

小淫不安地看着我：许浩颜？许浩颜怎么了？十八，你怎么怪怪的……

我和小淫并肩往学校走着：许浩颜没怎么，只是他是一个有着极其强烈的情感洁癖的男人，所以我想和他相处的女人应该会很累吧，听他说的那个意思，他和他女朋友相处得很辛苦，他女朋友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后来跟她妈妈在中国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嗯，她女朋友看来也很受欢迎，有过不少男朋友，所以许浩颜就为这个事儿跟她一直较劲儿。

小淫挠挠头发，瞪着我：哎，这都什么毛病啊？不可理喻……

我对上小淫看向我的眼神，小淫懊恼咬着嘴唇：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竟然意外地看见了左手和索多多，左手还是酷酷地背着吉他盒子，双手插着兜，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上身穿着一件好多种颜色的衬衫，衬衫的胳膊处还破了两个窟窿，牛仔裤上系着的链子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索多多眯着眼睛看着我和小淫的方向，脸上还带着一种让人很不舒服的笑容，凑近左手的耳边不知道说了句什么，然后我看见左手看向我和小淫的方向，还是没有什么表情。我有些紧张，想起上次撕破了左手的衬衫，想起左手揍苇子的那个情形我还真是有些后怕，有些硬着头皮地往他们的方向走，只想尽量穿过他们站着的位置。

走过了左手身边的时候，一切相安无事，我暗松一口气，突然听见索多多阴阳怪气的声音：哎，十八，事情不能这么就了结吧？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撕了左手的衬衫，几乎脱光了左手的上身，拉拉扯扯地看了人家大男人半天，怎么连个对不起都不说？我们可是都一直以为你是正经女生来着，不会是因为跟某些人混久了，所以你也变得不管不顾了……

我恼怒地回头，看见索多多无所谓的表情，小淫瞪着索多多：哎，你什么意思？

左手淡漠地看了我一眼，推了索多多一下：够了。

索多多也冷笑地瞪着小淫：我没有什么意思，怎么？你想跟我打架吗？噢，噢，左手，我好怕怕啊，我们学校攻无不克的大众情人要想揍我耶，哇靠，以为我就没有脾气吗？他妈的我早就想揍你了，你有本事抢我女朋友还怕什么？噢，合着你舒服一阵子还不准我随便说两句风凉话吗？我还告诉你十八，你绝对不会比其他的女生都走运，这个浑蛋永远都是这个德行……

索多多说着就奔着小淫过来了，小淫好像也气得发抖了，手握成了拳头，我看见左手一把拽住索多多：够了，你闹够了没有？

索多多好像想甩开左手，左手又重新拽了一下索多多：你别在这儿丢人，先回去问问你那个犯贱的女朋友再出来丢人！

公交车进站了，左手拖着索多多上车，在上车的一瞬间左手看向我：哎，那天谢谢你了。

我转头，看见小淫生气地咬着嘴唇，盯着已经缓缓开动的公交车，我碰了小淫一下：哎，走了。

我朝学校走去，感觉自己的肩膀被拽住了，回头看见小淫气势汹汹的表情：十八，你干吗撕破左手的衬衫？啊，真是受不了，你脱光他衬衫了？你怎么那么随便啊……

本来我就心情很不爽，小淫这么无聊地问我，让我很不舒服，我咬着嘴唇点头：是，没错，一点儿没错，我是撕破左手的衬衫了，我脱光他上身了，而且还看了挺长时间，不过说实话，人家左手的身材比你强多了，人家多大方啊，你没有听见刚才左手上车的时候还跟我说谢谢吗？

小淫的表情极其难看，也开始冷笑：哦，我明白了，你就会磨磨叽叽在我面前装着一个纯情的表象？连你也耍我？我还真是看错你了，你真让我恶心……

小淫哼了一声，转身自顾自朝学校方向走去，我被甩在原地，我的怒火腾腾地就上来了，小淫说别的都好，但是他说那句"就会磨磨叽叽地在他面前装着一个纯情的表象"让我实在无法接受，我加快脚步，追上小淫，使劲儿推了小淫一下：你是个浑蛋！

小淫踉跄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想起索多多刚才说的那句话"绝对不会比其他的女生都走运"，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委屈，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信任度怎么可以就这么低？之前还彼此说过要相信感觉要相信彼此要相信他，都什么玩意儿？

第58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1)

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

（A）

回到宿舍之后，一直到中午吃饭，小淫都没有来电话，我赌气地坐在桌子前面，小诺帮我打了一份饭，我拿着勺子不停地搅拌着饭菜，一点儿都没有胃口，浑小子连道歉的话都不说，想让我再理睬他等着吧，哼。

许小坏和小诺一直坐在我身边奇怪地看着我：不对啊十八，今天是周末，你和小淫不约会了？

我嗤笑：我跟他约会？笑话，还不如去动物园看猴子算了，猴子长得都比他帅。

许小坏点点头：哦，明白了，你们吵架了？这很正常啊，我一直都觉得你们要是不吵架才不正常呢？是不是小诺？

小诺一边嚼着饭一边点头：就是。

我忽然觉得小诺挺可怜的，喜欢大雄，大雄早就有女朋友了，喜欢许浩颜，许浩颜说他没有碰过小诺一个手指头所以跟他没有关系，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小诺说许浩颜的事儿，感情的事儿动了心的人总要承受不被动心的那一方给予的伤痛。这时电话响了，我以为是小淫，开始酝酿着愤怒的火焰准备在电话里面狂飙一通，至少也要痛快痛快嘴，许小坏很温柔地接了电话，然后朝我示意：十八，你真是热线，找你的。

在我接过电话的一瞬间我的怒火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我对着电话开始狂吼：哎，用不着给我打电话道歉，我一点儿也不稀罕，我告诉你小淫你指望我会原谅你，你去见鬼吧……

我看见小诺和许小坏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我，小诺的腮帮子塞满了食物，然后我听见电话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十八，你怎么了？我是元风啊……

我吓了一跳，我怎么都想不到元风会这时给我打电话，我尴尬得不行，元风说：十八，我今天刚好回学校了，我想跟你说一下宣传部负责的毕业典礼的事儿，我在女生楼下呢，你下来一下吧。

我懊恼地挂了电话，感觉自己好容易维持起来的形象这次彻底玩完了，许小坏惊讶地看着我：哎，十八，你教训人的时候很有一套，帅呆了都。

我尴尬地挠着头，慢慢下了女生楼，在想着怎么跟元风解释自己刚才说的话，下了女生楼我才发现不止元风一个人，元风身边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个子不是很高，穿着很整齐，戴着一个黑框的眼镜，看着很儒雅，正在和元风说着什么，元风看见我下来，朝我走了过来：哦，十八，我给你介绍下，这个是4暮，他专管歌舞厅那边的事情，毕业生典礼他参与过，对于一些具体安排他都知道，你抽时间跟他碰碰头，应该会让计划完美些。4暮，这个是十八。

叫4暮的男生友好地朝我伸出手：你好，早就听元风说过你了。

我跟4暮握了手，那个男生的手很大也很凉，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关于4暮的特征，4暮看着元风：要不我们去咖啡厅聊聊？反正都是周末也都没有什么事儿。

元风看了我一眼：4暮，今天我和十八还有点儿别的事儿，改天吧。

4暮笑着点头：好吧，那我先回去了，对了元风，结婚的时候别不通知我，否则太不够意思了，回见。

元风也笑：放心吧，怎么可能不跟你说。

4暮走远了，元风才看着我：我哎，你是不是跟小淫又吵架了，刚才接电话的时候怎么那么冲啊，你俩又怎么了？这些天不是好好的吗？

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他太虚伪了，没有他那么说话的，你问他好了。

元风摸摸脑袋看着我笑：是不是他做了什么还是又有新的女生来招惹他了，上次听阿瑟说踢球的时候又有别的女生凑热闹了，你也别那么小气了，自己的男朋友能那么招人说明他很有魅力啊，往好的地方想想，我觉得小淫没有那么差劲儿了，走，今天去阿瑟那儿。

我扁着嘴：不去，阿瑟不是天天在房间里面穿泳裤表演吗？我才不去。

元风扑哧一笑：哪有，今天去吧，听小麦说阿瑟现在已经能穿衣服了，你等会儿。

元风摸出IC卡，在女生楼下的电话亭打了电话，我透过玻璃能看见元风一边打电话一边笑，不知道说什么，我估计他是给阿瑟打电话。

元风带着我去了阿瑟那儿，阿瑟看见我还挺不高兴：哎，十八，你太不够意思了，我都从上铺摔下来好几天了，虽然说没有挂，但也算是一种重伤啊，你都不来看我，怎么说咱哥们儿的交情也不浅吧？

我看见小麦在电脑前玩游戏，小淫拿着一本杂志冷着脸坐在沙发上看着，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尴尬地看着阿瑟：什么啊，你都不穿衣服，我怎么来看你？又不是动物园看动物……

小淫抖着杂志哼了一声：接着装啊，光天化日之下都能脱光人家男生的衬衫还有什么不能看啊？阿瑟啊，你还是把衣服脱了吧，那样大家看着都养眼。

元风朝小淫走过去：你疯了，你干什么这么说？十八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阿瑟瞅瞅小淫又看看我，吊儿郎当地笑：哇靠，我还以为小淫多发善心来照顾我呢，原来是跟十八吵架了才跑到我这禮来？十八，你脱光谁的衬衫了把小淫气成这个样子，你给小淫戴绿帽子了？

我气得说不出话，腾地站起身想转身就走，阿瑟拦住我：哎，开个玩笑了，我相信就是借你十个胆子你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脱光男人的衬衫的，到底怎么回事儿？是误会就说清楚啊？

第59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2)

我气哼哼地看着小淫，臭小子，好啊，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偏不解释。我无所谓地坐到电话前面，拿起来，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悠闲地等着有人接电话，电话通了，我问：易名在吗？我是十八。

我眼角看见小淫的眼神杀气腾腾地转向我，阿瑟拿着一本杂志在扇风，我听见易名的声音：十八啊，我还想找你说那天的事儿呢，那天真是谢谢你了。

我笑着对着电话说：要谢谢我也很简单啊，你和左手请我吃饭啊，不过我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左手的衬衫贵不贵啊？被我撕破都不能穿了，那天我也不好意思，周围还有那么多人呢，是挺尴尬的哈……

易名笑着说：请你吃饭没有问题啊，就怕你不肯来倒是真的，左手感谢你都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让你赔衬衫呢？你别往心里去了。

我看见阿瑟坏笑地看着我：啧啧，十八真是有胆量，都能撕破男人衬衫了，还说没有脱光人家衣服，难怪小淫这么大的醋劲儿，小淫啊，是不是觉得有顶绿色的帽子向你招手啊……

小淫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又被元风按住了，小麦嘿嘿笑地回头：不是绿帽子，是绿毛龟，像王致和臭豆腐那么长的毛儿。

我无所谓地对着电话开始胡扯：易名啊，之前我一直看不上左手身上那些零碎，不过现在觉得那些零碎看着真的很酷啊，什么时候我和你一起去左手唱歌的那个酒吧听他唱歌好不好？

我觉得我有些恶毒，我就是想成心气小淫，小淫甩我的那几句话实在让我太难过了。还没有等易名那边说话，我手里的电话啪地被人挂断了，我抬头看见小淫怒气冲冲地站在我前面，咬着嘴唇盯着我：十八，你还真是无耻，亏我还把你当宝贝一样……

我腾地站了起来，刚想说话，小淫突然用手按住我的肩膀，我看见小淫强硬的带着愤怒的表情凑近我的脸庞，我听见元风喊：小淫，

你疯了？

就在小淫的嘴唇擦过我鼻尖的瞬间，我看见小淫突然被拽开了，我看见阿瑟皱着眉头的脸，阿瑟把小淫拖到沙发上一扔，指指小淫的脑袋：哎，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疯，你发什么神经？小淫，你这里很缺吗？缺不缺，嗯？不管十八怎么说，我和元风都知道十八不是那种人，你就相信她是那种人是不是？

我惊悸地用手指擦着自己的鼻尖，我不相信地看着小淫，我的眼泪就那么毫无预警地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那么委屈，我根本想不到我真的会哭，我的眼泪就那么不听控制地流了下来，在我有反应之前我一直以为那不是我的眼泪。我用手胡乱抹了两下脸，感觉真的很丢人，元风怔怔地看着阿瑟又看看我，小淫恼怒地坐在沙发上，谁也不看。

阿瑟指指电话：小淫，我拜托你动动脑子好不好？你现在就可以给易名打电话，你可以问啊……

（B）

有人在敲门，我快速跑向洗手间，开了水龙头，不停地往自己脸上淋着水，我不知道小淫刚才为什么那么对我，我很难过。我听见大雄和平K的声音，大雄说：咦？阿瑟，你今天怎么舍得穿衣服了，不回归自然了？

阿瑟说：对了，大雄你来得正好，易名宿舍的电话你有吧，提供一下，小淫这个臭小子刚才跟疯了似的，你帮我们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好像是什么十八撕破了左手的衬衫，好像易名也知道这个事儿，我们都糊涂了……

我听见大雄笑着的声音：哦，那个事儿啊，你们不知道？就是左手那个浑小子跟苇子在综合楼打架了，正好十八过去了，帮着方小刀拉开了左手，苇子真有点儿不像东北人，被左手打得眼镜都碎了，鼻子也流血了，本来我还一直想找那个小子晦气，但是易名好像和左手关系不错，所以我没法插手，其实也不是十八撕破了左手的衬衫，左

手和苇子在撕扯的时候左手的衬衫已经破口了，就是十八和方小刀在拉着左手的过程中把左手的衬衫给撕破了，这个事儿平K也知道啊，怎么了，小淫干什么发疯？跟十八有关系吗？十八也没有挨揍啊！

我听见阿瑟的声音：哎，小淫，你自己听清楚了？你说说你自己什么脑子啊你？就你这点儿脑细胞还学计算机……

我听见小淫辩解的声音：我是听索多多那么说才……

大雄不解的声音：怎么了？

阿瑟说：怎么了？小淫一门心思说十八光天化日之下脱光人家左手的衬衫，所以不知道吃哪门子飞醋，非要说十八不正经呗，索多多？索多多恨不得你挨揍呢！哎，小淫，我怎么发现你特别不相信十八，你刚才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就算你想那样，也别在那种情况下啊，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听见有人在敲卫生间的门，元风的声音：十八，你没事儿吧？

第60节：第十九章o愤怒中他想强吻我(3)

我用手胡乱抹了下脸上的水，对着门口说：我没事儿。

我在犹豫要怎么出去，那么多人聚在客厅里面，我是要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出去还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我恨透了小淫，我想了一下，决定谁的面子都不给。我推开洗手间的门：哎，我现在回学校，谁也不准拦着我，我也不想听任何人说话，是朋友都别为难我，听见没有……

我本来以为会有一堆的人在客厅等着跟我解释，然后小淫也会跟我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整个房间里面竟然空无一人，我刚才那通示威的言论发表了之后竟然没有一个观众？我腾地推开小麦房间的门，没人，推开阿瑟房间的门，没人，然后我一脚踹开小淫房间的门，还是没有人？这让我实在摸不着头脑，难道好几个人就突然消失了？虽然我很想回学校，但是觉得就这么走了实在太便宜小淫那个臭小子了，我的气还没有消呢，我愤怒地盯着小淫房间里面的所有东西，整齐的床单，还有一堆计算机书也工整地放在床边，矮柜子上面放着小淫的呼机还有两盒烟，还有两件衬衫和牛仔裤搭在床头。

我走到床头，推了一下摞着好几层的计算机书本，那一摞书就噼里啪啦倒了，还有好几本掉到了地上，我扁着嘴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开始自言自语：没办法啊，又不是我给搞的，谁看见了？当然不是我弄的了！

我看见小淫的衬衫搭在床头，我恨恨地抓起衬衫使劲儿摔到地上，然后装作不经意地把小淫的牛仔裤也扒拉到地上，我开始很想笑：又不是我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是不是？

我有点儿解气地准备往外走，走了两步很不解气地回身，照着小淫的床狠狠地踹了一脚，床板和墙碰撞在一起，发出很大的声音，我恨恨地松了口气：臭小子，还敢诬赖我，用你宝贝我？浑蛋！

在出小淫房间门的时候我又重新踹了小淫的床一下，感觉终于出了口恶气，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晃晃脑袋感觉舒服多了，我这才准备离开阿瑟的房子，在推开房门的时候我一愣，原来一堆的人都蹲在走廊里面，我看见阿瑟叼着烟笑嘻嘻地看着平K，元风和小淫坐在楼梯上，元风好像在跟小淫说着什么，大雄和小麦在石头剪刀布地弹脑壳。阿瑟看见我出来，吊儿郎当地笑：哟，十八，没事儿了吧?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直接下楼，平K笑着说：回学校? 我也回学校，正好顺路。

我照旧没有说话，我听见阿瑟在我后面说：十八，下次来的时候先打个电话，我保证穿衣服哈。

拐过楼梯口的时候，元风喊我：哎，十八，你什么时候跟小淫补习微积分啊? 都快要考试了……

我微笑着看着元风：哦，那个微积分啊，我们女生楼有个女生数学相当了不起，所以我会跟着她一起补习，不用大家操心了，我先回去了。

我看见小淫腾地站了起来，我瞪了小淫一眼，下楼的时候，平K笑着问我：你们女生楼真的有个微积分超级棒的女生?

我没好气地说：就算没有我也去找一个出来，难道只有男生才能学好微积分吗? 哼。

平K忍住笑：得了吧，你那样小淫会睡不着觉的，他现在就指望给你补习微积分来缓和你俩的关系呢！你也别较劲儿了，小淫那是吃醋，以前净是别人吃他的醋了，我还以为小淫不会吃醋呢，没有想到这小子劲儿还挺大的，都快冲昏头脑了，十八你就高高手吧，行不行?

我哼了一声：哎，你说得好听，要是有人说你装着一副纯情的表象，你会很乐音听? 都说男人信不过，这话还真是不假，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我干吗跟他装纯情? 让他去找天生就是纯情的那种去。

平K嘿嘿笑着不说话。

第61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1)

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

（A）

回宿舍跟许小坏和小诺说起这个事儿，小诺啪地把书一甩：真是欠揍，哪有这样侮辱人的？难道说他是天下唯一一个男人吗？

许小坏优雅地伸着极具诱惑力的腿笑：那是他太在乎你了，有点儿口不择言了，教训他是应该的，但是别真的为了这个事儿闹别扭，十八，在感情上你还嫩着呢，还是要慢慢学会一些东西，男人占有欲望都很强烈，小淫也是啊，因为他喜欢你所以他不想你对他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表露出兴趣，这就跟你不想他对除你之外的任何一个女生微笑是一个道理，只不过你没有冲他发飙而已，所以很容易理解啊，要是有女生围着小淫，你会高兴吗？

许小坏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心里多少还舒服了点儿，小诺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三个女人一台戏，我们合计合计，我就不信整不了他，小样儿吧。

许小坏扁着嘴角笑：得了，要是真的整了小淫，十八比谁都心疼，十八你别嘴犟，你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这个事儿，但是惩罚还是要惩罚的，省着他以后再口不择言，对了，我认识一个基础学院的朋友，那个朋友的一个老乡特别的聪明，高考的时候数学可是满分过来的，估计咱们那点儿微积分难不倒她，我记得那个女孩的老家是杭州的，叫江若雨，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保证不会影响你微积分的成绩的。

我狐疑地看着许小坏：真的，她微积分很行吗？

许小坏不乐意地看着我：什么叫很行，是很很行，江浙一带的人别的不说，脑子聪明得很，浙江出师爷，那绝对是文化人的大本营，就你那点儿破微积分还好意思整天挂在嘴上？

晚上阿瑟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我蛮横地说坚决不过去，因为我知道小淫在那儿呢，后来元风接过电话也让我过去，元风在电话里面说：十八，别这么扫兴啊，先不说小淫的事儿，大家很难这么齐地聚到一起是不是，饼小乐和我都是马上就要毕业的人了，回学校的机会很少，你真的不过来了吗？就说我吧，本来应该早点儿回员工宿舍的，我那边的房子装修还是楠楠在盯着的，为了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我都不回去了，想留在阿瑟这儿明天早晨再回公司，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不冲别的，也要冲朋友的面子吧？

元风说得言辞恳切，尤其是说到最后说不冲别的也要冲朋友的面子，我实在没有话说，我都没有办法说出狠话说我不去，但是一想到小淫我就会火冒三丈，我只好说过一会儿就过去，元风才挂了电话。许小坏嘿嘿冲我笑：哎，谁比阿瑟的面子还大？我看你跟阿瑟说话的时候还是铁板钉钉呢，是上届的宣传部长？

我叹了一口气：就是元风，没法驳面子，我这会儿真是不想见小淫，臭小子，真想揍他一顿。

许小坏接着笑：那你就去揍他一顿好了，这样说不定他也很好受，说不定他还真是想让你揍他一顿呢。

等我晃荡到阿瑟那儿的时候，他们好像都已经喝了一圈酒了，因为我看见饼小乐的眼神都有些呆滞，元风好像也喝了一些啤酒，阿瑟趿拉着拖鞋靠着两个椅子，还眯着眼睛叼着一支烟，活脱脱就是一个流氓，佐佐木挨着小淫坐着，小淫咬着嘴唇看了我好几下，我没有答理他，元风热情地招呼我：来，十八，你坐我这边吧，我现在的酒量高了不少，要不我跟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比比。

平K嗤笑：得了吧元风，和十八有三样东西不能比，一是酒量，二是胆量，三是脾气，就你？算了吧，你加上阿瑟也不是十八的个儿，来，十八，分分钟撂倒他们。

我坐在元风的身边，这是认识元风以来我第一次距离元风那么的近，以前打牌的时候是坐在元风的对面，之前的吃饭，都是中间隔着

别人，其实对于元风我一直在告诫自己，我跟自己说元风不是小意，元风是楠楠的男朋友，我一直怕自己有什么不当的行为让大家都尴尬，而且元风在小淫面前也一直刻意拉开和我的距离。今天元风让我坐到他身边让我也有些意外，我不确定元风是喝多了还是就是很随意地那么一招呼，我坐下，元风拿过一瓶啤酒给我倒了一杯，笑：哎，十八，你还有你那同学的照片吗？就是你说的那个跟我长得特别像的那个同学的照片。

我有点儿结巴地看着元风：什什么？照片？你说小意的照片？

元风点头：对啊，我也很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我发誓我真的是独生子，呵呵。

我黯然地摇头：没有，我怎么会有小意的照片，他可能根本早就忘了我是谁了。

元风拿酒杯跟我碰了一下，笑：哎，不一定，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们公司的一个男同事，跟你和你那个小意的经历差不多，只不过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那个女生呢，暗恋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也暗恋那个女生，但是两个人谁也不敢说，都憋了好多年，前两天我那个男同事去他那个女同学所在的城市出差，两个人都喝了点儿酒，后来那个男的就跟那个女的说了喜欢她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发现兜兜转转了那么多年其实一直在彼此喜欢，现在好了，两个人终于走到一?路上了。

我惊讶地看着元风：你说的这个是，真的?

元风嗯了一声：是啊，你有没有小意的电话，打个电话给他，说不定他记得你们之间的事儿比你还清楚呢！

我有点儿兴奋地搓着手：可是，可是那样行吗?

元风对着我举举酒杯，笑：只要你想做就行，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还想着他，或者说如果真的打了电话之后发现你们真的也是我同事的那种状况之后，你会真的变得开心或者幸福，那你就去做，我们会鼓励你去做，如果不是，那你以后都不要再想了。

我喝了一口啤酒，有点儿心不在焉，抬头看见小淫嘟着嘴无比委屈而且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我本来想狠狠地瞪小淫一眼，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只是瞟了小淫一眼不看他，阿瑟有点儿喝多了，吊儿郎当地看着小淫哼哈：我是流氓我怕谁啊，是不是小淫？小淫啊，我俩都是流氓哈，今儿晚上你就跟我睡了好不好？我还没有试过男人呢，虽然跟小麦同床过，但小麦毕竟不是男人啊，嗯？……

第62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2)

元风朝阿瑟扔了一听啤酒：哎，哎，说什么呢？十八还在这儿呢！

阿瑟真的喝多了，不屑地看着元风：十八在这儿怎么了？我说元风，男人女人都一样，都要长大的，十八，今儿你怎么谢我？

我不明白地看着阿瑟：我？我干吗要谢你？

阿瑟嘿嘿笑：算了，也是，就你那脑子，太不够使了点儿--要不是我今天拖住小淫，说不定那小子就当众强吻你了，不过看你那副呆呆的样子估计你都不知道小淫要干什么……

平K和佐佐木捂着嘴在偷偷笑，饼小乐和大雄吃惊地看着阿瑟：不会吧，小淫和十八发展得这么快？

我的脸上开始挂不住了，小淫腾地站了起来：阿瑟！你发什么神经？

阿瑟眯着眼睛看了看小淫：好了好了，真是，你们是小孩子吗？搞什么啊，这不让说那也不让说的，真是没劲，哎，你们今晚谁陪我睡？要不元风吧，嘿嘿，我想法可多了。

元风坏笑着看着阿瑟：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从来不揍你，所以你觉得我很没有脾气？我一点儿都不介意和你睡，要是明天你无法起床可千万别记在我的账上，不过你放心，医药费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的，我知道你家有的是钱。

（B）

跟男生在一起最大的不舒服可能就是男生有时候会说一些毫无遮拦的话，虽然这些话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女生看来多少都有些不舒服，阿瑟把我说的这种不舒服叫做虚伪，说是没有必要，人都要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因为没有什么人是圣人，用阿瑟的话说圣人可能嘴里不骂人，但是心里是不是也不骂人呢？

小淫盯着我旁边的平K：哎，我跟你换下位置。

我瞪着平K：不准换。

平K苦笑地看着我：十八，你俩还是把我劈了算了，哎，我听谁的?

小淫无赖地站起来，直接走到平K身边：就要换，要是你不想我揍你的话。

平K躲瘟神一样转身坐到佐佐木身边，我恨恨地瞪着小淫，转头不理睬他，元风看着我笑：其实你俩啊，摽着劲儿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

小淫往我身边挨了一下，小声说：还生气啊，我的衬衫和牛仔裤都被摔地上了，你也消消气吧，好不好?

我哼了一声，表示我的立场，大雄突然看着元风说：哎，元风，易名原先的那个女朋友叫方茵茵的，应该跟小淫是同乡了，怎么最近跟楠楠他们文体部的4暮混在一起了，4暮那小子也不是什么好鸟吧，我大二的时候还跟4暮打过一架呢。

元风笑：你说4暮啊，哦，那小子是有点儿那个，不过脑子好像很好用，尤其是英语学得挺好的，但是心机挺重的。

大雄点头：我也是那么觉得，不过现在的女生好像都不长眼睛似的，就说方茵茵吧，易名对她够好了，可是方茵茵还是觉得易名不够好，现在跟4暮混在一起，4暮摆明了就是玩儿她而已，她还以为抓到了个宝，易名就算再不怎么样，至少比4暮像个男人吧，至少易名不是家里有了毕业以后要结婚的女朋友啊。

我奇怪地看着大雄和元风：家里已经有了要结婚的女朋友？还有这种事儿?

大雄很是愤慨地说：是啊，4暮的女朋友来过咱们学校，挺漂亮的，据说那个女孩家里很有一些背景吧，女孩的爸爸是当地的一个什么官员，所以4暮毕业之后跟那个女孩结婚是一定的，4暮那种男人属于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那种，没有既定的利益他是不会出手的，所以在学校里面就算是和谁谈恋爱了，那不过都是玩玩而已，不过这种情况

也都不少，好多人都是家里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在大学里面还有重新处的女朋友，到时候看情况吧，近水楼台先得月，到时候看哪个更适合自己就和哪个处……

阿瑟嗤笑：所以啊，大部分的男人女人从表面看着都一本正经的样子，内里虚伪得很，还不如我这个流氓够直接，说白了还不是做好几手准备，平时都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满口仁义道德我告诉你们，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个道理不只适合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好多人都是一样，永远都会把自己最大的利益保护得好好的，要作多手准备了……

我吃惊地看着大雄：那，那方茵茵根本就是吃亏吗?

阿瑟不以为然地看着我：她吃什么亏？4暮不是什么好鸟，方茵茵就是好鸟了？她甩了易名，之前也甩过别的男生，她和4暮不过是半斤对八两而已，互相都是只是在学校里面谈个恋爱而已，就算4暮真的想娶她，方茵茵嫁不嫁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呢。毕业就分手就算不是公理也是个定理，大学恋爱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演习而已，要不然上哪儿去积累经验？十八，别傻了，有机会积攒点儿免疫力吧，不然出了社会你会更加吃亏，我告诉你，社会上的男人就更没有几个好鸟了，凡是超过二十五六岁的男人跟你说他从来没有恋爱过，我就跟你打包票他那是在放屁……

第63节：第二十章o就是想和他较劲(3)

小淫不乐意地看着阿瑟：哎，你乱说什么呢?

阿瑟嗤笑：我可没有乱说，不能这么维护十八，不然她的心智会变得很低能的，人家说什么都信，那得吃多少亏啊，十八啊，你就拿小淫开练吧。

小淫愤怒地瞪着阿瑟：哎，你够了。

我坏坏地看着阿瑟：哎，说来说去，你，还有小淫跟那个4暮也差不多了……

阿瑟立马打断我：哎，十八你千万别那么说，4暮跟我们没法比，我和小淫从来不会拿自己交往了多少个女朋友或者得没得手去跟别人说，引以为荣，我是觉得异性多也无所谓，不过都是你情我愿，4暮心理很阴暗的，他就会以那些为荣，不信你去问元风，大雄为什么跟4暮打架？还不是4暮乱说大雄的女朋友是自己得过手的，那根本就是没影儿的事儿。

我撇撇嘴阴阳怪气地看着小淫：是吗?

小淫没有表情地看着手里的酒杯，避开我的眼神，阿瑟神秘兮兮地凑近桌子笑：不过说实话，男人靠长相占尽便宜，虽然4暮那小子人品不好长得还实在不怎么样，但他应该是咱们学校里面唯一一个不用靠长相就能迷惑很多女生的男人了，我还真是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呢！当然了，咱们是工科学校，校花长得也是矬里拔大个儿，虽然没法跟其他学校比，但还能够看，愣是让4暮那个浑蛋吊得团团转，对了元风，4暮靠什么进学生会的？你们学生会不介意学生的品德吗？难道是选有男人味道的?

元风笑着不说话，平K诡异地坏笑：嘿嘿，那还用说吗，咱们学生会里就数女老师多呗……

然后一帮人笑得嘿嘿的，阿瑟更是放肆地大笑，我有点儿尴尬，看着小淫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用手在小淫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小淫张了一下嘴，懊恼地瞪着我没说话，我得意地转头看见元风忍着笑，我估计他肯定是看见我掐小淫了。

一晚上东聊西扯的，不是毕业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小淫时不时跟我小声说着话，我故意不答理小淫，因为我心里始终怀着气儿没有发出来，平K和大雄中间带着饼小乐先走了，我也要跟着走，小淫拽着我的胳膊怎么都不让我走，我甚至都要发火了，小淫还是拽着我的胳膊。元风也说让我待一会儿，说是时间还早，阿瑟喝得不少，抱着一个靠垫在沙发上躺着不说话，佐佐木坐在我对面，一个劲儿跟元风聊着。

小淫小心地看着我：十八，你别生气了，我不该那么说你，可是你一那么故意气我，我就火大了。

我凶狠地打断小淫：少来了，我这人多假啊？是故意装出来的纯情表象，用不着你宝贝我，哼……

元风突然笑着岔过话：哎，小淫，你和十八别在我和佐佐木面前这么暧昧好不好？我们还想说会儿话呢。小淫，你和十八去你自己的房间聊天去，今晚你送十八回学校，我和老佐今晚想好好聊聊，你俩在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搞得我们太分神了。

第64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1)

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

（A）

小淫有点儿如释重负地站起来，拽着我的胳膊就往他的房间走，我挣脱了好几下，小淫不放手，我有点儿发怒了，我瞪着小淫：你放开！听见没有，我要回学校……

小淫竟然强硬地瞪着我：不放，我有话跟你说，要回去也要听我说完。

碍着元风在客厅，我没怎么好意思发作，等进了小淫的房间，我是手脚并用，我都忘了我是连踢带打还是连推带踹的，反正用的力气超级大，小淫的手劲儿也很大，后来不知道我踢到小淫什么地方了，我看见小淫脸上好像是很痛苦的表情，皱着眉头张着嘴半弓着身体看着我，有点儿艰难地说：哎，十八，你疯了是不是？哪有你这样的？

就那样了，小淫还使劲儿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我凶巴巴地看着小淫怪异的表情：哎，我没有疯，疯的是你，你不是看错我了吗？你不是说我很无耻吗？怎么了，现在我看着不是那么无耻了？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一旦过不了几天你发现我又变得无耻了怎么办……

小淫用一只手按住墙，好像很难过地看着我：十八，我都说我错了，我跟你道歉，你别这样好不好？你想怎么着都行好不好？

我有点儿意识到自己好像刚才出手重了，紧张地看着小淫：哎，你哪儿疼啊？这儿有止痛药没有，看看有没有破皮的地方，不严重吧？

小淫嘘了一口气，挨着我背靠着墙，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你说你刚才用多大的劲儿啊，我跟你有血海深仇吗？你是不是很想废了我……

小淫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声音小很多，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可能踢到的地方，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了一下，背靠着墙不敢说话，

小淫侧着脸看着我笑：十八，别生气了，嗯？

我转脸瞪着小淫：哎，换你你不生气吗？我要是把你说成那样你都不会生气吗？哪有那么说人的，还有啊，你在客厅干吗那样对我……

小淫抿了下嘴唇，犹豫地看着我：十八，其实我是，是因为太喜欢你，所以一想到别的男生跟你有关系我就会恼火，我就是很想，很想让你知道我有多喜欢……

说着小淫避开我的眼神：你。

我觉得自己的心慢慢变得软了，我真是个白痴，我竟然恨不起来了，我有点儿有气无力地看着小淫：可是你说那些话我真的很生气……

小淫侧过身低着头看着我：别生气了，明天开始我帮着你好好补习微积分……

我固执地摇头：不用，许小坏认识一个基础学院的学生，她老乡数学高考是满分呢，我想让她帮着我补习，你帮着我补习我老是集中不了精神……

小淫有点儿无赖地打断我：不行，就我给你补习，你都把我踢成这样了还敢让别人帮着你补习？我不管。

我无语地看着小淫一副无赖的样子，小淫突然看着我笑：十八，我要那天说的那个精神文明，那天我说过了我随时可以要的。

我迟钝地看着小淫：什么，什么精神文明？

小淫坏笑地看着我：装糊涂？那天我在自习教室跟你说的那个，嗯？

说着小淫用手指点了点他露着酒窝的脸颊，我想起那天小淫给我补习微积分时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来着，我有些不自在，推了小淫一下：别胡闹了，我真生气了。

小淫耍赖似的靠近我：哎，我哪有胡闹啊，那天你没有反对我就当你答应了，多少奖励一下嘛，还有啊，今天你还对我下那么黑的

手……

我尴尬地躲开小淫，想往外面走，小淫挡着我，小声笑：十八，别走。

我的腿被小淫绊了一下，扑到小淫身上，小淫顺势抱住我，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小声说：好了，不闹了，嗯？

我紧张得不行，呼吸好像都不在点儿上，小淫好像轻轻笑了一下：十八，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今天有吓到你吧？之前看见你看易名的那种眼神我就会很难过，晚上看见你坐在元风身边我也不舒服，因为你说过元风跟小意像，听元风跟你说起小意我心里也很别扭，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一听到你和别的男生怎么怎么样我就会受不了，而且特别的恼怒，你说让别人帮着你补习微积分，别那样，那样我真的会受不了的，嗯？

我的脑子有些乱，小淫说的话让我反应更加迟钝，小淫身上有一股啤酒的味道也有一股汗水的味道，可是我一点儿都不讨厌，我甚至懒得说话，有点儿睡着了的感觉，我很害怕我会对这种感觉上瘾，我甚至害怕自己太依赖小淫在身边的感觉，我甚至想会不会幸福来得太快，然后过去之后就是痛苦？因为我运气一向不好，所以这种想法也一直压抑着我的神经，所以我一直在慢慢地抗拒着幸福到来的速度，如果幸福来得晚一些，那么一旦幸福不在了，痛苦来到自己身边的感觉也会跟着晚一些，毕竟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有抓住过，一直是空空的手心习惯了很多东西从我手里毫不留情地慢慢溜走，突然有东西真的留下来了，我不可能不去怀疑留在我手里的东西是被别人遗忘了的，还是□的是属于我的。

我的下巴靠着小淫的肩膀，我有些迷离地自语着：小淫，其实，我一直都太害怕失去的感觉，所以我宁肯什么都不要，那样至少不会在失去的时候太难过了。

小淫拍了拍我的后背，笑着小声说：不会的，相信自己好不好？

我和小淫出房间的时候，看见佐佐木元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阿瑟也在沙发上睡得一塌糊涂，一条腿还掉到了地上，佐佐木不知道为什么还在喝酒，看着好像心情不大好，看见我和小淫出来，笑：来，能不能再陪着我喝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感觉有些闹心。

小淫挨着我坐下，佐佐木递给我和小淫两听啤酒，笑：你俩不闹了？

小淫打了佐佐木的手背一下：多事儿。

佐佐木扶了扶眼镜，接着笑：不闹就好啊，元风真是幸福，马上就要结婚了，有些人真是走运，总是能遇到值得等待的人，不过有些人运气就不好了，小淫，有烟吗……

小淫从口袋里面摸出烟递给佐佐木，我奇怪地看着佐佐木，因为我知道佐佐木不抽烟，小淫给佐佐木点了支烟，佐佐木抽了一口就咳嗽得不行，竟然夸张地呛出了眼泪，我惊讶地看着佐佐木：哎，你不会吧？这么夸张？一支烟而已……

小淫在桌子底下碰了一下我的手，我停住话，佐佐木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胡言乱语：小淫，我今天看见她了，看见她和那个男的一起出去了，他们挺亲密的……

第65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2)

小淫碰了一下佐佐木的啤酒罐：别想了。

佐佐木慢慢地转头看着我：十八，说真的，我是真的喜欢她，我还把她的照片给我妈妈看了，我告诉我妈妈我喜欢她，我哥哥结婚的时候我妈都没有把她的戒指给我嫂子，我妈妈说那个戒指给我留着，我跟她说过毕业之后她去哪儿我就跟着她去哪儿的，她也答应过的，她答应过的，真的，她答应过我的……

佐佐木开始激动：十八，你告诉我，女生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我真的很穷？就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家里也没有什么钱，所以不管我多么喜欢她都没有用是不是？十八，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她，你问问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好不好？她跟我说过她喜欢我的，她说过的……

小淫隔着桌子拍拍佐佐木的肩膀：老佐，算了，都过去了……

佐佐木打开小淫的手，用手捂着脸：怎么可能都过去了，两年多的感情说没了就没了，什么过去啊？我过不去的……

我看见佐佐木拿着烟的手在微微地抖着，小淫绕过桌子坐到佐佐木身边，按着佐佐木的肩膀：好了，都过去了，就算你对着她大哭，她能再回到你身边吗？能不能？要是能我现在就领着你去找她好不好？

我喝了一口啤酒，也感觉心情有些郁闷，佐佐木把头转向小淫的肩膀，小淫用力拍了拍佐佐木的肩膀：振作点儿，像个男人。

（B）

等佐佐木也喝醉了之后已经是夜里十点了，小淫分别把阿瑟、元风还有佐佐木架到房间里面，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回学校，周末是十一点熄灯，所以我们不用很着急往学校赶。在路上我有点儿百无聊赖，觉得佐佐木真的很可怜，他被甩的原因不是他人不好只是他家不是北京的只是他家不怎么有钱而已，这个理由让人看着有些悲哀。不知道师姐和那个北京的男的处得怎么样了，如果那个男的

真的像阿瑟说的那样毕业之后就出国但愿能带上师姐一起，女人既然是为了钱，那就彻底一些好了。

小淫一路上不停地踢着马路上的石子，就像踢足球那样猛地冲到小石子前面飞起一脚踢飞小石子，踢了几次之后小淫猛地站住回头看着我：十八，我比佐佐木还穷，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穷了?

我愣了一下，看着小淫：如果可能，我希望能遇到一个更穷的。

小淫不解地看着我：为什么?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我很穷啊，要是找到一个比我还穷的，那我是不是就会有点儿优越感什么的?

小淫扑哧地笑了一下，用手摸摸我的头发：傻瓜，你就这么点儿追求吗?

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过灰姑娘之类的梦想，因为我的运气一向不好，所以更多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自己，对于灰姑娘之类的情感模式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概率用指甲盖想都是百分之负二百，比天上掉个狗头金砸到我的概率更不靠谱儿，自卑的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知道什么属于自己，什么不属于自己，门当户对虽然更多的时候被人说成笑话，但我却觉得那是个真理。

回到学校后，距离熄灯时间还早，小淫拽着我的手说是去操场转转，夏天的空气里面弥漫着干燥的温度，不过夜里稍微还要好一点儿，操场也有不少人，多数是情侣，不是躲在角落里面窃窃私语就是慢慢地并肩走着，不过也有少数的人在跑步。看着跑步的人我笑了一下，我想起一飞说我之前的跑步是为了发泄多余的精力，而并非我多么注重健康和运动。

小淫拉着我坐在操场边上的栏杆上，也跟着笑了一下：十八，你笑什么?

我扭头看小淫：没什么，想起之前我天天跑步的时候，原来宿舍的一个女生，就是不甩阿瑟的那个一飞说我是精力过剩所以才跑步。

小淫本来坐着的位置离我还有一小段距离，小淫扭头看了看我，慢慢往我身边靠了几下，我觉得小淫有点儿刻意而为的感觉，我抬头往操场上看，感觉小淫的手握住我的手，我听见小淫问：十八，会不会觉得生活得很辛苦?

我看了一下夜空，没有什么星星，我朝小淫点点头：会，很累的时候就会想，也羡慕不用那么辛苦的人，不过多数时候我都不怎么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多闲着的时间去想吧。

小淫抿抿嘴唇：十八，还会不会再想起小意，今晚元风一个劲儿跟你说的时候我很不舒服来着，干吗说那些，明显是刺激我。

我转头看向小淫的眼神：有时候也会想一些，毕竟最初的青春岁月我曾经用六七年的时间来偷偷想念过他，不可能不想的……

小淫朝我笑了一下：我明白，咦? 十八，你看那边是什么啊?

我顺着小淫手指的方向望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啊，我扭回头刚要责问小淫诓我，那个瞬间，小淫的嘴唇轻轻落在我的脸颊上，我看见小淫满足地笑，我有点儿尴尬地推了小淫一下：你怎么，这样啊?

第66节：第二十一章o就是无法生气(3)

小淫拽住我要打他的手，吃吃地笑着：都说过了亲近容易让人上瘾的，你不喜欢?

我别扭地用胳膊肘使劲撞了小淫一下：走了，回学校了。

小淫伸着懒腰跟着我站起来，接着笑：干吗这么害羞啊，我看你打人的时候有多大胆量啊？这会儿变得跟两个人似的，十八，你说我怎么那么喜欢逗你，嗯?

我推开小淫，小淫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对了，对了，你还欠着我一些钱呢，随身听的钱还没有折完，过两天我要买夏天的短衫，你帮我付钱，不准不认账。

我点头：行，到时候你叫上我跟你一起去。

走到操场入口的地方，竟然看见方茵茵和4暮了，方茵茵亲昵地拉着4暮的胳膊，4暮好像在跟方茵茵说着什么，然后方茵茵就吃吃地笑，小淫扭头看着我：哎，你自己看看，全操场谈恋爱的人都是互相拉着牵着的，就你和我，从来走路的时候都是各走各的，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可能小淫说话的声音有点儿大，我看见4暮朝我们回头，然后我看见4暮朝我看了一眼说：十八？你也在这儿?

我也点了下头嗯了一声，4暮扫过小淫的眼神让我看着有些冷漠，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小淫压根儿就没有正眼看4暮，等4暮他们走远了我才扭头看着小淫：哎，你那老乡不是说为了传承家业才跟易名分手的吗？难道说跟4暮混在一起就能传承祖业了？这会儿怎么看着易名都比4暮顺眼。

小淫哼了一声：嗯，虽然我也不喜欢易名，但是易名确实比4暮顺眼得多，你以后在学生会里面离4暮远点儿，他那人挺不地道的，把追女生当成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乐趣，经常跟别人炫耀他是不是得手了之

类的事儿，别看表面斯文，脑子里面龌龊得很，之前大雄揍他揍得轻了，嘿嘿，跟你说，当时我拉架的时候还跟着踹了4暮两脚……

我反感地瞪着小淫：你也那么多的历史，你就不炫耀了？

小淫不服气地看着我：哎，你拍拍良心说啊，我什么时候在你们面前炫耀了？交往都是你情我愿的，干吗去炫耀，很有意义吗？就算有女生说我坏话你什么时候看我去澄清了？干吗去打别人的脸啊，哼，呀！你怎么又掐人？很疼的……

我狠狠地掐了小淫的胳膊一下，小淫揉着胳膊哭笑不得地看着我：哎，知不知道我这两天为什么不穿短衫，都是被你掐得没法见人了都，可恶的家伙……

第67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1)

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

（A）

回到宿舍的时候，看见小诺一个劲儿伸着大拇指冲着许小坏说着：高，高啊，你真是高人一个。

我不解地问小诺许小坏做了什么事儿让她这么五体投地地捧着，许小坏春风得意地看着我，淡淡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过就是稍稍利用了一下自身的资源而已，没有什么可说的。

小诺开始跟我解释，说是许小坏很想去学校的计算机房上机，但是又不想花什么钱，除了正常的上课时间计算机房的计算机是免费使用外，其余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三元钱，当然了许小坏倒不是没有那个钱，只是许大美女觉得486或者586的破机子竟然还要收取她三元钱实在让她觉得没有面子，所以她直接就去学校研究生专用的计算机房找负责老师，那个老师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许小坏到底用了什么办法，那个新来的男老师竟然答应了以后许小坏可以在任何时间去研究生计算机房上机，只要有空机位就行。研究生专用的计算机房配备的计算机都是586的新机子，显示屏超级漂亮，所以从手感到视觉都是超级的享受，小诺下午就跟着许小坏上了好几个小时的免费计算机，说是累了还靠着舒服的皮椅子睡了一会儿，据说很爽。

许小坏看着我笑：十八，哪天有时间了带你去，反正也不用花钱。

我有点儿不平衡地看着许小坏：哎，拜托了，我知道你长得很有优势，这个世界简直就是明摆着给美女开路的……

许小坏冲我嘿嘿笑了一下：得了吧，我也承认我是美女，要不怎么说是个男人就做不到不近美色呢？哇噻，好骄傲啊，对了，我帮你联系了江若雨了，明天咱们没有课，她们也没有课，她在基础学院一

楼的阶梯教室上自习，你去找她吧，就紧靠着门边的第一个座位，瘦瘦的，一看就能找到的。

我有点儿为难地看着许小坏：这个，你这么快就联系她了？

许小坏奇怪地看着我：是啊，你不是说你微积分想要高分吗？我跟你说过这事儿就帮你联系了，天，你不会是想放我们鸽子吧？哎，十八，你是不是心疼小淫了？舍不得不让他帮着你补习？

我支支吾吾地看着许小坏：小淫说，他不让别人帮着我补习微积分……

小诺呀了一声，蹦了过来：哟，十八，这个可是你的不对啊，你气势汹汹地回来指责小淫不对，咱姐妹儿可是很实际地帮你找辙，这会儿已经敲定的事儿到你这儿就给撅了？你这不是让我们做蜡吗？

许小坏嗤笑：看看，看看，都说这个女人不能信，算了，我回绝人家了。

我着急地看着许小坏：别，我还是去吧，就挑着一个章节说是我不会让那个同学帮我补习那么一下就好，总不能是一会儿要补习一会儿又不补习了吧，那样不好。

小诺正要说话，小丘推门进来，一脸的不高兴，好像还哭了似的。小丘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一句话也不说，突然就趴在床边的桌子上开始大哭起来，我看着许小坏和小诺，有点儿不明所以，我慢慢坐过去，轻轻拍了下小丘的肩膀：小丘，你怎么了？

小丘不停地抖着肩膀哽咽着，抬起头委屈地看着我：十八，易名说，说要跟我分手，我做错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做错啊，可是他还是要跟我分手……

我惊讶地看向许小坏，许小坏努努嘴，好像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似的，小诺凑到小丘身边：小丘啊，易名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小丘抹着眼泪：他说，他说他很累，所以想一个人静一静，可是我，我也没有打扰过他，就是周末的时候也是他找我我才跟着一起出去，平时我真的没有打扰过他啊……

小诺拉着小丘起来：哎，去水房洗洗脸吧，你看你哭得眼睛都要肿了，难道你不想见人了？洗洗脸去，别哭了，哭死也没有用……

小丘嗯了一声，委屈地哽咽着，拿了毛巾慢慢出了宿舍门，小诺跟在后面一起出去了，许小坏娴熟地扔给我一支烟，笑：十八，你怎么看？

我糊涂地看着许小坏：什么怎么看？

许小坏嗤笑：其实，从他俩刚开始谈我就知道长不了，小丘不过是易名填补空缺的一个临时人选而已，坚持这么长时间已经不错了，易名看向方茵茵的眼神跟看向小丘的眼神根本无法比，因为不喜欢，所以当然会觉得累……

我不解地看着许小坏：可是，要是不喜欢干吗还要开始？

许小坏无所谓地看着我：闲着干吗？小丘难道一点儿都感觉不到易名对她的冷淡吗？小丘就真的感觉不出来易名对她的感觉很陌生吗？我不相信她感觉不出来，只不过女生通常都愿意抱着努力的想法去试试，以为感动是爱情的传说，其实不是，感动和同情一样，在爱情里面比垃圾还要没有价值，而男生是抱着试试的想法去尝试，连受感动的程序都省略了，所以最后只好一拍两散了呗，就这么简单。

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小丘在小诺的陪伴下，脸上还挂着水珠进了宿舍，好像还在不停地哽咽?，我有点儿同情小丘，我开始后悔当初要不是我告诉了易名小丘喜欢他，是不是易名就不会找上小丘？那样最多小丘就是始终暗恋易名，至少不会像今天这么难过了。我看了一眼小丘，觉得有点儿内疚，可能小丘还不知道告诉易名她喜欢易名的事儿是我搞出来的，我觉得自己像个罪人，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竟然还出了这样的事儿，看来真的是我做错了。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好，半夜的时候，起来想叫小诺，可恶的家伙睡得都流了口水，哼唧着就是不起来，许小坏歪着脑袋看着：怎么了？十八。

我说我睡不着想去走廊待会儿，许小坏披了衣服，从枕头下面摸了烟，跟着我蹑手蹑脚地出了宿舍，走到走廊最尽头的楼梯拐弯处，我点了一支烟，无比内疚地看着许小坏：哎，我真的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小丘，她暗恋易名的事儿是我捅出去的，我跟易名说了，过了没两天易名就和小丘好上了，我还一直以为是好事儿呢？切。

许小坏诡异地看着我：你？我就说嘛，按照小丘的性格打死她都不会主动去跟易名说实话，不过我真是很奇怪，你，为什么会主动找易名说小丘喜欢他的事儿，你和易名，很熟吗？

我避开许小坏的眼神：不是，我们是同乡，有次聊天的时候我，我无意中说出去的，都怪我多嘴，现在怎么办啊？小丘一难过我就觉得我是个罪人……

许小坏吐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我：别难过了，对小丘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回忆，至少没有暗恋的那种遗憾，十八，你，是不是喜欢过易名？

我没有想到许小坏会这么问，我警惕地看着许小坏：哎，你别瞎说，易名早先跟方茵茵恋爱，后来跟小丘，跟我可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

许小坏挑着嘴角笑：得了吧，我现在才发现之前你还真是挺关注易名的，哎，那会儿你是怎么忍过来的，看着易名跟一个又一个跟你无关的人在一起？

我嗤笑了一下：哎，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感受悲伤啊，你那是吃饱饭看风景。

第68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2)

在许小坏看破之前我心里的那点儿破事儿之后我还真是有了一点儿不安，我怕许小坏会跟别人说，虽然事情过去不少时间了，但要是真的说出来一旦要是大家见面了肯定会感觉很不舒服。许小坏好像知道担心什么，拿打火机敲了敲我的脑袋说：放心吧，我没有那么事儿妈的。

第二天上午，我背着小淫，偷偷摸到基础学院的自习室，我琢磨着怎么也不能让许小坏太难做，怎么也是人家帮着我联系的，我哪能说不用人家就不用了，所以我决定单独挑出一两个章节就跟她说就那些不会，走个形式就好。我怕真的让那个叫江若雨的帮着我补习微积分了，小淫还不定跟我闹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事儿真是怨我，明明知道拗不过小淫，还把话扔出去了。

到了基础学院的自习室后我伸着脑袋往里面看了看，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可能是我到早了，我拿着微积分的书在走廊里面来回走着，我想那个叫江若雨的人可能还没有到。转身的时候看见走廊的墙壁上罩着玻璃的栏里面挂着很多幅素描的一些建筑房屋的黑白画面，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公告栏上写着建筑专业实习图，因为我小时候也专门练习过素描，所以看见黑白画面我就会很有兴趣，简单地看了看之后，我在一幅素描画面前面停了下来，那幅画面的铅笔痕迹很重，但是色彩感觉很明显，在线条上给人一种很硬朗的感觉，就像真的能想象到那么一座房屋建在自己的面前一样，立体感在我的脑海里面超级的强烈，我很有兴趣地凑近了看玻璃后面落款的名字：××级建筑专业九段。

我正出神地看着的时候，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请问，你是十八吧?

我一惊，转身，差点儿和一个人撞到一起，我往后稍微看了一下，是一个个子不高很清瘦的女生，头发好看地披着，但是我怎么看

都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一时我又想不起来，我点头：嗯，那你是江若雨?

那个女生忽然笑了：嗯，其实早就想认识你了，一直没有机会，我们专业和你们专业一起上大学英语，对了，上次竞选学生会的时候我看过你的演讲，真的很有冲击力。

说着那个女生朝我伸出手，我赶忙也伸手和她握了一下，我终于想起来了，之前上唐山口音"英格历士"的时候有个女孩不停地回头看我，原来就是这个江若雨，我松了口气。

江若雨接着笑：所以我那同学说你想补习微积分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其实我这人不大会说话的，你微积分不好吗?

我讪讪地笑：不太好，数学我一直很不在行。

江若雨拿过我手里的微积分书翻了几下：我的还行吧，我们专业学的是理科的高数，你们文科的这点儿微积分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进去吧，你跟我说下哪些地方不懂。

我跟着江若雨进了基础学院的自习室，里面没有几个人，江若雨的位子就靠在门口，桌子上工整地摆放着一本统计学，江若雨随手翻了翻我们专业的微积分，笑：其实很简单的，也没有几重积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十八，你不懂的地方都在哪儿?

我小心地翻着微积分，心里有些犯难，要是我翻前面的跟她说我不懂估计会被笑话，可是翻后面的说我不懂，要是她给我讲了，再让我做题，我要是做不出来很明显就穿帮了我是在应付人家，我犹豫着把书翻到我稍微有点儿懂还有些迷糊的地方，我自己感觉应该不是很丢人，我试探性地看着江若雨：我，主要是我不怎么用心听课，所以可能很简单的东西我也没有听懂，挺丢人的。

江若雨看着我翻开的地方，笑：没有关系，大家都是期末才会突击的，平时上课都差不多，不是睡觉就是干别的了，我们系的一个同学竟然利用上统计学的时候给她男朋友编织了一条围巾还有一副手套，现在离秋天还早，估计她自己的毛衣毛裤也搞定了……

（B）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儿，江若雨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翻开的地方，拿出笔，还有一个本子，往我身边靠了靠：十八，你看，这节的内容主要是跟这上面的定理有关，万变不离其宗，上限和下限是这样的，你只要看到这个类型就往这个定理上靠，习惯了这种形式就好。

我也拿出笔，半懂不懂地跟着江若雨也在自己的本子上简单地推导着，因为这章不是很难，我跟着划拉几下之后竟然真的看懂了，我多少还有些得意，那会儿我真的以为我很行来着，江若雨连着给我讲了好几道类型题，讲解得很详尽，我由刚开始时想应付的状态还稍微进入了一些状态，后来反倒听得挺认真的，所以我翻看的那个小节很快就讲解过去了，还往后延伸了不少进度，我不得不佩服江浙人的聪明了，人家一小姑娘就能把数学学得那么溜。

第69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3)

讲解了四十几分钟，江若雨帮我在微积分后面画了类型题，还专门从课桌里面拿出她自己的理科高等数学书，翻开里面在我的本子上抄了几道类型题，跟我说这样这个章节的微积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理科高数里面的类型题要是会做了，应该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如释重负地收拾好书本。江若雨拢着鬓角的鬈发看着我笑：十八，你竟选那天真帅，我们宿舍的女生都说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她们都特别迷你。

我笑：没有那么夸张吧?

江若雨摇头：真的有啊，哎，我帮你补习微积分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朋友啊?

我点头：当然了，谁会拒绝朋友啊。

江若雨好像有些兴奋地看着我：哎，我们现在基本停课了，我一直都在这个教室上自习，你只要微积分有不懂的地方就可以过来找我，除了中午和傍晚吃饭的时间，我大概每天都会上自习到晚上九点的。

我接着点头：好的，要是有不会的我就来找你，行，我先回去了，还有点儿别的事儿。

告别江若雨，在出基础学院大门的时候我和一个短发的女生撞到一起，那个女生抱着一堆的书还有画夹子，我躲了她好几次，可能是两个人都想躲闪别人，所以就躲向了，然后两个人就撞到了一起，那个女生怀里抱着的东西噼里啪啦地掉到了地上，我赶紧说对不起，弯腰帮着她捡掉在地上的东西。那个女生很不乐意地看着我：哎，我看不见，你还看不见吗? 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被抢白了一通，感觉是自己撞到了别人，所以也没有说什么，帮着她把东西放到她的怀里，那女生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进

去了，我出了大门，听见后面有人喊：哎，九段，你怎么一次拿那么多东西?

我想起之前等江若雨时走廊墙壁上挂着的黑白素描的建筑系展览，回头，看见抱着一堆东西的那个女生一直往走廊里面走，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记住了九段展览上的那个建筑画面，立体感超强的线条还有浓重的铅笔痕迹。

回到宿舍，没有看见小诺和许小坏，只看见小丘披头散发地坐在床边，好像又哭过，眼睛红红的，一点儿一点儿地撕扯着一本厚厚的日记，床边还有地上都落满了撕碎了的纸片，手里的日记本已经撕扯得不像样子。我慢慢坐到小丘身边：小丘，你会不会，后悔跟易名的交往?

小丘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也不看我，只是哽咽着说：我，我不知道。

我想起许小坏的话，我试探地看着小丘：你觉得易名喜欢你吗?

小丘哇的一声哭了，摔了手里的日记本：十八，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出去和朋友吃饭从来不带着我，周末想找我的时候就找我，不想找我的时候连个电话也没有，我一直这么忍着，我以为他会懂得我在宽容他，可是他竟然说他很累，其实累的是我，是我啊……

我搂住小丘：别哭，哭什么都解决不了的，你有想过你们怎么样吗?

小丘委屈地抹着眼泪：我，我没有怎么想过，就算毕业分手，我也无怨无悔了，可是现在算什么啊，我哪里做错了，我什么都由着他的……

我叹了口气，有点儿不知道易名到底想什么，到底为什么？难道还是因为方茵茵？方茵茵不是已经跟4暮好了吗？直到电话响了的时候我才回过神儿，拿起电话，是小淫，小淫好像很不乐意：哎，十八，你一上午跑哪儿去了，给你们宿舍打电话都打过多少次了，你也不跟

我说，我们是猫和老鼠吗？小麦回来了，你中午过来吧，顺便把微积分书带过来。

还没有等我说话，小淫啪地把电话给挂了，这小子！我安慰了小丘，拿了微积分的书，出宿舍前还看了小丘一眼，我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儿犯罪。

穿过男生宿舍楼的时候，我还一直低着头在想小丘的事儿，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看见易名手里举着一个篮球，笑吟吟地看着我，左手跟在易名后面，从易名的表情上我一点儿都看不出悲伤，好像小丘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似的，左手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双手插着兜一句话也不说。

我看了一眼易名：易名，小丘怎么回事儿？

易名收起了笑容，双手抱着篮球犹豫了一下：十八，其实我和小丘不合适……

我有点儿恼怒地看着易名：哎，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现在才说不合适？我当初跟你说小丘喜欢你的时候你怎么觉得合适了，你是给我面子吗，你是给我面子才去喜欢她的？用不着你这么可怜一个人吧？哼，我现在要多后悔就有多后悔告诉你小丘喜欢你的事儿。

易名尴尬地看着我：十八，我最近真的很累，我想……

我差点儿就气得要跳起来，暴躁地打断易名：哈，我真是从来没有发现你原来这么自私，哦，合着你不累的时候，爱谁谁谁都行，你累了，不爱谁谁谁也行，对不对？

第70节：第二十二章o易名、小丘的情变(4)

左手歪着脑袋看着我：哎，你干吗发这么大脾气，反正毕业也是要分手，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你还真够暴躁的……

易名看向左手：左手，你先去操场上等着我，我一会儿就过去。

左手挑着嘴角瞪了我一眼，扭头朝操场走去，易名叹了口气：十八，感情的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说清楚，我知道你关心我……

我强硬地打断易名：错，我一点儿都不关心你，我关心的是小丘，因为这事儿是我嘴浅给说了出去，如果当初我什么不说，小丘就不会这么伤心，大不了就是暗恋，多少还能有点儿甜蜜的回忆。

易名抱着篮球不说话，我嗤笑：哎，你不会还在想方茵茵吧？我昨天看见她跟4暮在一起了……

易名的手狠狠地往地上拍了一下篮球，生硬地看着我：不是，不要再跟我提她。

我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易名突然揽住我：十八，你听我说，我最近是有点儿累，可能跟小丘说话有些语气重了。

易名咬着嘴唇迟疑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十八，你回去告诉小丘，我虽然说我很累，但不是表示我们真的分手了，我，我过些天会去找她的，你告诉小丘，我们，我们不是分手。

我狐疑地看着易名：你说真的?

易名点头：嗯，过两天我就去找她，那个左手在，在等着我，我先过去了。

易名抱着篮球快速朝操场跑去，我看着易名的背影有些难过，这个我曾经心有触动的男生怎么变得这么的陌生和复杂？我再也感受不到他那种真实的性格和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这才多短的一点儿时间？那是我第一次跟易名发那么大的火儿，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火气怎么那么大。

在去阿瑟房子的路上，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么说来，孤单地忍耐或许真的很有好处，至少会让自己认清一个人的大部分事实。

第71节：第二十三章o如此糟糕的行径(1)

第二十三章o如此糟糕的行径

（A）

去到阿瑟那儿，阿瑟正在往胳膊结疤的地方涂抹着什么药膏，小麦竟然戴着一副黑色墨镜，看着酷酷的，我发现小麦好像回一趟家就会换一身行头，这次又是一身新的着装，像黑社会的小弟，靠着沙发无聊地喝着可乐，看见我装模作样地摆着谱儿：哟，十八，好几天不见了，怎么变得俊（zùn）了？小淫给你吃什么了？是不是菠菜大力丸？

我恼火地冲过去，小麦举起双手：投降，投降，别打。

我坐在小麦旁边，小麦把墨镜拿开，扁了扁嘴角开始叹气：哎，实在没有成就感啊？

我眯着眼睛看着小麦：哎，什么没有成就感啊？

小麦歪着脑袋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这次回家，发现我的高中同学人家都个个有女朋友了，问起我的时候我当然觉得没有什么面子啊，混了这么久，连个姑娘都没有混到手，这还是跟阿瑟混的结果，说出去都丢人……

阿瑟不屑地拿手里涂抹的药膏砸向小麦：浑球，你给我闭嘴，你跟我混？你嘴巴上的毛长多长了，还姑娘呢？哎，麦啊，你知道什么是姑娘吗？

小麦腾地站起来：哎，你那么高手，你也给我介绍个啊？

小淫这时从房间里面推门出来，用手整理着皮带，瞪着小麦：你得了吧，你现在连二十岁都不到还想混个姑娘，就算阿瑟想给你介绍，咱们学校哪有十九岁以下的？都比你大三四岁，谁愿意跟着一个狗屁不懂的小男生混啊，小麦啊，别急啊，再慢慢长两年，等你毕业了，也就二十出头了……

我忍着笑，估计小淫刚才是在房间里面换衣服，小淫换了一件深色的短衫，还是牛仔裤，好像小淫特别钟爱牛仔裤，我看见他穿的最多的就是牛仔裤，小淫凑到我身边，不大乐意地看着我：还有你，十八，你一上午跑到哪儿去了，我前后打了不下五次电话你都不在，你也没有跟我说你今天上午有事儿啊?

我懊恼地推开小淫靠过来的身体：哎，我就不能有点儿自己的自由，凭什么做什么都要跟你报告?

小淫挨着我坐下，瞪大了眼睛：哎，当然要说一下了，要是你找我一上午，我不在，别人也不知道我去干什么，你心里会好受吗? 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缺心眼似的……

阿瑟嗤笑：哎，小淫，你不会才知道十八缺心眼吧? 我从认识十八的第一天就知道十八有点儿那个了，她啊，肯定是在出生之前就被医生把关于感情反应的那个神经给咔嚓了……

小麦叼着墨镜的腿儿看着我嘿嘿笑：哎，十八，不会你的情商跟我一样低吧?

阿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啊，舒服，怎么办啊，我的英语，我的后妈，应该找个人帮我补习一下，可是我还不想学，要不找个人代替我考试吧……

这会儿我想起伤心的小丘，急忙站起来抓了旁边的电话，打到宿舍，电话响了好几下才被接起来，是小丘有气无力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小丘，是我，十八。

小丘哽咽的声音传了过来：十八，什么事儿?

我尽量把语气放得很平静：小丘啊，今天我下楼的时候碰见易名了，易名主动跟我说起和你的事儿，易名让我转告你，他的意思是他不是要和你分手，他说他这两天真的有些累，就想一个人静一静而已，易名让我告诉你过两天他就去找你，真的。

小丘好像很怀疑的声音：十八，你，你说的是真的?

我说：嗯，真的，是易名亲口告诉我的，你放心吧，别哭肿了眼睛等易名找你的时候不好看，别再哭了。

小丘的情绪好像一下子就好转了似的：谢谢十八，我知道了，你不会骗我吧？你真的不是骗我的？易名，真的会来找我是不是？

我有点儿伤感，努力装出一种兴奋的语气：真的，你见过我撒谎吗？

放下电话我还有些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这次易名会和小丘再处多长时间，看来易名是真的不怎么喜欢小丘，这也怪我，当初多的哪门子嘴啊，这事儿要是不说易名不知道也不会搞到这个地步了。我皱着眉头的时候小淫碰碰我：哎，易名怎么又有事儿？又是闹分手？

我叹了口气：谁知道啊，这事儿都怨我嘴浅，当初小丘暗恋易名的事儿是我亲自告诉易名的，然后易名就跟小丘好上了，这会儿又说自己很累，闹着要分手，小丘多老实的一孩子啊，哭得都不行了，刚才来的路上遇到易名，还跟他吵了一架，他又说是就是想静一静不是真的要分手，说是过两天就去找小丘……

阿瑟来了精神：哎，十八，我在咱学校见过的男生中，就有两个不男人，一个是易名，超级的磨叽，而且别人很难知道他在想什么，什么都整得特复杂，特累，另一个就是4暮，就像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个男人，有点儿什么破事儿就差没有直接上学校广播站的喇叭说他又他妈的得手了哪个女生，大雄那次揍4暮真是揍轻了，小淫还踹了他两脚，嘿嘿，我是没有赶上，打架那会儿，周围站满了人，没有人上来拉架，因为4暮这人很没有品所以很多人都想他挨揍，本来大雄会被记过的，但是元风跟学生会的老师还不错，把这个事儿给化了，4暮啊4暮，你啥时候也让大爷我揍一顿呢？

我狐疑地看着阿瑟：4暮，有那么浑蛋吗？可是我看着他还挺像个样的……

小淫不高兴地看着我：哎，我们有必要诋毁一个人吗？还有啊，易名的事儿你好像特别爱操心，不是我说你，他那么不男人，你以后

少跟他掺和什么事儿，一想起那次你替他挨了一个酒瓶子我就觉得超级恼火，他还把那事儿给忘了？

阿瑟眯着眼睛搓着手坏坏地笑着看小麦：麦啊，好些天不见了，是不是切磋下，嗯？好好想你啊？十八，小淫你俩上房间补习微积分去，别打扰我和小麦……

小麦腾地拽着我：哎，十八，别，阿瑟这人神经病……

这时，阿瑟的手机响了起来，阿瑟停止了动作接听：是啊，哦，是你啊，对啊，你怎么都不找我了？多生分啊，就是，那你等我……

阿瑟挂了手机，得意地看着小淫：风花雪月的日子真好啊，嘿嘿，羡慕吧，死小麦，你以为我真对你那个电线杆的身材感兴趣，哼，走了，噢，英语啊，噢，我的后妈……

阿瑟趿拉着一双运动鞋直接晃荡着出门了，小麦不服气地朝门嚷着：我电线杆？阿瑟那你是沥青桶，呸。

（B）

小淫给我补习的时候发现江若雨给我留的作业题，小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舒服地看着我：啊，你这个家伙？真的让别人帮着补习了？哎，你还把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我都说给你补习了……

我开始解释：许小坏已经联系了人家，我总不能说放人家鸽子就放吧，所以就去应付了一下而已，哎，人家是高考数学满分考上来的……

小淫撇着嘴看着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着小淫的表情有些好笑：当然是女的了，我怎么可能找个男的帮我补习？

小淫缓和了一下语气：那也不行，我都说过给你补习了，你怎么老是让我心里不安呢？

我奇怪地看着小淫：我真是奇怪，你怎么老是心里不安呢？其实从我和你的角度，不安的那个应该是我才对啊，你觉得我很有优越性吗？

小淫用手拍了我的脑袋一下：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没有脑子算不开账，还有啊，你不能对谁都没有戒心，易名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了，他要是不喜欢小丘，毕业照样分手，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分了感情没有那么深说不定不会那么难过……

我伤感地看着小淫：为什么大家都要说毕业就分手呢？难道这个真的是定理吗？如果毕业一定要分手，那还不如不谈了呢……

第72节：第二十三章o如此糟糕的行径(2)

小淫怔怔地看着我，我对上小淫的眼神：那，那我们呢？我们毕业怎么办？你有想过吗？是不是也要跟着别人的真理走……

小淫打断我：十八，我有问过你会不会嫌我太穷了吧？

我点头，小淫伸手揽住我的肩膀，笑：这个世界可能穷是最可怕的，你既然连贫穷都不怕，你觉得你还会怕什么……

我迟疑地看着小淫：其实穷不是最可怕的，我怕会有太多人喜欢你，怕……

小淫笑着摇头：傻瓜，怎么越是看你就觉得你真的缺心眼……

小麦一脸的坏笑，从电脑边上回过身：啊！真是受不了你俩，小淫，你这哪是补习微积分啊，哪个数学书说的是你这样的？十八，你还是抽空在你们班级或者系里帮我找找，看是不是有合适我的姑娘，倒是也帮着我划拉一个，光是看着你们麻了，难道我是白痴吗？受不了，我回学校了……

我看着小麦走了出去，也觉得我和小淫有点儿磨叽，转头，看见小淫愣愣地看着我，表情好像不怎么自然，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怎么了？

小淫胡乱挠挠头发，又看了看我：没，没事儿，我没事儿。

然后小淫又慌乱地看了我一眼，我也不知道小淫怎么了，我更加奇怪地看着小淫：哎，你到底怎么了？你身上进蚂蚁了？

小淫抿着嘴唇看着我：十八，其实，其实我就是，就是很想……

小淫好像有点儿急躁地摔了手里的微积分书，用手臂摸着他自己的后脖子：没事儿。

我怎么看小淫都不像没事儿的样子，我推了小淫一下：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啊？难怪阿瑟说你，什么事儿，快说！

小淫忽地站起来，飞快地看了我一眼：我就是很想，很想亲你……

说完小淫朝沙发走去，我愣了一下，接着脑子嗡了一下，身体跟着酥了一下，然后意识又晕了一下，我也开始用手挠头，张了张嘴巴，想说点儿什么话但最终也没有说出来，小淫坐在沙发上头也不抬地胡乱翻着杂志，我听见发出的哗哗的杂志页面的声音。这个该死的时候我的脑子好像突然变得超级的记忆力好使，竟选前看的言情小说中的镜头呼啦啦地跟过电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刷刷闪着。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儿呼吸都跟着困难似的，我愣愣地看着小淫坐着的方向，脑袋一片空白，我还半张着嘴巴，有点儿犯傻地偶尔眨巴一下眼睛，小淫就那么低着头不停地翻着杂志，我就傻乎乎地发呆着，我比较无耻地甚至有些怨恨地在心里埋怨小淫：这个浑蛋，竟然坐那么远，就算是亲近难道要让我说，过来啊小淫，来亲我吧。

在意识到自己无耻地犯傻的时候我使劲儿甩了甩脑袋，咳嗽了一下，小淫飞快地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接着低头翻他手里那本什么破烂杂志，我实在忍不住了，拿微积分朝小淫挥挥：哎，哎，下午去自习室再补习吧，我先回学校了，我得，得回去看看小丘……

我腾地站起来，快速走出房门，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刚才都快要窒息了感觉，我并没有马上走开，我蹑手蹑脚地趴到门上，我是想听听里面有什么声音，我当时的形象是弓着身体，耳朵贴在门上，还不敢大声喘气，可是我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我又仔细地往门上贴了贴，有点儿狐疑地想，小淫难道没有什么反应吗？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拉开了，因为我是整个人贴在房门上，所以房门突然一开，我失去重心，整个人往里面倒去，我看见了小淫惊愕的表情：十八，你……

这回糗大了，我整个人都倒在小淫身上，小淫被我的惯性撞得不停地往后退着，还差点儿摔倒了，一直退到沙发的扶手才停了下来，小淫的两只胳膊搂着我，我觉得我简直太没有面子了，小淫就说了那么一句他想亲我，我吭哧了半天就没有说出一句有创意的话，临阵脱

逃也就算了，竟然还鬼使神差地听墙根，这下好了，还被人家逮了正着，还差点儿两个人一起摔倒了，这都什么事儿啊?

我尴尬地抬头，小淫看我的眼神实在太……我有点儿发抖地站直了身体，小淫的手慢慢地滑过我耳边的发丝，停在我的下颌上，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长了翅膀似的，要是小淫一松手我真的就能呼啦啦地飞上天，我听见小淫有些压抑的声音说：十八……

突然小淫放开了我，我清醒了一些，听见房门外上楼的脚步声音，回头才发现房门被撞开之后一直开着，有个不认识的男人拎着一袋东西正在上楼，小淫咳嗽了一下，往沙发边靠了一下，那个男人奇怪地看了我和小淫两眼，拐过楼梯角接着上楼了，我晕头转向地就往门外走，小淫好像拽了我一下，被我挣脱了，刚出房门就听见噗的一声，然后我就发现绊倒在楼道里了，我出门的时候被防盗门的门槛绊了一下，我的膝盖扑倒在水泥地上，我这才彻底清醒过来，我委屈地看着小淫，小淫好像在极力忍着笑：十八，你，简直太，太……

我撞了小淫，小淫因为是蹲着的，被我一推，双手往后一拄，也差点摔倒，然后小淫开始不停地笑，到最后都是咬着嘴唇在笑，我恼火地瞪着?淫：你，你笑什么?

小淫强忍着笑，用一只手朝我摆：没，没什么，我是笑我自己，哎，十八，你说咱俩，是不是太，太弱智了点儿?

我揉了揉摔疼的膝盖，小淫重新蹲在我身边，侧着脸看着我小声说：十八，我们好像都，都太紧张了，其实，那种感觉很美好的，我说真的，怎么搞得两个人跟逃命似的，嗯?

我想起自己刚才的慌张，没好气地瞪了小淫一下，小淫摸了摸我的头发接着笑：都傻得差不多了，呵呵，别气了，膝盖怎么样，还疼吗?

我挽起裤腿，看了一下膝盖，没有什么大碍，就是稍微破了点儿皮，估计是夏天穿得少，所以裤子没有起到什么防护作用，但是没有

流血，小淫站起身：十八，下午过来补习吧，真的不闹了，我中午不回学校了，你看看小丘之后就过来吧，我准备点儿中午吃的东西。

第73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1)

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

（A）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还一直处于懊恼中，懊恼自己为什么那么慌乱，真是没有出息，这样想的时候自己都有些迷糊，好像我很期待某种亲密的接触似的，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通真是无耻。路过公交车站的时候，看见左手一个人背着吉他好像在等车，我习惯性地朝左手点了个头，左手双手插着兜，酷酷的模样，也朝我点了下头。

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左手喊：十八。

我回头，左手往我身边走了两步，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哎，你干吗掺和小丘和易名的事儿？你以为你是月下老人吗？易名根本不喜欢小丘，就着这个劲儿分了也就分了，就算暂时和好了，你以为他俩能好到什么程度？最后还不是分手吗？

我不乐意地看着左手：我干吗掺和？你去问易名啊，当初就是我跟易名说的小丘暗恋他，要是易名不喜欢干吗还要凑合着谈那么一段，现在不想谈了就不谈了？有点儿责任感好不好？是个男人就要做得像个男人，合着谈着的那段是过渡期？疲劳就跟人家说分了？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有拿刀逼着易名去跟小丘谈吗？合着我告诉易名小丘暗恋他，他易名就马上决定谈了？那时怎么就没有替别人想想？

左手皱着眉头看着我：哎，你干吗这么大的脾气？女生家家的脾气真够大的，就算是你说的，可是不是能真的谈得来也是人家两个人的事儿，你不会是天真到以为易名会想娶小丘吧？

我哼了一声：我算是看透你们男生了，个个都是没有责任感的家伙……

我转身就走，左手腾地抓住我的胳膊：哎，什么叫你们男生，你太偏激了吧，你就算想教训易名也不用把我也带进去吧？

我的胳膊被左手抓得有点儿疼，我怒气冲冲地看向左手，左手松了手：哎，算了算了，真是的，没有见过你这种脾气的人，真是怕了你了，这事儿算我没有说过好了吧?

左手好像不大耐烦地转身就往公交车站走去，我看了左手的背影一下，也有点儿不乐意地往学校走去。

上宿舍楼的时候，我看见了嘟嘟，嘟嘟手里还拿着一张光盘，我奇怪地看着嘟嘟：哎，你干什么?

嘟嘟神秘兮兮地拽着我：十八，一飞买了一台电脑，我们没事儿看碟的，你有时间也过来看看哈，十八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还没有明白过来，嘟嘟就拽着我的胳膊往三楼走，我也有点儿好奇地跟着嘟嘟，到了三楼的一个房间，我看见房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租碟时间为中午吃饭时间以及晚间九点以后，电影单张碟为每张三元，连续剧每张二元，另零售康师傅方便面（袋装和碗装，袋装二元，碗装三元），双汇火腿肠每根一块五，鱼泉榨菜每袋一块五，每次购货超过十元，本人提供女生楼送货服务……

我不相信地看着嘟嘟：哎，宿舍楼允许这样做吗?

嘟嘟看着我嗤笑：得了吧，我和苏小月都订过好几次夜宵了，嘿嘿，都说南方人超级会做生意，十八，你也动动脑子，别每天老是想着体力上付出，也学学人家多用用脑子好不好?

嘟嘟看了下手表，伸手敲门：她这儿租碟就一点不好，非要中午时间和晚上九点以后，其他的都不错，尤其是碟的质量好，基本不卡……

房间里面有人说：请进。

嘟嘟推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江若雨，我有点儿惊讶。江若雨手里还拿着一张碟，好像也很惊讶：啊，十八，你怎么也来了?

我指指嘟嘟：我，我是陪着她来租碟的，我们以前一个宿舍。

江若雨点点头，利落地拿过嘟嘟手里的碟，笑：十八的朋友？好，这次优惠你，你要租什么碟？

第74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2)

嘟嘟惊讶地看着我：真，真的优惠？要租柏原崇的《一吻定情》，十二张VCD的那个。

江若雨熟练地翻着一个纸盒子：行，先说好了，就这次优惠，不然真是没法做生意了，每张碟按照一元计算吧，十二张，给你，不过你们速度快点儿，因为这个很受欢迎的，租借的人不少。

嘟嘟急忙掏钱给江若雨，江若雨熟练地找钱记着嘟嘟的宿舍号码和名字，我笑着在旁边看着江若雨：哎，你这儿差不多快要成一个小超市了。

江若雨点头：差不多吧，刚开始是自己看，方便面也是自己吃，后来觉得可以捎带着卖点儿，谁知道大家好像还都买账，尤其是那些准备考研究生的学生，夜里要碗面火腿肠什么的特别的多，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别的东西不太敢进，所以吃的东西很有限，就当赚点儿外快好了，不过选VCD好像有点儿难，之前买过不好的碟都租不出去……

嘟嘟兴奋地弯腰：哎，既然是十八的朋友，推荐点儿好看的碟吧，我们也不想浪费精力，你觉得好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江若雨点头：没有问题，最近还流行木村拓哉的《悠长假期》，虽然长了点儿，但是很好看，你看完《一吻定情》再租吧，另外柏原崇的电影《情书》也很不错……

门外有人推门：哎，江若雨，328宿舍要三个碗面还有三根火腿肠，还有一袋榨菜，一会儿你送去。

江若雨飞快地把碟整理好：好的，马上送去。

我有点儿惊奇地看着江若雨飞快地忙着，有点儿羡慕，到底是江浙的人，就是聪明，轻轻松松就能赚到零花钱，不跟我似的，大冷的冬天要跑很远的地方做家教，由此可见，懂得用脑子的人永远比只会用体力的人知道如何计划生活。嘟嘟拽着我走的时候，我看见江若雨

迅速拿好刚才别人要的东西，我不停地朝嘟嘟摇头：哎，这个人的脑子真是不一样，难怪人家高考数学能考满分。

嘟嘟撇着嘴：走了，羡慕那些有什么用啊，去看碟，我跟你说，柏原崇超级的帅，你没有看过吧，我们宿舍的人都快要迷他迷发疯了，小淫的发型跟柏原崇好像噢，嘻嘻……

我被嘟嘟拖着去了她们宿舍，看见苏小月正仰面躺在床上，嘴里叼着半根黄瓜，看见我进来夸张了一下：哟，十八啊，好多日子不见了，自从你上次借了嘟嘟的言情小说之后怎么就不来见我们了？我还怀疑你是不是因为看了言情小说之后受不了那个刺激，紧跟着去挠女生宿舍楼的墙了呢？不过女生宿舍楼也没有发生坍塌事件，估计是你功力不够，嘟嘟，再给十八上两本言情小说，要重色的……

我冲过去狠狠地拍了苏小月的肩膀一下，嘟嘟着急地往电脑的光驱里面放着光盘：哎，别闹了，看碟，《一吻定情》超级的流行，我租了好几次才拿到手的，快看。

我也伸着脖子，准备看一会儿，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日剧，也没有那个时间，柏原崇是我记住的第一个日本的影星，真的长得很帅，尤其是那种花洒的发型，我说小淫怎么喜欢留那个头型呢，原来是因为好看。《一吻定情》的开始就是柏原崇和琴子在高中走廊拐角处撞到一起，两个人的嘴唇撞到一起，然后琴子就很花痴地盯着柏原崇看，连自己嘴角出血了都不知道，就在这样的场景下开始了一系列又哭又笑的故事，真是很有意思的一部青春偶像剧，我看着看着也有点儿喜欢看了。莫名中想起小淫上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有些想笑，用牙齿咬着手指头忍住了，苏小月极其不正经地碰了我一下：哎，十八，你和小淫吻上了没有？你看你这种表情，你都多大的人了，竟然还咬手指头？被我说中了吧……

我知道跟苏小月怎么解释都是白扯，就笑着不说话，但是那时自己的心里多少有些向往，开始有莫名的悸动，不知道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连看了三四张碟，我有些着迷，很想接着看，但是想到

下午小淫说要给我补习微积分，我有点儿恋恋不舍地看着还没有看完的光碟，想来想去还是微积分更加重要一些，带着不大情愿的感觉离开嘟嘟的宿舍，去阿瑟那儿。

去到之后，佐佐木和小麦都在那儿，没有看见阿瑟，小淫有些冒火地看着我：哎，你又去哪儿了？现在都几点了，我打电话去呢宿舍都说你没有回去？十八，你最近搞什么啊？怎么老是鬼鬼祟祟的？

我知道自己有点儿理亏，老老实实地看着小淫：嘟嘟她们宿舍租了一些碟，所以拖着我去看了一会儿……

小淫有些恼火地看着我：哎，你到底还想不想学微积分了，老佐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佐佐木只是笑，小麦不停地朝我吐着舌头，一个下午，小淫都没有给我好脸色看，超级严肃地瞪着我，给我讲微积分，我也真的有点儿怕小淫了，战战兢兢地听着他讲微积分，不敢胡思乱想，不过有点儿意外的是，微积分补习的效果超级好，我听的效率也特别高，看来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实在不能太熟悉了，我认认真真地把类型题都记了下来，讲完之后小淫坏笑着松了口气：哼，看来就不能对你太仁慈了。

第75节：第二十四章o从没如此的尴尬(3)

（B）

宣传部的毕业生活动其实我很头疼，一是我实在不熟悉，二是我是新进人员，所以跟哪个部门沟通的时候人家好像都不大甩我，但是也不会特别拒绝，只是说：好的，行，你到时候把计划跟我们部门说一下就行了，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我手里除了元风给我列出的一个计划单子，什么都没有，搞得一团糟，我开始后悔进学生会了。

期末的总复习也开始了，我自己感觉天都要塌了，小学生的家教从一个小时升级到两个小时，小旋和她同学的家教时间一直都是两个小时，在北京炎热的夏季里面，我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折腾，小淫让我辞掉小学生的家教，但是我没舍得，一是最初是人家的江湖救急，现在我多少能吃上饭了，难道我就过河拆桥吗？二是多少都是钱，对我而言，钱这个字儿都泛着迷人的绿光，我就像是那个喜欢往自己身上不停地背负东西的虫子青蚨一样，总是想着背着一点儿就会多一点儿钱。

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元风，让元风带着我拜访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元风毕竟有过一定的人际关系基础，原来学生会的一些人都会给他一些面子，总不能我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砸到手里吧。

因为大部分专业停课了，之前的学生会老的成员都没事儿在操场上踢球，踢得不亦乐乎，我约了元风，只好在操场上等着那帮家伙，男生好像是超级爱足球的，不管夏天多么的热，即使流再多的汗水也愿意折腾。我茫然地看着那帮家伙踢球，之前和小淫发生矛盾的那对双胞胎也在操场上踢球，大呼小叫的，我正看着的时候，忽然看见那对双胞胎竟然打了起来，这让我很意外，双胞胎哥俩抱在一起死命厮打着，开始有人起哄，我竟然听见有人喊：打他，打他……

那哥俩好像真的恼了，在厮打拉扯中，就靠近了我坐着的地方，我也发呆，我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架，虽然之前对他们全无好感，但是亲哥俩打架还打得这么狠让我有些奇怪，周围踢球的人好像都在看笑话似的，谁也不拉架，我都能感觉到他们扬起的灰尘在我眼前飞扬，我正准备换个地方站着，双胞胎中的一个把另一个给摁倒在操场上，还打了好几拳，被摁倒在操场上的那个还恶狠狠地说着一些粗话。打人的那个又接着打了身下的那个几拳后站了起来，还踢了几脚，这才朝旁边吐了一口痰哼了一声，朝我这面的操场出口走过来。

我惊愕地看着这个气势汹汹的家伙，琢磨着他怎么能对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下那么狠的黑手呢？就在这时，后面被摁倒在操场上的那个突然飞快地站了起来，从后面追上往操场出口走着的那个，我还傻了吧唧地张着嘴巴连眼睛都不眨地看着他们，我以为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个会狠狠地从后面偷袭刚才揍他的兄弟。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突然拽着走在前面那个的运动短裤刷地脱了下去，然后整个操场上就轰地炸开了，我听见所有的男生都在喊：哦……哦……哦……

我羞愧难当地开始往旁边走去，那个男生距离我不到五米，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我听见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还有男生开始打口哨，我急得都差点儿哭了，我看见有人朝我跑过来，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朝那个朝我跑过来的人快步走过去，好一会儿才看见是左手，左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看着我：十八，大热天的你跑操场干什么？

我无比委屈地看着左手：我要找文体部的部长，说是他也在这儿踢球……

我看见有不少人跟在左手后面不远的地方，有起哄的声音，有人甚至喊：哎，左手，问问她，是不是很养眼？

左手猛地回头很凶地冲后面喊了一下：哎，你们够了没有？不想踢滚蛋。

可能是那对双胞胎又在打架，因为还有不少人在起哄，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名字，回头，看见元风跑了过来，也是一头的汗水，元风走近我：十八，怎么了?

可能是我的表情差到了极点，我咬着嘴唇没法说话，左手看了我一眼，拽着元风的胳膊往旁边走了几步，我低着头看着干燥的操场地面，有点儿难过，刚才的场景实在太尴尬。元风再次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左手已经走向操场踢球了，元风好像也有点儿尴尬，我估计左手已经跟他说了，元风咳嗽了一下，朝操场上喊着两个人的名字。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三个人朝我和元风的方向跑了过来，都浑身是汗，运动衫胡乱塞在运动短裤里面，其中一个男生瞅着我好像还似笑非笑地"哇"了一声，元风随手打了那个男生的脑袋一下。

回到学校的咖啡厅，我一点儿心思都没有，和四个大男生坐在一起，除了元风之外都目睹了刚才的场景，所以那三个男生始终有些怪怪地看着我，刚才喊"哇"的那个更是明显，好几次都转向另外两个男生笑着，元风正色拍拍桌子：哎，够了，怎么那么没劲儿呢? 还有啊，上次不都跟你说了宣传部的事儿帮着知会一下，我这还没有毕业呢，怎么就人走茶凉了? 哎，我丑话可先说在前面，当初我可没有看你们热闹吧? 你们小心我结婚的时候不请你们喝酒。

中间的男生笑：那可不行，你要是?请我，我肯定去抢楠楠，放心吧，那个是十八吧，广播站这边没问题的，你把元风给你的计划表给我一份，我帮你往上凑点儿内容不就结了? 年年都是这样，换汤不换药，没说的，谢童，你们文体部的事儿也抓点儿紧好不好，指望4暮黄花菜都能凉了，那小子就会玩儿嘴，你也帮元风带带十八，学生会中没有几个女的，不能欺负弱者，听见没?

那个喊"哇"的男生叫谢童，说话的叫万森，另外一个是外联部的，谢童朝我伸出手，笑：同样没说的，十八也是，你直接说是元风的朋友不就行了?

元风恼怒地给了谢童一拳：哎，有你这样的吗？难怪计划一直拿不下来，你再这样，我当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谢童朝元风摇头笑：别，我错了，我今天傍晚就把文体部去年的活动稍微修订一下给十八，和万森的综合一下，然后让十八交给主席团，够有效率了吧。

我嘘了一口气，出门靠朋友这个话还真不是盖的，这个毕业生的活动终于差不多了。

第76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1)

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

（A）

傍晚小淫来找我的时候，我正看着谢童和万森给我综合的毕业生活动计划单，这下简单多了，终于知道怎么做了，明天就可以交给学生会主席团，让他们再敲定吧，我就可以安心复习期末考试的课程了。

去阿瑟那儿补习微积分的时候，小麦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疯，一个劲儿在房间里面摆POSE，一只手向上抹一下头发，一只手朝前一伸，然后向上昂着下巴，眯着眼睛深沉地说着：姑娘，你想早恋吗？姑娘，你想丰富你的青春生活吗？那么，请跟我来吧……

我喝着水，还问了小麦好几下，小麦竟然不答理我，阿瑟一边修剪他的指甲一边嗤笑：十八，别打扰小麦，咱们学校的姑娘都不喜欢不成熟的男人，小麦已经把目标转向学校旁边的一所高中了，据说那里面的姑娘都是十八岁以下，估计能把小麦当成个男的，哎，跳级有什么好处呢？什么都不懂，他爷爷也不想想生长素的催化作用有什么好，倒是光宗耀祖了，可惜啊，就是不知道小麦还能不能传宗接代喽……

我差点儿一口水喷了出来，我越来越觉得阿瑟超级幽默，经常能说出超乎寻常的话，还有就是我一直不明白小麦为什么喜欢管女孩叫姑娘，小淫用微积分书拍了我一下：还有心思笑，我看你这学期的微积分能考多少分，快点儿看书吧你。

小淫给我补习微积分的时候，阿瑟拿着指甲刀看了我好几次，中间还不正经地笑了几下，搞得我特别心虚，每次我抬头想问阿瑟笑什么的时候，小淫都会很严肃地拿着微积分的教科书拍我的脑袋：哎，集中精神好不好？你这样的状态哪辈子能搞定这本破书，阿瑟，你有完没有完了？等十八补习完了再笑好不好？

阿瑟憋着笑：好，好，我先回到房间里面忍着，十八啊，补习完了的时候你一定喊我一下，知道不？我实在太好奇了……

阿瑟回到他房间后，我听见阿瑟哈哈大笑的声音，我傻呆呆地看着小淫：哎，阿瑟笑什么啊？我这两天好像没有做什么错事儿吧？

小淫犹豫地看了我一眼：没什么事儿，你先补习微积分吧，一会儿再说。

补习微积分中间的时候，阿瑟还从房间探出脑袋，坏笑地看着我：十八，补习完了没有……

小淫恼怒地随便抓了一个什么东西啪地打了过去，阿瑟砰地把门一关，在里面喊：不像话，小淫，我问的十八，关你什么事儿？十八，小淫发疯了。

等到终于补习微积分结束的时候，小淫悄悄地跟我说：十八，我们先偷偷出去，别让阿瑟看见了，走啊！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儿，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的小麦扭头大喊：阿瑟啊，小淫要领着十八私奔了，你快出来了……

小淫生气地拿着我的微积分书砸向小麦：死小麦，你给我闭嘴了。

我看见阿瑟一副相当流氓的样子出了房门，不正经地笑：小麦啊，看来我真的是没有白白疼你啊，哎，你说这大米饭还能养出虫子来了，小淫，你干吗那么紧张？又不是你的短裤被别人脱了下来，哈哈……

我的脑袋嗡了一下：你们，你们知道了……

阿瑟拽了一把椅子随便一坐，大大咧咧地看着我：我说十八啊，都不是我说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让你碰上呢？元风还一个劲儿说别跟提这个事儿免得尴尬，就算我们不提，男生宿舍楼都差不多知道了……

小淫推了阿瑟一下：哎，你有完没完啊，十八，我们走了……

我极其尴尬地瞪着阿瑟：哎，你这家伙是不是特喜欢揭别人短啊，我今天这么倒霉你还有脸这么说，你小心我跟你急了……

第77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2)

阿瑟嗤笑地看着我：得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十八，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保温箱里面长大的，是兄弟才跟你说点儿近乎的话，我还真是没把你当女生，小淫你还别不乐意听，十八老是这么啥事儿都晕头转向的早晚会吃亏，大大方方的多好啊，不小心尴尬了就尴尬了，是，我今天不说，那十八从明天开始不再出现在学校里了？那帮起哄的家伙要是见到十八说不定就会起哄，十八是不是抹着眼泪儿无比委屈地喊他们流氓然后再伤心地跑掉啊？越是那样就越是会不停地被人取笑。十八，我跟你说，今天足球场上的事儿大概大部分男生都知道了，你回学校就什么都别想，看见谁都挺胸抬头，要是有人跟你较劲儿你别答理他们，越是较劲儿人就越是心里龌龊……

小麦嘿嘿笑地转头凑热闹：就是，十八，我都没把你当女的，有什么啊？

阿瑟说后来的话的时候，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些，至少那种尴尬、憋火儿稍稍消了点儿，阿瑟扔给我一支烟，笑：小样儿，我要不跟你说这些，你是不是决定从明天开始就准备见不得人地活着了，你就听我的，挺胸抬头啥事儿也没有，小淫也是，太磨叽了，事儿既然发生了就就事论事，藏着捂着没用，越是想怎么了怎么了，就越是心理阴暗。

我把阿瑟扔给我的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心里舒服多了。进了学生会之后我很少抽烟了，怕别人闻到我身上的烟草味道。

回学校的路上，小淫好像也很想帮我消除那个尴尬的场景，小淫犹豫了好几次才小心地看着我：十八，今天那样是有点儿尴尬了，就像阿瑟说的那样，你别多想了，就当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

我无比懊恼地点点头：能不尴尬吗？按倒霉处理吧。

小淫好像想起什么似的拍了一下脑袋说：其实很简单啊，你想想看，那美术学院的学生还要上裸体写生的课呢，那个当人体模特的全

都是一丝不挂地站着让大家画啊，所以根本不是尴尬的事儿……

我面红耳赤地打断小淫的论调：拉倒吧，问题是人家美术学院的人体模特是被很多个人看，大家都看了反而无所谓啊，所以叫那个玩意儿是艺术啊，可是今天我是一个人看，而且全操场上那么多男的都在围观我一个人怎么看，那能一样吗?

小淫扑哧一笑：十八，你，你简直太……

我有点儿郁闷，想着那帮男生的起哄就很嘬火，小淫坏笑地揽住我的肩膀轻轻地拍了一下：好了，不说这个了，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楚，想点儿有意思的事儿吧，元风说他的新家7月份就装修好了，想请我们去吃顿饭，等期末考试完，阿瑟说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新房装修成什么样子了，你好好补习微积分就好了，努力吧，拿你的奖学金，我也要努力把所有科目都过了，好不好?

（B）

回到宿舍，许小坏往脸上涂着白糊糊的面膜，因为嘴角绷得特别紧，说话都不在调儿上，手脚并用地解释了老半天我才明白是江若雨找过我，把柏原崇的电影《情书》VCD给我带过来，让我抽时间看看，说《情书》片子不错。许小坏越是说话不利索还非要说，又是一通比画，我终于明白了许小坏的意思，她的意思是我什么时候又跟江若雨勾搭上了，杭州人抠门得很，人家还不要租碟的钱白给我看。我没答理许小坏，看着《情书》的封面发呆，柏原崇穿着帅帅的学生服，这年头只要男人长得帅，女人都会变成白痴。

小诺塞着耳机一边摇头晃脑地听着音乐一边织着围巾，自从我跟小诺说了江若雨她们专业有个女生利用上课时间给男朋友织了一条围巾之后，小诺就下定决心要给许浩颜织一条温暖的围巾，我委婉地劝过小诺说许浩颜真的可能不会移情别恋，小诺坏笑地说只要把这条超级温暖的围巾织好亲自送给许浩颜，任许浩颜多么冰冷的人都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所以小诺的愿望就是亲自把织好的围巾送给许浩颜。

许小坏呼啦呼啦地把脸上的面膜撕了下来，喘了好几口气：哎，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憋死了都。

我琢磨着就是看《情书》也只能去嘟嘟她们宿舍，这会儿都要熄灯了肯定不行，到时候把碟的租金给江若雨，人家也不容易。小丘没有回来，红梅自从跟我闹了别扭之后就很少回宿舍，听素素说跑去跟别的宿舍她们系的同学拼床睡。许小坏事儿妈地告诉我说红梅跟学校里面一个刚刚留校的男老师混在一起了，听说打得火热，我不大相信地看着许小坏：哎，别造谣生事，人家纯洁得很，那个男朋友都处了好几年……

许小坏朝我抛了一个媚眼：得了吧，什么纯洁啊，这年头都是为自己着想的，十八，你那智商也太一根筋儿了吧，我告诉你，留校的老师等于是有北京户口的人，学校根据老师任职的时间还会分房子给老师，只要这辈子不犯什么大错儿铁饭碗是一定的了，红梅要是真的跟留校老师结婚了，那么户口档案就都可以留在北京了，她原来那个男朋友穷得叮当响的，两人真是出了社会拿什么吃饭啊？你以为红梅傻吗，精着呢？

第78节：第二十五章o如何处理那尴尬(3)

我惊讶地看着许小坏：可是，可是那个留校的老师能看上红梅吗?

许小坏一副行家的样子：真是笨，你用用脑子啊，这次留校的老师有三个，只有一个是本科生，一个小小的本科生留校了当然在老师的行列里面混不到什么体面的名誉了，就算要混到副教授的职称要经过读研读博啊，现在咱们学校的老师中不是已经结婚成家了的，就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生博士生的哪能看上本科生呢，所以那个老师只能将就着往低处看了呗，红梅要不是算到这个地步，就算她天天趴在那个男老师的床上，人家还未必看她一眼呢，切。

我嗤笑了一下，有点儿说不出话，爱情始终要为一个人的生活让路，这样看来，师姐甩了佐佐木一点儿都不奇怪，但愿她们都不要后悔。许小坏开始往脸上抹东西，扁着嘴说：知道我们旁边公寓楼的那些外国留学生吧，那些男的长得都不怎么样，但就是招女人，还不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的女生还以为跟他们谈了恋爱说不定就能跟着出国，多幼稚啊，人家外国人把上床都当成跟喝开水一样平常，难道等着你耍无赖让人家负责？我告诉你十八，这年头的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各有各的算盘而已，都不是什么好……鸟，最多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料儿……

我复杂地看着许小坏，看见旁边的小诺随着音乐不停地晃着脑袋，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我有点儿不服气地看着许小坏：哎，也别说得那么绝对啊，你看看这个啊，虽然知道不大可能不是还在坚持吗?

许小坏耸耸肩：坚持，充其量就是一根筋儿的主儿，她以为她是谭嗣同？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

小诺看我们看她，拔掉一个耳塞茫然看着我：怎么了？有事儿吗?

我摇头，小丘这时推门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个毛绒玩具，看神情很开心，我估计是易名找小丘了，两个人应该和好了吧，我不知道易名这次会和小丘好多长时间，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尽力去延长小丘的幸福感，但愿易名能把这个时间延长一些。虽然我也知道幸福感越长的时候，可能随之而来的伤痛会更加的疼，但这就是我们做事儿的代价，幸福感到来的时候，没有人去想要多长的幸福感，也没有人会想到幸福感和伤痛感其实是成正比的。

第二天去学生会主席团交活动计划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主席团的秘书长跟文体部一个姑娘关系还不错，所以极力要在活动中穿插一个舞蹈节目，说那个文体部的姑娘超级擅长跳踢踏舞，所以要给那个姑娘一个机会，在毕业活动计划中展现一下才艺。而且那个姑娘觉得自己的舞蹈水平超级的高，无论如何还要找一个男的舞伴，说是更加有现场的感染力，我有些恼火，因为时间上肯定不是很充足，宣传部上哪儿给她找一个会跳踢踏舞的男的舞伴去？我正在想着怎么拒绝的时候，那个姑娘还超级挑剔地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说是自己的身高一米六五左右，所以男舞伴的身高不能超过一米七五，我耐着性子说男生可能没有会跳踢踏舞的，那个姑娘说她可以教。秘书长很不乐意地说我事儿多，说光是往年的毕业活动能有什么新意？所以一定要促成这个舞蹈活动，节目要是多了删别的。

从学生会办公室出来，我就靠着栏杆发呆，阿瑟还真是没有说错，有人罩着的感觉还真是不赖，要不是那个秘书长，我认识文体部谁谁谁是跳踢踏舞的妞儿啊？一个普通的文体部干事而已，就可以趾高气扬地要整个宣传部配合，我也太软弱点儿了吧？从筹备节目的日期看，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找那个传说中的踢踏舞的舞伴，还要一米七五以下的？

我让办公室人员帮我打了招募男舞伴的通知，在校园的各个公告栏都贴上了，还在男生宿舍显眼的地方也贴上了，同时又让万森在广播站每天中午傍晚都利用广播呼吁大家赶快报名参加。小淫找我补习

微积分的时候我都还在为找一个男舞伴发愁，人家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会儿我都想着天上什么时候能掉下个人，只要是个一米七五以下的男的就行。

阿瑟趿拉着拖鞋叼着黄瓜，坏笑着说：哎，十八，你不傻吗你？小淫啊，小淫的舞一向是有形有款的，让小淫帮你把这事儿顶下来不就行了？

小淫翻着书还没有说话，我就拿着微积分的笔记本啪地打了小淫的脑袋一下：他？他想得美吧，我宁肯把宣传部把学生会都给拆了，他也休想去跳舞……

小淫恼怒地看着我：可恶的丫头，阿瑟说你的，你竟然打我？我有说过我要去吗？你给我过来……

小淫毫不客气地拽着我就要伸手弹我的脑袋，我慌忙躲开，阿瑟凑热闹似的拿着黄瓜根儿扔了小淫一下，开始笑：哎，哎，我还在这儿呢！你俩注意点儿形象好不？干吗又搂又抱的，成心刺激我是不是？

第79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1)

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

（A）

我发现一个事实，我越来越喜欢和小淫待在一起瞎闹腾，要是一天看不见我就会有点儿没着没落的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可是有时候见面了，还会互相打个嘴架什么的，我竟然还不长尊严，有时候当着小淫的面儿扔出一句话说我烦你你以后别来找我了，小淫就会坏笑着说你那么说你也舍得。

一边忙乎着期末的复习，一边给文体部那个会跳踢踏舞的女孩找一米七五以下的男舞伴，我差点儿火烧眉毛了。广播站几乎是天天中午和傍晚都播招募踢踏舞男舞伴的通知，万森私下找我商量能不能不再播了，说是播了这么久的通知连个男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要是一直这么播下去会影响学生会声誉的，好像我们连个人都招不上来。招募告示都贴出去三天了，没有任何人来应征，有天我路过告示栏，竟然看见招募告示上被人用口香糖给粘了好几下，口香糖上面还停着一只苍蝇，我差点儿气得吐血，难道传说中的宣传部就是这么不招人待见吗？我正要伸手赶走苍蝇，又差点儿气乐了，原来那只苍蝇是被口香糖粘住了腿无法飞走，我就说怎么说我也是一大活人，苍蝇见了我怎么还能有那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儿呢？

跑到阿瑟的房子背企业管理，顺便复习英语，阿瑟这两天开始为英语着慌了，生怕再次被挂了，所以也不管会不会，抓起英语书狂看一通，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几分钟之内能把英语书前后翻四五遍，然后开始叹气说还是没有看明白，平K抱着一本国际贸易靠在沙发上，摇头晃脑地看着阿瑟坏笑：哎，阿瑟，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好像很有深意耶，其实你完全可以跟你们系的那个英语老师死磕，听说那老师是出了名的好男色，小淫应该是深有体会吧，第一学期还找那老师帮着补习英语，听说那老师的手啊，一直都

没有离开小淫的肩膀，多好的一老师？阿瑟，你就冲到英语老师的办公室，瞅着没有人的时候抱住她的大腿放声大哭说，老师啊，俺们家是困难户啊，十年了都没有什么收成，就收成我这么一个男娃啊，我不及格不行啊，您看我长得还行吧，求您了，高高手吧，我保证你这学期英语肯定过……

阿瑟把手里的英语书往茶几上一扔，奸笑地朝平K扑了过去：嘿嘿，小子，别急，我今天还就先抱着你的大腿演练一下……

然后阿瑟和平K就在沙发上扭打在一起，我痴呆地看着他俩厮打，平K可能被阿瑟胳肢了，不停地发出古怪的笑声，我扭头看着小淫：哎，抱英语老师的大腿放声大哭管用吗？

小淫抿着嘴唇瞪了我一眼，本来我是可以在自习教室复习，但是小淫不干，非要我跟他一起在阿瑟的房子里面复习，开始我不干，说话中把小淫逼急了，小淫开始跟我掰持：哎，在这儿多方便啊，自习室那么吵，还有啊，要是想跟你说说话什么的，自习室有那么方便吗？

小淫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把我惹得面红耳赤的，然后小淫开始坏笑：就是啊，在这儿你脸红了也没有人看你，最多就是我看你啊，要是在自习室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非礼你了呢……

我抓起企业管理的书就砸小淫，小淫接过书接着笑着不说话，阿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和平K的厮打，朝我不屑地撇着嘴：十八你真是够戗，就这么随便地说点儿话就能把你惹得脸红得跟入了洞房似的，你以后还怎么混啊？你啊，以后好好跟我混混，没事儿的时候我带着你一起出去跟女孩约会，我帮你扫扫盲……

小淫恼怒地推了阿瑟一下：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流氓。

阿瑟突然一把搂住小淫：哟，我说说就流氓了？小淫啊，自从上次亲了小麦一下，我还真是看中你的嘴唇，太TMD的勾人了，平K帮个忙我就不再搂你大腿了，我今天非要亲到小淫不可……

阿瑟和小淫又开始折腾，我有点儿发傻，平K不动：阿瑟，我劝你还是住手，你小心十八剁了你。

小淫好像使了很大的劲儿才甩开阿瑟，瞪着阿瑟：你疯了？小心我真的揍你。

阿瑟用手比画出一个暂停的手势，笑：投降投降了，靠，你小子还真是有劲儿，我这身板还真是搞不定你，十八，开个玩笑，我不会真的亲小淫的，我授权给你了……

这就是男生，会说一些让人感觉有些尴尬的话，我有点儿哭笑不得，感觉自己说什么也不合适似的。

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肖扬和小麦过来了，小麦脑袋上顶着一个西瓜，平K朝小麦扑哧一笑：哟，小子，你真的以为你是西瓜太郎了？

小淫在厨房折腾中午饭，我一个人正趴在小淫房间的床上背企业管理，想想这样也够舒服的，嘿嘿，可以坐着看书躺着看书趴着看书，比自习室强多了，肖扬在客厅跟我打招呼，我扭头笑笑接着背书，我听见小麦说先吃点儿西瓜再吃饭吧。我无聊地打了个哈欠，准备再看几页企业管理。

第80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2)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小淫喊我的声音，扭头，看见小淫手里拿了一片西瓜笑着看我：十八，吃完再看吧，你都看了挺长时间了。

我看见肖扬也跟着小淫进来了，肖扬拿着一张报纸呼扇着：天儿够热的，十八，期末的课程复习得怎么样了?

我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还行，伸手接小淫递过来的西瓜，可能是我的胳膊肘太久趴在床上的原因，突然一麻，接住的西瓜掉到了我的文化衫上面，碎了一些，还有一些掉到床上，湿漉漉的，肖扬急忙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了一条毛巾就要帮我擦文化衫上的西瓜碎屑，我有点儿手忙脚乱。这时，我突然看见小淫快速伸出手抓住肖扬拿着毛巾的手，我一愣，小淫的眼睛淡淡地看向肖扬：我来就好。

我看见肖扬一怔，握着毛巾的手慢慢松开，肖扬讪讪地笑了下：哦，那，那我再帮十八拿一块西瓜好了……

肖扬出了房间之后，我看了小淫一眼：你干什么啊，人家也是好心……

小淫眼神复杂地瞪了我一下：你起来自己擦擦，你看看你自己，整个胸前都是西瓜子，还有我的床单，真应该罚你给我洗，拿着！

小淫把毛巾往我脸上一扔，我懊恼地接过来，开始擦着自己胸前的西瓜子和西瓜碎屑，擦着擦着，我突然有点儿感动，我想小淫可能是觉得我是个女生，西瓜碎屑又正好掉在胸前，所以他才会阻止肖扬的动作，可能不是我想的那么小心眼? 我看了下自己略胜于无的胸部，想起小淫刚才抓住肖扬手的动作，我竟然有些欣喜，真是有点儿无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小淫竟然还用西瓜皮拌了一个凉菜，把西瓜外面的硬皮削掉，剩下白色的部分，切成丝，平K惊奇地看着小淫：哎，小子，你还挺有创意的，很好吃。

小淫摇头：什么叫有创意啊？这叫做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吃完西瓜后感觉皮扔了可惜，那时我妹妹特别的吵，还非要吃，我只好把硬皮削掉，再把这些东西用糖拌一下，糊弄那家伙说是西瓜，所以通常很管用，其实这个东西挺好吃的……

阿瑟扁扁嘴嗤笑：什么叫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啊，我就没有看见十八会做什么，哎，那年那月的那个西红柿鸡蛋汤啊，里面还藏着一根手指粗的大葱，可惜了那根大葱了，光是炒菜吃就能吃半拉月了……

我羞愧难当，马上就被吃到嘴里的东西呛了一下，小淫拍着我的后背笑：慢点儿，不就是西红柿鸡蛋汤吗，下次再做给阿瑟喝，里面放他三斤大葱……

这下轮到阿瑟喷了，阿瑟愤怒地看着小淫：哎，没有你这样的。

（B）

小麦好像很着急，胡乱吃了几口饭就跑去电脑前面玩游戏了，神情极其的专注，我们喊他他也不回话，看来是入迷了。肖扬看着我笑：十八，你们宣传部招募踢踏舞男舞伴的事儿怎么样了，马上就过去四天了，我们都帮不上你，你看啊，阿瑟小淫都是一米八的身高，我一米七七，平K都一米八五了，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男舞伴，大雄倒是一米七四，但是那身材能破人家小姑娘俩都多，怎么踢踏啊……

我有点儿叹气：我也没辙啊，进了宣传部，一点儿破事儿都没有搞好，一米七五以下，哪有那么凑巧的？实在不行让她一个人跳吧……

小麦坐在电脑前伸着双臂打了一个大大的瞌睡，我的心一动，转向阿瑟：小麦多高？

阿瑟嚼着一根黄瓜，含糊地说：一米七三。

我紧盯着阿瑟：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我开始喊小麦：小麦，我准备帮你介绍一个姑娘……

阿瑟着急地把嘴里的黄瓜咽了下去，打断我：哎，十八，你不会真的准备打小麦的主意吧？绝对不行……

小麦转身看着我：真的？

我拍着手开始笑：当然了，超级漂亮，而且还特别会跳舞。

小麦挪开坐着的椅子，朝我这边走过来，阿瑟把手一横，开始坏笑：不行，绝对不行，那个女孩儿之前跟我有过一腿，我不能让小麦捡我的剩儿，再说了小麦现在多半拉都是我的人了，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他送出去给别人处理呢……

小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瞪着我：十八，你们说什么呢？

小淫和平K都开始笑，我瞪着阿瑟：怎么不行，就是借小麦用用而已，难道你宁肯看着我被学生会那个秘书长教训吗？不管那个女孩是不是真的跟你有过一腿，我又没有打算真的把小麦卖给她，什么叫处理啊？

小麦瞪大了眼睛，还差点儿流了口水，着急地看着我和阿瑟：哎，哎，你俩到底说什么啊？说什么啊！能不能先告诉我，到底想把我卖给谁啊……

阿瑟推开有点儿抓狂的小麦，接着坏笑：哎，十八，怎么说我也是跟小麦一个床上睡一个房间里面吃饭一个班级上课的，哎，我同意把小麦借给你，不过你总得也给我点儿好处吧，我培养小麦不容易啊，虽然说不是一把屎一把尿的，也差不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了，好处费是不是，嗯？稍微那么意思一下啊，你也可以不给，不过呢，我就有可能去现场做点儿什么了，嘿嘿……

第81节：第二十六章o超级搞笑的阿瑟(3)

小麦开始跳着脚地喊：天啊，你们在说什么啊，谁能不能告诉我，小淫，十八和阿瑟到底在说什么啊？十八，你说给我介绍个姑娘的，这跟介绍姑娘有什么关系啊，天啊，十八，你到底给我介绍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小淫开始和肖扬狂笑，我把掰下的黄瓜根打向小麦：你先给我闭嘴，阿瑟，那你要什么好处？说吧。

阿瑟得意扬扬地看着我：我要的很简单啊，小淫，你先别瞪眼，十八这种宝贝我肯定不会要，真要拿回家得糟蹋多少粮食啊，十八，你只要小淫想尽办法帮我期末考试的英语及格不挂就行，我就把小麦借给你随便用，不管你给他介绍的是姑娘还是大婶，就算你给小麦介绍个大爷我也不管，怎么样，这个条件够简单了吧，我不管小淫是朝我飞纸条使眼色还是背着你去抱英语老师的大腿，总之一定要让我及格，就这么简单……

小麦从沙发上拽过靠垫没头没脑地砸向阿瑟：阿瑟，你竟然敢建议十八给我介绍个大爷？我是你大爷……

阿瑟拽着小麦打过来的靠垫，嬉笑地摸了小麦的脸一下：别闹，只要我英语能不被挂科，你是我老大爷都行，十八，考虑得怎么样？

我还没有说话，小淫碰了我一下，笑：好，没有问题，不就这点儿要求吗？简单得很，考试的时候我和小麦调换一下位置，我和阿瑟的学号本来就离得近，估计考试的时候老师也不会太注意，就算发现了，抄得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再换回位置也没有什么……

阿瑟推开小麦，张开双臂，超级兴奋地看着小淫：哇噻，小淫，你真是我大爷啊，你是神啊，十八，小麦给你，随便用吧，还给我的时候留个活口就行，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

小淫嗤笑地看了阿瑟一下：得了吧，就算你不求我们，难道我们还能看着你被挂吗？省省你的表情吧，还是留给你喜欢的女孩好点

儿。

阿瑟把小麦往我这边推了一下，小麦踉跄地站到我旁边，我心满意足地看着小麦：小麦啊，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小麦都快要急得哭出来了，唧唧歪歪地看着我：十八，你不是说要给介绍个姑娘吗？怎么又变成大爷了，你不会真的想把我给卖了吧？

我一边嚼着黄瓜一边笑：不是介绍个大爷，就是一个姑娘，文体部有个类似于天鹅级别的姑娘会跳踢踏舞，缺少一个男舞伴，身高要一米七五以下的，所以小麦你帮帮我，就去跟着应一个景儿就行，实在找不到人了，我都要急死了，就你最符合条件。

小麦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你是说，让我去跟着女孩跳舞？

我点头，小麦站直了身体，很没有兴趣地摇头：阿瑟，那你还是找人帮我介绍个大爷吧，跳舞？没门……

阿瑟吊儿郎当地看着小麦笑：麦啊，别这么绝，我的英语就指望小淫了，你不好好巴结十八，我怎么及格啊？再说了我只要胡子不剃，你觉得我跟大爷有什么区别吗？就不用再介绍大爷了，我要是英语又挂了，你觉得你脸上好看吗？你对得起我妈妈让你照顾我的嘱托了？

小麦再次瞪大了眼睛：哎，是我妈嘱托你好好照顾我好不好？你妈什么时候跟我说让我照顾你了！

肖扬和平K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狂笑，小淫也开始笑，拿走我手里吃了半拉的黄瓜，开始嚼起来，我懊恼地看着小淫：哎，这是我的……

小淫好容易忍着笑，小声说：你的？那你的就是我的了……

阿瑟板着脸看小麦：哎，你小子怎么听不进去好话呢？就算我妈没有让你照顾我，你稍稍关照我一下会死吗？

小麦把头一扭：哼，我不去，爱谁谁去……

我有点儿着急，刚要说话，小淫拽着我的胳膊小声笑：放心，阿瑟有的是办法。

果然，阿瑟也哼了一声，从大短裤的兜里摸出手机，黑着脸：好，我看谁怕谁，是谁让我在他妈妈面前说一个月的生活费、书本费什么乱七八糟的要两千多？嗯，我这就告诉你妈你把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对了，以后别想让我帮你忙……

就在阿瑟拨打手机的工夫小麦一把夺下阿瑟的手机，苦着脸：好了，我去帮十八还不行吗？我去跳舞还不行吗？

第82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1)

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

（A）

中午吃完饭，肖扬一直没有走的意思，坐在客厅跟我聊天，我本来想着多跟肖扬说说话也行，但是一直说了接近一个小时肖扬还是聊天的兴趣很大，我想着自己还没有复习完的企业管理和小淫给我留的微积分类型题，所以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跟肖扬说我还要复习就不陪着他聊天了，肖扬讪讪地笑了一下说没事儿去复习吧，然后我转身进了小淫的房间，把房门轻轻带上，开始看书。在看书的时候还能偶尔听见小淫和平K跟肖扬说话的声音。我先把微积分类型题做完了，检查了几次，感觉应该是会了，这才放心地开始背上午剩余的企业管理，不知道背了多长时间，反正很困，就拿着企业管理的书往脸上一盖，拽了枕头，仰面躺在小淫的床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发现盖在自己脸上的书没了，我转头找那本企业管理的书，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件深色的衬衫，书工工整整地放在枕头旁边，我正在发愣，听见小淫的声音：醒了?

扭头，看见小淫坐在距离床边不远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手里拿着一本计算机的书，另一只手还拿了一支烟，正看着我笑。我努力端坐起来，打了几个哈欠，感觉要淌眼泪了，揉揉眼睛：哎，给支烟，困死了，无聊的企业管理，学了之后跟人家企业的管理能有什么关系，还不是纸上谈兵？MBA都搞不明白的事儿，还不如你学的计算机管用。

小淫笑着把他旁边的烟和打火机扔给我，我点了支烟，吸了一口：肖扬他们呢?

小淫合上计算机，伸了下懒腰：走了，小麦在玩游戏，平K跟阿瑟也出去了，阿瑟这个家伙现在更不看英语书了，就等着考试的时候抄我的了，真是太无赖了。

小淫挨着我的肩膀坐到床上，抿了下嘴唇，小心地看着我：十八，睡这个床，还舒服吧？要不你，好好地再睡一会儿，反正复习的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我刚才看你好像特别的累，到点儿了我叫醒你……

我吐了一口烟，看向小淫小心的眼神，小淫不大自然地笑：我，我刚才看了你做的那个微积分题了，就，就有一道在过程上有些问题，其他的类型都差不多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好了，睡得挺舒服的，就是我没有脱鞋，可能把床单给弄脏了。

小淫轻轻地笑了：没事儿的，我，我没有别的什么意思，真的没有。

说完小淫伸手挠挠头，有点儿不大自然，我故意把头往小淫眼前凑了一下，小淫吃惊地看着我：十八，你，你干什么，哦，咳，咳，你这个家伙……

我恶作剧似的朝小淫眼前吐了一口烟，小淫没有防备，开始手忙脚乱地呼扇，我在一边得意地笑着，小淫把烟雾呼扇得差不多了朝我瞪眼：你这个家伙，你给我过来！

小淫拽住我就要用手弹我的脑袋，我手忙脚乱地推搡着，慌乱中好像小淫停止了弹我的动作，我扭头的时候有点儿别扭，我竟然把手按到了小淫的嘴唇上，那种柔软有些发烫的感觉让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我慢慢地拿开手，手指头慢慢地滑开小淫的嘴唇和嘴角。小淫好像也有些尴尬，松开抓着我的手，紧绷着力量的惯性让我扑通一下倒在小淫的床上，小淫用手好像无意识地摸着他自己的嘴唇，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我，我快速地坐起来。

为了打开僵局，我装作没事儿人似的看着小淫：哎，你说阿瑟为什么老是想亲你呢？阿瑟是同性恋吗？

小淫挑着嘴角笑了一下，很突然地坐到我的身边：十八，那你想不想，嗯？

我没有想到小淫会这么问我，我有点儿无措地解释：我？我想那玩意儿干什么？

小淫皱着眉头用手点了我的脑袋一下：啊，你这家伙，什么叫那玩意儿啊？阿瑟都想成那样，你就一点儿都不想？哪有你这么打击人的，十八，你是不是女生啊……

我嘟着嘴看着小淫，心里一动：我，问题是现在我就是没想啊。

小淫有点儿邪气地笑着看我：那你现在想啊，又没有别人，你真的会不想？我也太失败了点儿吧……

我走投无路地用企业管理的书挡住脸支吾着：我才不想……

小淫啪地拿开我挡住脸的书，无赖地笑着：不要不好意思了，那你就是想了，哎，十八，你怎么那么害羞啊，我看你抄家伙揍人的时候比这会儿生猛多了，你那股劲儿都哪儿去了，这会儿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了，嗯？

我感觉多余的血液在我的脸上沸腾，我不敢保证我的脸上是红一块还是青一块或者是紫一块，我伸手就去抢小淫手里的企业管理书，小淫顺手把企业管理书放到身后，接着笑：十八，我真的很想，很想亲你……

我一把推开小淫：你是不是疯了，小麦在外面呢！

小淫把企业管理书扔到之前他坐过的那个椅子上，坏笑：小麦又不会进来，你怕什么？

我推开小淫，转身去拿那本扔在椅子上的书，我的心都快要跳成心脏病了，小淫挡在我的前面拦住我，眼神极其的黏糊，声音低低的：十八，我们，我们试试好不好，嗯？

我迟钝地看着小淫，像被人催眠了似的看着小淫的眼神，在发呆了几秒钟后我开始摇晃自己的脑袋，想让自己稍微那么清醒一下，小淫的手轻轻地抚在我的耳边，小声地笑：别再晃脑袋了，再晃真的会晕了……

小淫的脸孔在我的眼前越来越清晰，我也越来越紧张，恨不得把心脏掏出来放到冰箱里面冰一冰才能保险点儿，我甚至能感觉到小淫有点儿压抑的呼吸，我就那么呆呆地睁着眼睛看着小淫，还有阿瑟说过的小淫勾人的嘴唇，就在我发呆的时候，小淫突然扑哧一笑，好像很忍不住似的：十八，你，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你怎么能一直这么盯着我，搞得我都跟着紧张了，不行了，我实在太紧张了……

第83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2)

我咽了下口水，才感觉到自己刚才连眼睛都没眨地盯着小淫看，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失败过，而且超级的尴尬，我推开小淫，拿了企业管理的书，坐在椅子上胡乱翻着，小淫靠在我旁边，还没有停止笑：十八，我是觉得你简直，简直太超级……

我扭头愤怒地盯着小淫，小淫马上忍住笑，绷住脸：……咳，咳，就是简直太搞笑了而已，绝对没有别的意思，我发誓……

我拿起企业管理书就要打小淫的脑袋，小淫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没有再忍住笑：哎，十八，你言情小说的基本功都白看了吗……

（B）

第二天上午，领着小麦去见文体部的那个要在毕业生活动中跳踢踏舞的女孩，小麦一百个不愿意，说是要不是有把柄在阿瑟手里，不管给不给他介绍大爷他都不会去。我不乐意地看着小麦：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平时还总是做出两肋插刀的劲儿，关键时候就这么对付我？还兄弟呢？哼。

小麦挠挠脑袋：十八，这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脸的事儿，你也太，太强求我了吧……

我推了小麦一下：就你这点儿胆量还整天吵吵着让我帮你介绍个姑娘，哪有姑娘会喜欢你这样胆小的男生？这次正是你展示自己的好机会，你要是表现好了，说不定真的会有姑娘主动看上你的，那不比我给你介绍要好得多？你自己想想看，好像我害你似的。

小麦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真的？

我点头，带着小麦去了文体部的活动厅，那个姑娘应该在那儿等着，因为我昨天晚上已经给她打电话了，进到活动厅，果然那姑娘在，学生会的秘书长也在，那姑娘还穿着跳舞的行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麦，小麦拽着我的胳膊小声说：十八，我怎么感觉她的眼神像是在看种马似的……

我掐了小麦一下，忍着笑低声说：你想得美，你还没有到那个级别，看来你真是想姑娘想得疯了……

那个姑娘哦了一声：嗯，看身形还不错，估计也不会跳舞了，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慢慢教你，距离毕业生活动还有十多天，很容易的，我想在踢踏舞的前后各加入一段拉丁舞，具体的情况我会跟你说的……

学生会秘书长开始拍手笑：苏亚你就是厉害，当初你为什么没有报考舞蹈学院呢？真是浪费了一个人才，啧啧，一会儿左小婷会从广播站把你要的伴奏带带过来，你就具体把这个舞蹈排练好就好，行了，十八，你先走吧。

小麦脱口而出：十八，你还是在这儿陪着我，我心里没有底儿……

秘书长沉着脸哼了一声：这儿是专门给文体部排练活动的，闲杂人当然不能留在这儿，十八，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回去吧。

秘书长的话很生硬，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在什么地方有得罪这个貌似有更年期综合征的漂亮女生，长了一张超级美丽的脸孔，但是说话确是那么的挑衅，我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小麦：你好好练吧，我在活动厅外面的树林里面等着你，别紧张。

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秘书长阴阳怪气的话：别以为有元风给你撑腰你就真的觉得你自己是一盘菜，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打杂的，哼！

我本来想说几句狠话，但是考虑到不想让元风因为我过多地往学校跑，我忍住了，恨恨地出了活动厅，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看见左小婷拿着一盒卡带晃悠着过来了，看见我的时候用一种超级藐视的眼神扫视了我一眼，我也没有答理她，慢慢踱到活动厅外面的树林里面，那儿有干净的石桌子和石椅子，我懊恼地坐在椅子上开始生闷气，心想要是真的有一天在秘书长的前面了，我一定把这个浑蛋的家伙踹得远远的，哼。

然后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看，是肖扬，肖扬双手抄着兜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十八，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吐了口气：把小麦用上了，都说好钢要用到刃儿上，那里面那几个鸟人怪模怪样的，真是感觉有点儿对不住小麦了。

肖扬坐到我对面的石椅子上，诧异地看着我：怎么了？跟学生会其他人发生矛盾了？

我摇头：估计是她们看着我不顺眼呗，尤其是那个秘书长阴阳怪气的，我这个宣传部长还不如一个打杂的……

肖扬笑了一下：十八，其实不是，那个秘书长其实是为别人出头，她故意的。

我看着肖扬：我没有拿板砖砸了谁家玻璃吧？

肖扬忍不住笑了：不是，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宣传部的副部长左小婷？本来她以为元风走了，她想当然就是正部长了，谁知道你取代了元风的位子，左小婷当然心里别扭了，之前万森不配合你工作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还好万森跟元风关系更好一些，那个秘书长和左小婷是老乡而且是好朋友，所以她们是故意的。

第84节：第二十七章o好像都太紧张了(3)

我终于恍然大悟，肖扬抿抿嘴唇，不大自然地看了我一眼：十八，其实……

我看着肖扬：怎么了?

肖扬犹豫了一下，摇头：也没什么，其实，就是感觉心里有些难过……

我不知所措地看着肖扬，肖扬盯着我：昨天去小淫那儿看到你和小淫，我终于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此以后我再看见你的时候，再看见你和小淫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再也没有理由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你们的视线了，这跟之前，我可以在你面前随意出现的那种局面已经再也不一样了，我就是，就是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我有点儿歉意地看着肖扬：肖扬，真的对不……

肖扬伤感地朝我摆手：十八，你什么都不要说，我明白的，你什么都不欠我。

肖扬顿了一下，勉强地笑：十八，我其实挺满足的，在我青涩的大学生活中，曾经有个你，和我一起分食一份儿八块半的牛肉炒饭，这就够了，何况我--我还拥抱过我的兄弟……

肖扬突然站了起来，转身快速离开，我想喊肖扬，但是我竟然没有想要说出口的话，只是看着肖扬的背影发呆。

一直到上午十一点，小麦都还没有出来，我有点儿担心地看着活动厅的窗户，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左小婷在大门口冷淡地喊着我的名字：十八，你进来。

我快跑几步，进了活动厅，看见苏亚和秘书长都冷着脸，小麦有点儿紧张地站着，秘书长开始朝我嚷：十八，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怎么做宣传部的工作的，不能干就别进宣传部！换人，在明天下午之前换一个合适的男生过来，这个节目绝不能砸在你手上……

我的怒火开始膨胀，NND，我连大爷的都省略了，我也开始朝学生会秘书长冷笑：我能不能干用不着你废话，既然你不是吃干饭的那么你就自己去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做样板，无所谓啊，有本事的话你现在就下个通知书通知全学校的人炒了我的位子，我是绝对不会再给你找第二个人的，你随便，小麦，我们走……

苏亚睁大了眼睛：天啊，天，她怎么敢这样……

我拽过小麦的手臂就往外走，走了几步感觉不解气，想起之前阿瑟教给我的那个手势，我转身又往回走，走到学生会秘书长面前，朝她出示了阿瑟教给我的那个超级鄙视人的手势，而且我还重复性地做了三次，这才领着小麦往外走，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朝那个秘书长嚷：哎，你最好把我在学生会里面除名，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哼。

我听见苏亚超级恶心的声音：天，天，她竟然敢对你做那个手势。

我呸，我都不明白阿瑟怎么会跟苏亚有那么一腿，这样的女生，又矫性又嗲声嗲气的，说话比猫高不了多少分贝。我敢肯定，那时，阿瑟的腿毛一定没有完全长出来，所以那时阿瑟缺了不少的心眼，才会跟这么一个缺心眼的女生混在一起，哼。

第85节：第二十八章o疲劳之后的醉意(1)

第二十八章o疲劳之后的醉意

（A）

领着小麦回到阿瑟那儿我还超级生气，小麦抢着把上午的事儿跟阿瑟和小淫说了，我气不顺地坐在沙发上：哼，反正进学生会又不给我钱，以为我多么的爱进是不是？我巴不得不干呢！

阿瑟把烟扔给我，笑：得了，别说不干就不干，你不是在拆元风的台吗？借她一个胆子她也不敢除掉你在学生会中的位子，那学生会的老师是干什么的？都听她的？苏亚怎么也跟着搅和呢，小淫，你说是不是苏亚还需要我再调教调教，有些个女孩，就是需要我这样的男人帮着她们把握一下人生的方向……

我看阿瑟越说越不正经，点了烟，拿烟盒砸向阿瑟，阿瑟接过烟盒吊儿郎当地笑着，我看见小淫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了两罐东西，分别递给我和小麦：行了，消消气，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呢，她们巴不得你生气呢，给，冰镇的啤酒，小麦，这个是可乐。

小麦有气无力地接过可乐：那么十八，是不是我就不用再跟着去练习跳舞了？再说了，那个姑娘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阿瑟点了支烟，嗤笑：十八，那丫头也就那么杠一杠你，都这会儿了，上哪儿去找合适的人？她找不到的，要是能找到还不早就找了？至少还能显示出你工作的无用功，除非苏亚一个人跳那什么踢踏舞，要不她还得回头找你，你放心吧，女人的心思，靠，还够不上一根烂黄瓜那么实在，扭着来扭着去，倒是把自己脸给扭丢了。

小淫挨着我坐到沙发上，笑：都说消消气了，中午我们吃凉拌面好不好？有黄瓜丝的那种……

我本来还在暴怒的郁闷中，这时小淫就那么温柔清爽地坐在我身边，还那么温柔地跟我说着话安慰我，我差点儿晕倒，确切地说是差点儿被感动得要晕倒，就是阿瑟和小麦在身边，不然我真的会冲动地

抱住小淫，至少要告诉他我很感动，我突然之间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身边这个家伙，非常非常的喜欢。

阿瑟开始唉声叹气：哎，我那个老爹啊，传统得要死，我说暑假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儿玩儿，用用家里的车子，俺爹说不让，不就是那车子是部队给配的吗？说是部队的军车，别开出去招摇，影响不好，跟八十年代的人似的，超级古板，我说换个手机俺爹又说不行，说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儿子奢侈，没有军人后代的意识，其实我早就想买辆自己的车子了，但老人家不肯，说是毕业以后再说，其实我也不是想买法拉利、保时捷什么，就是一个普通的奥迪就行，郁闷。

小淫嗤笑：得了吧阿瑟，你啊还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你爸爸，你看他把你教育得多好？难道你真的很想过那对双胞胎兄弟超级嚣张的生活？想做个纨绔子弟？

中午小淫真的做了凉拌面，打电话叫了平K和佐佐木也一起过来吃，平K和佐佐木还买了一些冰镇啤酒和别的吃的，我因为上午的事儿，心里一直不大痛快，所以中午很自然就喝多了，其实并没有喝到我能达到的酒量。这就跟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样，人要是心里不舒服，喝一点儿酒就容易醉，所以我是这么喝多的，我觉得挺没有脸见元风的，刚进了学生会，就跟学生会秘书长搞成这样，那么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啊，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平K的声音：哎，小淫，十八怎么喝这么点儿就蔫了？平时她多虎啊？

阿瑟的声音：哪儿啊？今天她心里别扭着呢，学生会那个秘书长有点儿故意刁难她，和十八吵了起来，这个女生之间的矛盾还真是不少，小淫，你把十八扶进去吧，让她睡会儿。

然后我感觉小淫好像扶着我的胳膊进了他的房间，其实我没有完全喝醉，就是一种意识中的迷迷糊糊，不愿意睁眼睛不愿意说话，走路的时候脚下有点儿拌蒜，这会儿就是想着好好睡一会儿，我坐到床上就懒懒地往后一躺，感觉中小淫好像还把枕头给我重新垫了垫，好

像还给我身上搭了一件什么东西，我就那么迷迷糊糊地躺着，闭着眼睛等着慢慢睡去。

迷糊中，我感觉到了小淫的手好像在抚摸我鬓角的发丝，然后，一点点轻柔地滑过我的脸颊，好像又停在我的嘴唇边，过了一会儿，我竟然能感觉到小淫温暖的手指好像轻轻地触摸着我的嘴唇，我的心里也开始弥漫着一种悸动。我以为我在做梦，我下意识地用手去抓，真的抓到了一只温暖的手，我好像还恍恍惚惚地说了句什么，然后被我抓着的那只手慢慢拿开了，我模糊地听见小淫轻笑的声音：傻瓜。

我好像还听到阿瑟吊儿郎当的声音：小淫，你怎么还不出来？哎，你不会是乘人之危吧……

我睡了一个挺好的午睡，醒来的时候感觉也很舒服，估计是喝了酒的原因吧，把上午跟秘书长较劲儿那点破事儿也给忘得差不多了，我身上盖着小淫的衬衫，房间里面静悄悄的，也没有听见有人，我伸了个懒腰站起来，推开门的时候看见小淫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好像在敲着什么，手边还放着一本什么书，我估计是计算机的书，我没有看见阿瑟和小麦，只有佐佐木一个人还躺在沙发上，好像还没有睡醒，手上还抓着一本什么计算机语言的书，估计是一边复习然后就睡着了。

我推门的时候发出了声音，小淫回头看我，笑：醒了？我刚才帮你挑了一些微积分的类型题，你做做看看，考试的时候离不开这些个类型，十八，你在做题的时候需要提高的是速度，考试就那么点儿时间的。

我哦了一声，拿起电脑桌边上的微积分，翻开小淫折页的地方，本来想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做，但是看到佐佐木在那儿睡得那么沉怕吵醒他，我拎着书就进了房间，趴到床上，用企业管理书垫着，开始做题。小淫跟着我进来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直到小淫蹲在床边笑嘻嘻地看着我，我才看见他，我白了小淫一眼：干什么？你放心吧，我不会翻书看定理，这是职业道德，俺懂。

小淫用一只手托着脸，摇头笑：中午睡得好吗？十八，你喝多了挺有意思的，呵呵。

我警惕地看着小淫：我喝多了？有意思？我没做什么吧？

我开始努力回想，怎么都没有想起自己做过什么，小淫坏坏地笑：你当然有意思了，你竟然抓着我的手说"欠揍是不是"……

我理直气壮地打断小淫：那是因为你摸我的脸还有嘴唇，你要是不摸我当然不会说那样的话了，原因在你身上。

我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完之后，小淫的表情极其的尴尬：你，你记得？

我开始哼：我当然记得了，我有那么差的记性吗……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也够超级傻瓜，既然自己那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不直接拿开小淫的手呢？为什么还让小淫的手停留在自己脸上？那不是等于说自己放任了小淫的行为？人家摸了自己还不反抗，事后还揭短，怎么有贼喊捉贼的感觉？我准备把脸皮厚到底，我咳嗽了一下，皱着眉头看着小淫：算了算了，看在咱俩都那么熟的份儿上，这个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注意点儿形象，多大个人了？做事儿要有分寸……

第86节：第二十八章o疲劳之后的醉意(2)

小淫扑哧一笑：十，十八，你说什么？你不跟我计较了？嗯，做事儿是要有分寸，我决定我以后做事儿都要有分寸……

说着小淫突然凑近我的脸，飞快地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往客厅跑去，好像还在笑，这个速度快得我都有点儿没反应过来，小淫都出去了，我还呆呆地用手摸着自己的脸颊，好一会儿才吐口气，这个家伙。

（B）

阿瑟果然没有说错，苏亚最后还是决定要双人跳踢踏舞，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本没有比小麦合适的男生，说小麦合适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别的男生去应募那个招募公告。左小婷本来以为可以让秘书长教训教训我，谁知道我根本不吃那套，现在秘书长反而开始害怕我会把这个事儿告到学生会老师那里，那样学生会老师肯定会反感她结党营私，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了，所以说每个人擅自做事儿，都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做事儿的代价，然后超级搞笑的是，左小婷和苏亚都开始来找我说情，说是大家都是学生会的，把关系搞砸了对谁都没有好处，高高手也就过去了，都是为了把事儿做好不是。我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看见两个美女都那么跟我说，而且不管我做什么都会牵掣到元风不好做人，所以我也说那么过去了吧，其实我还真是没有打算把这个事儿告到学生会老师那儿。

再次领着小麦去文体部活动大厅的时候，秘书长和苏亚包括左小婷都客气了很多，那天刚好4暮也在，好像在说活动的顺序，4暮问我有没有通知研究生院还有留学生院，我说还没有，4暮说应该通知下，来不来是他们的事儿，但是通知不到就是宣传部和文体部的事儿，我点头，准备去通知一下他们。

那时学校小，研究生院属于有名无院，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跟着导师混在一起，根本没有单独的研究生院，导师领着研究生去哪儿上课

哪儿就是研究生院，研究生除了有一个单独上计算机的教室，根本就没有学院。学校的留学生倒是有个公寓楼，美其名曰把给人家单独准备的公寓楼就叫做了留学生院了，但是留学生也不多，有不少日本学生和极个别的欧美国家的学生，因为语言不通，我从来没有去过留学生公寓楼，平时除了吃饭的时候在食堂和餐厅能看见几个公然叼着香烟牛仔裤腿上全是窟窿的日本学生外，大家都是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圈子的生活，只要留学生不打架闹事，学校也从来不会拿校规校纪去卡他们，用许小坏的话说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来的学生都是爷。

苏亚和左小婷对小麦的态度也开始转变，所以小麦安心跟着苏亚练习舞蹈我也不怎么担心了，我放心地和4暮一起离开了文体部的活动大厅。出了门口的时候，4暮把抱在胸前的一堆卡带递给我：十八，你帮我一下，我鞋带开了。

我顺手接过4暮手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卡带，4暮开始弯腰系鞋带，我听见4暮问：十八，你跟小淫是什么关系，你们在恋爱吗?

我底气不足地哈了一下：那个，你拿这么多的卡带来干吗?

4暮慢慢站起来，眼神在看着我：是吗？其实你真的，不该靠近小淫，这话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说。

我皱着眉头看着4暮：跟你有关系吗?

4暮的眼睛似乎闪过一丝狡诈：目前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4暮突然朝我眼前凑过他的脸，我因为手里抱着卡带，下意识中伸腿朝4暮踹了一下，肯定是踢到4暮了，但是踢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把手里抱着的卡带往门口的一个窗台上一放，瞪着4暮：哎，你什么毛病？神经。

4暮挑着嘴角极其温柔地一笑：十八，干什么这么大火气，我就是很想闻闻你用的什么洗发水而已，那种味道很熟悉，真的，生气了吗?

因为之前阿瑟、小淫都跟我说过4暮这个人相当不地道，所以我多少在心里反感他，也一直保有戒备，看着4暮轻轻地拍着被我踢到的裤子，好像一点儿都不生气，我很怀疑4暮干吗要用那么一种类似于调情的语气说那么一句"生气了吗"？我鄙夷地看了4暮一眼，转身朝宿舍方向走去，4暮抱着卡带竟然追上我，看着我笑：十八，你火气真是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还暴躁的女生，别生气了，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我冷冷地看着4暮笑着的脸：哎，你有没有别的意思我不管，这么说吧，你的口碑相当不好，所以你千万别觉得你有什么意思，神经。

4暮脸上的笑僵硬了，我想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会直白地说他，4暮僵在了原地，我接着朝宿舍楼的方向走。

回到宿舍我吓了一跳，宿舍里面一地的毛线，好几种颜色，小丘和小诺两个正在马不停蹄地织着围巾，小丘抬头很是呆滞地看了我一眼，我看见小丘的眼睛都深陷了下去，小诺也好不到哪儿，眼角还挂着眼屎，哈欠连天的，身上头发上都是一堆的毛线，我还真的以为自己不小心进了盘丝洞了都。许小坏这次倒没有往脸上涂抹面膜，但是又换了花样，把黄瓜切成片敷在脸上，也不知道她脸洗干净没有，竟然还拿起一片贴脸的黄瓜片放进嘴里嚼着！

我小心地坐到我自己?床边：小丘怎么也织围巾？

许小坏跷着脚朝我摆摆：当然要织了，而且要织一个超级长的围巾，别人织两米，小丘啊，你一定要给易名织个三米多的，用温暖和毛线缠死易名，这叫纠缠到底，看他能跑到哪儿？哎，十八，你要是不放心小淫也给小淫织条围巾，缠死他。

许小坏又往嘴里扔了一个黄瓜片：对了，江若雨找你了，问你《情书》有没有看完，要是看完了你给人家送去吧，人家可是靠放点儿影碟赚钱的……

我一边拿了管理写作的书一边推了小诺一下：哎，你注意了，期末复习了，上学期你就为人家大雄挂了科目，这学期你还不用心复

习，是不是挂了科目之后拿许浩颜说事儿，人家可绝对没有招你，你长点儿出息好不好?

小诺拿毛线球打了我一下：你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只要到时候你带着我一起见许浩颜就行了，我就是喜欢他，就算挂了科目又能怎么样，那双美丽的手，啧啧，俺愿意……

我拿毛线球打向小诺鸟窝一样的头发：你真是疯了，疯了。

第87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1)

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

（A）

我把那张《情书》拿到阿瑟那儿了，因为总没有时间去嘟嘟那儿，小淫和佐佐木在，佐佐木好像计算机学得不是很溜，我看见小淫在给佐佐木补习，我一个人坐到电脑前面看，觉得要是不看就浪费了。刚开始看没有多久，阿瑟就叼着烟坐到我旁边皱着眉头地看了两眼：十八，这，这什么片子啊?

我把碟盒拿给阿瑟看，阿瑟看了两眼一扔：切，你也租点儿星球大战什么的看看，这什么玩意儿，磨磨叽叽的，哎? 这家伙长得挺帅的哈，日本的片子? 那我也看看，不是说日本人相当的开放吗，先说好了十八，看到关键地方不准快进过去，听见没有?

阿瑟把烟和打火机扔给我，竟然真的老老实实地坐在我身边看了起来，我也点了支烟，心里有些担忧会不会有阿瑟喜欢的那种镜头。然后我听见佐佐木的笑声：阿瑟啊，你别指望了，我们宿舍一男生陪着他女朋友一起看过这个片子，从头到尾连个接吻的镜头都没有，就是用一个倒叙的手法讲述了两个名字相同的男女之间互相爱慕的一个事儿，后来那个男的病逝了，男的现任女友因为过于想念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后来那个同名的女的收到了那封信，重新回到他们读书的地方，最后发现了读书时候那个男的喜欢她的事实，情书其实是一幅画在图书馆借书卡背面的画儿，画儿上的人物就是那个同名的女生，不适合你的阿瑟……

阿瑟呸了一下：靠，你早说啊，我还等着，就说十八不能租什么好的片子，十八，拿来，真是，白白贿赂你一支烟，小淫你赔给我。

小淫把手里的计算机书扔给佐佐木：差不多就那样了，你自己先看看，不懂的地方再问我，阿瑟，你计算机复习得怎么样?

阿瑟叼着烟，像个流氓：比英语强不少，至少不用抱计算机老师大腿，能混个及格吧，其实编程的部分我还成，不喜欢背那些个概念什么的，郁闷。

小淫把阿瑟刚才坐的椅子往我身边搬了搬，朝我笑：好看吗?

我盯着画面：能有什么好看，又不是你们喜欢的类型。

小淫把手搭在我坐着的椅子背上，挑着嘴角：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喜欢的片子类型?

我能感觉到小淫的手臂碰到我的后背，我下意识往前探探身体，小淫的手臂揽住我的另一侧肩膀，把我重新掰回到椅子背上，我看了小淫一眼，小淫朝我板着脸，另一只手指着电脑屏幕：哎，看片子了，你怎么老是这么不专心？要是不看了就关了，正好给你补习微积分。

我想到阿瑟和佐佐木在我身后，所以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地看着片子，柏原崇的学生装看着特别的帅气，我眼睛都不眨地看着，小淫揽着我肩膀的手轻轻碰碰我：哎，有那么帅吗？你看得那么入神?

我瞪着小淫：当然帅了，比你帅多了，你和阿瑟加在一起也没有他帅……

小淫的手在后面弹了我的脑袋一下，放在我的后颈上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然后我就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了，小淫的手指不停地拨弄着我的头发丝，我有点儿迷糊，看着电影的精神头儿也变得无法集中，我要是稍微那么把头偏一下，小淫的手就会帮我扶正位置，因为阿瑟和佐佐木在，我一直不好发火。然后我就听到阿瑟吃吃的笑声，我回头，小淫的手把我的头又按了回来，我转头盯着小淫：干什么？你没有听见阿瑟笑吗?

小淫往后转头，我也跟着转头，看见阿瑟竟然拿着一把椅子就坐在我和小淫的身后，距离特别的近，阿瑟叼着烟眯着眼睛：不好意思，你俩看电影，我又不爱看电影，只好看你俩了，那句浪漫的话叫

什么来着？说是某人在桥上看风景，然后另一个某人在桥下看某人……

第88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2)

小淫腾地站了起来：阿瑟，你简直……

佐佐木笑着过来往后拖着阿瑟：得了，难得他俩能这么和平地看会儿碟，你行了。

阿瑟大大咧咧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烟灰，不正经地笑：我当然知道了，行了，老佐，晚起的鸟儿有食儿吃，咱俩出去找点儿吃的，小淫啊，你消消火儿，冰箱里面有啤酒和可乐，真是，我又没有干什么，走了……

说着阿瑟和佐佐木出去了，小淫哼了一声，朝厨房走去，我接着看片子，刚才小淫的手弄得我的头发痒痒的，我都快要睡着了，我看到两个藤井树在图书馆里面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小淫拿了几罐啤酒坐到我身边，我奇怪地看着小淫，竟然拿了五六罐啤酒？难道看一个片子要喝这么多啤酒吗？还不够折腾上厕所的。

我看着小淫：不是有可乐吗？一会儿还要背书的，容易困的。

小淫支吾着：那，那个是小麦的，没有几罐了，喝光了他会闹腾，这点儿啤酒不会怎么样的，不会影响复习的。

我接过小淫递给我的啤酒，接着看片子，小淫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渴，他只是不停地大口地喝着啤酒，还不时跟我碰一下啤酒罐，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生阿瑟的气了？他就那样的人……

小淫摇头：没有。

《情书》是一部很唯美的片子，用的都是倒叙方式，从成年人往回讲述年少时候的事儿，中间过了很多年，再次去追叙那时互相爱慕的青涩感觉，这不知不觉中让我想起小意，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之后，我和小意之间的事情是就此被时光彻底掩埋，还是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一天也会再去追溯当年，这个可能自己都认为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我仰着头喝啤酒的时候，小淫刚好在开另一罐啤酒，胳膊拉环的寸劲儿碰了我一下，我正在喝着的啤酒洒了一些，淌了我一嘴，还有下巴和脖子上，我慌忙放下手里的啤酒罐，开始胡乱拍着。小淫抓着我的手臂，用他衬衫的袖子帮我抹了衣服上的一些啤酒，我刚要站起来，小淫按住我没有让我动，我抬头，对上小淫异样的眼神，小淫的大拇指轻轻抹过我的嘴唇和下巴，我能看见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小淫抿了下嘴唇低低的声音：十八，你喜欢我吗?

我的脸开始具有排风扇一样的功能，慢慢地开始积聚着热量并发挥着散热的功能，我含糊不清地嗯了一声，小淫好像笑了一下：有多喜欢？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喜欢我，一直都是我在说，嗯?

我的脑子开始极其匮乏地缺少词语，小淫就那么盯着我，我咽了下口水，壮着百分之二百的胆子发出一种我都不相信自己会发出那种低智商的声音：喜，喜欢，就像之前那个凉拌面一样，喜欢……

小淫扑哧笑了一下，手臂轻轻按着我的后颈，还有发丝，我有些发慌，心突突跳着，小淫的眼睛那么亮晶晶地看着我，我有点儿接受不了，我中间眨了两下眼睛，每眨一下眼睛我都感觉到小淫的脸距离我越来越近，每眨一下眼睛我都会感觉我的眼睛睁开的程度变小了，我甚至能感觉到小淫呼出来的啤酒味道，我觉得我的眼睛真的无法再睁开了。就在我的眼睛真的要闭上的时候，我听到了砰的一声巨响，还有一个人兴奋的喊声：小爷我回来了，噢噢……

我还没有从那种眩晕的迷糊中反应过来，就感觉小淫的手臂啪地一松，我整个人就跌坐到椅子上，阿瑟房间的椅子都是往后躺着很舒服的那种，就是可以形成一个坡度的那种，我毫无预警地滑倒在椅子上，顺着椅子那个坡度很顺溜地就滑向电脑桌下面，在屁股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的时候我睁开了眼睛，刚要顺着椅子的方向爬起来，脑袋砰地又撞到了电脑桌的抽屉上，我看见了小麦头上扎着彩色的头巾，像个欧洲文艺复兴时候的骑士一样站在门口，还用一只手捂住了嘴看

着我和小淫，我估计是阿瑟和佐佐木出去的时候没有带上门，只是简单地关了一下。

小淫惊讶地扭身朝我的椅子方向：十八，十……

然后小淫看见了窝在电脑桌底下的我，表情万紫千红地朝我伸出手臂，我拽着小淫的胳膊慢慢站了起来，拍拍摔疼的屁股，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懊恼地盯着小淫：你别再让我闭眼睛好不好？要是不闭眼睛我至于摔得这么惨吗？

我揉着撞疼的脑袋，小淫扁着嘴角好像在忍着不笑，小麦凑过来开始嘿嘿笑：哎，我是不是不该这时回来？嘿嘿，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的春梦……

小淫回手给了小麦一下：你懂个六？还春梦？

小麦兴奋地拽把椅子坐到我身边：哎，十八，苏亚还真不是盖的，踢踏舞的前后各加了一段拉丁舞，超级的好看，我不会跳舞的人还真是有点儿上瘾了，嘿嘿，我到时候告诉家里人，演出那天过来给我拍拍照，省得我爷爷总是说我什么都不懂，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不仅可以上台表演拉丁舞和踢踏舞，我还能捎带着找到一个姑娘，心满意足了……

第89节：第二十九章o超糗的接吻尝试(3)

我一点儿都没有听进去小麦的一堆话，我有点儿气不顺，刚才那么一个场景搞得我灰头土脸的，小淫好像也很懊恼，不时瞅着我看两眼，只有小麦一个人在一个劲儿说着，我把《情书》的碟取出来，抓了管理写作的书推开正在嘟嘟乱说话的小麦，进了房间，把枕头靠在床边开始翻书看，心情超级寥落。过了一会儿小淫推门进来，抿着嘴唇笑着看我：头撞疼了吧?

我用手摸摸头顶：还好，没事儿了。

小淫坐到床的另一边，用手接着摸了摸我的头顶，笑：以后再补吧……

我感觉自己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懊恼地看着小淫，小淫露出好看的酒窝：真的，我发誓，我肯定会把房门锁上……

我也扑哧一笑，这种事情怎么可以？真是可恶的小麦。

（B）

期末复习中，小淫和佐佐木都愿意赖在阿瑟这儿不回学校，因为计算机编程的部分都要用到计算机，我每天带着书去阿瑟那儿复习，小淫帮着我补习微积分，然后晚上再回到学校。滑到电脑桌底下的经历深深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虽然我自己想想都感觉超级的可笑，我也太实在了点儿，竟然在滑倒的过程中还闭着眼睛，这也怨不得别人。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还在懊恼这个事儿，企业管理复习得差不多了，管理写作这个东西还是要费些工夫，小淫本来要送我回学校，正好他要走的时候，他家里人呼了他的呼机，我怕学校宿舍关门，示意小淫我一个人回学校就够了。

我还没有走到距离学校不远的公交车站，就看见前面有一个人背着像吉他的东西，在往前走，我怎么看都像左手，索多多是长头发，我赶紧往前跑了几步，确定是左手之后我喊了左手一下，前面走着的人站住了，回头，果然是左手，我快速跑过去。左手的神情很疲惫，

好像很累似的，我本来想直接说那天的事儿谢谢他，但突然有点儿说不出口，左手点了一支烟，淡漠地看了我一眼：怎么这么晚才回学校，不怕再不小心挨揍了？

我哼了一声：那你呢，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学校？

左手把吉他往肩膀上顺了一下，吐了一口烟：我去唱歌了，再说我是男生，男生和女生能一样吗？

我犹豫了一下：那天谢谢你。

左手还是不冷不淡的语气：谢什么？我有做过需要别人感谢的事儿吗？

我有点儿哑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左手并肩往学校大门口走去，我发现左手这人超级的冷漠，给我的感觉好像对我有些意见似的，我半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想就这么走到学校吧，至少礼貌一些。我正低着头走着的时候，听见从学校大门口传来不少人说笑的声音，好像很热闹似的，我刚要抬头，左手突然转到我前面，我撞到了左手的身上，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听到左手低沉的声音：十八，你朝墙转过去！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左手：哎，干什么……

左手的手一使劲儿，我被动地转向学校围墙，看到墙上沾满灰尘的爬墙虎，我不服气地刚要回头，左手背着吉他的手臂拄到墙壁上，另一侧肩膀顶着我的肩膀不让我回头，这个场景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一对男人停驻在学校的围墙边说着什么话，左手的肩膀很有力量，我根本无法转身，我刚要说话，听到左手冷漠的声音：闭嘴！

过了一会儿，一些不停说笑的人从我背后走了过去，我听见他们笑得很放肆，好像在说一个很让男人们都能发笑的话题，等那帮人走过去之后我稍微侧脸看了一下，我吓了一跳，竟然是那对双胞胎兄弟还有几个别的男生，好险，刚才要是走对面的话该多尴尬？说不定会被取笑得没有脸的，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转身看左手：那个，谢谢你！

左手挪开身体，只是哼了一声，接着往前走，我加快脚步追了上去，小心地看着左手的表情：你，是不是天生话少，还是就是不大愿意跟我说话，之前是有一些误会，但我们也互相抵了啊？你帮过我，我也，也算将就着帮过你了，是，我是撕破了一件你的衬衫，可是那衬衫在你们打架的时候就已经先被撕破了啊，不能全怪我……

左手停住，酷酷地转脸看着我：你话好像还真不少。

我也瞪着左手：真是没法跟你说，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事儿还有之前的事儿都谢谢你了……

说着我有点儿忍不住了，我不想跟左手一起回到学校里面，因为这个人实在太闷了，我刚走还没有两步，感觉胳膊被左手大力抓住了，我回头诧异地看着左手，左手有点儿冷笑地看着我：哎，易名现在和小丘和好了，你开心了是不是?

我刚想说话，左手皱着眉头打断我：你自己的事儿都整明白了吗？乱点鸳鸯谱儿，易名和小丘勉强凑合在一起，你以为他们会开心吗?

我恼怒地瞪着左手：哎，你也太高看我了吧，我随便说易名两句他就听了？选择接着在一起还是分开是他自己的事儿，我既然那么伟大，那么我让易名立马喜欢我他就能立马喜欢我吗……

说出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我想甩开左手拽着我的胳膊，但是?手好像加大了握着我胳膊的力道，我差点儿喊出声音，左手哼了一声：以后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易名的事儿你别再跟着乱掺和一点儿，自作聪明！

说着左手甩开我的胳膊，自顾自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我恼火地甩甩自己被握疼的手腕，心里这个窝火啊，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左手头也不回地进了学校的大门。我真是想跳着脚儿揍他一顿，虽然我知道我根本不是对付人家的那块料。

第90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1)

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

（A）

回到女生楼，把《情书》的碟还给江若雨，顺便把钱给她，但是江若雨说什么都不要钱，说是能认识我这样一个朋友就足够了，以后只要我喜欢看什么碟她都会无偿借给我看，江若雨这么说我真是无法接受，天下间哪有这么平白占人便宜的事儿?

推搡中江若雨问我微积分准备得怎么样了，要是不成还可以接着补习。我没敢跟江若雨说我已经跟小淫补习的事，只是解释说看得差不多了，这些天已经跟上进度了，估计考试差不多了。我要回宿舍的时候，想想三元钱的碟江若雨肯定不会要，就在江若雨那儿买了一个碗面，江若雨送我到走廊，真诚地说很想跟我做朋友，我有点儿受宠若惊，江若雨说她是杭州人，很少见到北方的女孩，所以特想和我做朋友，我说那没有问题。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反感江若雨，她是一个清秀的女孩，那种独有的南方女子的纤细灵秀，从知道她高考数学满分到又能轻松赚钱读书我就很欣赏江若雨了，世上为生活奔波的人有无数种，但是其中的内容都差不多，所以通常会有惺惺相惜这样高雅的词儿来形容这种感觉。

回到宿舍，小诺睡得人仰马翻，听许小坏说她已经连着织了三天的围巾，非要织台湾言情电视剧中的那种超长的，就是毛线上有很长绒毛的那种，据说冬天围起来会超级温暖。小丘还在努力地织着，深陷的眼圈不说，她的手总在不停地随着毛衣针抖着，我开始后悔把江若雨他们专业那个利用上课时间给男朋友织东西的事儿告诉了小诺。

许小坏在做美腿运动，斜着眼睛看着我笑：十八，你看看，这就是女人的力量，绝对能超越长江黄河，男人要是不被感动只能说那个男人是铁石心肠……

我想起左手说易名和小丘的事儿，我慢慢地坐到小丘床边：小丘，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你跟易名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小丘用牙齿咬了咬有点儿发麻的手指头，茫然地看着我：十八，我非要想那么远吗？我要不要只要想眼前的这点儿就好？哎，许小坏，你说的那个三米半的长度管不管用？用不用再长点儿？

我忍着差点儿脱口而出的话，我很想说小丘你现在不想，你总要去想，你难道感觉不到易名对你有点儿麻木吗，你难道感觉不到易名说离开你之后你的那种悲痛欲绝吗？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所谓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就算我说对了，但等于打小丘的脸一样。许小坏扭着腰身：嗯，三米半足够用缠住一个人了，再长下去就不是缠死了而是累死了。

小丘去水房洗脸的时候，许小坏朝我挤着眼睛：哎，我说十八，你就别劝了，俗话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就是这么个比喻，小丘从一开始喜欢易名就是一相情愿，别人拦是拦不住的，这会儿你就让她宁可信其有吧。

通知研究生院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生说是忙着结业，可能毕业生活动就不参加了，去留学生公寓的时候，一个公然叼着烟头，发染得比啤酒还黄的日本女生接待了我，我努力把自己的意图给说明白了，那个女生眨巴眼睛眨巴了半天，用生硬的汉语说他们的活动跟我们的活动存在不少的差异，可能很难真正地玩儿到一起，到时候看情况吧。其实这样的结果一点儿都不奇怪，大家的差异真的很多，所以不过是口头上走个形式而已。

据小麦说，苏亚编排舞蹈的水平超级厉害，所以在舞蹈练习中小麦感觉到了一股又一股来自苏亚的超级电流，电得小麦甚至转圈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发抖，小麦用手护住心脏如痴如醉地看着我：十八，就这样，苏亚一转圈，我的心脏啊，就开始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哎，真是不行了，十八，苏亚这个姑娘好厉害啊，她多大了？

阿瑟抖了抖烟灰，吊儿郎当地笑：苏亚比你大两三岁呢，你一个小P孩，你知道什么啊，还电流，家里有的是电源，想要电流你直接把手插上去啊，我保证你不用转圈就能感觉到一种持久的麻酥酥的感觉，还有啊小麦，苏亚跟我有过一腿的，不适合你。

第91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2)

小麦扁了扁嘴：知道你厉害，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不会永远这么吃香吧，等你老的时候，我也让你捡我的剩儿……

阿瑟随手脱下一只脚上的拖鞋啪地就朝小麦打了过去：死小麦，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给我过来，等我老了？等我老了你也差不多了……

期末复习，大家好像都有些心浮气躁，可能是平时都不翻书，但是到了考试一起翻书的原因吧。佐佐木一直需要小淫帮着补习计算机，阿瑟是什么都不在乎，平K给阿瑟出了一个主意，让阿瑟把一些考试需要的东西写到小纸条上，然后把那些小纸条放到隐蔽的地方，趁着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再拿出来抄，反正又不是高考，没有老师会专门为了得罪学生死盯住谁的，只要不过分基本都差不多。阿瑟把其他过于绝望的科目分了类，买了几支会计专用的那种笔尖特别细的碳素笔，充分准备期末考试，还跟我夸耀说聪明人就算用脑子也要用得有价值。

微积分在小淫的恶补下，基本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其他需要背的专业课我也在抓紧准备中，晚上开始用充电灯熬夜了，小学生的家教变得超级疲劳，主要是我的事儿太多了，每次顶着太阳过去再顶着太阳回来，被六月炎热的空气蒸烤得都快要流油了，小学生也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开始进入所谓的青少年叛逆期，他爸妈的话根本不听，宁肯挨揍也不听话，竟然还冲他爸爸放话说：你打我啊，打啊，有本事你就把我打死，就算没有我这个儿子。小旋和她同学的英语补习还算轻松，毕竟距离学校很近，我没有告诉许浩颜小诺正没日没夜地给他织一件非常温暖的围巾，听小旋说的意思是，华华这个暑假肯定回国，我说怎么看着许浩颜有一种稍微还算快乐的表情。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从江若雨那儿买的碗面，小淫的脸马上就沉了下去：十八，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做的东西不好吃，你

拿方便面充数?

我马上解释说还江若雨租碟的钱人家不要，但我不想白占人家便宜所以就买了她的碗面充数而已。小淫冷着脸：那也不行。

说着自顾自进厨房了，我捉摸着是不是最近天太热了，所以大家的脾气都不好？不过是一个碗面而已，我看着阿瑟：小淫怎么了？这么大火气?

阿瑟不正经地笑：我哪儿知道啊，你俩耳鬓厮磨的，你是不是把小淫的耳朵给磨坏了……

我拿碗面打向阿瑟，阿瑟躲了一下，正好打在正在摇头晃脑听着音乐的小麦身上，小麦无比委屈地看着我：十八，我算是看透你了，你也欺负我……

我拿着碗面进了厨房，小淫抬头瞪了我一眼，好像很不爽的表情，我奇怪地看着小淫：哎，你不会真的为一个碗面跟我发这么大脾气吧？我不是说你做的东西不好吃，我真的是为了不占江若雨的便宜才从她那儿买的，三块钱的，很贵的……

小淫瞪着我的表情扑哧笑了一下，摇摇头：我其实，是有话问你。

我靠近小淫：怎么了?

小淫放下手里的东西，有点儿尴尬地盯着我：十八，肖扬说，说是晚上和别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看见你和左手，说你们好像，好像，我跟肖扬说不可能，但是肖扬说他没有看错，你和左手到底怎么回事？你可以说我多疑，但是我就是受不了肖扬那么说，他说左手搂着你，在学校的围墙边好像说着什么话，我，我真是要疯了……

（B）

我哦了一声：哦，那个事儿啊，其实不是肖扬想的那样，我好像还没有那么受欢迎吧，上次的事儿你不是知道了吗，就是球场上那对双胞胎兄弟那个事儿，左手也知道那个事儿，那天晚上我回学校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左手，快要到学校大门的时候，那哥俩出来了，左手怕

我尴尬，就让我转向围墙，他也对着墙，其实是不想我和那哥俩走对面，没有肖扬想的那么复杂，你怎么偏听偏信呢？

小淫嘟着嘴把手里的菜刀往案板上一扔，很沮丧地看着我：十八，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见不得你跟别的男生走太近，我也知道这样好像有点儿无理取闹，但是，哎，我现在总算能理解你之前为什么那么患得患失了，我真的，真的觉得你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摆弄着手里的碗面，看着小淫笑：你现在终于知道之前我有多难过了吧？我从进大学开始，我就那么真切地目睹了你和一个又一个的女孩交往分手，我目睹了你用你的大衣抱着一个女孩那么亲昵地调笑，我目睹晚上你和别的女孩一起来阿瑟这儿过夜，你可以告诉我你不再喜欢我了，但是你千万别骗我，不然，我宁肯跟碗面过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一天，知道吗？

我威胁地拿碗面朝小淫晃了晃，小淫一把拽过我手里的碗面，我被带了一个跟头，撞到小淫身上，小淫抱住我，在我耳边笑着说：别跟碗面过一辈子，我哪点不比碗面好，嗯？

第92节：第三十章o给别人牵线搭桥(3)

左手打电话找我的时候，我还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那个冷漠得跟南极冰块似的家伙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要找我，左手在电话里也没有说什么事儿，只是说在学校的咖啡厅等我，有些事儿需要我帮忙一下，我放下电话还在想我能帮上左手什么忙?

去了咖啡厅的时候，我看见了左手还有索多多，这让我更有点儿意外，我和索多多根本没有交情，甚至我还挺记恨这个家伙，左手还是一贯的淡漠，我坐到他们的桌子面前左手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就直接朝服务台喊再来一杯冰咖啡，可是索多多竟然还相当客气地朝我笑，我心里就更没有底儿了，不知道索多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干吗朝我笑?

等我坐下之后，索多多碰碰左手，左手放下叼在嘴里的吸管，淡淡地看着我：那个许小坏是你们宿舍的吧？你们也是一个专业的?

我小心地喝了一口冰咖啡：是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左手挠挠头：没事儿，索多多看上她了……

索多多用胳膊肘撞了左手一下，开始朝我笑：我今天在学校餐厅，不小心和你那同学撞到一起了，餐盘洒了，你那同学的衣服也脏了，感觉挺不好意思的，你们，既然你们一个宿舍的，十八，要不你帮着把她约出来，我请她，不，请你们一起吃顿饭什么的，算是赔个不是好不好?

索多多的脸笑得跟个菊花似的，不过一点儿都不好看，我一度曾经想把那朵菊花打成兰花，左手哼了一声：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你不就是看上人家了吗？直接跟十八说下不就结了？啰唆！

索多多瞪了左手一眼：哎，你懂不懂啊，要含蓄。

我忍着笑，我终于明白他们找我的意思，就是说索多多在餐厅和许小坏那么一照面，可能是看上许小坏了，后来查到许小坏跟我是一个专业又是一个宿舍，所以就想到找我帮忙，应该就是这个事情。我

摆正自己的表情：这个事情，我可以帮着你们跟许小坏说，约出来也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结果是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索多多兴奋地打断我：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只要帮忙传达一下，然后开始因为都不熟悉，肯定要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就行，以后的事儿我自己会努力的，先谢谢了。

索多多去结账的时候，左手敲着咖啡杯，冷冷地盯着我：你真的，喜欢小淫?

我觉得左手有点儿阴阳怪气，也冷冷地盯着他：对啊。

左手哼了一声：真是有病。

我有点儿恼怒：哎，你说谁有病?

左手接着哼了一声：谁也没有病，我说我自己有病行了吧?

索多多朝我们招手，我站起来准备往咖啡厅门口走去，左手的腿突然往我前面一横，我差点儿撞上去，我盯着左手：哎，你干什么?

左手把咖啡杯子往桌上一推，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不干什么，我很不喜欢女生走在我前面，女生要走在男生的后面，知道吗?

说着左手站起身朝咖啡厅门口走去，我看了一下咖啡厅里面不少的人，忍着没有发火，跟着出了咖啡厅的门，看见索多多站在左手面前：哎? 左手，你牛仔裤上的链子呢? 不戴了? 我记得你买了好多根吧，要是你不要了给我，我搬宿舍的时候把原先那些链子给弄丢了不少……

我这才看见左手牛仔裤上经常挂着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链子好像没有了，左手哦了一声：夏天太热了，不想戴那些玩意儿，想戴你自己买去，别指望我能给你。

索多多哼了一声：你狠。

索多多看我走去，开始笑：十八，这个事儿就拜托你了，你约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要是许小坏觉得不够热闹，你们宿舍的愿意都来就都过来，我也叫上我们宿舍的那些，我们搞个联谊宿舍怎么样，

咱们学校里面很多男女宿舍都是联谊宿舍的，大家关系超级的铁，有的后来还成了情侣，是不是左手？左手，左手，你等等我……

左手看都不看我和索多多，自顾自地双手抄着兜，朝前走着，月光下，留下左手一个健硕的酷酷身影。

第93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1)

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

（A）

元风、肖扬和饼小乐、陆风，还有楠楠毕业论文答辩之后，基本都通过了，尤其是元风，还得了一个优秀论文，这更加让人感觉高兴，阿瑟说好好吃一顿饭。元风解释说为了毕业论文确实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因为还要惦记着装修房子，所以就会更加地感觉到劳累。其实值得担心的是饼小乐，差点没有通过，不过还好，总算可以圆满毕业了。

我的期末复习超级的苦恼，总是不停地被乱七八糟的事情打断，尤其是毕业生活动上三天两头的要知会这个又要知会那个的，超级的疲惫，小麦和苏亚的踢踏舞据说是渐入佳境，小麦总结说现在苏亚转身的时候已经不带那么强的电流了，看来小麦还真不是思春，不过是不适应别人跳舞的时候转圈而已。小淫一直把我照顾得很好，这点让我浑身上下都时不时弥漫着小麦说的那种电流，我想到幸福时的感觉，真的觉得自己跟触了电似的想要不停地发抖。

在小淫那儿复习英语和管理写作的时候，我又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无比脸红地发现我竟然流口水了，英语书好几页都被打湿了，我慌忙坐起来，想找什么东西擦擦口水，看见小淫也拿着英语书坐在距离床边不远的椅子上看着我笑，我就更加的尴尬，小淫好像在牛仔裤口袋里面掏了什么东西，朝我一扔，我接过来看是面巾纸，我面红耳赤地拿来擦着英语书角。

小淫吃吃地笑：十八，也不用不好意思，人太累的时候都有点儿不适应啊，我要是太累了，睡觉就会打呼噜呢。

我听见客厅有饼小乐和元风说话的声音，我知道他们都来了，偶尔还能听见肖扬说话的声音，我看向小淫，小淫在摸着他自己的嘴角笑着，我放下书：哎，你干吗不在客厅跟他们一起说说话?

小淫扔了书，朝床上一坐，弹了一下，用手拍了我的脑袋一下，笑：我怕你醒来的时候无聊啊，哎，你睡觉的时候怎么那么沉啊，我估计有人把你抬走了你都不知道。

我刚要站起来，小淫拽着我的胳膊，一脸的无赖样：哎，十八，我特别喜欢守着你，真的，所以说啊，以后我要是喝醉了，我要是睡着了之后你也守着我好不好，我喜欢一睁眼就能看见你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自己的半边胳膊都麻了，我推开小淫：哎，一个大男生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不好意思?

小淫眯着眼睛很磨叽地又往我身边凑了一下：有什么不好意思?反倒是你，跟个木头棒子似的，过来，过来跟我说你喜欢我，你就很少跟我说你喜欢我，就是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我的时候你才会打马虎眼地说个嗯就了事儿，不行，不能那么浑水摸鱼，十八，你要是不练习说，你就怎么都说不出口……

小淫拽着我的胳膊，我是站不起来也挣脱不了，小淫非要逼着让我说我喜欢他，我有点儿恼怒地看着小淫，小淫轻轻地笑着，脸上的酒窝若隐若现的，还那么稍微嘟着点儿嘴唇，这副表情我是怎么都无法把火儿撒出来。小淫邪气地笑着：十八，你说啊，我等你说这句话等了好久了，你说好不好，就说一次，嗯?

我一点儿都发不出火儿，除了面红耳赤就是傻呆呆地看着小淫，小淫看着我的表情坏坏地笑：好，十八，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亲你……

我吓了一跳，慌忙看着小淫：别亲，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行了吧?

小淫抿抿嘴唇：嗯，再说一次了，十八，看着我的眼睛说嘛。

刚才那么匆忙地说出之后我竟然没有太多的尴尬，虽然自己的心跳那么的强烈，我慢慢地看向小淫，小淫的眼睛干净、温和，这是一

个让我能感觉到温暖的地方，也是让我无法抗拒的地方，我有点儿迟钝地看着小淫：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

小淫笑着的嘴角慢慢放开，朝我微微点了几下头：十八，我也是，听你说这句话我真的很开心。

晚上吃饭的时候，元风问我宣传部的事儿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很想说一塌糊涂，但是觉得那样说显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水平，就说不是很好，元风点点头说其实学生会就是一个小社会，大社会有的小社会也照样会有，一样的会有钩心斗角，一样的会有跟别人别着，一样的会有看不惯的事情，所以能在小社会中磨炼磨炼自己对走向大社会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儿，人都要经过历练。

阿瑟不屑地看着我：哎，十八，元风没有说错，你别看你好像有两把刷子，那你需要对到对的人，如果谁都不把你当回事儿，你就是有N把刷子都派不到刷墙的用场上，就你那脾气绝对需要不停地磨炼。

肖扬看着阿瑟：我觉得十八的性格挺好的……

阿瑟不乐意地推了肖扬一下：性格好不好，跟你能不能在社会上混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不能那么说十八好，会害了她，首先过于较真儿就不是好事儿。

小淫挨着我的肩膀小声说：我也觉得你挺好的，别听阿瑟瞎说……

楠楠好像特别的兴奋，非要和我喝酒不可，说是终于完成了论文答辩，差不多正式毕业?，其实楠楠和元风一样，都不能喝酒，我从来也没有看见楠楠喝酒，所以看她非要和我喝酒我还挺奇怪，元风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看着楠楠：哎，你找人喝酒应该找小麦那样的，怎么能找十八呢?

楠楠温柔地笑着说：找人喝酒当然要找高手喝了。

阿瑟叼着勺子皱着眉头：哎，元风，你们毕业了，房子也装修得差不多了，期末考试之后一定去你们新房那儿看看去，我也感受一下

什么叫结婚的感觉……

元风看着阿瑟笑：你是应该感受一下，我都怕你这么自由散漫惯了之后再也不想结婚呢！生活习惯这个东西要是一直沿袭的话就会很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你爸妈给你的生活费少一些，你每天也太无所事事了，你都不觉得空虚吗？

第94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2)

阿瑟张开怀抱，夸张地笑：当然空虚了，我空虚得很，这么多个女人都不够用的。

我没有什么精神，主要是因为这些天复习功课很疲劳，所以没有什么兴趣说太多的话，我能想到的一是睡点儿觉二是多背点儿书一定要把期末考试应付过去。这时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吓了我一跳，小淫按了呼机站起身去打电话，肖扬看了我一眼：十八，你最近好像挺累的，是不是太疲劳了……

（B）

我听见小淫打电话的声音：哦，是你啊，嗯，还行吧，快要考试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呼机号码的？我妹妹告诉你的？我啊，我五月份刚刚回过家了所以暑假不回去了，嗯，不行，你别过来了，我忙得很，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住的地方，我都跟你说了，你就别过来了，什么都不方便，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朝肖扬点了头：嗯，既要忙着期末复习又要忙着学生会的事儿，是有点儿累。

小淫重新坐到我身边的时候，阿瑟眯着眼睛看着小淫嘿嘿笑：哎，我敢打赌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是个女的，小淫一直是桃花命……

小淫瞪了阿瑟一眼：别瞎说，一个同学而已，说是暑假要过来看我，我哪有时间。

阿瑟开始摇头：就算是同学也是女同学，肯定是跟你有一腿的女同学，小淫不是我说你磨叽，这种事情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直接跟她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不就得了吗？干吗去说没有时间啊没有地方住什么很忙啊？你这一点真是不怎么男人，特磨叽，说话总是说不到点子上，十八比你男人多了……

小淫有点儿恼怒地看着阿瑟：哎，你有完没有？不用你操心。

元风笑嘻嘻地看着小淫：哎，小淫，虽然我一直都不觉得阿瑟这个人有什么好，但是说实话你性格是有点儿磨叽，你知道女孩的心思都愿意往你有意思的那个方面想，你要是不说明白谁知道啊？不能老是顾左右而言他，要把话说到点儿上，要是真的和你有一腿的女生的话她既然要大老远地来看你，肯定对你还有意思，所以你只要不把话说到点儿上她就会还想你并没有完全那个的想法，刚才你应该说你暑假要陪着女朋友做一些事儿不就结了？她不就什么都不想了……

小淫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好像被说恼了，提高了声音：哎，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就算我过去做错了什么，也不至于你们老是这么说我吧，我怎么了？我现在做错什么了？

元风被抢白了一下，讪讪地笑：好，算我多管闲事，这话就此打住，阿瑟，是我们太多事儿了。

我本来没想什么，但是看到小淫开始心烦气躁的样子，我心里开始有些不快，因为小淫有时候做事儿是挺磨叽的，我用手在桌子底下碰了一下小淫，小淫好像不乐意地看了我一眼：十八，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向着你说话，你也觉得我差劲儿？都不准我辩解一下。

我的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小淫自顾自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吐了一大口气，好像意识到什么，侧着脸看了我一下：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有点儿累了，我先回房间睡一会儿。

然后小淫起身回房了，这个饭吃得有点儿让人不大痛快，阿瑟和元风互相看了一眼，平K拿着酒杯磕着桌子：哎，哎，喝酒，喝酒啊，元风啊，你真是神，毕业论文竟然是优秀，把你的草稿给我一份儿，到毕业的时候我就准备把你的毕业论文改造一下……

我没有什么兴趣了，看着阿瑟和元风：那个我就先回学校了，有点儿困，还有不少东西要复习。

元风笑着点头：那好，你回去吧，好好休息，学生会的事儿努力了就好。

我转头看见小淫的房门虚掩着，想到很多专业课的书都在里面，准备进去拿。轻轻地推开门，看见小淫侧着身体躺着，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开始收拾我的专业课，尽量不发出声音，小淫一直那么侧着身体躺着，我收拾了自己的专业课，正要蹑手蹑脚地往外走，小淫的手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吓了我一跳，手里的专业课本掉了一地，我看见小淫不快的表情。

小淫盯着我：十八，你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认为我真的磨叽?

我淡淡地看着小淫：只要你自己不觉得不就行了？别人说什么很重要吗?

小淫的手握得我的手腕有些疼，但是小淫没有要松开的意思，小淫往我身边移动了一下接着盯着：十八，阿瑟没有说错，刚才呼我的确实是个女生，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我们，我们之前是……

我打断小淫：算了，别说了，我现在好容易不再想跟你说之前的事儿，你别说了，我一点儿都没有兴趣也不想听。

我掰开小淫的手，弯腰收拾掉落的书，小淫赌气地抱着枕头重新躺着，眼睛盯着我：十八，你别回学校了，陪我一会儿好不好？我刚才喝了酒，心里不舒服，很不舒服。

第95节：第三十一章o关于磨叽的矛盾(3)

我盯着小淫：是你说你自己困了，你好好睡吧，太晚了学校宿舍会锁门的，我想早点儿回去，现在已经不早了。

小淫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好像还轻轻地哼了一声，转身把脸背过去不再理我，我转身出门之前还用手拍了小淫的肩膀几下，小淫没有答理我，我抱着书本出了房间，肖扬看见我出来也站起身：我，我也回学校了……

阿瑟一把把肖扬拽着重新坐下：你别回去了，十八自己回去就行了，今晚好好陪我喝点儿酒不行啊?

元风和楠楠朝我摆手的时候我听见阿瑟低声跟肖扬说：你老老实实地待着，凑什么热闹啊你?

回到宿舍，我才想起索多多让我转告许小坏的事儿，许小坏正用小镊子修剪眉毛，一根一根地修剪着，我坐到许小坏身边，把索多多的话转达了一遍，许小坏一点儿都没有惊讶，只是哦了一声接着修剪她自己的眉毛，到底是身经百战所以就算有男生喜欢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以为许小坏对索多多是没有什么兴趣了，准备告诉左手不行，许小坏放下小镊子：是不是长头发的那个?

我点头：就是那个，说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和你撞到一起了，很过意不去把你的衣服弄脏了，说是挺喜欢你的，你要是有兴趣呢就抽个时间吃个饭什么，要是你没有兴趣呢我就告诉他们你没有那个意思……

许小坏打断我：怎么没有兴趣啊？我现在也有点儿闲得发慌了，索多多长得还不错了，挺像唐朝乐队的那个主唱，嗯，我倒是愿意跟他来往来往，我还没有过长头发的男朋友呢。

我抓起电话：哦，那行，我这就告诉他你对他有那个意思……

许小坏啪地把我手里的电话按下：十八，你缺心眼啊？对男人不能这么轻易就答应知不知道？这样会让男生觉得太好追了。你打电话

的时候别说你已经把他喜欢我的事儿告诉我了，你只要说你转述了他过意不去的歉意就行，我要让他慢慢地亲自对我说他喜欢我的事儿，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还真是想见见他……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许小坏，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许小坏的意思，这才拿起电话打给左手，左手的声音很冷淡，听我说了之后，说是让我等一下，我估计他是去征求索多多的意见，没有一会儿，索多多接了电话，很兴奋，说是明天中午在学校餐厅转角处的那家餐厅就好了。索多多挂了电话，我转述给许小坏，说让她明天中午去转角处的餐厅就好了，许小坏看着我笑：哎，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

我奇怪地看着许小坏：我？你自己去就好了。

许小坏摇头：不行，我一个人去太不矜持了，有人陪着才会显得很有身份，再说了第一次哪有自己一个人去的，太没有面子了。

我叹了口气，实在不想见左手那种冷冰冰的表情，想拒绝许小坏又有点儿说不出口，看来牵线搭桥这样的事儿实在不容易，所谓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第96节：第三十二章o极其龌龊的浑蛋(1)

第三十二章o极其龌龊的浑蛋

（A）

复习了一夜的专业课，早上起来得很晚，都九点半多了，我想起应该给小淫打个电话，抱着电话在床上，拨了过去，是阿瑟接的电话，阿瑟说小淫昨天半夜又起来喝酒，喝得烂醉，现在还没有醒呢，我告诉阿瑟中午之前我不过去了，我还郑重地跟阿瑟说是陪着许小坏见男生，算是一种变相的相亲，让阿瑟等小淫醒了之后替我转告一下，阿瑟吊儿郎当地笑着说：哟，要知道这么快还不如我早点儿动手算了，嘿嘿，便宜那个浑蛋了……

我说了阿瑟一句，放下了电话，许小坏开始张罗着穿什么去，我困倦地看着许小坏比画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许小坏看着我笑：十八，传授你点儿经验，这种场合千万别穿得太好，那样会让男人觉得你很重视他，但也不能穿得太差，看着一般就好，这样不咸不淡的可以让男人摸不着头脑，反而会把你当回事儿，这是经验，要不是我们很熟我还不想告诉你呢。

在许小坏折腾了快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什么都没有干成，用许小坏的话说和男人约会一定要晚到那么几分钟不能准时到，我头晕地翻着专业课的书本一点儿都看不进去。在我都要睡着的时候许小坏才推醒我说是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了一眼许小坏，挑了一件不怎么显眼的衣服，用了无色的唇彩，就是眼睫毛稍微修饰了一下，看着真的不怎么显眼，很平常，我打着哈欠跟着许小坏出了女生楼，走的时候，小丘和小诺都在呼呼大睡，编织的围巾扔得到处都是。

到了索多多说的那个餐厅，索多多和左手在餐厅外面等着，左手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我和许小坏走近了，许小坏礼貌地朝索多多和左手点了头：不好意思，十八有点儿别的事儿，所以我们来晚了……

我差点儿晕倒，我有点儿别的事儿？我眼巴巴地看着许小坏在消磨时间好不好？我刚要反驳看见许小坏朝我眨了一下眼，哦，拿我说事儿，左手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是你事儿多，哼。

我张着嘴，被抢白得说不出话，索多多打圆场：没事儿，多等几分钟不算什么的，走吧，我们在里面订了包间。

索多多抢着和许小坏并肩走着，左手看了我一眼，抢着走在我的前面，我被孤零零地挤到了后面，天，有这么对待媒人的吗？我真是不受人待见。

进了包间，索多多抢着把许小坏当成宝贝似的让到了最里面，然后他挨着许小坏坐下，左手往另一边坐了过去，我只能和左手并排坐着，我有点儿不忿地瞪了一眼左手，左手嘴角动了一下，也瞪了我一眼。索多多热情地让许小坏点菜，左手无聊地点了支烟，扭头看着窗外，许小坏象征性地点了几个菜，剩下的全是索多多点的。

吃饭的时候，索多多不停地问着许小坏一些事儿，无非也是一些聊天的事儿，索多多偶尔也走走样子地有一搭没一搭问我一下，我也是心不在焉地哦着，有点儿冷场，索多多拿餐巾纸扔了左手一下：哎，你干吗一声不吭的，你和十八也说点儿什么啊？又不是不认识……

我和左手几乎同时哼了一下，说：我和他（她）没话说……

我恼怒地瞪着左手，左手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许小坏扑哧一笑：十八，你俩是仇人吗？

索多多不高兴地看着左手：哎，没有话说找话说啊，难道今天来是大眼瞪小眼吗？合着我和许小坏说话给你俩听是不是？

左手抿了一下嘴唇吐了口烟看了我一眼：要我说什么啊？问她学习怎么样了？平时吃什么？有什么爱好？那不有病吗？

许小坏接着不停地笑，索多多又瞪了左手一下：哎，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这会儿都没有话了，出来吃饭是冷场的吗？

左手皱着眉头：好了好了，你俩说你俩的，我们说我们的，哎，十八，你平时吃什么？

我也忍不住开始想笑，这个家伙，明摆着就是糊弄人，我摆出一副冷漠的样子：什么都吃……

左手把手边的烟灰缸往我眼前一推：那这个吃吗？

许小坏已经忍不住开始大笑起来，索多多也跟着笑，我忽地拿起烟灰缸，左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得了，跟你开个玩笑，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吃，菜来了，吃菜吃菜。

我憋着气没好发作，索多多超级兴奋地看着许小坏，那股热情真是让我感觉天上同时出来了两个太阳，上来鱼的时候，索多多还用筷子先帮许小坏把鱼刺挑出来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让许小坏吃，还小心叮嘱许小坏慢慢吃小心小的毛刺儿。我听得浑身都跟着起毛刺儿的小疙瘩，只是低着头吃自己眼前的菜，眼角看见左手发呆地看着刚才的烟灰缸不知道在想什么。

许小坏表现得恰到好处，我不得不佩服许小坏是一个收放自如的女生，让索多多尽情发挥了他的热情，自己还很矜持，相比之下我和左手倒真的成了摆设，谁和谁都不说话，吃饭也没有吃好，偶尔还互相瞪一下眼，还真是不适合在这儿待着，我几次都想说先走，看向许小坏的眼神可能泄露了我想的，许小坏微微地□着眉头示意我老老实实地坐着。中间左手拿着烟一句话也没说地出了包间，我如坐针毡地坐了一小会儿，索多多笑着看着我：十八，左手去哪儿了？你出去帮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这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自己做了电灯泡，忙站起身往包间外面走，在走廊里面左右看了看，左手好像在走廊的另一头对着窗户抽着烟，背对着我，我哼了一声，装酷的家伙，不说话很酷吗？我开始朝左手的方向走去。路过旁边一间包间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某个熟悉的声音，是谁我一时没有想起来，我摇摇头刚准备走过去，突然听到那个人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心里一动，往后退了一步，包间的门没有关

得很严，虽然里面的声音不大，但我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听得很清楚，我终于听见那个声音是谁了，是4暮。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你真的对那个十八感兴趣?

4暮：嗯，至少现在，很有兴趣。

陌生声音：不过听说她和小淫混在一起了。

4暮：靠，小淫算什么货色？我从来不把那个鸟人放在眼里，正因为十八跟她混在一起我就更加的有兴趣，哼。

陌生声音：哎，你别高估你自己的智商了，听别人说小淫追十八追得挺辛苦的，俩人很清白，不像之前的那些女生……

4暮嗤笑的声音：什么叫清白啊？男人和女人不就是那么回事儿，我还就对那些好像自己多么纯真的女生感兴趣呢！嘿嘿，别说我没有教你，女生是需要男生来调教的，越是那样的女生其实越容易上手，而且得手之后特别好抽身，自尊心倍儿强，绝对不会像别的女生那样对你纠缠不休……

第97节：第三十二章o极其龌龊的浑蛋(2)

陌生声音：算了吧，人家也没有招你，方茵茵就不错了。

4暮：两码事，我搞定的女生中至少现在还没有像十八那么个色的，多有挑战性啊，从竞选演讲那天其实我就留意她了，会很有成就感的，更何况之前跟大雄打架的时候，小淫还踹过我两脚，我要让那小子记住这个教训，跟我斗他还嫩……

我的火儿开始像火焰山一样腾地扬了起来，有人碰碰我：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转头，看见一个女服务员端着两瓶啤酒正准备往4暮的房间进，我咽了一下口水，伸手握住女服务员托盘上的啤酒，往后推了一下女服务员，我看见左手朝我走过来：十八，你干什么?

（B）

我每只手握住一个啤酒瓶子，抬起脚，砰的一脚踹开4暮所在的包间，里面的人吓了一跳。我进了包间才看见里面其实人不少，大概有四五个人，可能没有想到会出现有人踹门的事儿。我直接把眼睛对准4暮，4暮腾地站了起来，他永远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华丽地出场。我冷冷地盯着4暮：刚才是你在放屁是吧，果然是个浑蛋，你有种的话，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大爷我重复一遍？我靠，我是你大爷，你说啊！有胆量你就说啊，敢不敢？你是男人吗?

4暮的脸急剧变化着，门边的一个男生拦住我：哎，你发什么疯，我们说什么了?

大概这些男生看我就一个人，所以准备耍无赖，我把一个啤酒瓶子往墙上一撞，啪的一声，碎了，啤酒洒了一地，也溅了我一身，我手里剩余一个啤酒瓶子的头儿，可能是我磕得不好，那个瓶子头儿裂了，划了我的手，我感觉到疼，我恨恨地看着那个拦着我的男生：是男人的给我站到一边去，不是男人的站到我面前！

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个拦着我的男生好像也吃惊了一下，里面的三个男生开始嚷嚷：把她推出去，反了她了，我们说什么了？你拿出证据啊？

一群不要脸的浑蛋，我感觉有人在后面按住我的肩膀，我侧脸看见左手冷漠的脸，左手的另一只手按住包间的门：怎么了，十八？

这下包间里面的男生都老实了，我不知道左手到底有多么大的震慑力，4暮朝我摆手：误会，误会，说着玩儿的。

左手拿走我另一只手里的啤酒瓶子，皱着眉头看着4暮：你说什么了？就说是说着玩儿的？嗯？给我重复一遍。

4暮僵硬着身体，不说话，我浑身发抖地指着4暮：他说，他竟然说想……

左手按着我肩膀的手拍了我两下，冷漠地看着拦在我面前的那个男生：你说，4暮刚才说什么了？你最好说实话，我记得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揍过你了吧，你说完，除了4暮你们都可以走，你不说，我现在喊人过来，然后你爬着回宿舍，明天你去教务处告我状好了，我被记过过，也不在乎多记那么一次……

那个刚才拦着我的男生哆嗦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4暮，4暮的额头也开始出汗了，那个男生犹豫了一下，看着左手，飞快地说：4暮刚才说，说早就注意十八了，他要，要把十八搞到手然后再甩了……

然后那个男生逃命似的从左手旁边钻了出去，里面另外三个男生也飞快地跟着跑了出去，整个包间就剩下4暮一个人，呆呆地站立着。左手冷漠地看着4暮：我还真是奇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4暮，就为这样的事儿你没少挨别人的揍吧？你记性还真是差，十八，你出去一下。

我当然知道左手想干什么，但是我不想让左手那么做，虽然4暮是个浑蛋，最多就是那张破嘴该揍，但要是左手揍了他，左手就有可能被学校记过处分，实在不划算，我推开走向4暮的左手，我感觉自己的牙齿都在打战，我走向4暮，4暮往墙边退了退，脸色煞白，我知道4暮

怕的不是我，应该是左手，我逼近4暮之后，扬起手就是一巴掌，刚才我的手破了，4暮的脸上除了挨了我一记脆响的耳光，还留下了一道血痕，我听见左手说：十八，你手怎么了？

我朝4暮吐了一下口水：我真没有想到，天下间卑鄙的男人中你是最下三烂的一个，别人给你的评价都等于表扬你了……

我发现阿瑟教我的那个鄙视人的手势超级的管用，我举起双手朝4暮做了一对那个手势，我恶狠狠地瞪着4暮：我告诉你，我鄙视你，知道吗，非常的鄙视你。

说完，我心里平衡多了，长长地吐了口气，拽着左手出了那个包间，左手皱着眉头看着我：费那么多事儿干什么？直接揍他一顿不就结了？

我嗤笑：揍他？然后再被记过？为那样一个破烂男人太划不来，我们才没有那么傻，这样就够了，这个浑蛋男人早晚会有人收拾他……

左手撸起衬衫的袖口，刺啦一声撕掉一边的衬衫袖口，看着我：把手伸出来，刚才是不是被啤酒瓶子划伤了？

我张开手掌，划破的地方已经不怎么流血了，手掌有些黏糊，左手用撕下来的衬衫横着帮我把手掌绑起来，看了我一眼：回去搞点儿酒精消消毒，别感染了，最好用创可贴盖住伤口。

我点点头：左手，刚才谢谢你。

左手哼了一声：啰唆。

我开始叹气：这样的浑蛋怎么能进学生会呢？

左手无动于衷地挽着被撕坏的衬衫袖子：哼，学生会的女老师多呗，异性相吸，有人好这一口吧……

回到走廊另一头的包间，索多多和许小坏谈兴正浓，看来聊得挺好，索多多看着左手：你俩跑哪儿了？十八，你手怎么了？

我气呼呼地刚要说话，左手叼了支烟点上，看了我一眼：不小心撞到窗台上碎裂的啤酒瓶子了，没什么大事儿。

索多多眼珠一转：那，那不大好吧，左手，你带十八去学校的医务室看下，夏天很容易感染的，是不是，许小坏?

许小坏也紧张地看了一下我的手：那，十八，我陪着你去吧。

索多多忙说：不用，让左手陪着去就行了，左手去吧，早点儿做个消炎处理，十八，到时候我送许小坏回去就行了。

我知道索多多的意思，他想支开我和左手，好和许小坏独处，我知趣地站起身往包间外面走，左手在后面跟着，我本来想直接回宿舍，但是左手执意要陪着我去医务室做消炎处理，我犟不过他，只好跟着去医务室。医务室的校医用酒精棉给我手掌破裂的地方做了消炎处理，竟然还用小镊子夹出一小块碎玻璃碴，左手瞪着我：看看，要是随便处理一下，肯定发炎。

校医用创可贴帮我把破口的地方封好，用小瓶子给我装了几块酒精棉，说是让我回去晚上和隔天的时候，用酒精棉接着消毒，夏天容易感染。我谢过校医，拿了酒精棉和创可贴走出了医务室，想起刚才的事儿，心里还是气得很厉害。左手看着我：别想了，4暮在学校的口碑一直都是那样，为这事儿也没少有人跟他折腾，他就是那种没有脸皮的人，你知道他什么人就行了，总比接触久了之后知道要好很多。

我点点头，想想也是，告别了左手，回了宿舍。小诺瞪着一双熊猫眼说小淫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了，我捉摸着阿瑟没有把我不过去的事儿告诉小淫吗？还是简单收拾了课本，准备去阿瑟那儿复习。